

歷代論畫名若彙編

沈子丞編



世界書局印行

沈子丞編

歷代論畫名著彙編

世界書局印行

序

昔董思翁有言。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作畫。蒙嘗思之。欲窮造化之祕。重在多遊多見。必也飽覽名山大川。混化胸中。不僅僅憑繚楮之流傳。以相摹擬。乃能得其真。此行萬里之說也。然而藝術之事。首重素養。必也博綜乎古今。勃宰乎名理。浩浩落落。深入一切。超出一切。腹有詩書氣自華。涉筆成趣。不求工而自無不工。乃能得其神。此讀萬卷之說也。行萬里者。始條理也。讀萬卷者。終條理也。二者相衡。自以讀萬卷爲尤要。雖然。讀萬卷又有兩途焉。自經籍史傳。以至諸子百家詩文詞賦。究天人之奧。昭事物之趣。一切學術。異流同源。此於畫間接者也。畫苑鉅子。繪事名家。機鋒所觸。偶吐餘緒。亦有積理弘富。憑其經驗。譔述專篇。斐然足爲天下後世法。此於畫直接者也。二者相衡。則又以後者爲尤要。於是論畫名著尙已。蒙學畫二十年。丹鉛之暇。有志瀏覽。深苦名著浩繁。搜讀不易。輒思彙集成編。以資孳求。短或一節。長或累牘。苟屬發摛畫理。不憚一一鉤稽。曩在鄉間。粗事着手。泊來海上。見聞漸廣。輯錄寔多。先後承師友不棄。孤本祕籍。假我逡寫。得積成三百數十卷。不敢謂鐵網入海。珊瑚靡遺。要之歷代精粹之畫論。殆已大體具備。並世有志畫學之士。諒與蒙同此需要。爰乃公之藝林。藉供欣賞。兼求是正。倘能繼愆補罅。錫之指示。則匪特蒙一人之幸。抑亦我國畫學界之幸。而於董

歷代論叢名著彙編

思翁所謂讀萬卷者。不無裨益云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沈子承書於純廬

例言

我國論畫專著。漢以前並無流傳。有之。亦惟片言隻語。偶爾涉及而已。故本書所輯。上自晉唐。下逮清末。凡七十五家。計三百三十四卷。每家均附作者小傳一篇。誌其家世。溯其師承。期於讀書知人。瞭解益進。其不可攷者。則從缺。

著錄各家。均依朝代編次。在同時代者。則考其先後。以爲排比。藉以見我國畫學源流演進之迹。又於每代之前。均附該時代之繪畫概述一篇。目的在說明當時之社會背景。略識源流演進之所以然。庶進而讀其原文。益得怡然渙然之效。

我國繪畫。派別甚多。各家主張。殊不一致。甚或絕對相反。是丹非素。各有短長。本書一併收錄。屏除門戶。不殊殊於一先生之言。抑有進者。互相考鏡。折衷其間。水火薄盪之餘。真理或且愈見。如曰珠玉泥沙。雜糅其間。撓亂家法。則吾豈敢。

前賢編纂畫錄。有依畫類分者。甲編畫樹。乙編畫石。集合各家之說。匯於一處。是不但使作者之整個繪畫見解。反付湮沒。而岐路迷陽。於彼於此。讀者亦有無所適從之感。本書不以類分。惟以人別。且一家之說。必採錄

其全文。不斷章而取義。擗捨衣冠。溷殺耳目。庶其免諸。

本書所採。以有關畫理者爲限。至如收藏記錄。專詳一畫之來歷、筆墨、題跋、尺寸等等。備賞鑑家考證之用者。如宣和畫譜、江村消夏錄之類。體系不同。均從割愛。又有完全輯錄各家論說。如六如畫譜之類。以本書業已分篇散見。無取重牀架屋。故亦不錄。

凡著名之畫家。並無專著傳世。惟有一鱗一爪。偶見於題跋中者。如金冬心題記惲南田畫跋之類。則分別採入。以成大觀。又有不專爲論畫而作。惟網羅佚文。轉載他人論述。如輟耕錄所記傳神秘訣采繪法之類。既關畫理。自無捨棄。雖曰吉光片羽。亦均在集腋之列也。

目錄

晉以前之繪畫概述	編者(一)	
畫評	晉顧愷之(五)	
魏晉勝流畫贊	晉顧愷之(七)	
畫雲臺山記	晉顧愷之(九)	4
南北朝及隋之繪畫概述	編者(二)	6
畫山水序	南朝宋宗炳(二四)	9
敘畫	南朝宋王微(二六)	4
古畫品錄	南朝齊謝赫(二七)	
第一品五人——第二品三人——第三品九人——第四品五人——第五品三人——第六品二人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三)	

續古畫品錄……………陳姚最(三)

唐畫概述……………編者(六)

山水訣……………唐王維(三〇)

山水論……………唐王維(三一)

論畫……………唐張彥遠(三四)

敘畫之源流——論畫——論吹雲潑墨體——論畫六法——畫辨——論畫工用搨寫——論顧

陸張吳用筆——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論名價品第

五代繪畫概述……………編者(四五)

畫說……………五代梁荆浩(四六)

筆法記……………五代梁荆浩(四九)

山水訣……………五代梁荆浩(五三)

宋畫概述……………編者（五）

山水訣……………宋李成（六〇）

畫龍輯議……………宋董羽（六三）

林泉高致……………宋郭熙（六四）

山水訓——畫意——畫訣——畫題——畫格拾遺

畫論……………宋郭思（六九）

敘自古規襲——敘圖畫名意——論製作楷模——論衣冠異制——論氣韻非師——論用筆得失

——論婦人形相——論三家山水——論黃徐體異——論畫龍體要——論古今優劣

東坡集……………宋蘇軾（八九）

畫史……………宋米芾（九一）

序——晉畫——六朝畫——唐畫

畫說……………宋羅大經（一二三）

華光梅譜.....宋釋華光(二四)

口訣——取象

畫繼.....宋鄧椿(二九)

論界畫法度繩尺.....宋鄧椿(二三)

山水純全集.....宋韓純全(二三)

序——論山——論水——論林木——論石——論雲霞煙靄嵐光風雨雪霧——論人物橋舸闕城

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論觀畫別識——論古今學者

廣川畫跋.....宋董道(二四)

元畫概述.....編者(二五)

息齋竹譜.....元李衍(二五)

自序——畫竹譜——竹態譜

墨竹譜.....元管道昇(二六)

論山水樹石(九則).....元黃公望(二六四)

畫說.....元李澄叟(二六六)

輟耕錄.....元陶宗儀(二六八)

 寫像秘訣——采繪法——畫家十三科

畫鑑.....元湯 垕(二七六)

 小引——吳畫——晉畫——六朝畫——唐畫——五代畫——宋畫——金畫——國朝(元)

 ——雜論

論畫.....元趙孟頫(二〇三)

論畫竹石.....元柯九思(二〇四)

論畫.....元倪 瓚(二〇五)

論畫.....元吳 鎮(二〇六)

論畫.....元楊維禎(二〇七)

明畫概述.....編者(三〇八)

畫說.....明莫是龍(二三三)

繪妙.....明茅一相(三二七)

八格——十二忌——觀畫之法——絹素——古今筆法——用筆得失

志契論畫.....明唐志契(三二九)

論枯樹——論點苔——論用筆用墨——論氣運生動

論畫.....明杜瓊(三三三)

論畫.....明沈周(三三三)

論畫用筆用墨.....明唐寅(三四四)

論畫.....明文徵明(三三五)

屠隆論畫.....明屠隆(三三六)

論學畫.....明屠隆(三三六)

論畫.....明李流芳(三三七)

論畫……………明李日華 (三八)

畫引……………明顧凝遠 (三二)

與致——氣韻——筆墨——生拙——枯潤——取勢——畫水

畫塵……………明沈 顯 (三四)

表原——分宗——定格——辨景——筆墨——位置——刷色——點苔——命題——落款——

臨摹——稍性——遇鑒

畫品……………明楊 慎 (三四)

畫似真真似畫——畫序——晴雨歷——文思遲速合畫功——論詩畫——九朽一罷——書畫

——漢畫——畫家四祖——山水——花竹——人物——馬——試題——同能不如獨勝——畫

絹——畫品之亞——墨汁——六鶴同椿——裝潢

畫禪室隨筆……………明董其昌 (三四九)

論效法……………明陳繼儒 (三七〇)

論畫……………明趙 左 (三七一)

畫訣……………明孔衍棻(二七二)

立意——取神——運筆——造景——位置——避俗——點綴——渴染——款識——圖章

雜評……………撰人不詳(二七五)

清畫概述……………編者(二八〇)

西廬畫跋……………清王時敏(二八五)

染香庵跋畫……………清王 鑑(二九四)

畫訣(附跋)……………清龔 賢(二九六)

畫筌……………清笄重光(三〇三)

清暉畫跋……………清王 翬(三〇四)

墨井畫跋……………清吳 歷(三二八)

南田論畫(畫跋附)……………清惲正叔(三三八)

苦瓜和尚畫語錄……………清釋道 濟(三六四)

一畫章第一——了法章第二——變化章第三——尊受章第四——筆墨章第五——運腕章第六——
 網緝章第七——山川章第八——皴法章第九——境界章第十——蹊徑章第十一——林木
 章第十二——海濤章第十三——四時章第十四——遠塵章第十五——脫俗章第十六——兼字
 章第十七——資任章第十八

雨窗漫筆……………清王原祁（三七六）

論畫十則——附麓臺畫跋

東莊論畫……………清王 昱（三九九）

繪畫發微……………清唐 岱（四〇四）

正派——傳授——品質——畫名——邱壑——筆法——墨法——皴法——著色——點苔——
 林木——坡石——水口——遠山——雲煙——風雨——雪景——村寺——得勢——自然——
 氣韻——臨舊——讀書——遊覽

浦山論畫……………清張 庚（四三三）

論筆——論墨——論品格——論氣韻——論性情——論工夫——論入門——論取資

小山畫譜.....清鄭一桂 (四二八)

各花分別——取用顏色——書畫一源——詩畫相表裏——畫派——六法前後——畫忌六氣

——兩字訣——士大夫畫——入細通靈——形似——文人畫——雅俗——寫生——生機——

天趣——結構——定稿——臨摹——繪實繪虛——法古——畫所——畫品——畫鑑——賞識

——唐宋名家——徐黃畫體——沒骨派——鋪殿折枝——明人畫——翎毛——草蟲——畫石

——點苔——畫竹——畫松——畫柏——畫柳——梧桐——潑墨——指畫——西洋畫——落

款——裱畫——藏畫——裝緝——用膠裝——裝紙——搥絹——畫碟——畫筆——用水——

洋菊譜——花名三十六種

論畫絕句.....清宋 榮 (四七三)

冬心畫跋.....清金 農 (四七九)

畫竹題記——畫梅題記——畫馬題記——畫佛題記——自寫像題記

二十四畫品.....清黃 鉞 (五〇八)

氣韻——神妙——高古——蒼潤——沈雄——沖和——澹遠——樸拙——超脫——奇闢——

縱橫——淋漓——荒寒——清曠——性靈——圓渾——幽邃——明淨——健拔——簡潔——

精謹——儻爽——空靈——韶秀

松壺畫憶……………清錢 杜 (五五)

人物畫法……………清沈宗騫 (五四)

部位——定向——布景——用意

指頭畫說……………清高 乘 (五二)

賜硯齋題畫偶錄……………清戴 熙 (五七)

山靜居論畫……………清方 薰 (五六)

冬花盦論畫……………清奚 岡 (六〇三)

山南論畫……………清王學浩 (六〇四)

學畫淺說……………清王 槩 (六〇七)

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三品——分宗——重品——成家——能變——

計數——釋名——用筆——用墨——重潤渲染——天地位置——破邪——去俗——設色——

落款——映碟——洗粉——描金——鑲金

桐陰論畫……………清秦祖永(六一九)

晉以前之繪畫概述

我國繪畫之起源。三代以前。因記載弗詳。已不可一一考。然諸史實。有可得而述者。當肇於虞舜時期。史載有巢氏創木器。圖輪圓。伏羲氏觀星象鳥獸之跡而畫八卦。是殆我國繪畫之發端也。迨倉頡出。觀魁星闡曲之勢。察龜文山川之跡。隨體詰詘而制象形文字。則我國繪畫之雛形具矣。由是日漸發展。應用益繁。迄黃帝之世。已嚴然有獨立成爲一種藝術之概。按史記黃帝圖神荼之形以禦魔鬼。像蚩尤以弭亂。又旁觀葷翟草木之華。於衣裳染以五彩爲文章。是則不但取形。且已傅色。稽諸近代出土之古陶器。亦可窺見一斑。考察此時期之繪畫。俱因順人事之需要。故制作悉以實用爲歸。是以史家指此爲繪畫之實用時期。

降及夏商。君權確立。禮教之風大昌。於是凡百繪畫。又無不寓警戒誘掖之義。而成爲一種推行教化之工具。所謂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故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其例甚多。如舜畫衣冠異章服以爲黻。而民弗犯。伊尹圖九主以干湯。悉用以助政教。是其明證。卽攷之尊彝器皿之屬。其所飾圖畫如鳥獸、星、雲。亦莫不各依當時之禮教而寓象徵之意也。

周興。政治穩固。承平日久。文化大進。繪畫亦隨之而益加注意。當是時。且設專官以掌其事。訓至門壁旌旗之類。無不以圖畫爲飾。然其目的亦無非昭示禮教之旨。如周公相成王。負扆而朝。於扆屏上繪斧形。置之戶牖

間。又圖堯舜桀紂之像。各狀其美惡。以垂興廢之誡。至於旌旗之屬。則以熊虎爲旗。烏華爲旛。龜蛇爲旒等等。要皆以分等級。別貴賤。又如畫龍於盾。以象應變。圖虎於門。用明勇守。所謂旗章明而軌物昭。服冕飾而尊卑序。鐘鼎鑄而神姦辨。勳臣圖而德範留。各有用意。非漫然爲之也。故周代之繪畫。誠已由實用而進於禮教化。顧是時雖設專官執司其事。而個人尙無以畫名傳世者。蓋仍祇求合乎章飾典制。崇獎風教。並未注意繪畫本身之藝術也。及周室衰微。諸侯紛爭。百家之說興。思想乃大解放。文藝圖畫亦因之而得煥發。關於記載圖畫之韻聞軼事。遂得散見於各書。其最爲人所樂道者。如魯班師以腳畫付留神像。齊畫師敬君久不得歸。而背狀其妻之貌。此等作品。且均已脫出禮教之束縛。至若宋元君稱解衣槃礴爲真畫。尤獲圖畫之真解。齊君客謂畫狗馬難於鬼魅。則實啓後世論畫之先聲矣。

秦一天下。政法尙苛。愚黔首以爲國策。繪畫藝術之發展遂爲之一挫。蓋當時除建築上之圖案外。餘竟無所傳聞焉。

第自三代以迄於秦。所有記載尙不免傳疑。入漢。則翔實可徵之記錄較多。已確鑿可攷矣。概自文景以還。宣帝元帝皆雅好圖畫。文帝曾命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旗。武帝則創置祕閣。蒐集天下之法書名畫。養畫士以備應詔。宣帝思股肱之美。而圖之麒麟閣。據王充論衡謂。宣帝之時。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

恥之云。他如各種紀念物墓壁等。亦多藉圖畫以達其用。可謂盛矣。帝王既倡導於上。故畫家蔚起。按歷代名畫記。漢明帝別立畫館。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畫。當時作家且多士大夫階級。如毛延壽、張衡、蔡邕、趙岐、劉褒輩。皆有名於時。相傳毛延壽因毀王嬙貌而被棄市。張衡以足圖駭神像。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之圖。趙岐畫壽藏圖。劉褒畫雲漢圖。令人見而覺熱。畫北風圖。令人見而覺涼等等。然就一般而論。所圖仍以經史故實風俗現狀爲多。神怪祥瑞爲少。且兩者都以人物爲主。其著者如周公輔成王圖。孔子見老子圖。及武梁祠各種石刻。其蹟皆古拙渾樸。

當時尙有一事頗影響於我國之繪畫者。厥爲佛教之傳入。蓋自武帝遣合浦通印度後。佛像已有流傳。至明帝夢金人以爲佛。遣蔡愔就佛典於天竺。乃偕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攜經及釋迦立像還。且命畫工圖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而天竺僧之能畫者。又繪楞嚴二十五觀之圖於保福院。於是我國遂有佛畫。畫風亦因此譜移默化而於焉有革新之勢。故綜推漢代繪畫。實已由禮教化而漸入於宗教化矣。

漢末三國鼎分。海內騷然。號稱亂世。於是禮教之防破。繪畫思想又隨之解放。是時魏之曹髦、楊修。蜀之諸葛亮。吳之孫權。咸好畫而能畫。降及魏晉。仍復兵禍連結。殺伐無已。乃促成一般清談厭世之觀念。而宗教畫遂以勃興。作品大率以道釋爲材題。或爲卷軸以供禮拜。或闢寺壁以助莊嚴。當時有名之作家如趙夫人、張墨、

王廙、史道碩、衛協輩皆稱能手。其尤爲一代之宗匠者。當推曹不興。不興以善畫人物著名。所作大幅。冠絕一時。嘗畫像於廣五十尺之素練。運筆靈敏。亡失尺度。其所繪人物。衣紋摺皺。畫家謂之曹衣出水。又擅畫龍。世稱絕藝焉。不興後數十年。而有顧愷之崛起。愷之字長康。博學多才。有三絕之稱。人物、佛像、美女、龍虎、鳥獸、山水無不精妙。畫繼云。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寫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上。不可於圖畫間求之。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無方。以顧爲最云。且顧以前無有單獨作山水畫者。愷之獨創之。爲我國繪畫史闢新紀元。是爲我國山水畫獨立門戶之始。是以有山水畫祖之稱。當是時。一般審美之程度漸高。於是成篇之論畫文章亦陸續出現。蓋前此雖有論畫之敘述。要皆零碎片段。或以喻事。無有專著。其時則如顧愷之所記魏晉勝流畫贊。雲臺山記。皆爲有名之著作。前者專論筆墨摹寫之法。後者爲記雲臺畫之內容而隨論其布局取景。惜兩文自古相傳。均已錯脫。詰屈不可句讀。蓋在唐時已經失真矣。另有顧愷之畫評一篇。則文字完好。可謂我國論畫成篇文字之最古者。蓋卽本書所輯之首篇也。綜括魏晉之繪畫。因大受宗教之影響。故佛道畫浸浸乎有代經史故實畫之勢。而當時之帝王。因忙於整軍經武。無暇於繪畫。故一般畫家反得自由製作。不受拘束。於是從前爲貴族獨占之藝術。亦遂得普及於民間矣。若以作家而論。則曹、顧二人。堪爲該時之代表也。

畫評

〔晉〕顧愷之撰

〔作者小傳〕

顧愷之。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案畫史謂其嘗爲虎頭將軍。人號顧虎頭。則虎頭非其小字也。義熙中爲散騎常侍。博學有才氣。工詩賦。善丹青。師于衛協。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易。且虧形似。細視之六法兼備。傅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暈飾。說者謂其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跡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圖畫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謝尤深重之。著有名臣畫贊及畫評傳世。

凡論人最難。畫列女。刻削爲容儀。不畫生氣。又插置丈夫支體。不似自然。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覺然易了。畫漢王龍顏一像。超越高雄。覽之若面。畫孫武。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者。畫穰苴。類孫武而不如。畫醉客。多有骨。俱生變趣。畫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畫蘭生。有恨意。不似英賢。以求古人未之見也。畫烈士。有骨。秦王之對荆卿。雖美而不盡善。畫三馬。雋骨天奇。其騰踔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畫東王公。居然有神靈器。不似世中生人。畫七佛。有情勢。皆衛協手傳。畫北風詩。亦衛協手。美麗之形。尺寸之製。陰陽之數。纖妙之蹟。世所並貴。神儀在心。未學詳此。思竭半矣。畫清游池。不見京鎬形勢。見龍虎雜獸。雖不極

體。變動多。畫七賢。唯嵇生一像頗佳。其餘雖不妙合。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並戴手也。畫嵇輕騎。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畫太邱二方。畫嵇與冬如其人。尾後作臨深履薄意。是爲法戒。

魏晉勝流畫贊

〔晉〕顧愷之撰

（按顧氏此兩篇。唐張彥遠云。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勘校。故詰屈不可句讀。然前者似專論筆墨摹寫之法。後者則似記雲臺畫之內容。而隨論其布局取景。皆可於字裏行間約釋得之。此種文字。可謂文字之骨董。自有其流傳之價值。句讀之費解。不足爲其病也。）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卽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係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摸。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踈讀彌小矣。可令新掩本跡。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巖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以上。甯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釀薄有一豪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濃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甯畫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令既定遠近。以矚其時。則不可改易。闕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

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蓋生之用乖傳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晤對之通神也

畫雲臺山記

〔晉〕顧愷之撰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清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蜒如龍因抱峯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峯是石東隣白者峙峭峯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磴畫丹崖臨磴當使赫熾隆崇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廕宜礪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礪指桃迴而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側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答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眺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裙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而丹砂絕萼及陰當使崢嶸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礪礪又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內悽愴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峯頭作一紫石亭丘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絕萼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峯似巖爲根根下空絕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礪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絕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礪爲石瀨淪沒於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欲爲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爲雙礪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絕礪後一段亦斲

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礪礪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爲降勢而絕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爲礪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倨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

南北朝及隋之繪畫概述

晉室東遷。黃河流域盡爲五胡所割據。於是南北兩朝。割然分立。相持至百七十年之久。其間因地理及民族思想種種關係。繪畫亦呈變化發展之觀。且隱然亦有南北之分焉。當是時。佛教大行。繪畫受其激盪。佛畫遂盛極一時。南朝以梁爲最。北朝則以北魏武帝時爲最。以作風而論。南朝得秀麗之雅。多添新意。北朝得拙實渾雄。大多剛健。其時畫佛最著名之作家爲梁之張僧繇。凡名刹佛殿之畫壁。大半皆出其手。又創沒骨山水法。世稱張氏與宋之陸探微。晉之顧愷之爲六朝三大家。他如宋之顧景秀。齊之劉瑱。梁之蕭繹。陶宏景。陳之顧野生。殷不害。魏之楊乞德。周之田僧亮。各有擅長。皆稱能手。其尤堪當一代之宗匠而有功於我國之繪畫者。則宋明帝時之陸探微與齊高帝時之謝赫也。探微畫備六法。人物故實盡皆妙絕。兼善山水、草木。有包前孕後古今獨步之稱。又創一筆畫。作佛像。生動神明。爲是時傑出之大家。謝赫圖寫人物。不俟對看。一覽卽能點刷。其所定六法。尤爲我國畫理上極寶貴之發明。爲後世畫家之南針。當時復有一輩不趨名利之高士。如宗炳、王微。咸晦跡林泉。喜以筆墨自娛。寫其逸情。則又開北宋文人畫之濫觴也。南北朝旣作家輩出。故名作如林。考諸貞觀公私畫史及其他記載。不下千餘。且是時一般對於畫蹟之收藏。又多熱心。往往不惜重金以

羅致之。顧亦因此而曾遭數度之摧殘。當梁元帝侯景之亂。焚毀內府古今圖畫已達數百卷之多。及西魏子謹陷江陵。竟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高善寶焚之。可謂我國文藝之一大浩劫也。然南北朝關於繪畫之興趣與理法。皆大有闡發。且因時人作品。足供評論之材題。故又有賞鑑品評之創作。惟論畫之作家。大都爲南朝人。而有名傑出之畫家。又皆係吳籍。是殆南朝好文之故歟。至於所論。則已偏重山水。其內容本書所輯可見一斑。茲不復贅。

及隋一中國。爲時雖甚短促。然因政治統一。繪畫思想又受其束縛。而南北之畫風却於焉有調和一致之觀。其時帝王亦有雅好繪事者。如煬帝嘗撰古今藝術圖五十卷。並築二妙臺以庋藏古今法書名畫。又命畫工寫須陀士戰陳之圖。上於內史。因此上好下趨。一時巨匠爭起。江南展子虔河北董伯仁其尤著者也。子虔細描色暈。神意俱足。世誇爲唐畫之祖。所作山水。咫尺千里。並皆突過前人。董伯仁號爲智海。筆外有情。樓臺人物。尤爲妙絕。雜畫亦多巧瞻。他如鄭法士、楊契丹輩亦負一時之望。而外國教徒之能畫者。又復接踵而來。尉遲跋質那、曇摩拙義等。俱以擅長風俗畫著名於時。於當代之作風不無影響。加以是時京洛一帶。寺觀林立。靡不以繪畫爲飾。於是壁畫之盛。遂呈空前之觀。一般畫家爲迎合君意。類皆共同從事於土木之飾。如定水寺、崇智寺、海覺寺等之壁。咸爲展子虔所繪。崇聖寺、白雀寺、光嚴寺等之壁。均係董伯仁手蹟。甚且有兩人或

數人合作者。可謂盛矣。而爾時一般作家。又多精於臺閣畫。每作層樓疊閣。襯以喬木、靈石、羣英碧潭。工巧絕倫。是亦隋代繪畫之特點也。顧以大體而論。宗教色彩仍頗濃厚。惟作品殆已漸漸傾向山水。至關於論畫之著述。則除略見名匠之片言隻語外。少有成篇之專著。此或時代太促使然歟。

畫山水序

〔南朝宋〕宗炳撰

〔作者小傳〕

宗炳。南陽涅陽人。家居江陵。字少文。幼有至性。精於玄理。妙善琴書圖畫。其造畫瑞應圖。千古卓絕。嘗效陸探微作一筆畫一百事。獄武帝稱旨。辟之不起。問其故。答曰。吾棲丘飲壑三十年。豈可於王門折腰爲吏邪。乃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偏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說者謂其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倣。有孔子弟子象。潁川先賢圖。獅子擊象圖。永嘉邑屋圖。秋山圖等傳於代。並著有畫序行世。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趨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矐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闕。

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映。則崑閩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棲形成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間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敘畫

〔南朝宋〕王微撰

〔作者小傳〕

王微。瑯琊臨沂人。字景元。善屬文。能書畫。與史道碩並師衛協。荀勗。自言性知繪畫。雖鳴鶴織夜之機。盤紆糾紛。咸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蹟求。皆彷彿也。著有敘畫一篇。說者謂其意遠迹高。不知畫者。難可與論。

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變動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反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龍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而動生焉。前矩後方而靈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古畫品錄

〔南朝齊〕謝赫撰

〔作者小傳〕

謝赫。不知何許人。善畫人物。尤工寫貌。說者謂其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自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有安期先生圖。晉明帝步輦圖等傳於代。著古畫品二卷。荆論六法。品第前賢。爲世所宗云。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沈。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惟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五人

陸探微。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於上上品之外。無他寄

〔南朝宋〕王微 敘畫

〔南朝齊〕謝赫 古畫品錄

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不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爲兼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凌跨。曠代絕筆。

張墨。荀勗。風範氣韻。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三人

顧駿之。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細謹。有過往哲。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

陸綬。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爲寶也。

袁蓀。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並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九人

姚曇度。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妙絕同流。真爲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與卓之中。莫與爲匹。豈真綜樞蕭艾。可唐突璠璣者哉。

顧愷之。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迹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逾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於體。頗有拙也。

夏瞻。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聖賢。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爲領袖。及乎子顯。能繼其美。

江僧寶。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其長也。

吳暎。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預焉。

陸杲。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動流恢服。傳於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傲本性。流液之素。難效其功。

第四品五人

邁道愍。章繼伯。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亦爲入神。

顧寶光。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蔭。可謂小巫。

王微。史道碩。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真。細而論之。景玄爲劣。

第五品三人

劉瑱。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迹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爲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真。然觀察詳審。甚得姿態。

晉明帝。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蹟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迹歷落。往往出羣。時人謂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二人

宗炳。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蹟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雖擅名蟬雀。而筆迹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

山水松石格

〔梁〕元 帝撰

〔作者小傳〕

元帝名蕭繹。南朝梁世祖。南蘭陵人。都建康。字世誠。小字七符。初封湘東王。壬申平侯景之亂。而卽帝位。建元承聖。在位三年。諡曰元。幼盲一目。性不好聲色。博極羣書。好著述。工書善畫。嘗繪宣尼象及中外人物故實。所作職貢圖。首虜而終饗。凡三十餘圖。傳于代。撰有山水松石格。爲世所法。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情。素屏連隅。山脈濺洶。首尾相映。項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疎曲直。聳拔凌亭。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原調八字或離合於破墨。體同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陰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榮。哀茂林之幽趣。剖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約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赭。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於胡越。松不難於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旣然傳筆法。祕之勿泄於戶庭。

續古畫品錄

〔陳〕姚 最撰

〔作者小傳〕 已不可攷。傳吳興人。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關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孰究精粗。摛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逾。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效。如負日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衡、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訪理絕。永成倫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縑。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歎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觀魚鼈。爲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鳳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遊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

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迹。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僂斷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旣慙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採。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詮。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旣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梁元帝。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爲難。王於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復遇物援豪。造次驚絕。足使荀衛闞筆。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墜矣。

沈標。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尙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亦殊有可觀。

謝赫。點刷精研。意在切似。目想豪髮。皆無遺失。麗服靚妝。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衆人莫及。

毛惠秀。其於繪事。頗爲詳悉。太白矜持。番成羸鈍。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資。雅性精密。後來難尙。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蹟。
沈粲。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障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畫作夜。未嘗厭怠。惟公
及私。手不停筆。但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然聖賢瞻矚。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輪扁。甘苦難投。

毛稜。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真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稽寶鈞。聶松。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形鮮麗。觀者悅情。若辨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雖早遊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詣。事均盜道之法。殫極斲輪。遂至兼探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
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輸奏薄技。謬得其地。今衣冠緒裔。未聞好道。丹青道壇。良足
爲慨。

袁質。舊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疴癘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雁。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適
正。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馬謖之類。比之書翰。則長廬狸骨之方。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
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僧珍、僧覺。珍。遵道愍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勗。珍乃易於酷似。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嵇聶之流。

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善提。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爲京洛所知聞。

解舊。全法蓮章。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

唐畫概述

我國繪畫。至唐而備極絢爛。如奇花異葩。畢羅瑤圃。蔚爲大觀。約而述之。可分爲三期。當武德之際。作風尙承六朝之餘緒。綺靡艷冶。以細潤爲工。不論人物山水。悉猶拘守陳法。未見新意。是蓋國基初奠。政教之陶養尙淺故也。自高祖、太宗相繼提倡。而王族貴戚咸多習之。於是遂呈勃興之象。當時舉凡戰勝、凱旋、四夷進貢之事。輒命圖之。於是熟典章善人物之閻立德、閻立本兄弟。應運而出。爲一代宗匠。立德雍州萬年人。貞觀初封大安縣男。尋遷工部尙書。晉公爵。圖繪古今人物。故實稱名手。有巧思。凡宮殿、城池、陵寢。皆令設計。弟立本。尤爲其家白眉。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尙書。後封博陵縣男。亦精繪事。嘗至荊州觀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寢臥其下對之。十日不去。其虛心好學如此。嘗奉詔畫外國圖。及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烟閣二十四功臣圖。皆極其妙。氏之作風。沈着痛快。體法高古。宣和曾記其西嶺春雲圖云。用墨峻嶒有骨。設色奇麗丹朱。以石質爲之。後加青綠。點綴人物。僅寸餘。而生動活潑。纖毫不漏。兩宋皴染之法。蓋淵源於此也。當是時。道觀與佛寺並興。壁畫之風。不減六朝。有尉遲乙僧者。爲尉遲跋質那之子。以丹青奇妙。得授宿衛官。後襲封郡公。其畫小則用筆緊勁。大則用筆洒落。皆作

外國之形象。尤善繪凹凸花。作佛像設色沉着。時人多師法之。蓋歷來畫家之客中國者。當推乙僧爲最。而唐人因得時見其作品。迥異尋常。乃敢於古法時尙之外別創新格。其影響於唐代中期之繪畫誠非淺鮮。此外初唐有一藝之長者。則如寶師。繪之創錦宮綾。范長壽善繪風俗田家景。薛稷畫鶴。亦各名重一時。

洎玄宗朝。唐室中興。文藝煥發。畫風驟爲之一變。當時作家厭前朝細潤之習。乃別開生面。而創雄健之作風。遂形成中期嶄新之氣象。當開元天寶間。名家如吳道子。李世訓同時並起。道子少窮丹青之奧。浪跡東洛。明皇召入禁中。授博士。改名道玄。其於畫焉。無所不能。用筆遒勁。超然絕俗。所繪人物。八面生動。傅彩染色。別出心裁。世稱吳裝。作地獄變相圖。無刀林沸鑊之屬。而變狀陰慘。使觀者毛聳。東坡曾跋之。有句云。出新意於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確非過譽。蓋其畫已受印度美術之感化。非復六朝之舊觀矣。且道玄之長。不僅人物。於山水亦一洗前人面目。行筆放縱如風雨雷電之交作。蓋亦時代反映使然也。

李思訓爲唐宗室。官左武衛大將軍。其所創青綠山水。筆格遒勁。賦色金碧輝煌。卓然自成一家。子道昭。稍變家學。愈趨神妙。時人因稱思訓爲大李將軍。道昭爲小李將軍。玄宗嘗命道玄與思訓同作蜀道圖於殿壁。道玄繪嘉陵江山水三百里。一日而就。思訓則累月方畢。上歎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故論者謂山水畫變於吳而成於李。自是厥後。且駸駸乎有代人物畫而爲我國繪畫中心之勢。迨安史亂後。

而復有王維出。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縣人。開元中進士。曾官右丞。晚年禮佛。隱居輞川別墅。襟懷高澹。作山水效吳生之鋒。洗李氏之習。而創一種水墨渲淡之法。迥異塵俗。其行筆著墨。一若春蠶吐絲。秋蟲蝕木。與李思訓之青綠法絕然異途。於是我國山水畫遂由此分宗。後人稱李思訓之青綠爲北宗。稱王維之破墨爲南宗。當是時。佛教之禪宗獨盛。社會風尚皆受其超然灑脫之陶養。而士大夫文雅之思想。乃大行。甚至以家無名畫爲恥者。蓋較諸初唐之習尚。顯有轉變。於是王維之破墨畫遂爲士夫所珍重。卒成爲我國文人畫之祖。且同時有盧鴻、鄭虔者。亦以高人逸士而興水墨淡彩之畫風。與王維共相呼應。南宗畫派乃盛極一時。

盧鴻字浩然。洛陽人。開元中與王維同召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就。放還隱于嵩山。賜草堂。遂作草堂圖傳世。鄭虔字廣文。滎陽人。天寶中爲廣文館博士。詩書畫無不精。時稱鄭虔三絕。與杜甫友善。甫贈詩云。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蓋極稱賞之也。

傳王維之法者。又有張璪。璪字文通。吳郡人。官至檢校祠部外郎。工山水樹石。嘗謂人曰。予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又能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生者潤含春澤。枯者慘同秋色。其妙如此。復有王洽者。創潑墨之法。因其形迹。爲山爲石。隨意應手。倏若造化。時人稱爲王墨。亦係王維破墨法之別派。

而爲宋米氏雲山之遠祖。山水畫至此時期。不但與人物畫分庭抗禮。且已自分宗派焉。蓋我國藝苑。自古多血族相承。未有大宗派。及乎唐代。乃啓師弟相承之風。氣運又一變矣。

降及德宗之世。國家多故。其風漸衰。惟寺觀畫壁尙盛行於時。而周昉稱大家。昉字仲朗。京兆人。善人物。德宗詔畫章敬寺。落筆之際。都人競觀。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隨意改定。凡月有餘。是非議絕。無不歎其精妙。爲當時第一。學者多宗法之。唐代壁畫經武宗毀伽藍。沒滅殆盡。現猶存者。惟敦煌石室一處。細緻富麗。至可寶貴。其他雜畫亦各有專家。畫馬則推韓幹、韋偃。畫牛則推戴嵩、戴嶧。畫花鳥則推邊鸞、刁光胤。蓋是時藝以專著爲風尙也。綜觀唐代發展情形。可謂我國繪畫史上之一大關鍵。以言人物畫。則能承前代之長而變化之。言山水畫。能應當代之運而光大之。言花鳥畫。則又能發明駢化爲後代培元氣。凡我國各種重要之畫門。於唐代已皆稟然有集大成之勢也。至若論畫之作。其最透闢者當推張彥遠、王維兩家。閱者可讀其原文。茲不復贅。尙有李嗣真後畫品。彥悰後畫錄。朱景玄國朝名畫錄。則或僅錄空名。或縱有評語難窺全豹。或不涉畫理。故本書均未採入也。

山水訣

〔唐〕王維撰

〔作者小傳〕

王維。太原人。字摩詰。開元辛酉進士。官至尚書右丞。詩畫特妙。嘗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東坡言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說者謂文人之畫。自摩詰始。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世稱南宗。其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平遠之景。雲峯石色。絕迹天機。得興處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作一景。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裏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真趣。此文人畫。與作家畫不同也。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湖口輞川。竹洲花塢。極園林之盛。遂自繪爲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尤爲世所稱賞。其道釋人物及界畫。無一不精。著山水訣一卷行世。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底。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綿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峻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

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鑲處。泓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旆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挂。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山水論

〔唐〕王維撰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額。水看風脚。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坡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煙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瑣煙籠。長煙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

樓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鴈鴻秋水。蘆島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煙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霧。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論畫

〔唐〕張彥遠撰

〔作者小傳〕

張彥遠。河東人。字愛賓。善書畫。嘗自謙云。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爲終身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故各家畫史及譜錄諸書。未紀其名。茲特爲錄之。以補畫史之闕云。

敘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賾。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

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魍魎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論畫

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子觀旻舞劍。見出沒神怪。旣畢。揮豪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劍器。張旭見之。因爲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論吹雲潑墨體

古人畫雲。未爲臻妙。若能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

畫。如山水家有潑墨。亦不謂之畫。不堪倣倣。

論畫六法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遺其形似。而尙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然則古之嬪孽。纖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逾。空善賦彩。謂非妙也。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迹鮮存。難悉詳之。唯觀吳道玄之跡。可謂六法俱全。萬象畢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竊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嗚呼。今之人斯藝不至也。南朝宋顧駿之。常結構高

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舍臺。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墨滓。徒汗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

畫辨

魏晉以降。名蹟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羣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國初二閻。擅美匠學。楊展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尙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栖結菀柳。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吳道玄者。天付勁豪。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李將軍樹石之狀。妙於韋鸞。窮於張通。張璪通能用紫豪秃鋒。以掌摸色。中遺巧飾。外若渾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楊僕射之奇贍。朱審之濃秀。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其餘作者。非一。皆不過之。近代有侯莫陳廈。沙門道芬。精緻周沓。皆一時之秀也。吳興郡南堂有兩壁樹石。余觀之而歎曰。此畫位置若道芬。迹類宗偃。是何人哉。吏對曰。有徐表仁者。初爲僧。號宗偃。師道芬。則入室。今寓於郡側。年未衰而筆力奮疾。召而來。徵他筆。皆不類。遂指其單複曲折之勢。使其凝意。且啓幽襟。迨乎構成。亦竊奇狀。向之兩壁。蓋得

意深奇之作。觀其潛蓄嵐瀨。遮藏洞泉。蛟根束鱗。危榦凌碧。重質委地。青嵐滿堂。吳興茶山。水石奔異。境與性會。乃召於山中。寫明月峽。因敘其所見。庶為知言。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掌。

論畫工用搨寫

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彩。雲雪飄颺。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絳。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齊紈吳練。冰素霧縞。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嗟之沙。越鵠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綠蜀郡之鉛華。黃丹也。出本草始興之解錫。胡粉研鍊澄汰。深淺輕重。精麤。林邑崑崙之黃。蟬黃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蟻蚶。紫蚶也。造粉胭脂。吳錄謂之赤膠也雲中之鹿膠。吳中之鯨膠。東阿之牛膠。采章之用也漆姑汁鍊煎。並為重采。鬱而用之。古畫皆用漆姑汁。若鍊煎。謂之鬱色。於綠色上重用之古畫不用頭綠大青。畫家呼頭綠為頭綠。應青為大青取其精華。接而用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剝。絕切食竹之豪。一割如劍。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迹。八絕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書畫之能。其來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煇也。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搨寫不輟。承

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爲證驗。遍觀衆畫。惟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

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鈎戟利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旣號書顛。吳宜爲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

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矟。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員。右手劃方乎。夫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污墁。真畫一劃。見其生氣。夫運思揮豪。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豪。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迹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頷之而去。

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自古論畫者。以顧生之蹟。天然絕倫。評者不敢一二。余見顧生評魏晉畫人。深自推挹。衛協。卽知衛不下於顧矣。只如狸骨之方。右軍歎重。龍頭之畫。謝赫推高。名賢許可。豈肯容易。後之淺俗。安能察之。詳觀謝赫評量。最爲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李駁謝云。衛不合在顧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於愜。只如晉室過江。王廙書畫爲第一。書爲右軍之法。畫爲明帝之師。今言書畫。一向吠聲。但推逸少。明帝而不重。平南。如此之類。至多。聊且舉其一二。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議乎畫。今粗陳大略云。至如晉明帝師於王廙。衛協師於曹不興。顧愷之。

張墨、荀勗師於衛協。衛協同時并有贊聖之名史道頌、王微師於荀勗。衛協戴逵師於范宣。荀衛之後范宣第一逵子勃、勃弟顛師於父。

已上陸探微師於顧愷之。探微子綏弘肅並師於父。顧寶光、袁倩師於陸。倩子質師於父。顧駿之師於張墨。張

則師於吳暕。吳暕師於江僧寶。劉楮祖師於晉明帝。楮祖弟紹祖。子璞並師於楮祖。已上姚曇度子、釋惠覺師

於父。蓮道愷師於章繼伯。蓮後勝於章也道愷甥。僧珍師於道愷。沈標師於謝赫。周曇研師於曹仲達。毛惠遠師於顧

惠遠。弟惠秀。子稜並師於惠遠。皆不及惠遠已上南齊袁昂師於謝張鄒。袁尤得綺羅之妙也張僧繇子善果、儒童並師於父。解倩師於

聶松、蓮道愷。道愷不及解倩焦寶願師於張謝。江僧寶師於袁陸及戴。江長於畫人已上梁田僧亮師於董展。田楊與董展聲價相侔曹

仲達師於袁。袁勝曹已上北齊鄭法士師於張。張之高足法士弟法輪、子德文並師於法士。不及法士也孫尚子師於顧陸張鄭。尚子

鞍馬樹石機陳善見師於楊鄭。善見寫楊鄭之迹不辨李雅師於張僧繇。王仲舒師於孫尚子。已上二閣師於鄭張楊展。兼師於父

毗毗在隋朝萬長壽、何長壽並師於張。何劣於范尉遲乙僧師於父。尉遲跋質那在隋朝陳廷師於乙僧。乙僧外國陳廷次之斬智翼師於曹。曹創

佛事畫像有曹家樣張家樣及吳家樣吳智敏師於梁寬。寬勝智敏王知慎師於閻。緣類閻之迹而少劣檀智敏師於董。吳道玄師於張僧繇。又師於張孝師又授

筆法於張長史旭盧稜伽、楊庭光、李生、張藏並師於吳。各有所長稜師庭光為上足劉行臣師於王詔應。韓幹、陳閔師於曹霸。王紹宗師

於殷仲容。已上國朝畫人近代皆不載也各有師資。遞相倣效。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牆。或青出於藍。或冰寒於水。似類之間。精

麤有別。只如田僧亮、楊子華、楊契丹、鄭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閻立德、閻立本、並祖述顧陸、僧繇、田則郊

野柴荆爲勝。楊則鞍馬人物爲勝。契丹則朝廷簪組爲勝。法士則游宴豪華爲勝。董則臺閣爲勝。展則車馬爲勝。孫則美人魍魎爲勝。閻則六法備該。萬象不失。所言勝者。以觸類皆能。而就中尤所偏勝者。俗所共推。展善屋木。且不知董展同時齊名。展之屋木不及於董。李嗣真云。三休輪奐。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而董有展之車馬。展無董之臺閣。此論爲當。若論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如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韓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韓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離起自齊隋。幘頭始於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卽今幘頭也。用全幅帛。向後。幘髮俗謂之幘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韉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游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故李嗣真評董展云。地處平原。闕江南之勝。迹參戎馬。乏簪裾之儀。此是其所未習。非其所不至。如此之論。便爲知言。譬如鄭玄未辨檀梨。蔡模不識螃蟹。魏帝終削典論。初以其無國獻。火浣布。遂削棄典論也。隱居有味藥名。陶隱居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也。吾之不知。蓋闕如也。雖有不知。豈可言其不博。精通者所宜詳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蹤。然後可以議乎畫。

論名價品第

或曰。昔張懷瓘作書。估論其等級甚詳。君曷不詮定自古名畫爲畫估焉。張子曰。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卽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爲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爲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械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爲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爲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已上四人後漢曹髦、楊修、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晉宋爲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寶光、袁倩、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已上四人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後周之流是也。隋及國初爲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已上六人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慎、閻立德、閻立本。已上六人唐之流是也。上古質略。徒有其名。畫之蹤跡不可具見。中古妍質相參。世之所重。如顧陸之迹。人間切要。下古評量料簡。稍易辨解迹涉。今時之人所悅。其間有中古可齊上古。顧陸是也。下古可齊中古。僧繇子華是也。近代之價可齊下古。董展楊鄭是也。國朝畫可齊中古。則尉遲乙僧、吳道玄、閻立本是也。若詮量次第。有數百等。今且舉俗之所知而言。凡人間藏蓄。必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

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諸雜迹爲百家。吳雖近可爲正經必也手揣卷軸。口定貴賤。不惜泉貨。要藏篋笥。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白繪已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幃故以屏風爲准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且舉俗間諳悉者。推此而言。可見流品。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常未逾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廁於上品。在通博之人。臨時鑒其妍醜。只如張顛以善草得名。楷隸未必爲人所寶。余曾見小楷樂毅。虞褚之流。韋鷗以畫馬得名。人物未必爲人所貴。余見畫人物。顧陸可儔。夫大畫與細畫。用筆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數體。只如王右軍書。乃自有數體。及諸行草。各絲臨時構思淺深耳。畫之臻妙。亦猶於書。此須廣見博論。不可匆匆一槩而取。昔裴孝源都未知畫。妄定品第。大不足觀。但好之則貴於金玉。不好則賤於瓦礫。要在人。豈可言價。

五代繪畫概述

五代嬪遞。十國分裂。前後共五十餘年。其間兵燹疊起。興亡倏忽。唐時爛縵之文藝。遂呈衰落之象。惟繪畫幸得蜀主孟昶。南唐後主李煜之極力獎勵。故仍名手輩出。此風得以不墮。而開宋代生氣復發之機運。茲分別述之。

南唐地據江南。山水佳麗。其君主又多好文藝。李中主時。名手如高冲古之寫真。朱澄之臺閣。周文矩之人物。徐崇嗣之花鳥。皆一時之選。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中主曾命太第以下登樓張宴。召名手合作圖畫。各盡其妙。後主李煜。尤善丹青。書作顛筆。屈曲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凡。且復創設畫院。禮致當代名手。是時趙幹、曹仲玄、王齊翰、顧闳中、竹夢松等皆與焉。而王族中如李景道、李景遊等。風流騷雅。張樂宴飲無虛夕。往往亦形諸圖畫。極一時之盛。蓋南唐以政治地理之便宜。故獨得以文藝相尚也。畫院中善冕服車器人物仕女者。首推周文矩。所作頗類唐之周昉。衣紋作戰筆。不必施朱傅粉。鏤金佩玉。而自得閨閣之態。擅道釋畫者。當推曹仲玄。嘗奉命繪建業寺座壁。閱九年始成。其細密精雅。江左稱第一云。然此兩人者。尚不過以絕藝供奉。於後世畫學無甚影響。獨鍾陵徐熙。善花果林木。蟬蝶草蟲。寫意出古人之外。尤能設色。絕有生趣。意不在似而氣骨過人。說者謂黃筌神而不妙。趙昌妙而不神。獨熙兼二氏之長。至比諸太史公之文。杜少

陵之詩。其爲人見重如此。江南之花鳥畫。實祖於氏之一家。其於宋代之影響亦極大。傳其法者有唐希雅、唐忠祚及熙孫崇嗣。皆得其餘緒。與蜀之黃筌一派相對峙。此蓋南唐情形之一斑也。

蜀處西僻。得免兵亂。故政教頗稱平治。蜀後主衍。復雅好繪事。曾設官分職以禮畫士。與南唐之畫院相頡頏。故當時建業成都遂爲五代圖畫之府。其翰林院中名家如黃筌、高道興、趙德玄、房從真、阮知誨、蒲師訓、杜觀、龜。皆爲待詔。就中尤以筌父子爲最著。筌字要叔。成都人。初師刁光胤。後集各家之長。作花鳥能盡神悉態。其法先行鉤勒。後填五彩。工麗精緻。饒富貴氣象。與江南徐氏之沒骨畫法絕然不同。後世宗之。稱爲雙鉤法。於是我國花鳥畫遂分兩大派。論者爲徐熙野逸。黃筌富貴。並皆名重當時而範後世。於我國畫史上占重要之位置也。其在蜀院外者。又有李昇山水。貫休佛像。亦稱絕藝。李寫山水。心師造化。意出前賢。法類李思訓而清潤過之。氣韻比王維而幽閒似之。時人亦號謂小李將軍。貫休俗姓姜氏。天福年入蜀。蜀主賜紫衣號禪月大師。畫學閎立本。圖羅漢皆龐眉大目。豐頤隆鼻。胡貌梵相。曲盡其妙。他如趙宏之花卉。阮知誨之仕女。亦各有特長。此爲蜀中情形之一斑也。

然在山水畫方面。更有特別提出記敘之必要。蓋五代山水作家。不但繼武唐代。且有發唐人之所未發。成唐人之所未成者。名家之多。不下數十人。要以荆浩、關同爲領袖。山水畫自唐吳道玄、李思訓、王維一變之後。至

荆關而又一變也。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博通經史。善屬文。隱於太行山之洪谷。因自號洪谷子。作山水氣勢雄橫。鈎皴布置。筆意森然。毫無滯凝之跡。好寫雲中山頂。嘗爲鄴都青蓮寺僧大愚作畫。題詩云。恣意縱橫掃。峯巒次第成。筆尖寒樹瘦。墨淡野煙輕。崖石噴泉窄。山根到水平。禪房時一展。兼稱可空情。其作風於此可見一斑。又嘗語人曰。吳道子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吾當採二子之長。自爲一體。故卒集衆長。窮我國山水畫之變。爲宋元以來各家所宗仰。著有山水訣一卷。見本書。

關同長安人。早年師荆浩。有出藍之譽。木石出畢宏。中歲參法王維。所作多秋山寒林。邨居野渡。設色古淡。使見者如在灞橋風雪中。三峽聞猿時。絕無抗塵走俗之狀。蓋已脫略毫楮。故能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多而意愈長。其在我國畫史上之地位。不讓荆浩。要之五代之山水畫。雖多掬摩詰之流。而荆關能別創宗派。承先啓後。開宋元諸家之機運。亦足爲百世之範也。

其他雜畫則如胡瓌、李贊華之域外人物。胡翼、張圖、跋異之仙佛。並有世譽。

至於此時期論畫之著述。則並不多。流傳於今者。惟荆浩畫說、筆法記、山水訣三篇。然畫說文字疑已奪誤。山水訣與筆法記行文亦皆拙澀。或係後人僞託。顧其文相傳既久而精當處亦足發後學。並見本書。

畫說

〔五代梁〕荆浩撰

〔作者小傳〕

荆浩。河南沁水人。一作河內人。字浩然。隱於太行山之洪谷。因號洪谷子。博通經史。善屬文。工畫佛像。尤妙山水。成一家之體。說者謂其山水可稱唐末之冠。善雲中山。山頂四面峻厚。爲范寬輩之祖。著山水訣數卷行世。

靈臺記。整精微。朝洗筆。暮出顏。勤渲硯。習描戳。學流渲。譚點畫。烘青天。潑地綠。上疊竹。賀松熟。長寫梅。人蘭蒲。滿稽菊。勻鎚絹。冬膠水。夏膠漆。將無項。女無肩。佛秀麗。淡仙賢。人雄偉。美人長。宮樣妝。坐看五。立量七。若要笑。眉彎嘴撓。若要哭。眉鎖額蹙。氣努狠。眼張拱。愁的龍。現升降。嘯的鳳。意騰翔。哭的獅。跳舞戲。龍的甲。卻無數。虎尾點。十三班。人徘徊。山賓主。樹參差。水曲折。虎威勢。禽噪宿。花馥郁。蟲捕捉。馬嘶蹶。牛行臥。藤點做。草畫率。紅間黃。秋葉墜。紅間綠。花簇簇。青間紫。不如死。粉籠黃。勝增光。於思忖。不如見。色施明。物件便。

（按上文亦疑有奪誤）

筆法記

〔五代梁〕荆浩著

（按此卷又名山水錄。惟唐書藝文志作筆法記。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山水受筆法。文極拙澀。中間或作雅詞。或參鄙語。故或者疑爲藝術家相通文義而不知文格者所僞託。未可知也。）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迹入大巖扉。苔徑露水。怪石祥煙。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蘚。翔鱗乘空。蟠蚪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挂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明年春。來於石鼓巖間。遇一叟。因問。具以其來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邪。叟曰。子豈知我所懷耶。聞而慙駭。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真。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花爲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謝曰。故知書畫者。名賢之所學也。耕生知其非本。翫筆取與。終無所成。慙惠受要。定畫不能。叟曰。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琴書圖畫。代去雜慾。子旣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爲

進退。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遺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真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爲有筆無思。巧者。雕鏤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逸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蹟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墨大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蹟斷者。無筋。苟媚者。無骨。夫病者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是也。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像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子旣好寫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原。夫木之爲生。爲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旣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登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蚪。狂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不華。捧節有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綫。枝似衣麻。有畫如蛇。如素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檉、榆、柳、桑、槐。形質皆異。其如遠思卽合。一一分明。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巖。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峰巒雖異。其下岡嶺相連。

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此象亦非也。有畫流水。下筆多狂。文如斷綫。無片浪高低者。亦非也。夫霧雲煙靄。輕重有時。勢或因風。象皆不定。須去其繁章。採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然後受其筆法。曰。自古學人。孰爲備矣。叟曰。得之者少。謝赫品陸之爲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甚虧其理。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與吾唐代。故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也。麴庭與白雲尊師。氣象幽妙。俱得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苑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跡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客山人樹石。頑澀稜角無蹤。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失元真氣象。元大創巧媚。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道芬以下。龔昇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蹟。今示子之徑。不能備詞。遂取前寫者。異松圖呈之。叟曰。肉筆無法。筋骨皆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旣教子筆法。乃齋素數幅。命對而寫之。叟曰。爾之手。我之心。吾聞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爲吾言詠之乎。謝曰。乃知教化聖賢之職也。祿與不祿。而不能去。善惡之蹟。感而應之。誘進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贊曰。不凋不榮。惟彼貞松。勢高而險。屈節以恭。葉張翠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如何得生。勢近雲峰。仰其擢幹。偃舉千重。巍巍溪中。翠暈煙籠。奇枝倒掛。徘徊變通。下接凡木。和而不同。以貴詩賦。君子之風。風清匪歇。幽音凝空。叟嗟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真景。吾之所居。卽石鼓巖間。所字曰

石鼓巖子也。曰。願從待之。叟曰。不必然也。遂亟辭而去。別日訪之而無蹤。後習其筆術。嘗重所傳。今遂修集。以爲圖畫之軌轍耳。

山水訣

〔五代梁〕荆浩撰

（按此卷亦名山水賦。見唐景鳳王氏畫苑補益。然其中雖用駢詞。或數句有韻。數句無韻。仍如散體。強題曰賦。未見其然。且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謂荆浩自號洪谷子。著山水訣一卷。湯屋畫鑒亦曰。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作山水訣。爲范寬等之祖。則此名山水訣者實當。）

夫山水。乃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巒柯木。水石雲煙。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格。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乃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主立賓主。水泛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巒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歧。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斂之法。筆使巧拙。墨用輕重。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又古言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斂。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察樹。付馬度人。可謂不盡之法。學者宜熟味之。

宋畫概述

宋太祖平五代之亂而一天下。重文輕武。以圖內政之革新。故後雖外侮屢遭。而文化則燦然可觀。以言繪畫。其盛況實突過唐代。蓋帝室獎勵畫藝優待畫士無有如宋者。開國之初。卽設翰林圖畫院。集天下畫士。優加祿養。舊制以藝進者服緋紫不得佩魚帶。政宣間於書畫院之官職特許之。且待詔班以畫院爲首。書院次之。琴棋又次之。其特重畫藝如此。當太宗平西蜀下南唐。孟昶、李煜相繼來歸。不但兩處之名畫多入御府。而雙方藝士亦同時招入宋之畫院。來自周者有郭忠恕。爲國子監主簿。來自蜀者有居采、高文進父子。來自南唐者有董羽。皆爲待詔。其他爲祇候藝學者不可勝數。仁宗自善丹青。益加獎勵。於是神宗、徽宗相沿成風。而以徽宗爲嗜畫尤篤。甚至取士之法。於詩文論策外兼試以畫。爲前古所未有。當時四方應召者接踵。然不稱旨而去者亦不少。因是又形成院內院外兩派之競爭。其結果乃益得各呈精進之觀。當宣和間。御府所藏名蹟竟達六千三百九十六軸之多。因敕撰宣和畫譜。爲我國畫學有數之記籍。及徽、欽二宗被虜。宋室南渡。文藝中心亦移至臨安。高宗復書畫並妙。待詔進畫每加御題以作提倡。故雖外患嚴重而畫道不衰。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所藏不改宣和。其時院內如李唐、趙伯駒、馬興祖、劉思議等。成一時名手。在院外者前

有李公麟、文同、蘇軾等。後有趙昌、易元吉等。各擅所長。總之。畫至兩宋。真有羣山奪秀萬壑爭流之觀。且作品已深與詩文爲緣。而成文學化。亦一變前代之情形。茲再分門敘之。以見各宗派之沿革。

山水畫 自五代荆、關別創新意。一洗前習。迨董源、李成、范寬衍其緒而益發光大。我國山水畫格法始備。號爲北宋三大家。堪稱古今絕響。

董源字叔達。號北苑。江南鍾陵人。事南唐。善山水。設色如李思訓。水墨類王維。多寫江南風景。嵐色蒼鬱。枝幹勁挺。小樹點綴而成。墨氣淋漓。其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上多雲氣。坡脚多碎石。乃金陵山景。着色者皴文甚少。用色甚淡。釋巨然、劉道士皆傳其衣鉢。南宋江貫道亦祖述之。而米氏落伽之手法亦從此出。然得董之正傳者巨然也。巨然初受業於開元寺。後隨李主至京師。所作筆跡清潤。布景天真。壯年多作礬頭。老年歸於平淡。論者謂前之荆、關。後之董、巨。關六法之門庭。啓後學之矇瞶。皆此四人也。傳巨然者爲釋惠崇。惠崇善作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世稱惠崇小景。惠崇又傳於釋玉礬。

李成字咸熙。長安人。唐之宗室。五代戰亂。避地營邱。故世稱李營邱。初師關同。後乃自成一家。好以直擦之皴法寫平遠寒林。雪景尤奇。惜墨如金。且深得遠近明暗之法。其山之體貌稱爲古今獨步。得其傳者有許道寧、李宗成、翟院深三人。道寧河間人。擅林木、平遠、野水。始尙矜謹。晚年轉爲簡快。故峯巒峭拔。林木勁硬。別成一

家。宗成。鄴時人。所作亦破墨媚潤。取象幽奇。院深營邱人。山水頗得李成之風。其後又傳至郭熙、高克明、熙之於李成。猶巨然之於董源。所作重山複水。雲物映帶。其初深入營邱之堂。與終乃自攄胸臆。成一家法。蓋李成與郭熙能以丹青水墨合爲一體。別具風格。故當時畫院多效其法。流傳甚廣。東坡有詩云。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可想見也。熙河南人。故世稱郭河陽。著有山水論一卷。見本書。高克明亦學李成。得蒼古清潤之趣。祥符之際入畫院。後遷待詔少府監主簿。與燕文貴、陳用志輩爲畫友。其後又有宋迪者。亦傳營邱之規範也。

范寬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溫厚有大度。畫山水師荆浩而法李成。山頂好作密林。水際作突兀大石。旣而歎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卜居終南太華。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不取繁飾。寫山真骨。亦自成一家。北宋除上述三大家外。復有郭忠恕、米芾、燕文貴三家。亦爲當代名手。而各獨立門戶者。忠恕洛陽人。初事後周。入宋爲國子監主簿。石師李思訓。樹法王維。關同。嘗作天外數峯。意趣在筆墨之外。至於屋木樓閣。獨絕古今。後謫官江都。遂隱。不復出。閱數年。有見於華山云。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官書畫學博士。山水煙雲掩映。遠宗王洽。近參董源。而好以積墨點寫。滿紙淋漓。號爲米氏雲山。爲人曠達不羈。風神蕭散。其子友仁。字元暉。世稱小米。有父風。山水點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南宋龔

間。元之高克恭成私淑之。

燕文貴吳興人。隸軍中。善山水人物。初師河東郝惠。太宗朝入京。高益見其畫。奇之。遂聞於上。寫盤車山水。細碎清潤。時稱燕家景緻。與董巨等不相系屬也。其他如王晉卿。趙大年。蔡天啓。亦各有時譽。以上爲北宋山水畫之流派也。

南渡以後。畫風驟變。趙伯駒。李唐。劉松年諸家。應運而起。法尙纖細工整。蓋都奉李思訓金碧青綠一派。

伯駒字千里。宋宗室。官至兵馬鈴轄。優於山水。花果。翎毛。甚至人物。樓臺。界畫皆極工細之妙。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朝入畫院。落筆不凡。尤工畫牛。劉松年錢塘人。紹熙畫院學生。師張敦禮。工山水。樓臺。人物。神氣精妙。過於其師。

此外又有馬遠。夏珪兩家。闢蒼勁一派。專用水墨。雖出北派。實參南宗。惟筆多粗肆。或過簡率。至有殘山賸水之謂。然元代疏秀精簡一派。未始非啓發於此也。

道釋人物畫。雖不若山水花鳥之燦爛。然亦多足觀者。當乾德淳化間。擅道釋畫者院內有高益。高文進。石格。王道真等。院外有王瓘。孫夢卿。孫知微。侯翼等。皆一時名手。諸家都宗法吳生。且畫樣又大率從摹寫而來。故恪守舊法。殊少新意。自神宗以後。因禪宗獨盛。風尙轉變。一種水墨寫意之羅漢圖流行一時。且不用以供

奉禮拜。而視爲欣賞之珍品。故復競競於筆趣墨妙之是尙。當時一般山水畫家亦好爲之。遂翹白描人物畫之風氣。而李公麟崛起爲之領袖。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神宗三年進士。博學能詩文。畫人物掃去粉黛。輕描淡寫。迥出塵俗。如幽人勝士。不假軒冕爲重。可謂古今絕藝。蓋人物道釋畫。雖前代如顧陸曹吳。咸未能免色。獨伯時擅其長也。紹興畫院祇候賈師古學而傳之。梁楷更化爲減筆。其他尙有俞珙馬和之李權蘇漢臣李珣等。亦爲南宋名手。至普通之人物畫。或以山水臺閣爲背景。或寫仕女嬰兒。則善道釋畫者都能爲之。惟夏珪以山水大家而兼精人物。且創簡率一派。爲世所宗。是其特殊耳。

花鳥畫 自五代徐熙黃筌各創新格。入宋益盛。乾德間黃居寀名重於院內。徐崇嗣張幟於院外。兩派對峙。各有特長。初黃筌之筆蹟雖尙鈎勒。間亦有以水墨爲之者。並無院習。至其子居寀。則因朝夕染於富貴。專以莊麗爲工。故設色濃重。遂成畫院之模楷。甚至較藝者依黃氏之體製定優劣也。衍其法者有夏侯延祐李吉李懷袞等。崇嗣繼其輕淡野逸之祖法。用墨筆疊色漬染。稱沒骨法。紹其緒者趙昌易元吉輩。例以山水。則徐爲南宗。黃當北宗也。迨熙寧朝。有崔白吳元瑜出。體乃復變。崔氏之作。體製清曠。以敗荷鳧雁得名。元瑜師之。益加縱逸。遂革從來院體之風。至政宣間。又有韓若拙戴琬兩家。非徐非黃。亦擅花鳥。名於當時。南渡以後。則李安忠父子善鈎勒。李迪父子及林椿皆宗徐體。顧兩派已漸有溶合之勢矣。

此外又有所謂四君子畫者。卽梅、蘭、竹、菊。亦盛行當時。爲花卉中之逸品。而富於文學意味。故文人墨客皆喜爲之。竹始見於漢石刻竹葉碑。現藏曲阜顏氏樂圃。兩面泐文成竹。作背風之勢。幹用實筆。葉則雙鉤。畫法甚妙。自南唐李後主以金錯書法寫之。後乃代有名家。要以宋之文與可爲首屈一指。蘇東坡亦炙其風。墨蘭創於宋末趙孟堅、鄭思白。菊則晉時已有作者。入宋寫者尤多。惟無專門名家。梅則唐代于錫已能之。宋徐崇嗣始極其妙。他如陳常、崔白、華光、長老、楊无咎、丁野堂皆稱名手。總之花鳥畫至宋可謂登峯造極。燦爛之至。卽以各畫派而論。亦可定爲宋代繪畫之中心也。

至若宋人之論畫。則以理法爲主。以神趣爲歸。重心靈之描寫。故創精一神定之說。立論最多者爲郭若虛。郭熙次之。李成、韓拙、鄧椿各有闡發。俱見本書。

山水訣

〔宋〕李成撰

〔作者小傳〕

李成。營丘人。系出長安。唐之宗室。五季之際。流寓四方。及祖與父。自吳徙青州。至成始避地北海。遂稱營丘人。案吳邑志。作蘇州吳縣人。非是。字咸熙。世業儒。善文。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遇。放意詩酒。寓興於畫。山水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說者謂得山之體貌。爲古今第一。尊之者至不名。而曰李營丘焉。聖朝名畫評曰。成之命筆。惟意所到。宗師造化。自矜景物。皆合其妙。清河書畫舫云。李成山水。妙絕古今。米元章刻意搜訪。生平僅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畫系謂。宋人畫山水者。例宗李成筆法。許道寧得成之氣。李宗成得成之形。翟院深得成之風。後世所有成畫。多此三人爲之。宣和畫譜以成最工寒林。兼善龍水云。

畫法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綽繁細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裁插。勢使相偃。上下。雲煙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堆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

勿教窮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煙。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煙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煙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士必要高。低則地淺。煙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岩切忌頭齊。羣峯更宜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遙煙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擷撲。布甬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煙靄。濛濛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礪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脈。以重分輕。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掣。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濺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煙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煙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疎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煙遠自水邊。薄靄驟依巖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

春水綠而激澗。夏津漲而瀾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泚。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牙。景物兼還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千巖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

畫龍輯議

〔宋〕董羽撰

〔作者小傳〕

董羽毗陵人。字仲翔。爲人語吃。時以董啞子稱之。初仕南唐李煜爲侍詔。後隨煜歸宋。太宗卽命爲圖畫院藝學。善畫龍水海魚。不爲汀滸沮洳之陋。濡沫涸輒之游。喜作禹門砥柱。驚雷怒濤。嘗奉召畫端拱樓下龍水四堵。極其精思。凡半載功畢。一日太宗與嬪御登樓。時皇太子尙幼。見畫壁驚畏啼呼。亟令朽墁。因此羽亦鬱鬱不遇。尋病卒。

畫譜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所以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潛於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圖畫者。固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鰕。角似鹿。耳似象。鬚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爲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煜煜。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工。但要揮毫落墨。隨筆而生。筋骨精神。佇出爲佳。貴乎血目生威。朱鬚激發。波濤洶湧。若奮風雲。鱗甲藏煙。鬚鬣肘毛。爪牙伏利。蜿蜒升降。鱗旋之間。噴其雨露。踊躍騰空。點其目則飛去。乃神筆之變化。昔張僧繇葉公。則其人也。

林泉高致

〔宋〕郭熙撰

〔作者小傳〕

郭熙。河陽溫縣人。工畫山水。妙繪寒林。施爲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嶂高壁。多多益壯。爲御畫院藝學。著有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文多酌錄。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則不特畫矣。進於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熙喜其子思登科。乃於縣庠宜聖殿內。圖山水。竊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極得意於此筆矣。後其子思既貴。廣以金帛收贖熙之遺筆。以藏於家。由是熙之畫蹤。人間絕少云。

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輻輳。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

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也哉。

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卽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遊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遊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況齊魯關陝。幅幘數

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殆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爲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灑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外物一至。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蘸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撤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

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豈教思終身奉之。以爲進修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而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株竹。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卽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蒼鬱。秋疎薄。冬黯淡。盡見其大象。而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煙嵐。四時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煙嵐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槩。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爲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卻之勢也。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爲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數十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熟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

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
不究乎。春山煙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鬱塞。人寂寂。看此畫
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煙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
見巖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卽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
山多奇峯峭壁。而陡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
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擁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
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達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
少類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

嵩山多好谿。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
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先聖寤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
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欲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日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

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煙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峯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晝晡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汨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登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闕關同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於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於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閒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疎。疎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煙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

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煙靄到處隱。煙靄不到處見。山因煙霞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煙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上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煙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

山以水爲血脈。以草木爲毛髮。以煙雲爲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爲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脈在下。其肩膀開張。基脚壯厚。巒軸岡勢。培擁相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仆。下者血脈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龐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榦有仆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煙雲。如春無花草。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

無高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渺渺。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重。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林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如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煙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蓋山盡出。不唯無秀拔之高。兼何異畫確髻。水盡出。不唯無盤折之遠。兼何異畫蚯蚓。

正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耳。

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益礪。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

悅適。如所謂易直於諒。油然而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吾人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爲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摠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悴。拙魯悶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沉。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卽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畫者。并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爲可用者。咸錄之於下。

女兒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羊士諤望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

隔松葉。主人閒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長孫左輔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澗。寒

鴉飛去日沉山。寶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鮮開包。自從江浙爲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扠。無名氏舍南舍北皆

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杜老渡水蹇驢雙耳直。避風羸僕一肩高。盧雪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摩詰六月杖藜

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王介甫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魏野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老杜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陂。李後村密竹滴殘雨。高峯留夕陽。夏侯叔簡天遙來鴈小。江闊去帆孤。姑合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錢惟濱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章應物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鄭谷

畫訣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遽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峯。主峯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峯。如君臣上下也。

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已定。方作以次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尺之蘖。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

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風有大風。雲有輕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谿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爲害。或有依水衝者。水雖衝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爲耕。遠或有依山者。山之間必有可耕處也。

大松大石。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

一種使筆。不可反爲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與墨。人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成絕妙也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或曰。墨之用何如。答曰。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粗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卽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然後用青墨水重疊過之。卽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

之謂之幹淡。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掉。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頭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就。煙色就縑素本色，縑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

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畫之處所，須冬煖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留真跡。斯言得之矣。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學。宣之讀書抄書。安道皆學。至於安道學畫。宣乃以爲無用而不喜。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爲宣畫。其所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證據。有所徵考。宣躍然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爲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今爲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一種畫。春夏秋冬各有始終。曉暮之類。品意物色。便當分解。况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諸子中故事。又各須臨時所宜者爲可。謂如春有早春雲景。早春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煙雨。早春寒雲。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雲欲雨。早春煙鶴。春雲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作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春雲如白鶴。皆春題也。

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雨霽。夏山風雨。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怪石。夏山松石。夏山雨過。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又曰飄風急雨。夏山雨罷雲歸。夏雨溪谷濺瀑。夏山煙曉。夏山煙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峯。皆夏題也。

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霽。亦曰秋山雨霽。秋風雨霽。秋雲下隴。秋煙出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細雨。亦曰西風驟雨。秋晚煙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清。疎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平遠秋景。皆秋題也。

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翔風飄雪。山澗小雪。四溪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簾舟沽酒。踏雪遠沽。雪溪平遠。又曰風雪平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水榭吟風。皆冬題也。曉有春曉。秋曉。雨曉。雪曉。煙嵐曉色。秋烟曉色。春靄曉色。皆曉題也。

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晚照。雪殘晚照。疎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照。暮山煙靄。僧歸溪寺。客到晚扉。皆晚題也。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怪木、古木、老木、垂岸怪木、垂崖古木、喬松。至一望松、青松、長松。皆祝壽用。

思嘗見先子作連山一望松。有一望不斷之情。於一幅上爲之。一老人以手撫面前大松。作極目引望之意。其老人若爲壽星所獻之人云。

石有怪石、坡石。松石兼雲松者也。林石兼林木。秋江怪石。怪石之在秋江也。江上蓼花蒹葭之致。可以映帶遠近作一二也。

雲有雲橫谷口。雲出岩間。白雲出岫。輕雲下嶺。

煙有煙橫谷口。煙出亂山。暮靄平林。輕煙引素。春山煙嵐。秋山煙靄。

水有四溪濺撲。松石濺撲。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煙溪瀑布。遠水鳴榔。雲溪釣艇。

雜有水村漁舍。憑高觀禱。平沙落鴈。溪橋酒家。橋梁樵子。皆雜題也。

畫格拾遺

早春晚煙。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煙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足。飄飄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湍奔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層巒羣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流。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右三畫乃郭熙所畫。溫縣宣聖殿三壁畫也。煙生亂山。生

絹六幅。皆作平遠。亦人之所難。一障亂山。幾數百里。煙嶂聯綿。矮林小宇。依稀相映。看之令人意興無窮。此圖乃平遠之物也。

朝陽樹梢。緜素橫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梁。縷分脈剖。佳思麗景。不可殫言。惟是於濃嵐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橫抹。以旁達於向後平遠林麓。煙雲縹緲。一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沒相得。畫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在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板橋。有皂幘數人。乘款段而來者。先子指之曰。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隈。青林之蔭。半出一野艇。艇中蓬廡。庵中酒榼書帙。庵前露頂坦腹一人。若仰看白雲。俯聽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曰。斯則又高矣。

一望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一大松下。自此後。作無數松。大小相連。轉嶺下澗。幾十百松。一望不斷。平昔未嘗如此布置。此物爲文潞公壽。意取公子孫聯綿之義。潞公大喜。

畫論

〔宋〕郭思撰

〔作者小傳〕

郭思。熙子。字得之。元豐進士。官至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工雜畫。除畫論外。尙有林泉高致集。

敘自古規鑒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首稱象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像。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爲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繪勳業之臣。迹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此乎。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

沈酒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譎。大雅所以流連也。謂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譎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闕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顛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視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尙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大城內。昔經頽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又禮器瑞物於壁。唐韋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讚。敦勸生徒。絲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敘圖畫名意

古之祕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本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毘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鑠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雁圖。宋史憲有屈原漁父圖。

南齊蓬伯珍有巢山洗日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峯圖。靡麗。則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貞有永嘉居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具載。其爲可鑒戒。當與六籍並傳云。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脩真度世之範。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卽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尙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乃作醜醜馳趨之狀。士女宜富秀色矮媚之態。田家自有醉忙村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摺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樛枝挺幹。屈節皴皮。紕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勢。聳凌雲翳日之姿。宜須崖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壯也。畫山石者。多作礮頭。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卽生窾凸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其

破墨之功。尤為難也。畫畜獸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稟動止之性。唯四足

掌底有毛。謂之建毛。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龍。眼似鬼。項似蛇。腹似窮游泳蜿蜒之

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鬣肘毛。筆畫狀快。直至肉中生出為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口猶兒合口龍。言其兩難也。畫

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摺之浪。布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湖之思為妙也。畫屋木者。

折算無虧。筆畫勾壯。深遠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泊國初郭忠恕、王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

斗拱逐鋪作為之。向背分明。不失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成斗拱。筆迹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

畫花、果、草、木。自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條老嫩。苞萼後先。逮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翎毛者。必須知

識諸禽形體名件。自嘴喙口。臉眼綠。叢林腦毛。披簔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邦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

六梢。又有料風掠草。翎經翅習之間。散毛。壓禪尾。肚毛。腿。袴尾。錐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三節。撩爪。四節。托爪。一節。宣黃八甲。鷲鳥

眼上。謂之看棚。一名看簷。背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雞類。各有歲時蒼嫩皮毛。眼爪之異。家鴨鴨即有子肚。野飛水

禽。自然輕相。如此之類。或鳴集而羽翮緊。或寒棲而毛葉鬆泡。已上具有名體。處所必須融會。闕一不可。設

或未識漢殿吳宮。梁柱斗拱。叉手替木。熟柱駝峯。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花羅幔。暗制綽幕。獅獅頭。琥珀枋。龜

頭虎座。飛簷噴水。膊風化廢。垂魚惹草。當鈎曲脊之類。憑何以盡屋木也。畫者尚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存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袞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實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幘籬。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幘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爲巾子。裹於幘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幘頭巾子。以賜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官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幘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襪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襪。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勅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跣蹠。佩刀。刀子。磨石。契袋。火石。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襪。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馮翼之衣。今呼爲直掇。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掖。大也。逢掖。大袂禪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屨。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閭立本圖昭君。

妃晉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愼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爲名蹤。亦丹青之病爾。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綳也。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蹟鈎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繁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

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平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繁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蓮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眚。大抵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妍。其或格凡毫懦。初觀縱似可採。久之還復意怠矣。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嬌麗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邱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荆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真之輩。難繼後塵。翟學李。劉學王。紀學范。夫氣象蕭疎。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邱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

風也。峯巒渾厚。勢狀雄強。搶上聲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

煙林平遠之妙。始自晉邱。畫松葉謂之橫針。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開畫木葉。間用墨

搨。時出枯梢。筆勢勁利。學者難到。范畫林木。或則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畫屋既質。以墨籠染。後畫目為鐵屋。

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

宗成、邱詣之流。各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尙。然藏畫者方之三家。絲諸子之於正經矣。

論黃徐體異

諺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子居

窠。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領真命為宮贊。

或曰筌到關未久物故。今之遺迹。多見在蜀中。目作。故往往有廣政年號。官贊之命。亦恐傳

之誤。居窠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籟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鶻、純白雉、兔、金盆

鶻、鴝、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尙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

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鳧、鴈、鷺、鷗、蒲草、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

水通色。首多狀者。像人之稱。聊分兩家作用。亦在臨時命意。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

窠兄居寶。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士。名光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

孫曰中祚。曰宿。及解處中輩。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跋望徐生與二黃。絲山水之有正經。黃

之師刁虎士。蘇
開全之師荆浩。

論畫龍體要

論龍推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道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迹。至任從一待詔

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觀湖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迹。今崔白所圖。又得其要。建隆觀湖教院玉皇殿中羅珠邊有一龍頭。北都大安寺羅漢壁有龍一條。恨不見弗典祕閣

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自晉篆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歸於

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惟以形似。但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前論三停九似。亦

以人多不識真龍。先匠所遺傳授之法。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

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

本。閻立德。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梓佛。道人物。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

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昇。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韋鑿。豈猶子也。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難即遍舉也。後之學者。終莫

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黃之蹤。前不謝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

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二李則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庶王宰。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並

也。唐人。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鑰。無焚玉石。

東坡集

〔宋〕蘇軾撰

〔作者小傳〕

蘇軾。眉州眉山人。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嘉祐丁酉進士。乙科。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師。謚文忠。博通經史。工詩文。善書畫。墨竹師文同。所作喜從地一直起至頂。米元章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也。文同雖謂吾墨竹一派近在徐州。而子瞻亦自謂吾爲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運筆清拔。其英風勁氣。往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徽宗嘗提舉玉局觀。故後人傳爲玉局法。

論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顙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我也。目與顙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與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人正其衣冠。坐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

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躍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畫史

〔宋〕米芾撰

〔作者小傳〕

米芾。世居太原。後徙襄陽。嘗居於吳。自署姓名。米或爲莘。芾或爲黻。翁覃溪謂。自元祐辛未。始書名芾。以前皆書名黻。字元章。號鹿門居士。自稱襄陽漫士。又海嶽外史。宣和時。擢爲書畫博士。天資高邁。人物蕭散。好潔。被服效唐人。所與遊皆一時名士。工書畫。自成一派。精於鑒別。著書畫評及畫史等書行世。說者謂。元章所作山水。其源出董源。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爲之。多以煙雲掩映。樹木不取工細。畫紙不用膠。不肯畫絹。然妙於薰染。縑素能以古爲今。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並以真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可認識。所作人物。喜畫古聖象。嘗曰。李伯時病右手後。余始作畫。李師吳道玄。終不能去其習。余當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言生平作畫。不過三尺。無一筆李成關仝俗氣。其自矜重如此。

序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遘。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於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爲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

則才子鑿士寶鈿瑞錦。縑製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之煒燁。皆糠粃埃壙。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云。遼海未稀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閒心存萬里。欒軒未失入佳談。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吳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寮陽侍帝晨。連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蕭松蘿薤。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嘗作詩云。槩几延毛子。明牕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汝一卮酒。愧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敍平生所視。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予增廣耳目也。

晉畫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在余家。

女史箴橫卷。在劉有方家。已上筆彩生動。髭髮秀潤。太宗實錄載。購得顧筆一卷。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名畫記所謂小身維摩也。

戴逵觀音。在余家。男相。無髭。皆貼金。

六朝畫

蘇氏古賢像十人一卷。衣紋自非晉筆。

蔣長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王戎象。元在余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已上皆假顧愷之筆。元以懷素帖易於王詵。字晉卿家。

梁武帝翻經象。在宗室仲忽處。亦假顧筆。

天帝釋象。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豔。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

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劍。鬚髮如神也。

余家收英布象。類六朝時石刻。

唐畫五代國朝（宋）附

唐初畫高鳳并梁鴻故事橫卷。在蔡堪字道勝家。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差。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字大小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

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閭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與楊氏本上摹得。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驛網圖、劍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卽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一同。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雪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

王防字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揮霍如尊榮條。圓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

一同。

李公麟字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

周種字仁熟家大悲亦真。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真者。唐人以吳集大成。奉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世俗見馬卽命爲曹韓章。見牛卽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唐名手衆。未易定。惟薛道祖紹彭家九馬圖。合杜甫詩是真曹筆。餘唐人大抵不相遠也。又金陵有唐人韓滉畫牛。今人皆命爲戴。蓋差瘦也。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齧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較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澈字志東家三匹。王元規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劉涇字巨濟家三匹。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傅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字伯原家。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得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甚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虵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李論。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巨然少年時多作繁頭。老年平淡趣高。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為別。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榦。

張友正家收古柏一株。枝枝如龍虵。糾結甚異。石亦皴澀不凡。題為韋侯。平生收畫。後多歸王。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豔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李瑋公炤。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相尙爾。

宗室仲忽字周臣。收孫可元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無可元筆。又收唐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許。皆如吳畫。潤州節推莊鼎字節之。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

玉球夔玉收西域圖。謂之閤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假名耳。

蔣長源字永仲家周昉三楊圖。馮京當世家橫卷。皆入神。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幀。並真跡也。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玩。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李公

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足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字之損。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人物亦佳。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

也。許道寧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之數。唐鑑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礪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住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蔡翺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蓮華冠。手執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真容。漢畫老子於蜀都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風雨景。一皖公山天柱峯圖。清潤秀拔。林路縈回。真佳製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於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沖卿夫人入朝。

太皇使引辨真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幀爲真。折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嗚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蕭家松石片幅。如紙。榘挺可爲隆棟。枝茂。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礮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效其主李重光耳。

錦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眞於文房物也。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爲之人。又不考古。皆使人發笑。古人皆曰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誥嘗以二畫見送。題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圓。於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卻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自此趨勁硬。信

荆之弟子也。於是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

荆浩畫。畢仲愈將叔處有一軸。段緘家有橫披。然未見卓然驚人者。寬固青於藍。又云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葉樹相似。

關同真迹見二十本。范寬三十本。其徒甚多。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僞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黃筌居寀居實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一如刀割。道子吮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割。小孟遂只見壁畫。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神彩不活。又畫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似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打令鬼神。不覺大咲。俗以爲工也。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畫。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爲目睛而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俟識者。唯作古忠賢象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清玩。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峯。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盎。今人好僞不好真。使人歎息。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以其淨處破碎。遂隨筆剪卻四邊。帖於碧絹上。成橫軸。使人太息。

王翬字定國。收李成雪景六幅。清潤。今歸林希字子中家。又收唐竹圖。著色亦好。一橫竹比他竹大麤也。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揚子雲腰下懸一咒觥。細轉條索。

蔣永仲收古銅咒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亦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

榮咨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象。林本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花。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今歸李莘老野夫家。又收兩軸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龍。旁畫龍王。

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鳩。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靄傳寫真。有神彩。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者莫及。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楊黜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尙爲孫知微逸格所破。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傅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益家舊有出蛰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林木人物如董源。龍不俗。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長沙富民收水鳥蘆花六幅。圖乃唐人手。妄題作韋偃。押字後人題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奢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動人侈心。

余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

余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橫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挂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不及倚所映。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復古。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

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嗣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余題詩曰。假蹇汀眠雁。蕭騷風驚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又曰。野趣分茗水。風光剪鑑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王誥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尙書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畫。見本卽爲之。難卒辨。文與可每作竹貺人。一朝士張潛。迂疎修謹。文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橫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南昌過黃借得以做臨之。後數年。會余真州。求詩。非自陳不能辯也。余曰。偃蹇宜如季。揮毫已逼翁。衛書無曲妙。琰惠有遺工。乍觀虬如物。初披颯有風。顧藏唯謹鑰。化去或難窮。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氣象。寫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鶴。王安上純甫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印湘見畫卽摹。無不亂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卽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卽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費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

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殺人。至書啓閒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鍾離景伯字公序。取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劉涇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笏如生。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溼處。全藉墨煙濃。又有璪答詩在大夫孫載家。

古書畫皆圓。蓋有助於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研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扁。故字亦扁。唐詢字彥猷。始作鑿心凸研。云宜看墨色。每援筆卽三角。字安得圓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革蔡

背未至於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業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也。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芳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挂。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尙友。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御史。姓章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絕。

蘇洵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璫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余家管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

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挂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亦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印。

馮永功字世勣。有日本著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

蘇軾浩然處見壽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圖。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訓本。與宗室仲忽本不同。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黃筌鶴鴿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後易白戴牛小輻於才翁子鴻字遠復。上有太宗御書戴嵩牛三字。其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牡丹圖。更無辨。蓋帖屏風易破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恆等摹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嘗王晉卿以韓馬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置易顏書。朱巨川告於余。劉以硯山一石

易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爲有韓馬戴牛。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旣作歌云。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余作歌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尙。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瑞錦扶蘭茝。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沈著。退舍還師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絨機僞謬各臣妾。未觀堂堂筆中王。袖間澀縮氣如線。淨几明牕謾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卽吳幣當火葬。傾心妙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卽護持。未肯充饑謬爲馵。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余答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問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裹弊帷。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武士後列肅大劍。宮女旁侍翠修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唇反法定饑。世人見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卻緣顧筆在漣漪。時初報余得梁武帝象。此象今在仲忽處。

魏泰字道輔。在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鶴如生。智永真草歸田賦。奇物也。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數行。云筆勢凶險是也。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真。

蘇洵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枝。耆字國老題爲閣令畫。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呪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其子居金陵與王荆公連袂。陳元與帥金陵。余託訪之。云久爲一貴人取去。竟不知誰何。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余託購乃自取之。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彙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蠶絹。徐熙絹或如布。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爲硬。絹抵之。卻於不破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卻以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絹素百片必好畫。文製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則蘇也。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指又堅紉也。溼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煙炷。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旣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五百千矣。其他常筆固多也。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閣立本。太宗步箭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畫。意在寶惜。然貼絹背。著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卽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黏補不成也。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閣物也。

檀香辟溼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卻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繫。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旣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溼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旣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巖巖如恆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王鞏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爲王右丞矣。趙叔葢伯充處有摹本。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於蔣長源。凡去

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挂。森森如坐竹下。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及收鍾王迹甚多。未得見。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迹。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確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於文房書畫者。

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畫皆精。過於當時西昇經。馮京嘗世託王定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背四五分透。別裝作一卷。

道士牛戩。筆墨蘼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婿。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賣處買得畫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

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趙叔盎收張璪松石一軸。李公焯家物。已破廢不可重背。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尙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尙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尙青。仲尼曰。吾般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般制。般水德。故尙元。元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尙赤。用赤幘。舜土德。尙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鄒極大夫有之。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峯。有清趣。師董源。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描山水一軸。唐韓幹闔于闔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賦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

發蹄挽蹄以風迅。鬚隆顛以孤起。耳鳳聳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闔闔下而輕噴。低驚羣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熟。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吝。豈肯浪逐首屑之坡。蓋當下視八坊之駿。高標雄跨而獅子攘羶。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靡格頽。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坏。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偉棗抹粟。袞肉脣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偷盧噉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馳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冗仗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裏。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又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王維也。劍門關圖雪景。五代筆也。又有唐畫山水雙短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裴堂畫富豔有生意。趙叔盎亦有一軸。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鸚鵡。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叢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貓兒。余惡畫貓。數欲剪去。後易研與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狸貓顛勃荷。甚工。

薛紹彭道輔。有花下一金盆。益勞鴉鳩。謂之金盆鴉鳩。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鱸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馬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綬。馬有翥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唐人輒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篋。所以裹帽則必用篋子約髮。客至。卽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幘頭巾子中。篋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旣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篋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無則爲無禮。不知今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古徐州。

境。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著。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著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輟。裴曰襪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也。

又有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爲率。云惟永建元年秋七月饗。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掾重造。記初瑞象麟鳳。其銘辭曰。漢威德中興。卽政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月季春。爰易立碑石。順禮典文。九九度數。萬世常存。又一云。天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巍巍。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聞愆來善。明明我君。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翹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忠厚方周德。坐想訐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邦既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鷗。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於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蘇耆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如凝脂。天男相畫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不幸。

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於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師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師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鑽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圓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余常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晝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之緣飾釋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

名山。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爲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鑿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不入清玩。

李文定孫奉世。子孝端。字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著色畫二軸。三幅山水。周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木石岸茅亭溪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於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峯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蹤。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其如此之細且工。雖太密茂。

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也。

維陽張狀元師得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字茂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真佳作也。黃峯六幅著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熙鱖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關同巖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董源峯頂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迴。率多真意。

巨然明潤鬱葱。最有爽氣。礬頭太多。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後一年余於畢相孫仲荀處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摹去。乃夔玉所購。上有之美印記。

趙叔盎云。線編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刀刺標中開絲縷間。套挂標後。卷卽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服舟製非近古。人所惜不全也。

畢仲欽家有荆浩山水一軸。

畢仲游家有六幅關同畫。

王欽臣長子有六幅關同古本。特奇。董源四幅。真意可愛。

刁約家有董源霧景四幅。

林虞家有王維六幅雪圖。董源八幅。李成雪圖。

余家收紙本曹不興畫如意輪一軸。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揚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卽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閣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攜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鏤。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

晨一羣贖子所咬。是何氣象。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潁守本者。置在齋龕不攜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謹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潁簽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摹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染絹作溼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西山十二真君。亦其次。題爲閻立本。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蟲透背。二葉著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錢世京家謝靈運盤足坐像。亦奇古。

高公繪家古花二枝。百破碎。無名。在徐黃上。自余家往。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綴作柱。天高半峯。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沈謫秀日見之。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

畫說

〔宋〕羅大經撰

〔作者小傳〕

羅大經。廬陵人。字景綸。晉登第。爲容州法曹掾。著有鶴林玉露。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此亦未知道妙云爾。唐皇令韓幹觀所藏畫馬。幹曰。廐馬皆師。李伯時過太僕卿廐舍。終日縱觀御馬。至不暇與客談。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白爾超妙。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下筆生馬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胸有全馬。故自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描摹也。曾雲巢无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問有所傳乎。无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无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華光梅譜

〔宋〕釋華光撰

〔作者小傳〕

墨梅始自華光。嘗植梅數本。每花放時。輒移床其下。吟詠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窻間疎影橫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凌晨視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得其三昧。標名於世。山谷見而美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往往士大夫有索。數年而未下筆者。有不求而自得者。華光每寫時。必焚香禪定。意適則一掃而成。人或戲之曰。昔王子猷愛竹。何癖於梅。華光正色曰。其趣安輕重哉。聞者蕭然。及其臨老。縱心筆墨。愈作愈高。子時宗寫六人。補之亦在其列。當時名公巨卿。詩詞褒美。不下數千首。而公平日所作一千二百餘本。逮其在西時。獨留披風帶露几案。與山谷最爲絕筆。

口訣

梅傳口訣。本性天然。下筆有力。最莫遷延。醮墨濃淡。不許浪傳。起筆縱逸。曲徑垂欺。仰如秋月。曲似彎弓。轉如曲肘。直似箭邊。老如龍角。嫩似釣竿。拈如丁折。條似直弦。嫩梢忌柳。舊梢若鞭。弓梢鹿角。下筆忌繁。枝無十字。舉花大錢。鬧處其鬧。閑處其閑。老嫩依法。新舊分年。棄條無事。勁梢指天。枯如蒼眼。一刺兩連。枯梢多刺。黎稍是焉。梢如鐵戟。花無十全。花有重犯。枝分后先。花分錢眼。鬚是虎髯。花有六六。泣露含煙。如愁如語。傲雪凝寒。

大放小放。正偏側偏。大偏少偏。移春朝元。羞容背日。骷髏笑顏。離披側謝。先春狀元。背萼五點。正萼一圈。喉春向陽。蓓蕾珠聯。左偏右偏。護寒衝煙。藏春放白。蝴蝶蜂先。披風帶蒂。萼取其圓。一開一謝。花欲大然。正鬚排七。一鬚爭先。吐三背四。切忌圈繁。造無盡意。只在精嚴。斯爲標格。不可輕傳。

取象

梅之有象。由制氣也。花屬陽而象天。木屬陰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別奇偶而成變化。蒂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極。故有一丁。房者華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點。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葉。鬚者花之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莖。謝者花之所自究。復以極數。故有九變。此花之所自出。皆陽而成。數皆奇也。根者梅之所自始。象以二儀。故有二體。木者樛之所自放。象以四時。故有四向。枝者梅之所自成。象以六爻。故有六成。梢者梅之所自備。象以八卦。故有八結。樹者梅之所自全。象以足數。故有十種。此木之所自皆陰。而成數皆偶也。不惟如此。花正開者。其形規有至圓之象。花背開者。其形規有至方之象。枝之向下。其形規俯。有覆器之象。枝之向上。其形規仰。有載物之象。於鬚亦然。正開者有老陽之象。其鬚七。謝者有老陰之象。其鬚六。半開者有少陽之象。其鬚三。蓓蕾者有天地未分之象。體鬚未形。其理已著。故有一丁二點者。而不加三點。天地未分。而人極未立也。花萼者天地始定之象。故有所自而取象。莫非自然而然而也。識者當以類推之。

一丁 其法須是丁香之狀。貼枝而生。一左一右。不可相並。丁點須要端摺有力。無令其偏。丁偏卽花偏矣。是故詩有曰。丁點須端摺。安排不要偏。丁偏花不正。難使葉如錢。

二體 謂梅根也。其法根不獨生。須分爲二。一大一小。以別陰陽。一左一右。以分向背。陰不可加陽。小不可加大。然後爲得體。故詩曰。根莫與獨發。獨發則成孤。二體強同勢。開源有放殊。

三點 其法貴如一字。上闊下狹。兩邊者。連丁之狀。向兩角。中間者。據中而起。蒂萼相接。不可不相接。接不可斷續也。故詩曰。三點加丁上。舉房自此全。落毛銜斷却。帶萼不相連。

四向 其法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有自右而左者。有自左而右者。須布左右上下取焉。

五出 其法須是不尖不圓。隨筆而偏分折。如花開七分。則全露。如半開。則見其半。正開者。則見其全。不可無分別也。

五萼 其法須分別。圓尖要識中。隨花成上下。掩映莫相同。

六枝 其法有偃仰枝。覆枝。從枝。分枝。折枝。凡作枝之際。須是遠近上下相間而發。庶有生意也。故詩曰。六位須分別。毋令寫處同。有人能識此。何必覓春工。

七鬚 其法須是勁。其中莖長而無英。側六莖短而不齊。長者乃結子之鬚。故不加英。噉之味酸。短者乃從者

之鬚。故加英點。噉之味苦。詩曰。舉鬚如虎鬚。七莖有等殊。中莖結青子。六短就成虛。

八結 其法有長梢、短梢、嫩梢、疊梢、交梢、孤梢、分梢、怪梢。須是用木而成。隨枝而結。若任意而成。無體格也。

九變 其法一丁而蓓蕾。蓓蕾而萼。萼而漸開。漸開而半折。半折而正放。正放而爛漫。爛漫而半謝。半謝而蒼酸。詩曰。九變如終始。從丁次第開。正開還識謝。飄落委蒼苔。

十種 其法有枯梅、新梅、繁梅、山梅、疎梅、野梅、宮梅、江梅、園梅、盤梅。其木不同。不可無別也。詩曰。十種梅花木。須憑墨色分。莫令無辨別。寫作一般春。

三十六病。枝成指撚。落筆再填。停筆作節。起筆不顛。枝無生意。枝無後先。枝老無刺。枝嫩相連。落花多片。畫月取圓。樹老花繁。曲枝重疊。花無向背。枝無南北。雪花全露。參差積雪。寫景無景。有煙有月。老幹墨濃。新枝墨輕。過枝無花。枯枝無蘚。挑處捲。圈花太圓。陰陽不分。賓主無情。花大如桃。花小如李。弁條寫花。當材起葉。樹輕枝重。花併犯忌。陽花犯少。陰花過取。奴花並生。二本並舉。

補之總論 木清而花瘦。梢嫩而花肥。交枝而花繁。纍纍分梢而萼疎。藥疎。一爲樹。二爲體。三爲梢。長如箭。短如戟。宇宙高而結頂。地步窄而無盡。若作臨崖傍澗。枝怪花疎。只欲半開。若作疎風洗雨。枝閑花茂。只看離披爛熳。若作披煙帶霧。枝嫩花茂。只要含笑盈枝。若作臨風帶雪。幹老枝稀。只要墨撥。淡蕩花閑。若作停霜映日。

森空峭直。只要花細香舒。學者須要審此。梅有數家之格。或有疎而嬌。或有繁而勁。或有老而媚。或有清而健。豈有類哉。有生山岑者。有生山谷者。有生籬落者。有生江湖者。其枝疎密長短有異。不可不推。

華光指迷 凡作花萼。必須丁點端楷。丁欲長而點欲短。鬚欲勁而萼欲尖。丁正則花正。丁偏則花偏。枝不可對發。花不可並生。多而不繁。少而不虧。枝枯則欲其意稠。枝曲則欲其意舒。花須相合。枝須相依。心欲緩而手欲速。墨須淡而筆欲乾。葉須圓而不類杏。枝欲瘦而不類柳。似竹之清。如松之實。斯成梅矣。

補之答問 或問曰。鬚不下數十莖。今寫其七何也。公曰。花鬚少者。梅稟少陽之氣。而成霜露之姿。偶獨發其七耳。或又曰。花或有六出者。今獨寫其五葉。豈有說乎。公曰。四出者。六出者。謂疎梅。乃村野人接之荆棘樹上。今或雜而受氣不清。使其然乎。獨五出者。稟中和之氣。有自然之性。故寫者取此棄彼。或曰。信矣。梅爲木不。公又曰。梅爲木。不下一二丈。今人作圖障。纔數花。梢根皆具。而有加山坡水石之類。豈不失其本真乎。

梅有四病。疊花如品字。文枝如又字。交木如極字。結梢如彗字。枝小有花多。花少則不繁。枝細嫩而不怪。枝多花少。言其氣之全也。枝老花大。言其氣之壯也。枝嫩花細。言其氣之微也。梅有高下尊卑之別。有大小貴賤之辨。有疎密輕重之象。有間闊動靜之用。枝不得並發。花不得並生。眼不得並點。木不得並接。枝有文武。剛柔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對。條有父子。長短不同。葉有夫妻。陰陽相應。其木不一。當以類推之。

畫繼

〔宋〕鄧椿撰

〔作者小傳〕

鄧椿。名世子。官至郡守。祖洵。武嘗知樞密院。其時最重畫學。椿以家世聞見。作畫繼一書。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而作故名。又名世所著古今姓氏書辨證。椿哀次之。父子相繼。用力尤多。故較他姓氏書特精核。

雜說論遠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云乎。難者以爲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畫紀詠。考究無遺。故於羣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爲精嚴。元章心眼高

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墻。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爲直幹。則千丈之姿。於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辦。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予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苦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不語。聞者豈可輕議。嘗考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闐噀。予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倣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同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爲歐陽爛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尙注辛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爲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貶。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爲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於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十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寶也。

論界畫法度繩尺

〔宋〕鄧椿撰

〔作者小傳〕詳前

近世湯賚臣言。世俗論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况筆墨硯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斯言頗足爲式。至謂界畫於唐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是眼光有未到耳。如昌黎所稱。趙侍御品格。卽恕先有所不逮也。湯又稱趙集賢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子昂此言。不可忽矣。

又考郭忠恕爲屋木樓觀。上折下算。與諸匠本法略不相背。其氣勢高爽。戶牖深祕。前人謂其盡合唐格。則斯事之莫備於唐。有無庸一語撇卻者。况如貞觀初。東蠻謝元深朝。冠烏能皮冠以入。閣立德等奉敕成圖。蠻邸交集。王會森嚴。陰羽鳧旌。繁露措珽。外臺陳幣。中臺受贄。亦奔張於四隅。主東方者衣青。主西方者尙白。青馬、黑嶽、鮑音酌胡地飛鼠、犬、盧牛、鸞凰、孔翠、黑豹、黃熊、色色精絕。珠璣、玳瑁、龍角、文犀、各因方物以獻。望之奚啻如茶如火。安得以唐代無作者概之。湯氏不知何由作此謬語。余爲摘而刺之。使後人知不可輕率立言如此。

郭若虛記芍藥圖。五本一卷。爲徐崇嗣所作沒骨圖。崇嗣熙之孫也。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但取其濃麗生
態以定品。蔡君謨題云。前世皆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趙昌輩倣之。郭氏又謂。崇嗣亦遇興偶
作。後來未必皆廢筆墨。趙昌亦非全無筆墨。惟定本臨摹。多尙傅彩。此又吾所弗爲耳。推郭氏意。爲崇嗣極力
獎借。近來士夫亦有效之者。

山水純全集

〔宋〕韓純全撰

〔作者小傳〕

韓拙。南陽人。字純全。案圖繪寶鑑。作字全翁。非是。全翁爲其晚年署款也。號琴堂。宣和畫院祇候。善山水及窠石。

序

夫畫者。伏羲氏畫八卦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時。有史皇蒼頡生焉。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蒼頡因而爲字。相繼相更。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敘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古云。畫者畫也。益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千里在掌。豈不爲筆移造化者哉。自古迄今。賢明上士。雅好之術。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予世業儒。縉名薄宦。賦性疎野。惟志所適。慕於畫。探前賢之模範。究古今之糟粕。自幼而嗜好。至今白頭。尙孳孳無倦。惟思學之日短。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耶。唐右相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詩云。當時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於千

變萬化。像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識。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凡俗之徒。忽略茲道。爲名而學。其論廣博之流。惟恐淺陋也。彼孳孳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道殊塗爾。彼安足與言之。愚集山水人物。已爲山水。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華藻。亦使後學之士。頓爲開悟。因述十論以附於後。時宣和歲在辛丑季夏月十八日也。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傍有輔峯。叢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而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面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也。卑小尖者。扈也。小而衆山歸叢者。名羅圍也。言襲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暎也。一山爲仵。小山曰岵。大山曰垣。岵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嶧山者。連而絡繹也。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翠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頂衆者。山顛也。岩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蟾

者。如韓帳也。言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也。言絕景者。連山斷絕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帖。無草本者。謂之坡。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礪。土有石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壑。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嶮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闊漫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村落。蕪鋤。旅店。山居。宦官。行客之類。西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江村。漁市。水邦。山閣之類。但加稻田。漁樂。勿用車盤。駱駝。要知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暝漠。野水隔而髣髴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爲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有諸山名。雖得名。卽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由下增疊。分布相輔。以畀次尊。各

有順序。又不可大實。仍要嵐霧銷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爲衣。以草木爲毛髮。以煙霞爲神采。以景物爲粧飾。以水爲血脈。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採合虛浮。自爲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爲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蘊奧者。誠可與論也。彼嗟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爲戲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有山上水曰湜湜。謂出於高陵。山下有水曰潺湲。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曰湍。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岩石間有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巖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灑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瀆騰沸。噴濺漂流。雖龜鼈魚鼈。皆不能容也。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邀。方圓四折。交流四會。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淙者。衆流攢衝。鳴湍疊瀾。噴若雷風。四面叢流。謂之淙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漂急如箭。舟不停者。破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流也。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

夜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煙霞鎖隱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河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涼。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煙渚。皆水中人可住。而景所集也。至於漁灘鴈渚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况水爲山之血脈。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爲佳也。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叢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蒼逸健硬。筆迹堅重。或麗或質。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行筆。高低暈杏。悉由於用墨。此乃畫林木之格要也。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迹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混而肥。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苟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迹斷者。無筋也。墨而質朴。失其真也。墨微而怯弱。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貴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脈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用度。以木貴蒼健老硬。其形甚多。或聳而迸枝者。或曲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

醉人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又若怒龍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坡側倒起。飲於水中。或巖峻倒崖。而身復起。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岸倒起之木。其根起。出拔土外。狂而且逆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傍逆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務要竅竅空耳。且松者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槩。高上盤於空。勢鋪霄漢。枝逆而覆。掛而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周而不比。荆浩曰。成材者。氣概高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而腰曲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右丞曰。松不離於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爲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柏下叢生。要老逸而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紋。棘多枝葉。節眼嵌空。勢若蛟龍。身去復回。蕩迭縱橫。乃古柏之狀也。幼柏者。葉密枝逆。梢聳拔也。檜者。松身柏皮。會於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散而不定。古檜之體也。餘種羣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柳。形儀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要豐茂而蔭鬱。至於寒林者。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伴和爲之。故得幽韻之氣清也。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煙嵐映帶。誠爲咸熙深得乎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謂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謂枝枯而葉槁也。其有林巒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有林麓者。山脚下林木也。林迴者。遠林煙暝也。大要不

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無衣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少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者。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礮頭菱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墨堅實。凹深凸淺。皴拂陰陽。點均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且言盤石者。平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巖嶮。有崖岩嵯峨者。有怪石崩塌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崒吼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皴紋多端也。有披蕪皴者。有點錯皴者。或斫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紋者。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十里遠。况石爲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論也。

論雲霞烟靄嵐光風雨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愚夷。弁日揜空。渺渺無拘。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逐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其勢陰鬱。濃淡鬢鬚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黯。亦其玄溟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

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爲煙。重而爲霧。浮而爲靄。聚而爲氣。其有山嵐之氣。煙之輕者。雲捲而靄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煙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靄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寒雲。有暮雲。雲之次爲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煙。有晨煙。有暮煙。有輕煙。煙之次爲靄。有江靄。有暮靄。有遠靄。雲霧煙靄之外。言其靄者。東曙曰明靄。西照曰暮靄。乃早晚一時之氣暉也。不可多用。凡雲霞煙靄之氣。爲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於此。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迹。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霽。雪色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其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暗物而輕也。地氣昏而天不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風而雨之爲霾。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爲噎。言無分於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也。霏雪之流。至於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鸞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窮天理之奧。掃風雪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約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僞俗。貴純雅而幽閑。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叟漁父輩體貌不同。切觀古之山水中人物。殊爲閑雅。無有僞惡者。近之所作。往往僞俗。殊乏古人之態。言橋約者。通船曰橋。約者以橫木渡於溪澗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傍無小谿。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於山掩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所用。唯古堞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橫抱幽谷。深崑峭壁之處。唯酒旆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菱廣水處。可畫漁市。漁灤。及捕魚。採菱。曬網之類也。言舟船者。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爲艇。隱逸所乘曰船。或插以網罟。或旋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作棚模者。遊船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謂之相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遊。翠陌。競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坦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憩歇。水閣。亭軒。避暑。納涼。翫水。浮梁。浴鶴。江滸。曉汲。涉水。過渡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衣舂。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慘冽。遊宦。雪筇。寒人。驟轡。連糧。雪江。渡口。寒郊。雪臘。履冰之類也。若水野之間。春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鴻鵠鷗鷺。秋畫征鴻羣鷺。冬宜畫以落鴈鳴鴉。今各舉其大槩。

耳。若能知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爲畫之質勝也。嘗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荆浩採二賢之能。以爲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卽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豫在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皆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循卑昧乎格法之大。動作無規。亂推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纏縛。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腕弱筆癡。取與全虧。物狀平扁。不能圓混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愚又論一病。謂之確病。筆路謹細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

探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華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眞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麓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大麓。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眞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荆山之姿而爲美。驂騮驥驥。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驂騮驥驥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蹟奧。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於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儻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

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操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格。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以識別。良由此也。惟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其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真率而閒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不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譬如君子歟。顯其迹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由小人歟。以浮言相胥。以矯行相尙。近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媚諂以自合。勞詐僞以自蔽。旋爲交構。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儻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夫彼。非所以能別識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饒不谷。三

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不可不採覽焉。畫有真可傳於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譽過於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豈可擇於冠蓋之譽。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脫洒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真巧密者。鮮鑿矣。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於文史。放思於圖書。每燕思之餘。多戲以小筆散之於公卿之家多矣。嘗蒙青眼左顧。每閱畫必見召而同觀之。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偶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寬之作。如面前真列。峯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之跡。真一文一武也。余嘗思其言之當。真可謂鑒通骨髓矣。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其優劣。明其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哉。畫不遇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不亦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皆從格法。聖朝以來。李成、郭熙、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於此乎。按畫譜。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山水專門。頗得意趣。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畫。先澀墨。縑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爲之。浩介乎

二者之間。則人與天成兩得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顛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暝。飢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留真蹟。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絕少。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渥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爲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閑餘暇。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脩術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真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爲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謾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僞以勞

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爲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闢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已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廣川畫跋

〔宋〕董道撰

〔作者小傳〕

董道。東平人。字彥遠。靖康末。官司業。有廣川藏書志。廣川詩故等書傳世。

論畫水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巒岸谷。煙雲水石。可以縈帶掩連見之。至水。則便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宏隆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誇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文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位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水紋平漫隱起。若流動。滾滾不息。其後有梯升而崇者。知壁爲隆。爲窪。隨勢爲水。以是銜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創意作。薄澗浚原。平波細流。渟爲激澗。引爲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槩。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人水也。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失。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

版水紋。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濶。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侈池中耳。故知汪洋涵蓄。以滔沒爲平。引脈分流。以澹淡爲勢。至於聚爲滄瀾。散爲滄澗。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元畫概述

元以蒙族入主中原。御宇凡八十餘年。因宗教文化俱與漢族有殊。故人民心理遂變。繪畫受其影響。亦頓呈特殊之象。蓋宋代繪畫因受理學之陶冶。重理想。講筆墨。已開文人寄興畫之端。入元以後。一班氣節之士。咸不甘爲異族之奴隸。遂多藉筆墨以抒其抑鬱之情。於是所謂文人畫之畫風乃大昌。非以寫愁。卽以寄恨。所作不必有其對象。憑意虛構。用筆傳神。非但不重形似。不尙真實。乃至不講物理。純於筆墨上求神趣。各表性靈。極不兢兢以工整濃麗爲事。且當時朝廷雖有畫局使之設置。待遇畫士已遠不如宋代之隆。抑世風推移自有其必然歟。

山水畫元初以錢選、趙子昂爲巨擘。然二人者俱兼精人物、花鳥。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雪川人。山水師趙大年。人物、法李伯時。花鳥學趙昌。並皆精妙。趙子昂名孟頫。號松雪。本宋宗室。入元拜翰林學士。真行篆隸。妙造古人。山水、木、石、花竹、人馬。無不精絕。雖然。二家之作。尙不脫南宋院體之餘緒。惟其勢已衰。究不敵水墨渲淡一派之風靡當代。初則高克恭名重一時。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官至刑部尙書。初學二米。後法董巨、李成。造詣絕深。又善墨竹。神趣不減文同。其後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相繼崛起。號稱元季四大家焉。黃公望字子久。號一

峯。又號大癡。常熟人。山水師董巨。晚年自成一派。嘗居富春山。領略江嵐之秀。後遷常熟。闕虞山朝暮之變。得於心。形於筆。故所作千丘萬壑。重巒疊嶂。筆勢雄偉。愈出愈奇。不愧爲元季四大家之領袖。王蒙字叔明。湖州人。隱於黃鶴山。因號黃鶴山樵。善詩文。好寫山水。初受趙松雪指授。繼乃汎濫唐宋名家。以王維、董源爲宗。縱逸多姿。筆精墨妙。生平不用絹素。惟於紙上寫之。其得意之作。嘗用數家皴法。煙靄微茫。徑路迂迴。能曲盡山林幽致。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山水不着色。亦少點綴人物。枯木、平遠、竹石。以天真幽淡爲宗。世稱逸品。吳鎮字仲圭。號梅道人。山水師巨然。墨竹法文同。俱臻妙品。爲人抗簡孤潔。雖勢力不能奪。此四家者。皆能集古人之長。而不泥古。以簡逸之韻。勝前代工麗之作。堪爲元代山水畫之代表。他如朱德潤、方從義等。雖亦各有專長。並有世譽。要已入第二等矣。

人物畫至元代。作風已不復注意莊嚴。蓋已不爲規勸禮拜之用。其取材都轉爲高逸之史實。如淵明把菊、劉伶荷鋤等故事。而以逸筆出之。就其著者言。前有趙子昂、錢選。俱宗法龍眠。後有郭敏、武元直、張遠、沈月溪、丁野夫等。各負時名。然就一般而論。人物畫之氣運日下。不可力挽。無復前代之隆盛矣。

元代之花鳥畫與山水人物畫情形迥異。蓋終元之世。猶承黃筌、趙昌之宗派。競尙工麗。名家首推錢舜舉。次則王淵。淵字若水。號滲軒。錢塘人。得趙孟頫指授。花鳥竹石天機溢發。肖古而不泥古。又擅以墨作花。當時稱

爲絕藝。尙有沈孟堅、陳琳、李仲仁、邊武、林伯英、謝祐之等。亦皆以善花鳥名。一般類多工麗之作。宛若不受時代潮流所激盪者。實則因宋代花鳥畫極盛。其餘勢尙能左右元人之心理故也。至若歷落自放者。則多習水墨寫蘭竹自娛。不在花鳥畫中別開蹊徑耳。

元人善墨竹者甚多。要以李衍、柯九思爲最。李衍字仲賓。號息齋。畫師文同。所作用意精深。天趣冥會。且仲賓嘗使交趾。深入竹鄉。故於竹之形色情狀。辨析尤精。在元代寫竹家。足稱山斗也。著有竹譜一卷。見本書。相傳同時有張遜者。亦善墨竹。一旦自以爲不及仲賓。卽棄去而改用鈎勒法云。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天台人。墨竹亦師文同。惟所作多儷以古木。煙梢霜樾。與叢篠相映。頗有奇趣。論者謂與可後一人。他如劉敏善、葛達、張衡、楊維翰、宋敏、管夫人等。或瀟放絕俗。或韻度清幽。皆有可觀。

綜觀元代畫家。大多寄興之作。而純受文學化。至其作風之簡淡高古。又能一變宋格而啓明清二代南宗畫之大輅。蓋元人能集古人之長而融洽己意。故視其筆墨。要無不有其來歷。然亦不能明指爲何家。論者謂學古入化。惟元人能之。觀當時各家之作品。洵不虛也。

至於論畫之作。專尙氣韻神趣。且都主張用書法入畫。蓋亦當時畫風益趨於文學化有以使然也。

息齋竹譜

〔元〕李衍撰

〔作者小傳〕

李衍，蘄丘人，字仲賓，號息齋道人。拜集賢殿大學士，追封蘄國公，謚文簡。畫竹師文同，木石得王維高致，兼善畫青綠設色。嘗使交趾，深入竹鄉，於竹之形色情狀，辨析精到，作畫竹墨竹二譜。凡黏幀繡絹之法，悉備云。

自序

予昔見人畫竹，嘗從傍窺其筆法，始若可喜，旋覺不類，輒歎息捨去，不欲觀之矣。如是者凡數十輩。後得澹游先生所畫，迥然不同，遂願學焉。已而溯求其源，澹游本學於乃翁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是時初聞湖州之名，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從喬仲山秘書觀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疑澹游差不逮也。甚欲取以爲法，而無自得之。或云黃華雖宗文，每燈下照竹枝，摸影寫真，宜異乎常人之爲者。澹游特括讀父書而已，不必學也。予深以爲然。又念東坡山谷二公，泊宋金兩朝名士，贊美文湖州之筆，與造物比，尤以不卽快覩爲恨。至元乙酉來錢塘，始見十餘本，皆無足起予者。妄謂蘇黃之評，幾於私其交親，後賢未免隨聲附和，要當以黃華澹游定優劣耳。邂逅友人王子慶，極談茲事。子慶曰：君特未見真蹟，前輩不輕推許也。予曰：近屢見之矣。大書題

識。寧盡僞耶。子慶曰。非僞而何。予茫然自失。猶疑子慶立論之偏。漫詰之曰。若嘗見中州黃華老人所作。子慶曰。黃華之作。吾固未見。湖州之作。君亦未之見也。何能決是非。府史某人者。藏本甚真。明日借來。以自定其品第可乎。越宿。子慶果攜過。余則一幅五挺。濃淡相依。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具姿態。曲盡生意。如坐渭川淇水間。方以前輩議論爲無愧。黃華誠有取乎此。而照影之語未詳。自悔聞見寡陋。若子慶之博識。不可及也。屬以善價致之。猶僅用油紙臨摸。持歸維揚。明年四月重來。或出此見售。遂酬以二十五券。欣然慰滿平生矣。自是連得三本。悉棄故習。壹意師之。日累月積。頗似解悟。好事者往往徵索。流布漸廣。謬相許可。獨鮮於伯機謂以墨寫竹清矣。未若傳其本色之清且真也。強余用墨竹法加青綠畫成。雖粗可觀。終非合作。將復討論其說。而俗工咸不足問。追尋近古。得王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摸勒。失真。又得蕭協律筍竹圖。絹素糜潰。筆踪慘淡。方謀對本臨做。偶故人劉伯常過。余曰。吾舊藏李頗叢竹圖已久。知君酷好。輒以爲贈。二圖俱宣和故物。後來無出其右者。於是又得畫竹法。蓋自唐王右丞。蕭協律。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筌父子。崔白兄弟。及吳元瑜。以竹名家者。繼數人。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協律雖傳。昏腐草辨。夢休疎放。流而不反。自屬方外。黃氏神而不似。崔吳似而不神。惟李頗形神兼足。法度備該。所謂懸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墨竹亦起於唐。而源流未審。舊說五代李氏描窗影。衆始效之。黃太史疑出於吳道子。迨至宋朝。作者寔盛。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空。燭火俱息。黃

鐘一振。瓦釜失聲。豪雄俊偉如蘇公。猶終身北面。世之人苟欲遊心藝圃之妙。可不知所法則乎。畫竹師李。墨竹師文。刻鵠類鶩。余知愧矣。幸際熙朝。文物興起。生輦轂之下。齒薦紳之列。薄官驅馳。辱徧交賢士大夫。講聞稍詳。且竭餘力求購數年。於墨竹始見黃華老人。又十年始見文湖州。又三年於畫竹始見蕭李。得之如此其難也。彼窮居僻學。當何如耶。退維嗜好迂疏。久乃彌篤。天成其志。行役萬餘里。登會稽。歷吳楚。踰閩嶠。東南山川林藪。游涉殆盡。所至非此君者。無與寓目。凡其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聚榮枯。老稚優劣。窮詎熟察。曾不一致。往歲仗國威靈。遠使交趾。深入竹鄉。究觀詭異之產。於焉辨析疑似。區別品彙。不敢盡信紙上語。焦心苦思。參訂比擬。嗒忘予之與竹。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求一藝之精。信不易矣。詞賦爲雕篆。必非壯夫。爾雅注蟲魚。安能磊落。區區繪事之末。固應獻笑大方之家。以予夙性好之樂之。積習成癖。尙恐世有與余同病者。去古寢遠。未得其傳。悉取李頗文湖州兩家成法。寫予疇昔用力而得之者。與夫命意位置。落筆避忌之類。一一詳疏卷端。無所隱秘。庶幾後之君子。一覽靡遺憾焉。

畫竹譜

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螭腹蛇跗。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

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坡公尙然。况後生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躡等。放弛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真積力久。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邪。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類。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若遽放逸。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粘幘繫絹。本非畫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見附於此。

粘幘先須將幘幹放慢。靠墻壁頓立平穩。熬煮稠麪糊。用椀刷刷上。看照絹邊。絲縷正當。先貼上邊。再看右邊。絲縷正當。然後帖上。次左邊亦如之。仍勿動。直待乾。微木楔楔緊。將下一邊用鐵線密縫箭桿許一杖子。次用麻索網羅綳緊。然後上繫。畢。仍再緊之。

繫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久。則破裂。須紫色膠爲妙。春秋。隔宿用溫水浸膠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夏月則不須隔宿。冬月則浸二日方開。別用淨

磁器注水。將明淨白礬研水中。嘗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濕難落墨。仍看絹素多少。斟酌前項浸開膠水相對合。得如淡密水。微溫黃色。若夏月膠性差慢。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用刷上絹。陰乾後落墨。近年有一種油絲絹。並藥粉絹。先須用熱皂莢水刷過。候乾依前上礬。

一位置。須看絹幅寬窄橫豎。可容幾竿。根稍向背。枝葉遠近。或榮或枯。及土坡水口。地面高下。自意先定。然後用朽子朽下。再看得不可意。且勿著筆。再審看改朽。得可意。方始落筆。庶無後悔。然畫家自來位置爲最難。蓋凡人情好才品。各各不同。所以雖父子至親。亦不能授受。况筆舌之間。豈能盡之。惟畫法所忌。不可不知。所謂衝天撞地。偏重偏輕。對節排竿。鼓架勝眼。前枝後葉。此爲十病。斷不可犯。餘各從己意。衝天撞地者。謂梢至絹頭。根至絹末。阨塞填滿者。偏輕偏重者。謂左右枝葉。一邊偏多。一邊偏少。不停勻者。對節者。謂各竿節節相對。

二描墨。握筆時。澄心靜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然後落筆。須要員勁快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癡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准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剝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聯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具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畫矣。

三承染。最是緊要處。須分別淺深。翻正濃淡。用水筆破開。忌見痕迹。要如一段生成。發揮畫筆之功。全在於此。若不加意。稍有差池。卽前功俱廢矣。法用番中青黛。或福建螺青放盞內。入稠膠殺開。慢火上焙乾。再用指面旋點清水。隨點隨殺。不厭時多。愈殺則愈明淨。看得水照著中。蘸筆承染。嫩葉則淡染。老葉則濃染。枝節間深處則濃染。淺處則淡染。更在臨時相度輕重。

四設色。須用上好石綠。如法入清膠水研淘。作分五等。除頭綠粗惡不堪用外。二綠三綠染葉面。色淡者名枝條綠。染葉背及枝榦。更下一等極淡者。名綠花。亦可用染葉背枝榦。始初破籜新竹。須用三綠染。用石青花染老竹。用藤黃染枯竹。枝榦及葉梢筍籜皆土黃染。筍籜下斑花及梢上水痕。用檀色點染。此其大略也。若夫對合淺深。斟酌輕重。更在臨時。

調綠之法。先入稠膠研勻。別煎槐花水相輕重。和調得所。依法濡筆。須輕薄塗抹。不要厚重。及有痕迹。亦須嵌墨道過截。勿使出入不齊。尤不可露白。若遇夜。則將綠盞以淨水出膠。明日更依前調用。若只如此。經宿則不可用矣。

五籠套。此是畫之結裏。尤須縝密。設色乾了。仔細看得無缺空漏落處。用乾布淨巾著力拂拭。恐有色脫落處。隨便補治勻好。葉背外皆用草汁籠套。葉背只用淡藤黃籠套。

草汁之法。先將好藤黃浸開。螺青汁看深淺對合。調勻使用。若隔夜。則不堪用。若暑月。則半日即不堪用矣。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蠶頭。蠶頭下正根謂之筍。又名筍。旁引者謂之邊。或謂之鞭。節間乳贅而生者。謂之須。傍根生時。謂之行邊。邊根出筍。謂之偽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蟬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鑽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挺然者。多筍。筍初出土者。謂之萌。又名蕊。又名簞。又名竹胎。稍長謂之芽。漸長名苗。又名箬。又名子。又名苞。又名菌。過母名籊。音別稱曰籊龍。曰錦綉兒。曰玉版師。節葉謂之苞籊。又名箬。解籊謂之箬半。筍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籊。方為成竹。竹幹謂之竿。竿中之水結而膏曰黃。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篔。刮下青皮謂之筍。火燒謂之篔。火燒出汗謂之瀝。竹之節曰筍。竹列謂之筍。竹葉謂之箬。竹葉下垂曰筍。竹枝謂之天帝。竹花謂之管。又名華草。又名籊。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筍。竹枯換根謂之筍。竹枝謂之筍。積竹曰攢。批條曰篔。編而為瓦曰籊。殺青而尺截曰簡。聯簡曰策。斲而為版曰牒。音竹貌謂之翁。竹聲謂之劉。竹色謂之蒼篔。竹態謂之嬋娟。竹深謂之籊。竹得風其體天屈謂之笑。生而曲曰卷。弱曰籊。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

晦。一一樣態。如風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序。根幹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成。壯老榮枯。風雨疾乍。各依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抑亦可見其梗概。用資初學。不爲達者設也。（按圖譜已失傳不可考見）

竹根二種。凡散生之竹。先一年行根而敷生。次年出筍而成竹。叢生之類。不待行根而頻年出筍成竿。然須至次年方成枝葉也。

一散生之竹。根皆橫生而長。如筍竹、淡竹、甜竹、描頭竹、白竹、篠竹、水竹、筋竹、筴竹、簕竹、浮竹、江南竹、雙葉竹、鳳尾竹、龍鬚竹、寸金竹、雪竹、篠竹、簾竹、籬竹、廣竹之類是也。

一叢生之竹。根皆叢生而下短。如苦竹、慈竹、簧竹、桃竹、枝竹、蕩竹、刺竹、由衙竹、簾竹、鉤絲竹之類是也。竹之爲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雖出處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長幼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陋。冲虛簡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畫爲圖軸。如瞻古賢哲遺像。自令人起敬慕。是以古之作者。於此亦盡心焉。

墨竹譜

〔元〕管道昇撰

〔作者小傳〕

管道昇。吳興人。字仲姬。趙孟頫室。封魏國夫人。工書善畫。梅蘭竹石。筆意清絕。說者謂晴竹新篁。是其始創。寸縑片紙。人爭寶之。董思白謂夫人亦能山水及佛像。

墨竹

墨竹位置。一如雙鉤法。但榦節枝葉四者。若不由規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也。凡濡墨有深淺。下筆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皴細。便見榮枯。乃要葉葉著枝。枝枝著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而得自然。四面團欒。枝葉活動。方爲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略。則失之於繁雜。或根幹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似刀截。或身如板束。纔俗狼藉。不可勝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地。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遙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不踰準繩。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上。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矣。然後自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穿。梢頭節短。漸漸放長。比至根節。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勻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攢腫偏邪。墨色不勻。間麤間細。間枯間澆。及節空勻長勻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頗見世俗用蒲絳槐皮。或疊紙濡墨。畫竿無間根梢。一樣麤細。又且板平。全無圓意。但堪發笑耳。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蓋下一節。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是斷離。卻要有連屬意。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竿圓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墨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連屬。無復生意矣。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三合處謂之雀爪。直枝謂之斂股。從外畫入謂之塚疊。從裏畫出謂之迸跳。下筆須要遒健圓活。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滑。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尹白鄆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滯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復

爲竹矣。法有所忌。學者所當知。露忌似槎。霜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皂絹無異也。

論山水樹石

〔元〕黃公望撰

〔作者小傳〕

黃公望。本姓陸。繼永嘉黃氏。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常熟人。山水師董巨。晚年自成一家。經史九流。無不通曉。工詩文。通音律。初隱於杭之笕泉。往來三吳。後歸富春。卒年八十有六。

董源李成二家。樹石各不相似。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而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亦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用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大概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遇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記。登樓望空闊處。氣韻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遠山無灣。水出高原。自上而下。切不可斷脈。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以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像。不是要石有三面。或在上。或在左側。皆可爲面。

山下有水潭。謂之澗。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着筆。若無題目。便非上品。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後代必昌。果然。

畫山脚。藏根蒼秀。以喻君子。冬景借地爲雪。薄粉暈山頭。大抵作畫。祇是個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畫難。李成惜墨如金是也。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個字。

〔元〕李澄叟撰

傳

李澄叟湘人。善山水。說者謂其自幼觀湘中山水。長遊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寓之水墨。甚有妙悟。作山水訣一卷行世。或謂今所傳李成畫訣。乃澄所爲也。

論畫

夫畫花竹翎毛者。正當浸潤籠養。飛放之徒。叫蟲也。問養叫蟲者。鬪蟲也。問養鬪蟲者。或棚頭之人。求之鷺禽。須問養鷺禽者。求之正當。各從其類。又解繫自有體法。豈可一毫之差也。畫牛虎犬馬。一切飛走。要皆從類而得之。則真矣。不然。則勞而無功。遠之又遠矣。韓幹畫馬云。廐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畫花竹者。須訪問於老圃。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無闕矣。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著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而觀湘中山水。長遊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學者不可不知也。北人山水。布置拙濁。法度莽樸。以其原野曠蕩。景乏委曲而然也。山水上人物。不拘巨細。人物、犬馬、屋木、橋梁。只是點捺而成。彷彿便休。後生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非山水也。自江陵

登三峽夔門。長流三千餘里。重灘逆瀨。靡伏狂瀾。旋渦回流。雜波急浪。備在其間。登山則自夷陵之西。懸崖峭壁。陡岸高峯。峻嶺深巖。幽泉秀谷。虎穴龍潭。臨危列險。驟雨狂風。無不經歷。盡是今日之畫式也。豈不廣哉。眞所謂探囊得物也。若悟妙理。賦在筆端。何患不精。畫者如是思。如是學。不負名矣。

輟耕錄

〔元〕陶宗儀撰

〔作者小傳〕

陶宗儀。天台人。字九成。至元間避難華亭。雅好著述。耕時常攜筆硯自隨。置壁樹下。有所得則書投之。既成。題曰南村輟耕錄。

寫像祕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寓思善之東里。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卽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遂與思善爲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並采繪法。今著於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

談語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霜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處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胭脂。則三朱。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胭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摺便笑。

口脣上胭脂蕊。

鼻色紅。胭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髻色黑者。依髻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

手指甲先用麝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麝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卻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

緋紅。用銀朱紫花合。

桃紅。用銀朱麝脂合。

肉紅。用粉爲主。入麝脂合。

柏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

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

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

官綠。卽枝條綠是。

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

月下白。用粉入青標合。

柳黃。用粉入三綠標。並少藤黃合。

鵝黃。用粉入槐花合。

磚褐。用粉入煙合。

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

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

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

銀褐。用粉入藤黃合。

珠子褐。用粉入藤黃、麝脂合。

藕絲褐。用粉入螺青、麝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

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

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

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

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

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

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

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

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

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

駝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

蘊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

金黃。用槐花粉入臘脂合。

鴉青。用蘇青襯螺青罩。

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

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

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

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

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

毯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

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

水獺氈。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

皂韉。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

金絲柘同上。不入墨。

紫袍。用三青麝脂合。

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錦、麝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麝脂合。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林。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畫鑑

〔元〕湯屋撰

小引

采真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鑑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乎尙多疏略。乃爲刪補編次成帙。名曰畫鑑。後有高識。賞其知言。采真子。東楚湯君載之自號也。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人物衣紋皴皴。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卷。余嘗見於錢塘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爲也。

晉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愷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圖刺虎圖。余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爲耳。真蹟不可見矣。

顧凱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

加點綴。不求量飾。唐吳道玄早年嘗摹凱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真跡。覽者不可不察也。
謝赫云。凱之畫迹不迫意。聲過其實。近見唐人摹本。果得其說。

六朝畫

陸探微與凱之齊名。余平生止見文殊降虛真跡。部從人物共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
觸髻孟者。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望之神采動人。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祕府。後見維摩像。觀音
像。皆不迫之。張彥遠謂。體運逾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甚細。隨以色暈開。余嘗見故實人物、山水、人馬等圖。
又見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下爲唐畫之祖。

六朝人畫魯義姑圖。一兵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答問之態。棄所生子於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之狀。
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兵士。一一如生。筆法細潤。傅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舊藏申屠大用
家。今歸義興王氏。王藏古畫至三百軸。此爲最也。

唐畫

閻立本畫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圖。傳法太上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並見之。及見步辇圖。畫太宗坐步

龔上宮人三十餘。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一朱衣髻官。執笏引班。後有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八分書贊普辭婚事。宋高宗題印。真奇物也。

王芝子慶家。收閣令畫西域圖。爲唐畫第一。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畫惟人物最難。器服舉止。又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備盡其妙。至髮彩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真神品也。

吳道子筆法超妙。爲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揮霍如尊棊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當時弟子甚多。如盧楞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朱絲亦能彷彿。終不甚似。覽者當自得之。嘗見道子熒或像。烈焰中神像威猛。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題印。祕在內府。又見善神、二鎧、摩利諸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象。及行道觀音。托塔天王。毗沙門神等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爲耳。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甚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驛網、曉行、捕魚、雪渡、村虛等圖。其畫輒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周昉善畫貴游人物。又喜寫真。作仕女多穠麗豐肥。有富貴氣象。

李思訓畫着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故時人號爲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至五代蜀人李昇。工畫著色山水。亦呼爲小李將軍。宋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做倣之。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圖。明皇御苑出游圖。爲思訓平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岸圖。絹素百碎。粗存神采。觀其筆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着。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真跡。一奚官試馬圖。在中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弘家。並宋高宗題印。又下槽馬圖。一黑一駟色。圍人背立見鬚。奇甚。其一余所藏人馬圖。並佳。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驄。綠衣圍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前三畫同。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爲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圍人太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

韓偓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所謂。戲拈秃筆掃驂駟。倏見麒麟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韉覆背驄馬圖。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之。驚嘆累日。嘗賦詩曰。渥洼產馬如產龍。韓偓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韓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勻法。遂與曹韓並馳爭先。及畫貴游人物。各臻其妙。至於傳染。色入縑素。余嘗見其人馬圖。有錢塘王氏。二奚官引連錢驄。燕支驄。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駟一明。馬四蹄破碎。

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武馬圖。三馬圖。調馬圖。五陵游俠圖。照夜白粉本。上有幹自書「內供奉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幹、韓幹。特其最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者也。

戴嵩專畫牛。爲韓晉公澁幕容。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不惟畫牛。至於川原、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余凡七見真跡。一在揚州司德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奇甚。又見三牛圖。渡水牛圖。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蓄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余於嵩有取焉。

韓晉公澁。畫人物及牛圖。是其所長。戴嵩得其緒餘。有名於世。是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之也。

陳閔。開元中人。畫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橋圖。人物閔主之。余見其照夜白馬圖。筆法細潤。在曹韓之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大抵精於設色。穠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水師孫位。至於花竹翎毛。超出衆吏。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志趣高尚。畫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所可及也。熙畫花。落筆頗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王之子居寶、居采。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佳。多作顛筆棘針。是效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

禽畜。尤長於獐猿。多游山林。窺猿窺鳥之樂。圖其天趣。若趙昌。惟以傳染爲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丘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昞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要之。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也。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跡。要不在盧稜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雜畫亦臻妙。

裴寬。善畫馬。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散閒適。筆甚閒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藥會圖。趙子昂見之。欲得而不與。因題云。張璪。松石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翟瑛。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傅色之法。嘗見孔雀明皇像。甚佳。

周言。古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游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於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朱暈耳根。以此爲別。覽者不可不知也。

王洽。善潑墨山水。煙雲慘淡。脫去筆墨畦町。余小年見一幀。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爲洽畫。再不可見也。

湯子昇畫人物極妙。江南人家有鑄鏡圖。

盧鴻畫傳世不多。余見宋人摹其草堂圖。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真跡可知其妙也。

范長壽醉道士圖。曾見二本。皆直軸。筆法緊實可愛。用色亦潤。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尤位所長者也。世言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公深得其理。嘗見孫位水宮圖。魚龍出沒於海濤。神思變滅於雲漢。覽之凜凜然。真傑作也。

唐世名畫至多。要皆望而知其爲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荆浩山水。唐末之冠。關同常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

陸晃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較其庶人章。余嘗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圖。皆粗惡可厭。蓋晃畫自有二種。細者爲上。

五代畫

左禮與韓虬同名。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小羅漢。坐在岩石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下。

關同霧鎖山關圖。差嫩。是蚤年真跡。在京師人家。

董源天真爛漫。平澹多奇。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源。又在諸公之上。樹石

幽澗。峯巒清勝。蚤年摹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余以祕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哭虞丘圖。春山圖。溪岸圖。夏山圖。秋山圖。及巢石二幀。於人間約見二十本。皆其平生得意合作。源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爲別耳。要皆各得源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則源之正傳者。巨然爲最也。董源山水有貳種。一樣水墨礬頭。跋林。野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著色。皴紋甚少。用色穠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多顧筆。至畫仕女。則無顧筆。李後主命周文矩。顧弘中。圖韓熙載夜宴圖。高僧試筆圖。宮女圖。余見周畫二本於京師。弘中筆與周跡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並紹興印。羅列文房清玩。亦可爲淫樂之惑耳。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至於畫絹。絹紋稍寬。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唐希雅弟忠祚。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若用墨作棘針。易不能及之也。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京師見西嶽降靈圖。人物有餘。體勢生動。有未填面目者。是其摹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以爲唐人摹本也。

道士牛戩。信筆寒鵲野雉。甚佳。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輿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弈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者賞余言。

唐畫龍圖。在浙東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下稱是。中止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蹟圓勁。沉着如印。一鱗如三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並書事蹟。舊題作吳道子。要知唐人無疑也。

嘗見紙上畫一人一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弘畫。不知弘爲何人。徧考不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紀錄不能盡也。

仕女之工。在於得其閑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珮玉。以飾爲工。余嘗見收宮女圖。文矩筆也。置玉笛於腰帶中。目視指爪。情意凝竚。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畫高僧試筆圖。在錢唐民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嗟噴噴之態。如聞有聲。真奇筆也。

董元夏山圖。見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拍塞滿軸。不爲虛歛烘鎖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

陰道上。應接不暇。豈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

顯德謙。蕭翼賺蘭亭圖。在宣興岳氏。作老僧自負自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畢少董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硃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畫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斬色可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

唐人畫李百妹產黃庭經圖。曾於司德用家見一本。萬山中一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經之毫光燭天。殊不知其意也。

胡環畫番部人馬。用狼毫筆製。疏渲驥尾。緊細有力。至於穹廡什物。各盡其妙。司德用家啗鷹圖。真蹟。妙品也。阮郜畫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見而愛玩。錢塘人家有賢妃盜手圖。尤佳絕。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圖。見於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黃筌畫枯木。信筆塗抹。畫竹如斬釘截鐵。至京見二幅。信天下奇筆也。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余嘗收其盤車水磨圖。佳甚。又見王子慶驢鳴圖。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法不老耳。胡翼工畫人物。關同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爲之。僧貫休善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用心。獨苦如此。

郝澄畫馬甚俗。嘗見人馬圖。不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滾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極妙。知是兩手。又見宣馬圖。亦俗。始悟滾塵馬是無名人妄加篆文。以取重價。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見溪山風雨圖。尤佳。

厲歸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圖。大幅。遠山清潤。人牛閒適。後有八分書。羽士厲歸真筆。舊藏喬仲山家。今不知在何處。

張符畫牛得名於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之下。符自號煙波子。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余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衣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畫。以自別爲一家。

孫夢卿松石問禪圖。在錢唐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閒雅。一士人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稱爲孫吳生。名不虛得也。

僧傳古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平生於龍畫最多留心看覽。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祕閣曹弗興龍首相。

傳有之。張僧繇吳道子輩。所作不傳於世。唐畫曾見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一首一臂。五代傳古龍約看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二、三本。大抵得蜿蜒升降之態。而尤未免於畫法。且看馬圖。要識神駿。龍圖。要識變化。故畫龍馬最難。蓋一主於變化。出沒必流於戲墨。於畫法甚虧。若拘於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畫龍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於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儒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昇者降者。俯而欲噓者。怒而視者。踞而爪石者。相向者。相鬪者。乘雲躍霧。戰沙出水。以珠爲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豈胸中自有得於天者耶。

五代袁嶼。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刀几間物耳。使人起羹膾之興。獨文臣劉棻畫水中。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於鱗尾性情。游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畫。近見落花游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

僧運能五代人。善畫佛像。得唐人法。有古意。

宋畫

武宗元。宋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嘗見朝元仙仗圖。作五方帝君。部從服御。眉目顧盼。一如生前。前輩甚稱賞之。

營丘李成。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工於山水。凡雲煙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陰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議者以爲古今第一。傳世雖多。真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於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五十九卷。真偽莫辨耶。翟院深臨摹。彷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也。宋復古、李公麟、王詵、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弟子之最著者也。

范寬名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諸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宋三家山水。超絕唐世者。董元、李成、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真、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遇意處未易斷也。

郭熙河陽人。師李成。善得煙雲出沒。岑巒隱顯之態。嘗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伏。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畫也。僕平生見真蹟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已。然山頂峻險。學者苟失其意。竟成匾薄。無林深雲密之態。後世楊士賢、顧諒皆學之。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畫山水以集衆。故早年畫俗惡太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傳世甚多。佳本極少。峯頭直峻而下。是其得意筆也。

王誥字晉卿。學李成山水。又作着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摹其筆墨。臨倣亂真。高宗竟題作王誥。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余能望而知之。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千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着色。獨用澄心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喬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真。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乏神氣。若畫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暮年作畫蒼古。字亦老成。余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草草。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佳作。又見伯時摹韓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復盡過也。

王端畫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鬚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畫人物。尤長於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子洞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藥王等像。傳流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儘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倚。大抵如寫草書。然亦奇物也。

王士元。善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於山水部。收山閣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同。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卻於宮室敘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輩。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畫山水。雖工。不免畫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

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風景。格致平俗。杭人收秋涉圖。上有宣和題印。

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自作多不佳。世所有成畫。多此人爲之。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固勝。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猿名之。

裴文暉。工畫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也。

燕文貴。作山水。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岸圖。雖摹昭道法。至於筆意、水痕、林叢處。不能脫其習。此幀在京師人家。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右民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黃筌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命學人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次第呈進。有極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旨曰。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脚。卿等所圖。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羣工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久。四方貢獻珍異之品。奇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一葉。十五版作一冊。名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餘冊。余度其萬機之餘。安得工暇至於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倣效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余自可望而識之。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能品。嘗見一卷。後題年月日。臣某畫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卿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於畫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培也。嘗見其論畫曰。畫之爲藝雖小。至於使人鑒惡勸善。聳人觀聽。爲補豈可儕於衆工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見。筆法緊細。神采如生。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圖。其忠

義之氣。突出縑素。在京師見阮孚蠟屐圖。人物樹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告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卽以告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平生止見五本。僞者三十本。往見張受益古齋。泥屏上倒垂枝。上題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同與可戲墨。奇作也。後有絹畫三本。一一如此類。筆墨皆相似。天地間未見者尙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真僞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僕平生曾見。謫黃州於路。途民家雞栖。夾牢間。有藜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細紋甚佳。及在祕監得見拳石老檜巨壑。海松二幀。奇怪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僕曾收枯木竹石圖。上有元章一詩。今爲道士黃可玉所有矣。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畫入神。宣和書畫學。擢爲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之。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爲豪放類若此。作畫善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人所爲。成一家法。煙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重不易與人。

當時翟耆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隱隱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其爲世貴重如此。余平生凡收數卷。散失不存。今但有一橫披。紙畫。上題數百字。全師董元。真元暉第一品也。其次子友知。亦善書畫。元章云。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元章嘗稱華亭李甲。字景元。作翎毛有天趣。僕屢見其畫。樹木甚拙。而禽鳥佳處頗多。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態雜禽。又出尋常。嗣濮王宗漢墨鴈。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畫最佳。不在李公之下。其猶子二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爲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思。

周怡者。畫院人。宣和末承應募。做唐畫有可觀。

崔白蘆雁有一大軸。長二丈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盡飛鳴宿食之態。東坡題詩其上曰。扶案之蠶如盆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風御梭。誰能鼓臂三千丈。云云。真白之得意筆也。

徽宗畫夢游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旌麾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工甚。觀之令人起神游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昭道摘瓜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畫明皇騎三駿。照夜白馬出棧道。飛仙嶺下。乍見小橋。馬驚

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奇迹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畫。元章謂程坦能汗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甚是。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畫者。如朱敦儒希真、畢良史少董、江參貫道。皆能畫山水窠石。若畫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於李唐差加賞閱。其餘諸人。亦不能盡別也。畢少董能畫山水。不在朱希真下。僕嘗見之。故表異以語後人。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更能脫去習俗。留意高古。亦人未易到也。

池州畫工作九華秋浦圖。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余見凡有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補之墨梅甚清絕。水仙亦奇。自號逃禪老人。

湯叔雅。江右人。墨梅甚佳。水仙蘭亦佳。

趙孟堅子固。墨蘭最得其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無此作也。畫梅、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爲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

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戲。用墨粗。少古法。

廉布字宣仲。畫枯木。藜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於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柏亦奇。兼善山水。清潤甚佳。杭州龍井寺板壁。畫松石古木二。真得意之筆。

王清叔畫枯木竹石。做廉宣仲法。亦能亂真。但筆墨少。乏生意耳。

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尺。觀者異之。友之妙。豈在是哉。筆法既老。波浪起伏。得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豈水能厭之耶。

金畫

王庭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石民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上逼古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也。

楊秘監。畫山水全師李成。

任洵字君謨。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惡。章宗每題其籤。金人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國朝（元）

〔元〕 湯垕 畫鑑

龔聖予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此爲不足耳。畫人物亦師曹韓。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讚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闕。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天下人口。真有盛唐風致。嘗作雲山稿五冊。傳於家。今嘗見之。乃平生所臨畫稿。亦奇物也。

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山水、花、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畫臨摹。彷彿古人。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一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外國畫。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消洒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高麗畫。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乙僧筆意。流而至於纖麗。

雜論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

畫之六法。得其一二者。尙能名世。得其全者可知也。

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

余自十七八歲。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記錄。彷彿成誦。詳味其言。歷觀

名蹟。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於畫。最爲難工。蓋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運氣象。

顧陸之迹。世不多見。唐人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

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伯時畫三紙。可敵吳生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凡欲修宣和畫譜者數矣。惜未得遂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至書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人繆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僞。令人短氣耳。

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鬪

異博物耳。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類用心計。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聲價不彰。若賞鑒高尚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未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艱阻。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畫。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畫便知阿誰。詰以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妄加議論。支吾一時。然談吐俗繆。識見淺短。爲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人家子弟。不可不留心看書畫。蓋留心不於此。則於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游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讀之可爲浩歎。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之粉本。多有神妙者。

宋人賞鑒精妙。無出於米南宮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劉巨濟、薛道祖、林中子、蘇志東兄弟。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容者出。著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余從而爲辨析甚詳。作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容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語也。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古人論畫之神妙有云。畫十二辰圖。有十二游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迴身轉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此悟。

唐人畫卷。多用碧綾剜背。當時名士於闌道上題字。自經宣和紹興裝飾。盡用拆去。古迹逸不可得已。唐人藉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爲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盡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爲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僞參半。豈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耶。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煙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初不在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煙、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算。須要停勻。謂如人物是主。凡賓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淡。薰絹上黑。顏色黯淡。搥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明白。看畫不必以絲素明闇爲辨。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道釋爲上。蓋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爲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

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朝名筆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

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意趣。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之。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平昔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鄙笑。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挂軸。文房舒掛。若故實人物。必須得橫卷爲佳。畫之爲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記錄。不知其源流。縱對顧陸名筆。不過爲鼠竊金以自寶。奚貴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邱壑。汪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

六朝至唐。畫者甚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迨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况筆墨規尺。運思於練楮之上。求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古人畫。諸科各

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三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爲知言也。

六凡觀畫未精。多難爲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少年見神妙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爲僞。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也。必有其實。

論畫

〔元〕趙孟頫撰

〔作者小傳〕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一世孫。居湖州。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書畫皆超絕。宋寶祐甲寅生。元至德壬戌卒。年六十有九。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爲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此可爲知者道。不爲不知者說也。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予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

吾自少好畫水仙。日數十紙。皆不能臻其極。蓋業有專工。而吾意所寓。輒欲寫其似。若水仙、樹石、以至人物、牛馬、蟲魚、肖翹之類。欲盡得其妙。豈可得哉。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

論畫竹石

〔元〕柯九思撰

〔作者小傳〕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天台人。山水筆墨蒼秀。丘壑不凡。墨竹師文同。亦善墨花。柯氏寫竹。必儻以古木。煙梢霜樾。與叢篠相映。頗有奇趣。文宗設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又善鑒識金石。博學能詩文。善書。皇慶壬子生。至正乙巳卒。年五十有四。

寫竹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撥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論畫

〔元〕倪瓚撰

〔作者小傳〕

倪瓚字元鎮。署名曰東海瓚。或曰瓚。變姓名曰奚元朗。又曰元映。曰幼霞生。別號五。曰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間仙鄉。雲林子。明初。被召不起。人稱無錫高士。山水不著色。枯木平遠竹石。以天真幽淡爲宗。稱逸品。爲元季大家。嘗築祕閣。藏古書畫於中。攻詞翰。皆極古意。書從隸入手。翰札弈弈有晉人風氣。性狷介。好潔。極類海岳翁。晚年扁舟獨坐。與漁夫野叟混迹五湖三泖間。大德辛丑生。洪武甲寅卒。年七十有四。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髡也。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論畫

〔元〕吳鎮撰

〔作者小傳〕

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人。山水師巨然。墨竹效文同。俱臻妙品。墨花寫像。亦極精妙。爲人抗簡孤潔。雖勢力不能奪。以佳紙筆授之。欣然就几。隨所欲爲。故仲圭於絹素畫極少。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闐然。妻子頗笑之。曰。二十年後不復爾。後果如其言。工詞翰。草書學魯光。至元庚辰生。至正甲午卒。年七十有五。

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畫者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此真知畫者也。

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墨葉爲至難。於此不工。則不得爲佳畫矣。

論畫

〔元〕楊維禎撰

〔作者小傳〕

楊維禎。字廉夫。父宏。築樓鐵崖山。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梯。俾讀書五年。因自號鐵崖。元泰定進士。署天台伊。會修遼金宋三史。維禎作正統辨千言。歐陽玄功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值兵亂。浪跡西山水間。明興。太祖賜安車詣闕。留百餘日。纂敘例略定。即乞歸。卒年七十三。有春秋合題著說。史義拾遺。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麗則遺音等書傳世。

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貓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明畫概述

朱元璋滅元而一天下。國號明。享祚凡二百七十餘年。其間畫派異常複雜。茲略敘其時之政治環境。然後分述各派之嬗遞演變。

太祖繼元末放縱之後。嚴刑峻法以治臣下。然萬幾之暇。亦雅好繪事。於是復承宋制設畫院。惟規模已異。官職亦殊。洪武初。徵趙原爲畫史。取周位入畫院。一時名匠輩出。然不移時。趙原以應對失旨坐法。周位亦被讒死。朝野畫家莫不肅然驚惕。於是元季放逸之習爲之驟斂。迨永樂中。成祖遍徵天下名工。傳寫眞武神像及受諫圖、十思疏圖等。又呈興隆之象。時邊文進、范暹、郭純、卓迪、陳攜等皆奉召被寵。自後宣德、成化、弘治尤稱隆盛。蓋宣宗、憲宗、孝宗皆善丹青。彷彿宋之宣和、紹興。堪謂明代畫院之全盛期也。惟自太祖殺畫士後。畫風復趨工整。及嘉靖以降。國家多故。乃稍得解放。繼至萬歷。國事日非。畫院遂廢。一時以畫名者多爲士大夫。亦久厭院畫之版刻。氣運一轉。靡然成風。於是明季之繪畫復呈燦爛之觀焉。

山水畫 明代山水畫之流派大別爲三。一浙派。二院派。三吳派。大約自國初迄嘉靖之間。盛行浙院兩派。嘉靖以後。則吳派獨盛。初李在、周清等服職畫院。咸紹述馬夏之遺規。是時名手有王履、張觀、沈遇、丁玉川等。迨

戴文進出而風氣驟變。獨立一派。戴號靜庵。爲浙之錢塘人。世遂呼爲浙派。其畫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無不精妙入神。變南宋渾厚之趣。而成健拔勁銳之風。面目爲之一新。復有吳偉、陳景初起而和之。此派遂以大盛。吳偉江夏人。當時與沈周、杜堇等齊名。尤爲此派健將。傳其衣鉢者有蔣嵩、宗臣、王儀等。亦能發揚。隨又號夏口派。實則浙派之支流也。後以鄭顛仙、張平山等專尙粗毫頽放。隨招魔道狂態之譏。雖藍瑛出而稍能振起。顧已成弩末矣。以上爲浙派之大概。至於院派。率奉李希古、劉松年。而是時以冷謙、周臣、唐寅爲領袖。咸兼擅青綠金碧。作風較浙派爲細巧縝密。而其柔淡雅秀處近於吳派。蓋諸人雖出北宗。而筆墨已與吳派中之文沈相融合也。同時仇英、周延祚、尤求、石銳、陳裸、沈昭、張澳輩。亦此派中一時之選。吳派者以吳人而宗王摩詰及荆、關、董、巨、李、米諸家者也。先是趙原、周任、徐賁、張羽、陳汝言輩。均號稱此派名家。迨沈周出而縱橫百輩。以集大成。周號石田翁。世稱石田先生。其畫總攬唐宋之精微。於北苑尤有心印。而文徵明得其嫡傳。文號衡山居士。兼法李唐、吳仲圭。故所作氣韻溫雅。正德嘉靖間獨步一時。其後復有董其昌、陳繼儒、陳淳、錢穀、陳師道、徐渭、周天球、莫如龍、宋珏、項元汴、謝時臣、李日華、顧正誼、趙左等。名家輩出。不可勝數。而以董其昌、陳繼儒爲中堅。董號思白。華亭人。初學子久。後集宋元諸家之長。所作煙雲流潤。一時無與匹者。陳號眉公。亦爲華亭人。所作氣韻空遠。蒼老而帶秀逸。故世稱沈、文、董、陳爲明季吳派四大家。他若顧正誼出入元季四家而創華亭派。

趙左兼董巨倪黃之勝而立蘇松派。沈士充師趙左而樹雲間派。標幟雖異而實則皆吳派之支流耳。

人物畫。唐宋人物畫本以道釋爲最盛。降及元代。佛教衰落。畫風遂變。繼之而興者爲史實風俗畫及傳神。故終元之世。寺觀壁畫可謂絕跡。明朝稍有能之者。然三百年間亦祇上官伯達、戴璫、劉瀾、商喜、宋旭、丁雲鵬數人而已。其中以丁雲鵬晚出爲最著。其畫白描羅漢。與禪月、金水兩家另有一種風格。行筆疎爽。得吳道玄遺意。他如王立本、許至震、陳遠、陳鳳、王鑑、吳小仙等。雖亦稱能手。總有頽放羸獷之謂。終不逮矣。歷史風俗畫推仇英爲大家。仇爲周臣弟子。號十洲。所作精麗艷逸。童其昌稱之謂趙伯駒後身。得其法者爲程環、沈完、周行山、尤求、姜隱。降及崇禎間。又有崔子忠、陳洪授兩家。亦以擅人物畫名噪一時。且開清代人物畫之法門焉。然人物畫自宋末衰落後。竟不能振拔。自元以降。總無有能匹敵唐宋諸大家者矣。另有傳神寫照一派。當時以曾波臣爲領袖。其畫重墨骨。而後傅彩。加暈染。實受西洋畫之影響也。明清之際。金穀生、王宏卿、沈爾調咸傳其衣鉢云。

花鳥畫及其他。花鳥畫自宋徐熙、黃筌兩家創立宗派。元代諸人悉承其遺規。未有能別出新意者。明初諸家雖亦紹述徐黃。然風格已漸有變化。卒成明代花鳥畫之特色。其最著名者如呂紀、邊文進。宗黃派而妍麗工緻。其後又各傳衣鉢。錢永善、羅續、俞存勝等。宗文進者也。葉雙石、陸鋈、唐志契等。宗呂紀者也。然其畫風愈

變愈工。他若朱朗、沈政、陳穀等。又以妍麗簡易爲尙。別開生面。宗徐氏者。有王問、王穀祥、徐渭、朱承爵、曹炳文等。則大抵瀟灑秀逸。而益放縱。別有林良者。創寫意一派。作水墨花鳥。遒勁如草書。不求工而見工於筆墨之外。不講秀而含秀於筆墨之內。傳其法者有計禮、邵節、韓旭等。亦名噪一時。其他擅山水而兼作花卉者。有石田翁、陳白陽、石田作花鳥。草草點綴。情意已足。實無宗派可言。蓋文人墨戲耳。強爲區別。則近徐氏、白陽、淡墨、輕毫、疏斜、歷亂。而覺生動逼真。張元舉、吳枝咸傳其法。同時復有陸叔平者。點筆秀麗。設色精妍。得黃筌遺意。與白陽水墨派並爲當世所重。而爲明代花卉畫之大家。而周之冕能兼二家之長。寫意花鳥。神韻獨絕。創鈎花點葉一派。蓋又能融合工寫兩派而爲純沒骨派之津梁也。綜上所述。明代花鳥畫家。大家各有派。人異其風之概。然約而言之。邊文進、呂紀之黃體。林良之寫意派。周之冕之鈎花點葉派。三種可以概括其餘。明代梅竹畫家亦甚多。棣以王元章、周德元爲最著。元章高才疎宕。其墨棣冠絕古今。弟子有孫隆、袁子初輩。德元寫棣。蕭灑不羣。其格不減楊无咎云。他如任道遜、王謙、陳繼儒等。亦皆以墨梅著稱。墨竹之著名者有宋克、楊維翰、夏景、王紱四家。宋克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篔萬玉。雨墨煙森。蕭然脫俗。楊維翰號方塘。墨蘭竹石俱極精妙。柯九思甚推重之。自以爲不及云。王紱字孟端。亦獨步一時。夏景畫竹。煙姿雨態。各盡其妙。時人爭購之。致有夏卿一個竹。西涼一錠金之謠。其餘文彭、那侗、朱鷺、魯得之、歸世昌、何震、陳芹等。皆以竹名。當時有青溪

社之組織。文人墨客。乘興寫竹。醉墨欹斜。沾溼衣袖。極一時之盛焉。

其他擅葡萄者有岳正徐柱。擅虎者趙廉。善馬者韓秀實。善牛者許通。劉叔雅。畫龍者有張德輝。皆一時之選。綜計明代畫家。凡一千三百餘人。畫蹟傳世者不可勝數。其關於論畫之著述亦不下數十種。可謂盛矣。

畫說

〔明〕莫是龍撰

〔作者小傳〕

莫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號秋水。又號後明。十歲能文。擅長書畫。皇甫汭、王世貞輩亟賞之。以貢生終。有石秀齋集及畫說。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檜柏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恣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溲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明皆大壽。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夏馬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

此卽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淼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迂書絕工。晚年乃失之。而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幀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繪妙

〔明〕茅一相撰

〔作者小傳〕不詳

八格

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要灑落。雲煙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脈。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僂偻。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滄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觀畫之法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大凡觀釋教者。尙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尙四象皈依。四象者。謂四國王子。有婆羅門。或四缺二字。或比丘優婆塞缺門。觀道流者。尙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尙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算衣紋。停分形貌。觀畜獸者。尙馴擾。獷厲。觀花竹者。尙艷麗。門缺觀禽鳥者。尙羽毛翔舉。觀山水者。尙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尙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尙壯麗深遠。

〔明〕茅一相繪妙

絹素

唐人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今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仿倣。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筋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內有六法、三品、三病、六要、六長。古今優劣、粉本賞鑒、好事、與圖繪寶鑑同。不錄。）

志契論畫

〔明〕唐志契撰

〔作者小傳〕

唐志契。海陵人。案無聲詩史作廣陵。非是。字元生。又字敷五。就於繪事。自謂得趣之深。著有繪事微言四卷行世。

論枯樹

寫枯樹最難得蒼古。每畫最不可少。卽茂林盛夏。亦須用之。山水訣云。畫無枯樹。則不疎通。此之謂也。但名家枯樹各各不同。如荆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郭河陽則用鷹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槐。蓋倣荆關者多也。如范寬。則直上如掃帚樣。亦有古趣。李成則繁而瑣碎。筆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鎮云。畫枯樹。此數君可以兼之。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倣其萬一。今人假古畫。丘壑山石。或能勉爲僅似。若到枯樹。骨髓暴露矣。是以知枯枝要妙最難。

論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爲美人簪花。信不可缺者。又謂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輕言之。蓋近處石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邪柏邪。或未可知。豈有長於突處不堅牢之理。乃近

有作畫者率意點擢。不顧其當與否。僅以識者觀之。皆浮寄如鳥鼠之糞堆積狀耳。那得有生氣。夫生氣者。必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濃或淡。或澹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妝就。不失之密。不失之疎。豈易事哉。古畫橫苔直苔。不點苔者。往往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款者。此皆是預先畫山石。無一筆顏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或無妨也。今人不察。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遮掩之。此愈遮所以愈醜。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坐於此。

論用筆用墨

古畫譜言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乃畫家僅知皴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如渲、如掙、如擢。其誰知之。蓋幹者。以淡墨重疊六七次。加而深厚者也。渲者。有意無意。再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掙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掙用臥筆。彷彿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彷彿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乃謂之善用墨。

論氣運生動

氣運生動與煙潤不同。世人妄指煙潤遂謂生動。何相謬之甚也。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俱謂之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力。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運。而生動處。又非運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而不板。活

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袞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涼。又如畫貓絕鼠圖。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煙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論畫

〔明〕杜瓊撰

〔作者小傳〕

杜瓊。吳縣人。字用嘉。自號鹿冠道人。晚家東原。學者稱東原先生。性至孝。薦舉皆不就。博綜今古。工書畫。詩文亦古雅。卒後。門人私謚淵孝。有東原集。紀善錄。耕餘雜錄等書行世。

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著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

論畫

〔明〕沈 周 撰

〔作者小傳〕

沈周字啓南。世稱石田先生。家長州之相城里。山水、人物、花卉、禽魚悉入神品。唐宋名流。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幀。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洽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於几上。蓋先生於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尤爲有心印。稍以己意發之。大概中年以子久爲宗。晚年乃醉心梅道人。酣肆融洽。不可一世。故晚年多作大幅。一時名士如唐寅、文徵明之流。咸出其門。而先生又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作雙品求題者。亦樂然應之。近自京師。遠自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

吳仲圭得巨然筆意。墨法又能軼出其畦徑。爛漫慘澹。當時可謂自能名家者。蓋心得之妙。非易可學。予雖愛而恨不能追其萬一。

崑山士人皆畫梅。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

論畫用筆用墨

〔明〕唐寅撰

〔作者小傳〕

唐寅。字子畏。號伯虎。又號六如。吳人。其學務窮研。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蓋擅劉松年。李希古。二家之皴法。而其筆資雅秀。又能青出於藍。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云。

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水皆可。洗研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筆。然後蘸水。被沖散不能運動也。

論畫

〔明〕文徵明撰

〔作者小傳〕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州人。至京師。授翰林待詔。性喜畫。然不肯規規模擬。遇古妙蹟。惟覽觀其意。而師心自詣。輒神會意解。至窮微妙。天真爛熳。不減古人。要之。遠學郭熙。近法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海宇欽慕。繅素山積。但富貴者來求。多靳不與。貧交持以獲厚利。至有待以舉火者。毫無難色。其高雅類如此。

畫家宮室最爲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束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蓋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

屠隆論畫

〔明〕屠隆撰

〔作者小傳〕

屠隆。鄞人。字緯真。一字長卿。有異才。落筆數千言立就。舉萬曆進士。除潁上知縣。調清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縱九峯三。仰而不廢吏事。遷禮部主事。罷歸。家貧。賣文爲活。以終。有鴻包。考槃餘事。游具雜編。及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

論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爲俗品。古之高尙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鑒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論畫

〔明〕李流芳撰

〔作者小傳〕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曆丙午舉南畿。再上公車。不第。遂絕意進取。性好佳山水。中歲尤數寓西湖。詩酒筆墨。淋漓揮灑。山僧榜人。相與款曲。輒語間。持絹素請乞。欣然應之。畫以山水擅長。其寫生又有別趣。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子杭之。字僧筏。畫筆酷似其父。

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冊於荆關董巨二米兩趙無所不做。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彥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以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

少時見余友髯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爲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梢萬尺。雖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掩映。往往不能遂其聳然干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予亦未覩奇絕也。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爲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爲怯。其他可知已。

論畫

〔明〕李日華撰

〔作者小傳〕

李日華。嘉興人。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凝。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恬淡和易。與物無忤。工書畫。精鑑賞。世稱博物君子。王惟儉與董其昌並。而日華亞之。有攜李叢談。書畫想線錄。紫阮軒雜綴。竹懶畫臚。六研齋筆記諸書行世。

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葉勢飄若。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刃飾怒耳。

繪事要明取予。取者形像彷彿處。以筆勾取之。其致用雖在果毅。而妙運則貴玲瓏斷續。若直筆描畫。卽板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斷意含。如山之虛廓。樹之去枝。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浹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凜雪未盡。卽日對邱壑。日暮妙蹟。到頭只與髹采坊塲之工爭巧拙於毫釐也。

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

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黃米集中著論。每每如此。可檢而求也。

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爲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所謂氣韻必在生知。正此虛澹中所含意多耳。其他精刻偏寒。縱極功力。於高流胸次間何關也。王介甫猶急樸齋。以爲徒能文耳。然其詩有云。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殊未浣箏箏耳。而以荒寒索畫。不可謂非善鑒也。

陳郡丞嘗謂余言。黃子久終日只在蕙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急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詭而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神鬱變化。幾與造化爭神奇哉。

山行遇奇樹怪石。卽具楮墨四面約略取之。此亦詩家李賀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泐瀾。遮露晦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致。乃爲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土。則靈巧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豎真宰。於擇用時。深加觀察。方有入路耳。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毫髮。而樹石點綴。則極灑落。若略不住思者。正以像旣恭謹。不能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而衣紋戰掣奇縱。亦此意也。

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仄。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逕。巒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迂迴。表灘磧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偪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同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髹工采匠爭能。何畫畫乎。

士人以文章德義爲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受役。兼自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狗人。遂堅意禁制不爲。余嘗謂王摩詰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

畫引

〔明〕顧凝遠撰

〔作者小傳〕

顧凝遠。號青霞。吳縣人。善山水。師董巨。出入荆關。少負鸞才。長而好學。於古今墳典藝志無所不覩。而又精於畫理。著畫引行世。

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

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進

〔明〕顧凝遠 畫引

腕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僞偉之士。筆墨淋漓。鬚眉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圓熟本自有別。若圓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做書童穉。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一一未肖。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裒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上發。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柢。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畫水

本華作海賦。或教以水之前後左右言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關同有側作泰山圖。非橫看成嶺。側看成峯邪。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真面目。名語也。

畫塵

〔明〕沈 顥 撰

〔作者小傳〕

沈顥吳縣人。一作長洲。字朗倩。號石天。性豪放好奇。詩文書畫無所不能。山水近石田。深於畫理。著有畫塵行世。

表原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予曰。嫫嘗脫舜於瞽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分宗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構高秀。出韻幽澹。爲文人開山。若荆關、宏瑤、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興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爲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駙、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

定格

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今人刻意求簡。便落倪迂。不刻意求簡。欲爲倪迂不可得也。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剪伐町畦。天然秀潤。從輞川叟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
以無畫。

予創作十筆圖。以聞同社。尙繁者。芟洗日淨。頽林斷渚。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雲也。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爲
智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况聲乎。

層巒疊嶂。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閨。已而交相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弊旣極。遂有矯
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捩循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羸。何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
旨。非雲間。非金閨。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皇然自得。

辨景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皴之清濁在筆。而勢之隱現在墨。

米襄陽用王洽之潑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廓布皴之後。絹背烘燥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測。題曰。駉然鼓毫。瞪目失綃。岩酣瀑呼。或臞所都。一墨大千。一點塵劫。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寒山凡夫與予論筆尖筆根。卽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索索。溪蒙草茸。雲秀其中。卒筆悅顧。妄窮真露。古人云。畫無筆蹤。如書家藏鋒。若騰觚大埽。作山水障。當是狂草。筆跡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丘壑。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大癡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著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仞勢。客訝之。予曰。此以絕頂爲主。若兒孫諸岫可以不呈。巖脚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楮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牆一枝。離奇具勢。若用全幹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行家位置稠密不虛。情韻特減。倘以驚雲落靄束巒籠樹。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爲墨戲。雖偏鋒。語亦不可無。古人有活潑錯落處。殘剩處。敬率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予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不宜侶。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是舉意不必。然落楮無非。是機之離合。神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他。臨紙操筆時。如曹瞞欲戰。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爲君而樹輔。或樹爲君而山佐。然後奏管傅墨。若用朽炭躊躇。更易神餒氣索。愈想愈劣。

刷色

右丞云。水墨爲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

點苔

山石點苔。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是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苔取肖。鈍漢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觀。必須叢點。不免媼女添癡之誚。

命題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爲上品。無題便不成畫。此語近於膠柱。嘗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卽命題。亦可以無題題。

之。若題在詩先。其響不之天而之人乎。徐聲遠云。宴坐絕詩。詩將自至。磨之不去。得句成篇。題與無題。於詩何有。良工繪事。有布置而實無布置。無布置而實有布置。象之所有。不必意意之所有。不必象理。不離於異。見事不闕乎慧。用此中一著些子。便判人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賞心。摠詞拈語。固無不可。

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畫互爲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古來豪傑不得志於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嘗托意於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仲毫構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不達此意。作個穢夫僮父。傴僂於釣絲。戚施於樵斧。略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

落款

元以前多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繪並工。附麗成觀。迂瓚字法澹逸。或詩尾用跋。或後系詩。隨意成致。宣宗。

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每侵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效之。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摹。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卽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研。遇雲委樹態臨勒不捨。郭河陽至取真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塊內。慧眼人自能覷著。又不可撥眞程派。作澆蕩生涯也。

稱性

了事淡意到筆隨。漬墨掃紙。便是拈花擊竹。

顧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後迂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俱不免有前人在。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儕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到耳。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卽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遂有蠅落屏端。水鳴牀上。魚堪躍水。龍能破垣。稱性之作。直操元化。蓋緣山河大地。器類羣生。皆自性現其間。卷舒取捨。如太虛片雲。寒潭鴈跡而已。

遇鑿

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鑿畫。

昔人云。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卑。問鼎不可與賞心者同年語也。予故云畫逢青眼

神偏旺。論到黃金氣不靈。

今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大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皆士夫也。無實詣乎。行家乎。

世人遇世人畫則賞。解人遇解人畫則賞。習相近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故無其畫。

畫品

〔明〕楊慎撰

〔作者小傳〕不詳

畫似真真似畫

慎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父看畫。二叔父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爲正。慎對曰。元微之有詩云。顛倒世人心。紛紛乏公是。真賞畫不成。畫賞真相似。丹青各所尙。工拙何足恃。求此妄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慎爾可試作之。遂呈稿曰。會心山水真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別。禦冠影相贈晉詩人。二叔父喜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近病中追憶往事。記而筆之。祇二三首爾。宏治己未。時年十二。

畫序

渾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妙將入神。靈能通聖。豈止開廚則失。掛壁則飛而已哉。

晴雨歷

〔明〕楊慎 畫品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璪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贊澄懷味象。應會感神。燕山谷盤紆。雲水流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畫序潭色若澄。石紋似裂。岳峙筆下。雲起鋒端。畫序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張璪山水層巒疊秀。則閔風羣玉也。明震紆綵。則天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臺也。贊道君畫圖出雲霞。染成風雨。贊王每留素以成雪。或借地而為霽。汀花野竹。水鳥淵魚。葉疊千里。枝分四面。達士所珍。凡目所辨。花卉必辨金輪。無焚玉石。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瀟灑過之。

文思遲速合畫功

相如合筆而腐毫。枚舉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畫家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為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先以土筆擬其行數。次修改。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獨周志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人豈先朽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書畫

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乃是自始至終。連綿相屬。氣脈不斷耳。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州所集隸圖見之。愷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入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爲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爲四祖。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閣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於繪事品藻者。可以

語此。

山水

郭熙四時山。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裝。冬山慘淡而如睡。

張洵三時山。在昭覺寺三壁上。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夕景。

李成峯巒、林屋、雲景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人。非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莫知其妙。足見後學之凡下也。

蜀僧楚安畫山水於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今蜀中有扇面印板。是其遺範。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手也。

毗陵曹仁希畫水無敵。驚濤怒浪。細溜輕波。一筆自分深淺之勢。敏而不失其真。

閻邱秀才。凡作水先畫水頭。後畫水紋。頃刻而成。驚濤洶湧。勢欲掀屋。

燕文貴四景。花村曉月。萍江晚雨。竹村夕靄。松溪殘雪。

花竹

尹白工墨花。東坡詩。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

尉遲乙善繪凹凸花。或云乙是僧。又張僧繇畫於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畫花果者。黃荃神而不妙。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舍熙無人矣。李煜好金索畫。唐希雅常效之。乘輿縱騎。因其戰掣之勢。以寫竹樹。寫墨竹自沙門元籛始。王端得其葉。閻士安得其竿。而夢松又次焉。

人物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影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畫譜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予謂不然。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留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蓋肉不豐。是一生色。燭骸肉豐而骨不微。一田家新婦耳。東坡詩曰。書生老眼賞鑑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有他指耳。石渠錄云。天廡無疥馬。宮禁無悴容。故韓幹畫馬亦肥。升菴論色。似左袒豐腴者。

子昂題閻令畫。人物髮采生動。如欲語狀。

吳道子畫衣裳磊落生動。如蓴菜條。

劉子元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

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精也。

汧陽跋異。工畫佛道。

吳道子作佛。閃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

王瓘字國器。神品之上。武宗元曰。國器之筆。前無吳道子矣。吳生畫天女。頸領粗促。行步跛側。又樹石遠近不能相稱。國器舍而不取。廢古人之短。成後人之長。

馬

趙光輔善畫馬。評者云。古今爲番馬者。胡環得其肉。東丹得其骨。光輔兼有之。至於戲風。拽繩。嚙草。飲水。奔走。立臥。嘶齧。跑蹶。少壯。老嫩。駑良。疲鈍。鬪鬪。疾病之狀。莫不精備。

韓幹畫馬。贊寫渥洼之狀。若在水中。移騃裏之形。出於圖上。鮮于伯幾云。渥洼產馬如產龍。韓幹畫馬如畫松。

試題

道君立畫苑。每試畫士。以詩句分其品第。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多畫空舟繫岸。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臥於舟尾。橫一孤笛。以見非無舟人。但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荒山滿幅。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鴉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又落花歸

去馬蹄香。魁則馬後掃數蝴蝶。若畫馬踐花。下矣。綠竹橋邊多酒樓。魁上畫叢竹。出一青帘。上寫酒字。戰德淳。本畫苑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題。乃畫蘇武牧羊。假寐還家。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畫火。吳道玄畫人物。楊惠之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所謂太白見崔灑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畫絹

韻語陽秋曰。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與同館。日取數軸評翫。殆有啗炙之味。如所用絹素。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僂爲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束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幹。則僂筆之妙。非好束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盪熟。入粉槌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說不是。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畫品之亞

韻語陽秋曰。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研磨松煙。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

大抵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無酒。安能神哉。

墨汁

劉靜脩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六鶴同椿

北人之語。合鶴迥然不分。故有繪六鶴及椿樹爲圖者。取六合同春之義。大是可笑。吳人又呼鶴爲鷁。而游閑效之。尤可笑。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演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演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畫禪室隨筆

〔明〕董其昌撰

〔作者小傳〕

董其昌。華亭人。字玄宰。號思白。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大宗伯。謚文敏。以書法名重海內。畫山水宗北苑巨然。秀潤蒼鬱。超然出塵。自謂好畫有因。其曾祖母乃高克恭之雲孫女也。又曰。余少學黃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爲宋人畫。又曰。余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生平最矜其畫。貴人巨公。鄭重請乞者。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奴以臂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計也。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則諂諛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者多。所著有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等。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鄴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游邱壑間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播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之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册。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言。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思過半矣。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祕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髮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卽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

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澹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鋒如錐。畫沙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沈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廢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闕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驥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子美論畫殊有奇。如云。簡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癡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

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董原、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廙詰始用渲淡。一變拘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廙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東坡贊吳道元、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蒼雪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童兒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嶽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擯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邱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疏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葉柳。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頭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郭汾陽論畫山。謂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唯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若讐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閩。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王右丞畫。余從構李項氏見鈞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競。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欵枕秋風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煙景。煙雲變沒。卽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雅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煙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此做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邱寒林。山石宗關同。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唯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踐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畫家古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唯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同。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承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

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親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折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唐代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唯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邱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况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右丞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解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髮鍾體。風翥鶯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猶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黃山時所廢。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由再親。頃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駭目動心。書以志幸。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旣展之。卽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兼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樹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營邱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暢開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做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成熙。

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渡錢塘。次馮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宕之致。輞川多不皴。唯有拘染。猶是南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覲。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唯有心豔。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言爲何如。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賞看。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瀟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熙畫石如雲。不虛也。米

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嵩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元季諸君子畫唯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此如五宗子孫。臨濟獨盛。當亦紹隆祖法者。有精靈男子耶。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逕路耶。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朔旦至金閭門。客以北苑畫授予。雲煙變滅。草木鬱蔥。真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予家有此

兒大姚村園。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峯點黛。不知從董雙蛾遠山裏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餘。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尙。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閤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傲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鎮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元時畫道最盛。唯董巨獨行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尙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直沂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驢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傲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聞駢之聲。宛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異。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跡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煙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鎮頡頏並重。曹本師馮覲。郭熙。此幅則做巨然。尤異平時之作。蓋此以傳故鄉前輩風流。以文畫乃有絕肖大癡者。予得之長安。今合此乃雙美也。

予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邱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士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湧。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已。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閣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斂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句相標譽者。俯仰間。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

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卽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

顧仲方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擬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畫秋景。唯楚客宋玉最工。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都在語外。唐人極力摹寫。猶是子瞻所謂寫畫論形似。作詩必此詩者耳。韋蘇州落葉滿空山。王右丞渡頭餘落日。差足嗣響。因畫秋林及之。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册子參者。唯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予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真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

石皆爲胡騎。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流傳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真堪與萬乘哥也。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筆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諂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昭道。惜骨力乏耳。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

高彥敬尙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下。有云。我此畫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家。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余所藏。余每欲買山雪上。作桃源人以應畫織。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爲第一。恨景碎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六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着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邱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論皴法

〔明〕陳繼儒撰

〔作者小傳〕

陳繼儒。松江華亭人。字仲醇。號眉公。又號檠公。諸生。隱居昆山之陽。後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書法蘇米。兼能繪事。名重一時。或刺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爭相購寫。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有二。有眉公全集。

皴法董元麻皮皴。范寬雨點皴。俗云芝巖皴李將軍小斧劈皴。李唐大斧劈皴。巨然短筆麻皮皴。江貫道師巨然泥裏拔釘皴。夏圭師李唐米元暉拖泥帶水皴。先以水筆皴。後卻用墨筆。

論畫

〔明〕趙左撰

〔作者小傳〕

趙左。字文度。華亭人。畫學董源。兼有黃公望倪瓚之意。神韻逸發。爲士林所珍。蓋其筆墨雅秀。煙雲生動。烘染得法。間用焦墨枯筆爲之。蘇松一派。乃其首創。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爲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卽平常亦不爲庸。山坡得勢。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卽在理勢之中。至於野橋村落。樓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處。先以朽筆爲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模糊。襯樹要體貼。蓋取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筠蔓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爲煙嵐雲岫。必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令其起處至結處。雖有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不渙散。則山不爲煙雲掩矣。藏蓄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參半。使紆迴而接山之血脈。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景者。合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神理湊合。乃爲高手。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拘攣。若非用筆用墨之高韻。又非多閱古蹟。及天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畫訣

〔明〕孔衍栻撰

〔作者小傳〕

孔衍栻。曲阜人。字石村。聖裔。能詩善丹青。著有畫訣傳世。

古今畫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滌染。古人未闢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滌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卻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俟同心云。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於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煙。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煙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軟毫。取其飛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運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又怪畫用成稿。離稿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素已理明。某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必拘用成稿。

選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顛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煙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着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即醮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

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鉤葉白着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郭。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煙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卻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於紙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卽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寧小勿大。大卽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雜評

撰人不詳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尙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

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燦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

顧陸以降。畫跡鮮存。難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

人物以形模爲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爲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爲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典形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興跡猶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氣像蕭疎。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

風也。峯巒渾厚。勢狀雄強。槍筆俱勻。人屋俱質者。范氏之作也。

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鶴頭虎爪。倒雍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鵲鶴牛鼠。猴雞犬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峯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臥。戲海浮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爲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花鳥以徐熙爲神。黃筌爲妙。居采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古之嬪。臂纖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復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

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幃頭始於周朝。

折上巾。軍旅所服。卽今幘頭也。用全幅皂向後幘髮。俗謂之幘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也。

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士風之宜。指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中品之上。謹細者爲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尙存。實德則病。

五代以後。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同、董源、巨然輩。方以

真趣出之。氣槩雄遠。墨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弈弈齊勝。此外如高克恭郭熙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閔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選卓也。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藝聲。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贗錯雜。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得其風神。邇來專爲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孟頫。樸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尙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爲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爲清遠。叔明師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獨踞其大半。卽盡諸方之燁然者不敵也。

清畫概述

清自世祖秉政迄宣統遜位。凡二百六十七年。文物制度。大抵承明之矩範。而聖祖、世宗、高宗三君。相繼英明。震於海內。崇尚文藝。獎勵學術。故對於圖畫亦時加提倡。雖無畫院之設。然畫家供奉內廷者。歷代皆有。清朝之盛。至乾隆可謂達其極點。當時宰相侍從之臣。多有以能畫受恩寵者。於是上好下趨。四方響應。咸以筆墨供奉太平天子之清娛。故其作風大多溫潤。因是南宗畫派獨盛。竟與清代相終始也。厥後仁宗、宣宗、文宗。雖亦雅好繪事。願以國家多故。內憂外患頻乘。已無暇及此。繪畫遂呈衰頹之象。嘉慶以後。作者幾已寥寥。偶有一二。亦未能宏演範模。迨光緒間海禁開放。西洋美術大量傳入中國。一般喜新遷異者咸趨習之。於是國畫更有千鈞一髮之勢。其間不但無傑出之大家。即能紹述前代衣鉢者亦不多覩。祇有一班以取潤爲生者。糜集於上海北平一帶。專以前人粉本爲摹擬之作。往往市井氣重。宛同髹工。不入鑑賞。迨科舉廢。學校興。圖畫列入教科。繼且有美術專門學校之創立。而我國畫學似又呈轉換之象矣。茲仍分門述之。

山水畫 自明季末期以來。南宗畫派已風靡一時。清初以王時敏、王鑑二人爲領袖。時敏號煙客。太倉人。運腕虛靈。布墨神逸。隨意點刷。邱壑渾成。於大痴墨妙。窮其闢奧。晚年益臻神化。生平愛才若渴。不佞仰世俗。以

故四方求教者接踵。得其指授。無不知名。王璽其最著者也。王鑑字元照。亦太倉人。曾官廉州太守。故世稱王廉州。精於摹古。對董巨尤有深詣。沈雄古逸。染皴兼長。一種書卷之氣。盎然紙墨間。其與煙客雖爲子姪行。而年相若。互相砥礪。各臻其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先生有開鑿之功也。煙客有孫原祁。號麓臺。幼承家學。所作元氣淋漓。沈雄駘宕。淺降尤爲獨絕。所謂筆端如金剛杵。中年秀潤。晚年蒼渾。元照有弟子輩。號石谷。常熟人。天資人功俱臻絕頂。運筆構思。天機迅露。迥出時流。自古南北宗派之齟齬不能相入者。石谷能一一鎔於毫端。融洽以出。奇妙入神。以上四家。並稱四王。爲順康間之四大家。其後學者甚多。各宗一家。以衍煙客之學者。謂婁東派。紹石谷之學者。謂虞山派。同時有吳歷者。號漁山。與石谷同里同學。亦得王奉常之傳授。刻意摹古。遂成大家。其出色之處。能深得六如神髓。而不襲其北宗面目。尤爲諸家所莫及。崑山龔賢。號半千。原師董北苑。而獨出幽異。用墨濃重。有沈雄深厚之致。時與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號金陵八家。蓋自明末以來。時人好立名目。雖同係南宗。每因名重一時。從學較多。遂因地立派。如傳習董其昌者。謂華亭派。有查士標、程正揆、曹岳、馮景夏等。仿雲林者。稱新安派。有釋宏仁、高翔、祝昌等。又有趙文度學北苑。號松江派。蕭雲從體備衆法。自成一家。爲姑熟派。羅枚筆意在董、黃間。創江西派。其實皆南宗之支流耳。其他尙有不入諸派。而矯矯不羣。亦足名家者。則有朱軾、張風、傅山。方以智、惲南田、梅清、黃向堅、戴本孝、笄重光、釋髡殘、釋道濟等。咸

能擺脫塵鞅。另闢蹊徑。其中尤以八大、石濤二家。各樹一幟。成名千古。然在當時厥惟婁東虞山兩派爲最盛。屬婁東派者。華鋁、金永熙、唐岱、王敬銘、黃鼎、趙曉、溫儀、曹培源、李爲憲、吳應枚、吳振武、王昱、釋履平等皆是。其中以唐岱、黃鼎爲最著。屬虞山派者。楊晉、胡節、徐溶、釋上睿等。皆頗有名。諸家神趣。各有所長。自雍正而乾隆。又有所謂畫中十哲。亦皆屬婁東派。是卽董邦達、高鳳翰、高翔、李世倬、張鵬翀、李師中、王延格、陳嘉樂、張士英、黃慎是也。降及乾嘉之際。則有黃小松、王蓬心、奚鐵生、錢松壺、張船山、王學浩、黃穀原諸人。或追倪黃。或法沈董。亦一時之選。同時有張寶厓。近師文沈。遠法宋元。筆調古逸。獨創一格。時稱鎮江派。道咸間屠倬、趙之琛、湯貽汾、戴熙等繼起。或具瀟灑出塵之致。或得幽淡疎秀之趣。亦各名家。而張子祥、胡公壽、費以耕、張之萬、周寶麟、鍾雁仙、陶溶、居廉、戴有恆、王禮、葉滋純、倪文蔚、程門、馮世定等。亦當時之矯矯者也。他若蔣秋錦之金碧。顧大昌之仿古。尤能一洗時習。迨同光之間。能畫者惟有吳伯滔、吳穀祥、蒲作英數人而已。顧已不能振拔爲時風尙矣。

人物畫 明末陳洪綬獨步一時。所作軀幹偉岸。衣紋細勁。兼龍眠子昂之妙。入清顧見龍、蕭雲從、文點、黃慎皆兼擅人物。而禹之鼎集宋元諸體而成一家。他如張密之寫意人物。劉度之樓臺人物。亦有名。雍正間。迨乾隆朝。則有余集工士女。當時有余美人之稱。而張啟、上官周、楊方熾、翁陵、朱一榮等。咸一時之選。乾嘉間復有

徐世綱、沈衡山、得縱逸老健之姿。徐時顯、沈鳳之得鮮麗雅秀之氣。他如馮耀之小幅美人。徐繼祥之大幅人物。芳瀚之白描。皆有名。至於嘉道之間。則王倫、柳遇、周瑋、鄭淮、華胥、畢激、吳求、閔世昌等。或寫意。或工緻。均有古法。其中尤以華胥、柳遇爲最著。華水墨工細之作。入參龍眠。柳精密生動。宛如十州。皆思致雋異。筆墨工麗。道咸間之名手。則有改琦、費丹旭二家。皆擅仕女。七薈筆意超逸。潔淨妍雅。曉樓豔麗瀟灑。韻致獨絕。他如翁雒之生動。王鼎標之古雅。顧西棣之秀逸。亦名噪一時。其後有任熊、任頤。悉擅史實風俗畫。筆法老蓮。衣摺如銀鈎鐵畫。尤以任頤爲特出。光緒間復有王素。亦善史實風俗畫。筆墨疎秀有致。爲一時之矯矯者。至若道釋畫家。殊屬寥寥。金農、楊芝、姚羽京、要爲最著。冬心寫佛像。奇柯異葉。布置不凡。楊芝筆力雄健。愈大愈妙。羽京工細羅漢。時稱絕藝。他如羅聘。亦常以奇逸之筆寫大士像。鬼趣圖。黃應謹、丁元公、呂律、顧升、閔貞、陸靖等。或專門。或兼長。亦各有千秋。至於寫真一派。清初以禹之鼎、張璉爲名家。顧見龍亦稱能手。迨焦秉貞出。以西法寫真。獨創一派。尤見生動。從學者極衆。而以冷枚爲最著。崔鐔亦得其法。其他兼擅者有楊晉、祝新畢等。嘉道之間。則有郭士雲、周笠善於古法寫真。咸同之際。並無能手。光緒間則有吳友如稱妙手。嘗被召畫功臣像。又善風俗畫。自後攝影術發明。乃風行一種照相放大之畫法。惟人皆以俗工目之。而古法寫真作者益稀。

花鳥畫 清代花鳥畫殊多特異之點。順康間惲壽平以寫生稱大家。不特承前代之遺風。且能自立新意。一

時風靡。號爲常州派。項聖謨領取元人氣韻。簡當不支。亦爲當時名手。而髡殘、石濤、八大所寫。奇逸縱橫。毫無俗相。亦卓然爲後世法。其後許儀、陳舒咸皆有名。降及康雍之際。則有蔣廷錫、鄒一桂、蔣氏秀逸、鄒氏明淨。咸獨步一時。乾隆朝有揚州八怪者。多江湖野逸之士。所作不拘繩墨。風氣爲之一變。則爲金農、羅聘、鄭燮、閔貞、李方膺、汪近人、高鳳岡、黃慎、李鱣是也。他如高鳳翰、邊壽民、陳曼生諸人。所作亦多書卷氣。同時有華秋岳崛起。創簡淡一派。隨意點染。無不佳妙。秀逸之氣。溢於楮墨。可與南田相頡頏。且亦精山水人物。其弟子有王澐。而朱素人、王素輩皆得其法。光緒初年間。則有任渭長、任阜長專以鈎勒見長。惜乏書卷氣。不爲士大夫所重。復有吳讓之。士氣雖多。筆力較弱。其能爲時風尚者。當推趙樞叔。所作多金石之趣。宏肆奇崛。自創格局。堪稱爲清末花卉畫之名家也。

西廬畫跋

〔清〕王時敏撰

〔作者小傳〕

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晚號西廬老人。太倉人。崇禎初。以蔭仕至太常。故人亦號爲王奉常。癖好繪事。於宋元諸家。無不精研兼擅。尤於癡翁稱出藍妙手。工詩古文辭。尤長八分書。萬曆二十年壬辰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卒。年八十九。

畫雖一藝。古人於此冥心搜討。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迺能垂千秋而昭後學。原其流派所自。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皆本荆關。元之四大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誇巨手。然多追逐時好。鮮知古學。卽有知而慕之者。有志倣倣。無奈習氣深鋼。筆不從心者多矣。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追古法。亦不過專學幾家。豈能於歷代諸名蹟。盡得其闢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逼真。形神俱似。羅古人於尺幅。萃衆美於筆下者。五百年來。從未之見。惟吾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固自胎性帶來。其於畫學。取精去粕。深研入微。見解與時流迥別。又館毘陵者累年。於唐孔明先生所徧觀名蹟。磨礱浸灌。剝精竭思。窠臼盡脫。而復意動天機。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了百了。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非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塵影也。近過敝廬。爲余作雪圖長卷。兼用右丞營邱法。其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

極其致。宛然天造地設。不能增減一筆。而皴擦勾斫渲染開闔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文。少陵詩。無一字無出處。今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俱化。心思所至。左右逢源。不待倣摹。而古人神韻自然。湊泊筆端者。要皆元本之功耳。余於畫道有癖嗜。願以資質鈍劣。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數輩。亦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盤礴。如古人忽復現前。詎非大幸。然猶恨相遇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慳也。自慚稚魯無文。於妙繪神奇。未能罄揄萬一。聊識古法源委。并我兩人定交因緣。以見絕藝固自有真。且以訂歲寒之盟云耳。

右丞江山霽雪圖。爲馮大司成舊藏者。後歸新安程季白。余昔年京邸與程連牆。朝夕過從。時得展玩。迄今三十餘年。不知此圖屬之誰氏。自分此生已不復再覩矣。前歲偶過沈伊在齋頭。見石谷所作雪卷。寒林積素。江村寥落。一一皆如真境。宛然輞川筆法。蓋因淵思兼得神解。於古人同鼻孔出氣。下筆自然契合。無待規摹。昔人評右丞畫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以題此卷。亦復何忝。余實愛慕。未能暫釋諸懷。顧以日久漸忘。不無悵悵。余伊在同余爲廣陵之游。攜至舟中。復得縱觀累日。追憶右丞真蹟。宛在心目。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詎非殘年大幸。因書其後。聊以志快。若伊在石谷筆精墨妙。埴篔競爽。作家相遇。故宜其拋撒乃爾。又不必贅論矣。

石谷畫道甲天下。鑒賞家定論久歸。然余比年每見其新作。必詫爲登峯造極。無以復加。及繼見。則又過之。未知將來所詣果何底止。昔柳子論觀文。謂如懸衡。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欲令吾俯。莫若增重其文。苟增之不已。將懼吾首至地。余觀石谷畫亦然。石谷日進乎技。一樹一石。無不與諸古人血脈貫通。如子久逸韻出塵。學者僅能摹其郛廓。乃獨奪神抉髓。使之重開生面。尤非時流可幾萬一。余展玩服膺。不覺弛氣慙墨。豈但首之至地也哉。

江貫道專師巨然。其皴法不甚用筆。而以墨氣濃淡渲運爲主。鄧公壽作畫繼。在巖穴上士之列。爲南宋第一名家。石谷此圖。林麓映帶。峯嶺紆迴。皴染位置。悉得巨然三昧。雖規模貫道。而取精去粕。遠出於藍。自非於逸園有殉知之合。何以得此。歎羨歎羨。

石谷此圖。雖做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爲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婁。攜以見眎。余初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遽奪。每爲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飽玩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

宣和主人於萬幾之暇。游戲丹青。山水樹石外。間作花鳥蟲魚。用以寫生適興。其措意用筆處。往往迥出天機。超然塵表。絕非尋常畦逕可及。此江渚秋晴卷。純做楊昇。不多用筆。全以色渲染成圖。疏爽高奇。如三代彝鼎。

照人。洵稱希世之寶。舊爲余所購藏。後歸虞山宗伯。既聞遭變。攸之厄。時復悵然於懷。不意石谷乃能追意。臨摹不爽毫髮。過婁攜以見眎。反覆披翫。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歡喜不能釋手。惜元本先爲六丁取去。弗獲爲延津雙龍之合耳。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此圖爲孔明先生作。峯巒樹石。大率規模承旨。然趙於古法中。以高華工麗爲元畫之冠。此尤以淡逸見奇。筆墨兼妙。從董巨伐毛洗髓得來。故於倣古皆能超軼其上。非獨承旨。此圖亦一證也。蓋與孔明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不然何以拋撒逗漏至此。

昔董文敏嘗爲余言。子久畫冠元四家。得其斷楮殘縑。不啻吉光片羽。而生平所最合作。尤莫如富春山卷。蓋以神韻超軼。體備衆法。又能脫化渾融。不落筆墨蹊徑。故非人所企及。此誠藝林飛仙。迥出塵埃之外者也。余二十年前過荆溪。一鉅公拉同往延陵氏請觀。以過歸弗果。既聞此卷有爨桐之厄。幸而所損無多。復精鑿者購藏。益信有神物呵護。一江帶隔。不能鼓柁往觀。然殘年猶作妄想。庶幾旦暮遇之。去冬吾友陸子桴亭歸自毘陵云。見石谷子臨摹一卷。神采覺異常筆。因思石谷於宋元名蹟。摹倣無不奪真。子久猶其所深詣。定知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不敢望見真蹟。見其摹卷足矣。中心卷卷然。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適石谷

再過小齋。并攜孔老照老二跋見跡。益令人悵觸豔羨。營魄回臯。不能自己。雖石谷許以別募貽贈。然渠應酬紛還。食息不皇。安得有千手眼以慰余夢寐之求耶。兩卷余皆未得寓目。特紀平日積慕。與無緣披覲始末。以堅石谷息壤之盟焉耳。

余家藏趙大年湖鄉清夏圖。柳汀竹嶼。茅舍漁舟。種種天趣。非南渡後人所及。石谷此圖彷彿相似。而清遠疏朗過之。洵稱冰寒於水。

書畫之道。以時代爲盛衰。故鍾王妙蹟。歷世罕逮。董巨逸軌。後學競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時風氣使然也。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趙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鼻。董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燼。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褻詭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諸名家。無不摹倣逼肖。偶一點染。展卷卽古色蒼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尋真。且倣某家。則全是某家。不雜一他筆。使非題款。雖善鑑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沈文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嘗謂石谷惜生稍晚。不及遇文敏公。使公見之。不知如何擊節嘆賞。石谷亦自恨無緣。時爲惘惘。今此卷雲煙滅沒。林木鬱森。全從營邱巨然得筆。而兼燕文貴之景物萬變。尤稱生平合作。今秋將赴樸園少司農之招。欲卽用爲贄。因出以示余。而屬爲標置。蓋樸翁風流博雅。爲士夫之宗。精鑒之祖。其於石谷。相慕甚殷。一見訴合。固不待言。

而石谷感遇殉知。殫其靈心妙指。爲清閔几席之供者。瓌異更不可數計。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也。初卽不遇文敏。今得遇司農。已足快平生矣。又何生不逢時之慨哉。

石谷此圖。爲以韜張君飛鶴來庭而作。其林木蓊蔥。峯巒峭拔。儼然伯駒仙山樓閣圖。而秀逸過之。令觀者有飄飄霞外之思。蓋鶴者仙禽。其九臬之響。萬里之心。正與以韜貞姿遠性互相吸引。故宜翩然來下。依止軒墀。而又得石谷以神妙之筆。繪成長卷。雲氣滃溢其間。他日挾之遨遊八極。當如蘇公駕鶴往來。更無待僧繇畫龍點睛矣。

松年畫秀美絕倫。然猶未脫蹊徑。一入石谷手。便超逸高妙。乃爾。此真藝林絕致。古今罕二。安得不令人傾心歎服哉。特題其端。以識獲觀之幸。

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穠纖澹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逋峭。蒼莽中轉見娟妍。纖細而氣益闳。填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爲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真蹟。余平生所見幾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壁。畢竟以富春圖卷爲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爲晉陵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爲在辛侍御對臨真本。今將

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婁謁別。因攜此卷見眎。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癡二百年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况者。徵之今日。豈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鉅觀。雖欣羨有心。未敢輕請。迺蒙石谷慨許。舐筆兼欲索詩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侍御清風峻節。砥柱頽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飯嚮亦已有年。願髦衰無由披觀。今邀借芬蘭。被以餘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盟。未寒瓊枝之投。有望矣。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其不爲法縛。意超象外處。總非時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脫化無垠。元氣磅礴。使學者莫能窺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難。惟石谷深得其神髓。尺幅巨幀。無不亂真。此卷爲高足荇文作。凡林壑之開闔。蔽虧。煙雲之變幻。滅沒。寓法度於縱放之中。得奇趣於筆墨之外。山樵奇秘密藏。指授已無餘蘊。荇文得此。心摹手追。行見黃鶴一燈。近在虞山。相續無盡。詎非藝林快事耶。書以志喜。

石谷於畫道研深入微。凡唐宋元名蹟。已悉窮其精蘊。集以大成。聲名驚濤海內。遠近丐求者。戶外屢滿。欲作鐵門限久矣。近從鹿城舟次。得快覩巨冊摹古共二十幀。筆端變化。於前詰神韻。種種各極其致。數玩迴環。如探海藏。如羅寶網。不覺目眩魂搖。但惜先有所歸。不獲乞爲家祕。朝夕坐臥其間。不勝悵惘耳。

石谷畫囊括古人。凌軼近代。聲名震燄海內。無待縷述也久矣。邇日過渠。攜一巨卷。高尺有咫。而長則數十倍。乃爲高西園作者。初猶祕不示人。旣從其篋中搜得。纔一展觀。便覺煙雲滿紙。其間雲巒層疊。林木盤紆。蒼蔚蒙茸。恍迷出入。而尋源挾奧。飛泉曲磴。歷歷分明。且皴斫拘點。諸法具備。變幻無窮。一以高古莽蒼爲主。總之化機在手。元氣淋漓。合荆關董巨爲一。蓋有不期然而自然者。真極藝苑之能事。爲畫禪之大觀也。吳中自文沈唐仇之後。有石谷子。畫道始樹正鵠。及門者英俊輩出。爭奇競爽。今又有此卷爲矜式。使學者知所嚮方。將來虞山一隅。筆墨之盛。正未知所止。余衰耄殘年。猶及見之。可勝慶幸。

吳門自白石翁。文唐兩公時。唐宋元名蹟尙富。鑒賞盤礴。與之血戰。觀其點染。卽一樹一石。皆有原本。故畫道最盛。自後名手輩出。各有師承。雖神韻浸衰。矩度故在。後有一二淺識者。古法茫然。妄以己意銜奇。流傳謬種。爲時所趨。遂使前輩典型。蕩然無存。至今日而瀾倒益甚。雲間董宗伯後亦云。良可慨也。虞山王子石谷。天資旣高。又師事廉州。受正法眼藏。規模古人。遂得三昧。茲偕廉州過訪。請余盡出所藏宋元人畫。縱觀多有悟入。能於筆墨之外。抉摘其元妙。尤爲時流所難。將來精進。未見其止。此卷徧倣宋元諸家。皆平日偶見名蹟。蘊之胸中。而囑之筆端者。氣韻往往奪真。眼之所見。手輒隨之。自是當今絕藝。吳中畫道之衰。端賴振起。不獨稱雄一時矣。可勝嘆服。

丹青家具文秀之質。而渾厚未足。得遒勁之力。而風韻不全。至如石谷。衆美畢具。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此圖深沈澹遠。元氣靈通。尤稱八作。良可寶也。

染香庵跋畫

〔清〕王鑑撰

〔作者小傳〕

王鑑。太倉人。字圓照。號湘碧。自稱染香庵主。山水於董巨尤爲深詣。家藏名蹟極富。取資既廣。優裕甚深。故其運筆出鋒。用墨濃潤。樹木叢鬱而不繁。丘壑深邃而不碎。氣運得烘染之法。皴擦無自撰之筆。足與煙客方駕齊驅。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先生有開繼之功也。圓照以進士起家。曾爲廬州太守。故世稱王廬州。

蘇州刺史張約庵先生。書法山谷。畫宗北苑。得其三昧。不拘拘形似也。此幅爲程子餘中所圖。樹石蒼潤。筆墨遒美。尤稱合作。惜畫未竟而先生謝世。餘中藏之笥中。歷觀近時畫家。皆不足相續。一見石谷。遂以屬之。石谷曰。吾學力未至。姑緩之。藏之又三年。復舉以相示。石谷笑曰。可以承命矣。乃澄心斂氣。慘淡經營。忽起奮筆。竟日而就。不啻如出一手。今春余臥病半塘。餘中攜以見示。謂余曰。吾得此畫。如獲天球。且兩公爲吾點染。亦異尋常。非子爲之闡揚。千古韻事幾於泯滅。余謝不敏。因思同年游秣陵。見魏府收藏叔明雲林合作。後至長安。又見子久山樵合作。渾然天成。不可分別。意謂先輩風流。難乎其繼。今得遇此。頓還舊觀。不意石谷之藝。一至此極。獨念白首時移。故交零落。約庵墓木已拱。此余之所以悲喜交集者也。餘中其珍藏之。不遇法眼。勿以輕示。

畫之有董巨。如書之有鍾王。舍此則爲外道。惟元季大家。正脈相傳。近代自文沈思翁之後。幾作廣陵散矣。獨大癡一派。吾婁煙客。奉常深得三昧。意此外無人。客冬遇王子石谷。沈子伊在於金閭。得觀所作。俱師子久。而各有出藍之妙。不啻如朝彩敵夜光。令人應接不暇也。此卷乃石谷一夕所成。以贈伊在者。余見其筆法逾美。元氣淋漓。愛之不忍去手。幾欲學米顛。據船無賴。但非所以待知己。爲題數語歸之。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真。則知形影無定法。真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故論畫者有神品妙品之別。有大家名家之殊。絲毫弗爽也。成宏間。吳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爲揜前絕後。邇來弧矢價高。文章氣濁。所謂筆底煙霞。胸中邱壑。蓋百千人僅一見。吳門一雲沈子。虞山石谷王子。皆從余游。沈子爲白石翁後人。王子爲大癡鄉晚。兩人俱靈心妙腕。相得甚歡。相益非淺。今觀石谷所贈一雲長卷。煙嵐變幻。林泉蕭瑟。巨然在焉。呼之欲出矣。昔白陽罄室同出待詔之門。名滿江左。余目愧弗及文翁。二子迥高出於陳錢之上。師不必賈於弟子。信然哉。因題數語。以志自幸。歲在庚子小春旣望。婁東友人王鑑漫跋。

吾郡畫家文沈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畫道最盛。頗知南宗正脈。但未免過於精工。所乏自然之致。余此冊雖不能夢見古人。幸無縱橫習氣耳。

畫訣

〔清〕龔賢撰

〔作者小傳〕

龔賢。又名豈賢。字半千。又字野遺。號半畝。又號紫丈人。崑山人。流寓金陵。工詩文。行草雄奇。性孤僻。與人落落難合。故其畫能掃除蹊徑。獨出幽異。自謂所作山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程青溪能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說者謂半千畫。愛做梅花道人筆意。常自寫小照作掃葉僧。因名所居為掃葉樓。所著畫訣。言近旨遠。精確不磨。初學最宜探討。與樊圻、高嶺、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荪、為金陵八子云。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為輪廓。內為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為伏陰故黑。石最忌疊。亦不宜巧。巧近小方。疊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卽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着落。今人畫石。皆若倒懸。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卽破山也。山倒去半邊。卽成平臺。故着色平臺面染綠。苔艸色也。旁染赭。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見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卽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須用土山耳。土山下可用小石爲脚。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煙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自處補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即成樹身。以後即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寬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即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後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即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送逆。送筆宜圓。若偏鋒即扁筆矣。

向左樹大枝向右。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即不論。向右樹一筆即分了。分了處勿結。凡自上而下。自左而

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反欹矣。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則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重複。

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淡淡。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也。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鍼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徧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著於樹杪謂之春林。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圍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身處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於西上。則背見於東下。往往有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

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於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松楸林木之外。然

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欲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尙宜妥貼。况屋子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辰。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蓬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勞。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於稍篷內卽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卽在古人畫中見過幕臨過。亦須看真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土上。或著土如在水中。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空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嘆也。

大石間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柳根少。松宜直。柳宜欹。松鍼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於書屋酒亭旁。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胸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胸中先不着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法。卽無此病。

畫筌

〔清〕笪重光撰

〔作者小傳〕

笪重光丹徒人。一作勾容。晚年居茅山學道。改名傳光。字在辛。號江上外史。自稱鬱岡掃葉道人。晚署名曰逸光。號逸奕。有印章文曰鐵甕城西逸叟。順治壬辰進士。工書畫。書法眉山。山水得南徐江山氣象。說者謂其高情逸趣橫溢豪端。肥不俗。濕不潤。爲石谷、南田稱賞。所著書筏、畫筌、曲盡精微。有裨後學云。

繪事之傳尙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爲畫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爲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據所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夫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眞爲定論。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樾交割。以清爲法。畫家最重章法。清渾二語。通體段落。始兩得之。形勢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劑量淺深。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峯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峯盤互。祖峯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闊。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起復收放。括盡縱橫運用之法。背不可覩。仄其峯勢。恍而陰崖。均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象。山頭山足。俯仰照顧。有情近峯遠峯。形狀勿令相犯。

〔清〕笪重光 畫筌

此章法要緊處。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為屏。巨嶺橫開。還藉羣峯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貴腹內陵阿之層轉。學者勿輕放過。

一峯而山形峯嶺。在嶺邊樹石之繽紛。數徑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峯相望。或斷而或連。峯天矯以欲上。仰而瞰

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薄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水道之達。埋其山

形。水道乃山之血脈。貫通處水道不滯。則通幅滯塞。所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為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近水潑洄。每於邨邊石

脚。遠沙迢遞。見之峯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沈瀟。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平遠一

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剝竿、樓櫓、戍壘、漁簖為映帶。邨野以田廬、籬徑、菰渚、柳隄、茅店、板橋、

煙墟、渡艇為鋪陳。畫中平遠最難。作此分江湖、邨野、雨景、晚景、處即是畫法。野景以趙大年為宗。江景則江燕語公為妙。觀此點畫。畫法盡矣。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

則靈。土無全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土之左右藏其角。土戴石而宜審重輕。石壘石而應相表裏。山水中畫

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令土石渾成。雖極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為合格。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而則反。半山交夾。石為齒牙。平壘

透迤。石為凌趾。山脊以石為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殼。山實虛之以煙靄。山虛實之以亭臺。山形欲轉。

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聳。山面陡面斜。莫為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並肩。石壁噴噴。一帶傾欹

而倚盼。樹枝撐攢。幾株向背而紛拏。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暉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以衛峽。石頽

臥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此段言畫現詩續之妙。如文章家讓門敘事法。變化無方。榆柳茂於邨舍。松檜鬱乎

巖阿坡間之樹扶疎。石上之枝假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翳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互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紆直。欲使聯翩。菀枯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脞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多種。不過為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其理。此段洗發曲盡元微。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畫樹秘要。前人所不傳。今于江上先生發之。令人玩索不盡。煙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兩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修立。影互而成行。幽巖古枿。老狀離奇。片石疎叢。天真爛熳。山擁大塊而虛腹。木攢多種而疎巔。衆山交會。借叢樹以為深。細路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沙如漂練。分水勢而復羅邨勢。樹若連欄。圍山足而兼襯山巒。沙邊水蕩。偶借石防。峯裏雲生。還容樹隱。沙之交插處作樹有法。惟擬翁最為擅勝。荒林麓互錯。路暗藏於山根。巖谷遮藏。境深隱於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露。能令土石分明。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峯頂不連。以樹色之遙蔽。峯稜孤側。草樹為羽毛。坡脚平斜。石叢為綴嵌。樹惟巧於分根。即數株而地隔。石若妙於劈面。雖百笏而景殊。妙在心傳。非能口授。石看三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案、琴墩、蟲窠、魚砌、覆盂、欵帽、缺折、蹲獸、蚌殼、螺軀、鳥罩、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蝶、聚蜂、蛇驚、鴉集、雞翎、燕翦、珠綴、冰凌、竹个、梭團、簾垂、穗結、飄縷、簇角、攢鉞、疊紈之殊

形。貴相機而作。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澤之容。樹勁則清。水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市。

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巖倒懸者脚穩。原巘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巖聳聳。互脩坂而勢悠。山巍脚遠。

水無近麓之情。地廓邨遙。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為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峯。頭而後定。遠墅勿

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坪疊石。即作山巒。低岸交沙。便成津浦。漸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瀉浮。衆水匯而成潭。

兩岸逼而為瀑。闊狹因乎石積。夷險視乎巖梯。無風而瀾平。觸石而湍激。折瀾如傾沸。湧浪若騰驤。派流遠近。

為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闊而沙岸全無。水煙浮而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

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繁。濤勢高掀而筆蕩。山夾兩岸。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溪澗

江湖。畫法迥異。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析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略盡。布局觀乎縑楮。命意寓於規程。統於一而締構不替。審所以而開闔有準。尺

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緊。卷之上下。隱截巒根。幅之左右。吞吐巖樹。一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有

散。應知境闢神開。畫法不離縱橫聚散四字。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巧在善留。全形具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

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引。二語畫禪元要也。知其解者。且暮過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佳致。移之彼處。而多

違。理路之清。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淡簡而稠繆。挈小以成鉅。心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

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目中有山四句。即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時。胸中了無。作山先求入路。出水預

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徑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峯勢同形。諳於地理。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味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陰陽。豈識渲歛之訣。水運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簷溜。直瀉無情。石塊一似土坯。模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麤。遠地猶同咫尺。

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邱壑之理思過半矣。

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略盡。若不細加體認。即蹈其弊轍。猶樹茫然。

坪憎桶案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峯高樹壯非宜。近山平田。患

其壁立。離村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樹色。生枝休似伐枝。峯巒雄秀。林木不合蕭

疎。島嶼孤清。屋舍豈宜叢雜。異境未可多爲。田圃只堪戲作。宮殿鬱盤而壯麗。寺觀清邃而嵯峨。園亭之屋幽

敞。旅舍之屋駢闐。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邨聚密其井煙。界畫之工。無虧折算。寫意之妙。頗擅縱

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

人屋質。無傷於雅。沙草劇。不失於文。雪意清寒。休爲染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蠶

痕宜忌。風林狂態堪噴。曉霧昏煙。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靄。氣候難以相干。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

人有畫無題。卽強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剎。協其龍砂。邨舍茅

堂。宜其風水。山門敞豁。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邨水溶溶。映

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蒲綠幽渌。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樞。愛

落景之開紅。值山嵐之送晚。宿霧歛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峯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斷山銜月。雪殘青

岸。煙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闊。地表千鐔。高標插漢。波闊數點。遠黛浮空。匿秀嶺於重巒。立奇峯於側嶂。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下穿巖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驚濤拍於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峯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臬。陰生洞壑。雨氣漸沈。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於平林。收夏雲於深岫。月映園林之瀟灑。風生野渚之飄颻。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修篁掩映於幽澗。長松倚薄於崇崖。近激鷺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沈暉。水屋輪翻。沙堤橋斷。鳧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於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縈籬。寒螿桐疎。山窻竹亂。柴門設而常關。篷窗繫而爲寄。樵子負薪於危峯。漁父橫舟於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於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颺。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鋤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依隴畝以棲遲。攤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曬網。曲徑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戀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如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羣幽訪友。時見兩人。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畫家無有不知者。但筆墨靈疎。即竭慮布置。終不能逼出真境。是有景與無景同也。覽者勿徒愛其詞句之佳。當于景色中有會心處。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實。董巨峯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力。米家墨法出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

右摩詰之輞川。荆關之桃源。華原冒雪。營邱寒林。江寺闔於希古。鵲華貌於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岳化爲房山。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會境通神。合於天造。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這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畫悟後。格制難成。資分格方象之者難。百年以來不一二觀。故有童而習之。老而無所得。或恃其聰明終虧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十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遠。方號大家。神韻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迹。轉瞬若失。盡屬庸裁。山下宛似經過。卽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於盈寸之間。招峯巒於千里之外。仰眎岩巖。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邃。喜尋覽之多途。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滯瀨而莫視其跡。近睇鉤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畫家大法以氣韻生動爲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生氣。惟有烟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撫古法。終隔數塵。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工。看入深重。卽少林巒而可玩。真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此篇中間發氣韻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山之厚處卽深處。水之靜時卽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

山外清光。何從着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凡理路不明。隨筆填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病。至點出無畫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即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

。妙在通暢皆靈。故云妙境也。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於機微。勢之凝聚由乎

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

粗簡或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疏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按圖畫而尋其為邱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為

圖畫則神。邱壑忘其為圖畫。是得天地之靈氣也。所謂藝術而至於神傳矣。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偽。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

拘點抹而忽其真。鉤之行止。即峯巒之起伏。皴之分搭。即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鉤劈之流行。淺深為渲染之變

化。虛白為陽。實染為陰。山均染重。端因陰影相遮。山而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鉤面出。山

脚伏而皴側。坡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脚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樹以託根。墨帶燥

而蒼。皴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複而內暈。鉤簡而外工。鉤靈動似乎皴。皴細碎同於擦。劈而不皴。知

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知鉤劈之意全。著筆為皴。留空痕以成廓。運墨為染。間滃跡以省鉤。點之圓活。與皴無

殊。皴之沈酣。皴染匪異。鉤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即以代皴。復染於鉤內。而石面稜稜。增染於廓外。而石

脊隱隱。皴不足。重染以發其華。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質而牛毛文。釘頭莽於木柿。長

短相施。豆瓣潑於芝麻。小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劈斧近於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適大劈。內帶鑿痕。小劈中含鋪跡。石凌面而隱疊千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皴卽斧劈之後塵。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柄圓鑿之難入者。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於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

今人之蔽。只在不能專攻一家。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開墨妙之元秘。補前人之缺略。眞六法之微旨也。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急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誠此可以豁然開悟。

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鉤帶染。機到筆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多用攢。側多用疊。秃鋒用劔。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按筆者銳。含潤若涵。帶渴爲焦。細等纖塵。粗同墜石。淡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興會。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色之妙。於下文數語盡之。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眞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韻。色以清用而無痕。輕拂軼於穠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蓋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設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卽輕勻而肉好。間色以免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此言一色中變化。已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精微之理。幾於入道。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韻不足。學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醒隄。仿一峯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

本於意中融變。卽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於象外追維。千筆萬筆易。當知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森疎則幽姿頓減。

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縱橫餘習。無斧鑿痕。方於紙墨間靜。

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於靜。其登峯矣乎。

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煙霧。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爲

筋骨。筆以墨爲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人知捨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澀。不知澀而非枯。墨之頻潑。勢等崩雲。墨之沈凝。色同碎錦。筆有中鋒側鋒之異用。更有着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爲斜脈之分形。磔作假坡之折筆。啄毫能令影疎。策穎每教勢動。石圓似弩之內擲。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清真。畫法原通於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於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韻。點筆開窗。寓懷知己。偶逢合作。庶幾古人。此復拈八法示人。以見書畫同原。眞千古不易之論。此宣先生書後畫筆并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爲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

至於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髮更無遺憾。春葩秋萼。花葉全師造化。寫豔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於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綠繞於溪潭。荇蘩弄影。草蟲飛綴於條葉。風日搖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傳彩。造於精微。能事此者。覽而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於茲編可會通焉。

僕以愚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於木石。偶著有書笈。畫筌二篇。聊用遣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

醫湖上。葉本爲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先生見而悅之。命僕付梓。竊笑藝林卮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樵子正叔兩友過訪虎阜。討論詩畫。索觀此篇。深爲許可。因相與縱譚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真蹟。幸篇中無不昭合者。遂參較評閱。力從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後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笄重光識。

清暉畫跋

〔清〕王翬撰

〔作者小傳〕

王翬常熟人。字石谷。號耕煙散人。自號清暉室主人。又稱烏目山人。劍門樵客。運筆構思。天機迸露。太倉王廉州遊虞山。石谷畫扇呈之。廉州大驚異。卽載之歸。乃親指授古人名蹟稿本。遂大進。旣而廉州將遠宦。乃引謁奉常。奉常叩其學。歎曰。此煙客師也。乃師煙客耶。挈之遊江南北。翬旣神悟力學。遂爲一代作家。壽至八十九而終。後人尊爲畫聖焉。

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獻也。虎兒真蹟。流傳已少。况南宮乎。昔白石翁題元暉瀟湘圖云。七十五歲始得一觀。以快生平。翬生較晚。竊得於米家父子有緣。凡小米真蹟。合見數種。又於荆溪吳氏見大米雲起樓圖。已爲大快。今秋客京邸。涓翁老先生出示此卷。與吳氏所藏。筆氣無二。至山頭多不作橫點。只用墨破凹凸之形。樹木人物。屋宇。皆極精工。似王右丞風格。又屬變體。洵知大家筆妙。無所不可耶。翬粗事皴染。不敢望啓南萬一。而賞鑒之緣。或過之。用以自幸。并爲好古者志喜云。

嗟呼。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之流弊起也。顧陸張吳。遠者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舉。未聞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澹寂。仲圭之澗

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爲百世之宗無弊也。泊乎近世。風趨益平。習俗愈卑。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僊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先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旁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外。風流都盡。輩自齟時。筭管。仡仡窮年。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絲自拔。大抵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沈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

己丑初冬。偶過婁水。秋涯王子出。余傲王晉卿平橋柳色一幀見示。上有惲南田五詩。猶憶三十年前。侯官張超然與南田同客虞山。余爲之畫柳。兩公各賦絕句十二章以寵之。南田繼亦爲鶴來主人畫柳。書前詩。此冊向藏鶴來。秋涯心豔之。而卒不可奪。丙戌秋杪。扁舟相訪。欲余規模其概。聊爲中郎虎賁。時超然方以八閩解元。僑寓吾虞。圖成之日。屬其雜題數頁。追述舊遊。而秋涯買牛得羊。或亦從此絕意惲冊矣。無何北溪陳子購

以餉秋涯。拙筆簡率無足道。而南田沒且二十年。覽其遺墨。一題再題。詞翰依依。老人低徊曩昔。感喟良多。而秋涯方自詔一幀之中。具兩人舊蹟。爲賢於鶴來所藏。遂命余補書七詩。而序其端委如此。十月十有九日海虞七十八老人王翬識。時寓水雲精舍。

王叔明作修竹遠山。嘗稱文湖州摹寫橫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於樹石間寫叢竹。乃自其肺腑中流出。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南田此圖。真能與古人把臂同行。但屬余點綴。欲如一峯黃鶴合作竹趣圖。余筆不逮古。何能使繪苑傳稱勝事耶。丙寅臘月望後三日王翬識。

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遯跡高隱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峯造極。往往服膺不秩。此圖爲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蹊徑。如對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此幀壬申四月得於粵東

趙令穰規模右丞。每寫水村。必肖家風。使人玩賞無已。董文敏云。王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平淡天真。爲超軼逸塵。此言信然。

凡作一圖。用筆有粗有細。有濃有淡。有乾有濕。方爲好手。若出一律。則光矣。繪畫云。山水用筆須毛。毛字從來論畫者未之及。蓋毛則氣古而味厚。石谷所

謂先正毛之反也。

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

以元人筆墨。連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

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脚。寬閒自在。

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余於青綠法。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不在多也。氣愈清則愈厚。

此余四十年前所作。時序如流。交游零落。茫然不知爲何人作也。余老矣。年往學荒。精神耗敝。轉覺曩時筆墨。於古略有入處。始知畫道之難。愈求而愈遠也。展閱之餘。因書數語以志媿。辛巳夏五耕煙散人王翬識。

北宋徐崇嗣創製沒骨花。遠宗僧繇傳染之妙。一變黃筌勾勒之工。蓋不用筆墨。全以彩色染成。陰陽向背。曲盡其態。超乎法外。合於自然。寫生之極致也。南田子擬議神明。真能得造化之意。近世無與能者。石谷王翬題。繡谷先生慕坡公之爲人。以蘇名其齋。猶坡公圖白傅於齋之意也。蘇公爲當日之白傅。先生其殆今之善學坡公者耶。麓臺學士嘗寫圖贈之。茲復索余圖。用龍眠山莊意。又差近大年一派。雖各闢門庭。而氣運風規。似不遠也。戊子九月二十三日海虞耕煙散人王翬識。

墨井畫跋

〔清〕吳歷撰

〔作者小傳〕

吳歷。字漁山。常熟人。因所居有言子墨井。故號墨井道人。工詩。書法東坡。又善鼓琴。畫得奉常之傳。刻意摹古。遂成大家。其出色處。能深得唐子畏神髓。而不襲其北宗面目。尤爲諸家所莫及。明崇禎五年壬申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八十四。尙強健。後浮海不知所終。

半幅董元傳聞久矣。頗見之懷。不啻飢渴。一日過太原之拙修堂。幸得飽觀。其筆力扛鼎。奇絕雄偉。超軼前代。非後學能窺其微蘊也。

北苑龍宿郊民園。山巖雄峻。樹木鬱茂。亭臺樓閣之富麗。而高棚張設。珠燈錦綵。郊民聚而歡躍。蓋藝祖下江南也。毘陵莊氏所藏。予得請見。不及臨粉本。巨然驟蘭亭圖。出不甚高。雄厚幽深。秋林蘂篠。小徑幽折。一人乘騎過橋。童子抱琴相隨。而寺門南向。大殿直階下。則水閣。閣中蕭翼紗帽。藍袍知僧。柘衣陪坐。並觀蘭亭。當其轉換間。已被其賺去。至今令人笑破口也。然則唐太宗不將勢奪。用蕭翼賺之。意謂無妨於雅事也。及遭殉葬。千古爲之三歎。巨然畫本。今亦不知所歸。

大癡晚年歸富陽。寫富春山卷。筆法游戲如草篆。傳聞有二本。一不知其詳。一被好事者拳拳寶愛。不離於手。迨將終時。投之於火。旁人亟取。已燒卷首尺餘矣。予在廣陵所臨者。燼餘本也。歸而質之太原奉常公。公有石田背臨一卷。卽將勘對。山川樹石。毫無遺失。但石田之設彩。乃其本色也。卷尾跋云。癡翁本。向予所藏。請題於人。被其子乾沒。而後出售。貧不能歸。歎息背臨而已。予所臨二卷。一爲奉常。一爲惠子浮嵐暖翠。癡翁第一合作。絹素無恙。設色帶用青綠。皴擦少變。虞麓本色。墨葉二種。非平日所有。屋宇高低。不著一人。有小澗橫出雲中。峯巒平疊連層。飛動於筆意外。真奇特也。予適在蘇郡。得卽手臨。乃山左宋氏所藏也。不知如何轉歸於塞北。聞遭殉葬。嗚呼。昔之蘭亭。今之浮嵐暖翠。傷哉。惜哉。

大癡春山梵剎圖。用青綠和之設色。與夏山圖無二。全以北苑爲宗。跋云。吾年老耄。習氣未除。蓋有此作也。曩予客吳興。吳刺史招入墨妙亭。出此圖。匆匆一見。不遑臨之。追憶惘然。

陡壑密林圖。癡翁生平合作也。畫在箋紙。跋在絹素。絹雖剝落。而存處字墨維新。畫法如草篆奇籀。予每過拙脩堂。必請觀之。常帶筆就臨。曲盡窮摹。殆難得其神韻。癡翁晚年。亦歎息此幅。被畫賈人俟貧乏時。輒爲貨求。不得不割去。意謂必歸山左矣。

叔明靜深秋曉圖。設色絢爛。與秋山圖並美。蓋蒼松高下。間雜楓樹紅紫。山之右有牌坊門道。廳堂密室。紫衣

者危坐。童役抱琴書侍立。其後面樓臺。有雲鬢珠翠紅粉。澗旁之曲。有飛鷗集鷺。峯之轉處。村落聚散。草樹霜紅。不勝繁茂。上有內府圖章。傳聞兵燹之後。冷攤上獲之。予得觀於劉尙書齋頭。竟日。次早再訪不得。

雲林吳淞山色。層疊高巖。磅礴之氣。直逼巨然。非平遠手筆也。

毘陵唐氏。世藏叔明夏日山居圖。其款識。戊申二月。爲同元高士畫於青村陶氏之嘉樹軒。予時客於許氏補處堂。與唐氏靜香齋只隔一舍。其畫不肯借過。予就而觀之。筆墨景界。逼肖巨然。非山樵本色也。予得飽觀。又得手臨。至於年月。同在戊申二月。是可奇也。

梅道人深得董巨帶濕點苔之法。每積盈篋。不輕點之。語人口。今日意思昏鈍。俟精明澄澈時爲之也。前人繪學工夫。真如鍊金火候。

雲林寫山。依側起勢。不兩合而成。米家山如積米。驟然而就。子久山。直皴帶染。林麓多轉折。三者皆宗北苑而自成。

徐崇嗣畫花萼。不作墨圈。用彩色漬染。謂之沒骨花。張僧繇亦漬彩色而成。謂之沒骨山水。而遠近之勢。意到便能。移人心目。超然妙意。

山以樹石爲眉目。樹石以苔蘚爲眉目。蓋用筆作畫。不應草草。昔僧繇畫龍。不輕點睛。以爲神明在阿堵中耳。

潑墨惜墨。畫手用墨之微妙。潑者。氣磅礴。惜者。骨疎秀。

癡翁有畫。隔岸作數筆。遂分晴雨。如此手筆。高出於前人也。

元人擇僻靜之地。結構層樓爲畫所。朝起看四山。煙雲變幻。得一新境。便欣然落墨。大都如草書法。惟寫胸中逸趣耳。一樹一石。迥然不同。

叔明以吳興山水爲畫本。煙嵐晚峯。霜紅林密。筆筆生動。當在巨然妙悟處參之。所謂直沂其源頭也。

黃鶴山樵。一日掃室焚香。邀癡翁至。出繪學請質。子久熟視之。卻添數筆。遂覺倍華氣象。相傳爲黃王合作。

雲林生畫石。從大李將軍勾斫中來。畫樹謂之減筆。營邱蕭閑古淡。自成一種逸品。非學力所能到也。

李公擇初學草書。劉貢父謂之鸚哥嬌意。鸚鵡之人言。不過數句。其後稍進。問於東坡。吾書比舊如何。坡云。可作秦吉了矣。余畫雖未積學。而近之作者。不知少似秦吉了否耶。

山水要高遠迴環。氣象雄貴。林木要沈鬱華滋。偃仰疎密。用筆往往寫出。方是畫手擅場。

範道人所居東軒。名之曰也足。蓋取詩之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之意。山谷老人。一時賦詩。爲之勝事。余筆墨荒陋。未能髣髴前代風流。而鑒賞者不必有不足之歎。

往余與二三友。南山北山。金碧蒼翠。參差溢目。坐臥其間。飲酒嘯歌。酣後曳杖放脚。得領其奇勝。既而思之。畢

竟是放浪遊習。不若鍵戶弄筆遊戲。真有所獨樂。

社集非水齋。分題得春聲五言。滄漁又屬余。寫其意。蓋畫爲無聲。今則春聲爲之有聲。歐陽子秋聲作賦。予以春聲作圖。感物同心。恨不同時。萬壑響松風。百澗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凍耳。愈清老詩也。蒼煙衝寒來。索圖。予不孤其意。以凍手寫凍耳。或庶幾焉。

觀古畫如遇異物。駭心眩目。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則青黃燦然。要乘興臨摹。用心不雜。方得古人之神。畫要路。

潑墨法。米。風雨驟至。毫間拖泥帶水。便成溼綠林巒。如老將快馬。斫陳破敵。而立見功也。

山居臘候。雪霽皎如。有懷許侍御在補處堂消寒。酒爐活火。不共二三年矣。呵凍擬李營邱雪圖以寄。

溪山無盡。萬里長江兩卷。梅道人之法。巨然也。筆下清雄奇富。變態無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毫放之外。渾然天成。五墨齊備。此蓋仲圭之擅場。非後學者所能措手。

大癡峯巒渾厚。石臺層聳。山面有礫石。林麓小港。有細水迴環。屋宇水閣。草樹鬱盤。無不曲臻妙境。而小山下村落田塍。尤極遠致。予刳心立意。未能窺造其微。張融云。不恨臣無二王法。却笑二王無臣法。誠然。山中六月不知暑氣。就綠陰。斝酌既醒。捉筆擬范山頭。畫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

此予癸卯夏在太原氏拙修堂。縮臨叔明林泉清集。不知何年落於惠子之手。今出請題。如逢舊面。顧惜之情。不能自已。

梅道人得董巨之風骨氣候。帶溼點苔。蒼蒼茫茫。有雄邁之致。予居物外。舊學已廢。有時興到。追尋昔之所見。其雄厚超古處。終不可得。

余秋居之暇。檢得宣紙二。喜其長而嫌其矮。漫探癡翁黃鶴開筆法。又以己意參之。成一小卷。便可懷之出入。如米海岳袖中之石。但終襲稚子事矣。雖然。予齒七十加三。腕力漸衰。墨毫久禿。向後欲作兒戲。恐不復得。不能不爲之惕然。

余近年作畫。似勤似懶。有時不辭呵凍。忘暑忘殮。揮毫疾就。有時春暖晴窗。楮墨精良。對之瞌睡。吾不知此病之所來。或謂老之故也。然少年輩往往亦有如此。予數日前頗覺腕力筆健。漫學山樵而成小卷。不欲人徵去。留此自養晚節。

村農望雨。幾及兩旬。山無出雲。田禾焦卷。雖有枯槁之具。無能遠引江波。廣濟旱土。第恐歲荒。未免預憂之也。薄晚樹頭雙鳩一呼。烏雲四合。徹夜蕭蕭不絕。曉來東阡南陌。花稻淖然而興。蓋憂慮者。轉爲歡歌相慶也。予耄年物外。道修素守。樂聞天下雨聲。已見造物不遺斯民矣。喜不自禁。作畫題吟。以紀好雨應時之化。

墨非道人。晴窗氣暖。攤紙塗鴉。畫成。自烏目山下。同道俗二三子。酌高蹈泉。上劍門。望湖光。已而扁舟泛月歸。古人能文。不求薦舉。善畫。不求知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草衣藜食。不肯向人。蓋王公貴戚。無能招使。知其不可榮辱也。筆墨之道。非有道者不能。孫虔禮論書。以紙墨相發爲一助。昨得一箋。不減澄心紙。柔密光潤。頗與筆墨相宜。雖手腕力微。喜無兒童習氣。

余學畫二三十年來。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不知二三十年後。爲何如。筆墨如此。况學道乎。繪學有得。然後見山見水。觸物生趣。胸中了了。方可下筆。畫要筆墨酣暢。意趣超古。畫之董巨。猶詩之陶謝也。淵明篇篇有酒。摩詰句句有畫。欲追擬輞川。先飲彭澤酒以發興。

日高丈五。睡起把筆。寫山下一片耕桑之地。但少農人較雨量晴耳。

山中茶笋初肥。山人不爲梅天所困。信筆塗抹。而荒荒冷趣。頗近元人也。

晉宋人物。意不在酒。託於酒以免時艱。元季人士。亦借繪事以逃名。悠悠自適。老於林泉矣。人世事無大小。皆如一夢。而繪事獨非夢乎。然予所夢。惟筆與墨。夢之所見。山川草木而已。水活石潤。樹老筠幽。非擬冷元人筆不相入。

畫不以宋元爲基。則如奕棋無子。空枰憑何下手。懷抱清曠。情興灑然。落筆自有山林樂趣。

風霜之變。百卉披靡。獨竹君之蒼秀卓絕。

乘醉畫竹。則有風雨披折偃仰之勢。

嵬石犖确。乃見竹君之節操。

竹之所貴。要畫其節操。風霜歲寒中。卓然蒼翠也。山中酒熟。獨酌成醉。信筆揮灑。遂成蒼翠。甚娛樂也。何可一日不畫此君。

興來畫竹。要得其風雨流韻。霜雪灑然。乃得竹君之品格。

畫之遊戲枯淡。乃士夫之脈。遊戲者。不遺法度。枯淡者。一樹一石。無不腴潤。

高遁不必買山。有草亭竹木。亦可幽棲也。蓋竹乃四時蒼翠。聲與靜宜。獨坐其中。抱素琴。得趣悠悠。樂而至於老。

深山盡日無人到。唐人句也。非吾筆墨寫到山之深處。則不知無人也。然招隱高蹈。古今所難。

陸放翁春愁詩。有前後二首。書之合爲一卷。凡遇有觸愁處。輒以展讀。庶可以解獨。糟邱人病。仍以酒治之也。舉門一名濠境。去舉未遠。有大西小西之風焉。其禮文俗尚。與吾鄉例行相背。如吾鄉見客。必整衣冠。此地見人。免冠而已。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轉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畫排散。橫視而

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卽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殫述。

李義山每歎九州。恨此生未到。作詩云。海外惟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予將至壘。榜人手指。乃知李詩中之九州。第九點青螺。相去咫尺。前波飛立。無能衝入。憑舟望之。海氣微茫。或隱或現。如浮鷗然。

濠田無阡陌。有石沙。有土。甚瘠。居人不諳事春耕。爲商賈者多宅。不樹桑。婦亦不知蠶事。全身以紅紫花錦覆披。微露眉目半面。有凶服者。用皂色。其男子拳髮披肩。戴帽如笠。見人則免之。服短毳衣。兩袖甚窄。衣之中間四旁多鈕扣。著革屐。只一齒。兩腰間橫長短二劍。手執藤枝者。卻是官也。

大凡物之從未見者。而驟見之。爲奇異。壘樹不著霜雪。枯株絕少。予畫寒山落木以眎人。無不咄咄稱奇。峯頭石色。宛似黑人之臉。然黑人俗尙。最深者爲美。淺者爲醜。蓋石乃淡墨色。真所謂醜石也耶。

芭蕉四季有花有實。其花瓣面赭背黃。其實一莖。纍纍垂七八。有龍牙鼓槌二種。採而啖之。龍牙者佳。熨齒酸甜軟骨。其地久寒常飛雪。知摩詰雪蕉有所本也。棕竹枝葉修整。蒼翠處陰陰欲滴。海風驟至。亦不甚欹斜。

陳后山叢談。言蔡州壺公觀。有大木四垂旁出。人莫能知。誤以爲松。及張弼與后山言之。乃知榕也。閩之會城。名榕城。蓋謂榕也。壘中榕木。濃綠參天。枝幹節節下垂。葉如木麻。蔭可十畝。知不減於閩。予每苦海氣薰蒸。坐

臥其下。擬寫是圖。不加點葉。少遜松柏之後彫耳。

四旬清齋。海鮮蔬果。供幾殆盡。獨庭中紅荔未熟。竹筍遲出。不及嚼耳。齋後東歸。過屠門甚快意。

居人喜作盤渦飯。骨董羹款客。飯後以玻璃杯飲葡萄酒。每客數升。不用酒政。且從無爛醉作生涯者。更喜奇花異卉。不惜價覓。三山徑內。紅紫芬芳。四時俱有。但不知花之名耳。

墨井道人。年垂五十。學道於三巴。眠食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已五閱月於茲矣。憶五十年看雲塵世。較此物外觀潮。未覺今是昨非。亦不知海與世孰險孰危。素筆闢出。具道眼者必有以教我。

南田論畫

〔清〕恽正叔撰

〔作者小傳〕

恽壽平。武進人。初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又字正叔。號南田。別號雲溪外史。晚居城東。號東園草衣。遷白雲渡。號白雲外史。生而放蕪。格詩超逸。書法俊秀。畫筆生動。時稱三絕。初善山水。及見石谷。度不能及。曰。格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捨學花竹蟲魚。斟酌古今。獨開生面。然山水亦間爲之。深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惟其虛懷。終不肯多作也。壽平性落拓雅尚。遇知己。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白金如土芥。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顧從未見戚戚之容。惟吟詠詩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唱酬皆一時名流。及沒。家寒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云。

畫有用苦者。有無苦者。苦爲草痕石迹。或亦非石非草。卻似有此一片。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常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常於疎處求密。家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真人想帶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爲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且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着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已。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三日不搦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泠風也。其景則三閔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槍。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槍劍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煙鬢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廚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耶。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河濱。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入牛牢。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跡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岐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易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脊。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鑿畫者不生情。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

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勢而實有其理。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暖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於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寂莫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筆。所謂天際真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果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謫叱吸。叫讓突咬。調調

刁刁。則不可圖也。於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俱莊子語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轡。直欲垂涎十日。

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卽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於天造。宜於人事者也。無墨池研臼之功。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瀾氤氳之氣。林風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末間者。離矣。

凡觀名跡。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家嫡。獨推

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觀。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蹟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尙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潑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於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文餘景。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絹。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跡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防千二米。盛於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於閨風之上。泳於汶寥之野。

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於法度之外矣。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悅澤神風。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着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煙。攝入渾茫。游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岩氣浮於几席。勁飈發於豪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可喻於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清疎一格。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弈角一着。勝人處正不在多。昔人云。牡丹須着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鬪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絲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扶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

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粗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非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於魏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於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穠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真無言之師。因用其法。

高逸一種。蓋欲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真。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撫倣。去之愈遠。

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尙沈鬱。黃貴瀟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喬阿古幹。愛其昂霄之姿。含霜傲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

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於古人略有合處。與知者鑒之。

北苑正鋒。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

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染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逾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宕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村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於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子久天地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

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煙雲供養。以至於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

秦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話。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詭宕奇妙。至以真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者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跡軟濡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泊之者。長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固。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米家父子與高尙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義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胡。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踳踳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問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神情。於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於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魁臙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晒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雲西筆意靜淨。真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却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尙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弦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濃麗時習。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

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貧絕塵。近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略得意趣。猶有仲姬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爲超逸。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嘯強。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真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顏頡黃倪。蓋得力於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游戲。脫盡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

昔滕昌祐常於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苔草。抽豪研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輩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於一。可謂一代鴻寶。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真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便畫苑蒐採云。

雲林畫天真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雲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爾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澹菴宋元冊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真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後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撫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撫營邱寒林。曉煙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煙不同。畫煙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煙之態也。疎密掩映。煙之趣也。空洞沈冥。煙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煙之意也。覆水如纈。橫山如練。煙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頤。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烏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真跡。不下廿餘本。而真跡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一。頓悟其法。於毘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後見關山蕭寺本。一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沈古。關山圖則離披零亂。飄灑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而王郎於是乎進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

在雲霧中也。石谷沈思既久。暇日戲摹三圖筆意於一幀。滌盪陳趨。發揮新意。徇翔放肆。而山樵始無餘蘊。今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狀。置余案頭。摩娑十餘日。題數語歸之。蓋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尙不能割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耶。庚戌夏五月。毘陵南田草衣憚格題於靜嘯閣。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旣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足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梅花庵主學董源。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皇然自拔。此本所撫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真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真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宗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起雲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

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闕懸殊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渺焉。塵滓盡矣。靈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廷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猶攀糜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閩邂逅。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擾驪龍而探夜光。真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離落。人煙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作江岸圖。致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

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疊石爲之。全用濁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撫入冊中。眞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木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於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馨快。可無絕弦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劇。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籃。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煙。真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已。此從真相中盤鬱而出。非由於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真宰欲出者。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耽玩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於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煙。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底略備。變態盡於是矣。至於墨章外暈。游賞無窮。蓋管三折肱於山樵。而得其靈秘。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氳紙上。黯澹沈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徇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大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寶。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尤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真有出藍之美。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爲超逸。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猶小巫爾。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卽雲林清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撫。幼霞標致可想也。

觀石谷山人撫王叔明溪山長卷。全法董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煙奔掩映。樓

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捫酌。山村籬落。欄道迴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青泥百盤。下迷山麓。如身在萬山中。聞猿啼豹嘯。松風濺瀑之聲。恍若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間。而得清暉澹忘之娛。却笑謝客當年鑿山開道爲多事也。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於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日。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敝焉。師長捨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渺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谷此圖。不求甚似。師林緬然可思。真坐游於千載之上。與迂翁列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嘗。目在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游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緲。子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行。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豪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兩度爲童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猶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嘆。

昔黃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

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於古人矣。

湖中半是芙蕖。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玻璃世界。

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游船燈火。笙管謳歌。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

游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隍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輿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

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窟。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略如此。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關同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撫。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倣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游。寫此以志昔者。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戊申春。予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

卷假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時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邪。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千雪意。乃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白石翁藏關同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皇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幘。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礙湍瀾。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菱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煙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緲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鱗鴻漾。破荒忽。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通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幘。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

家法爲桃源圖。

子久浮巒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秘。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於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凡雲林、叔明、仲圭、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撫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真面目。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嘆。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篔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略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於思。不失於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縱先匠。何止下真迹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間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

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問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誇詡。一峯富春真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毘陵。將爲江上御史募此。欲從陽羨借周氏撫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後一載。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真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真醜雞斥鷃。蝨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迹。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真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况美人

之貞而極靡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昔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墨黑。西王母以食穆王。今之墨桃。其遺意云。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造意。當與白陽公并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於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於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娥眉。子畫如玉環豐肌。真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於後。

趙吳興有花溪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倣者毋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某某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水初澌。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雲翁縣臺先生。於馬上望真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風梢。隱見出沒。真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

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真能知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法行於荒落草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巒。煙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煙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機也。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真意者。非耶。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徂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湖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閒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於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於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於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

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册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巖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煙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於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塗。庶幾洗刷頽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斥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壬子秋。予在荆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蹊。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煙將升。萬影旣寂。衆籟俱作。於此流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

趙承旨畫落花游魚圖。題詩云。溶溶綠水濃如染。風送落花春幾多。頭白歸來舊池館。閒看魚泳自瀉波。延祐七年三月六日。春雨初霽。溪光可人。乘興作落花游魚圖。就賦詩其上。殊有清思耳。此幀已歸廣陵王氏。不復可得。癸丑予客西泠。往來湖濱。蘋灘荻港。綠堤花岸。可以澡雪塵襟。馳盪藻思。每當風日暄和。碧水澄明。游魚可數。輒憶文敏所圖。悠然自樂。因髣髴爲之。併賦落花戲魚之曲。以當樂府田田茄下之歌云。澄波如鏡。散紅如霞。沙鄰鄰。雲瀾瀾。菰蒲如相繫。春風兮。於水之汀。雲之涯。盪動不見底。荇帶清可憐。儵魚游其間。儵魚游其

間。願得惠子兮。從我乎濠上之觀兮。

九月在散懷閣。樹秋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忘之表。深秋池館。畫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也。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易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鑒者當得之。唐解元墨花遊戲。魏國夫人馬上淡粧。以天趣勝耶。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秘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煙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瀟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望於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森蕭。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似。何敢輒望巨公。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爲沈啓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譁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泊於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對枝鹿角。槎枿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幘。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於邢溝淮水之間。因爲說此圖。先生卽呼僮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真本。當試正所不逮。

滕昌祐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名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曩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滕華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苔草。而不勝凝神耳。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着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真化境也。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水田白鷺夏木黃鸝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關同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畫平遠之宗工。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清潤。此吳興一生宗旨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煙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子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於浦塘幽菴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子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藹然。索玩無盡。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余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撫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幹欹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鴉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春夜與虞山好友石谷。書齋對茗快談。戲拈柯九思樹石。石谷補竹坡。共爲笑樂。時丙申浴佛前二日。南田壽

平記。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游於雲溪。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真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觀二瞻做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少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澹。點置村屋溪橋。落想輒異。真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仇實父因過月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探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做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長。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緲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於林臯。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煙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真。宇宙美迹。真宰所秘。乃不越襟而能問津於研席間。始知劉子驥輩真凡夫耳。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目王山人畫竹。

得六如遺意。并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派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江影。風在煙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墨雨如煙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沙。六如詩句諧謔殊甚。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零秋。戲爲留照。

徐熙畫牡丹。止於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洲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折。生煙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真寂寞之境。再着一點便俗。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秋夜煙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蕩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

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并作。目勞於見色。耳披於接聲。聽攬既異。煩襟澡雪。真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泛詩可也。千頃琅玕。三間草屋。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春煙圖。以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旣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風管曾吹嶰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前在武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海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詩爲五言。極清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折離披。有雲後凝寒意。冰鱗玉柯。危幹凝碧。真歲寒之麗賓。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

紫栗一尋。青山萬朶。二語作畫最勝。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泠然神遠。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藏山於山。藏川於川。藏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凄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蚪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泪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讀之淒淒然。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於外。神藏於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以爲壽。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於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全是化工神境。磅礴鬱積。無筆墨痕。當令古人歌笑出地。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真堪娛老。

北郭水亭。蓮花滿池。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顏筆。略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老樹荒溪。茅亭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老松危崖。淙淙瀑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於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於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假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做其大意。過邯鄲而匆匆矣。撫癡翁陡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尙書夏山圖。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不易學。昔元鎮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鎮所許。况時流哉。

晴川攬輿圖。撫趙吳興設色。

鷗波老人清江釣艇。趙千里晴戀簞翠。此幀兼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亂石鳴泉。做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染相似而有間。如海裂井。斷不可淆。明眼者辨取。予曾從西溪觀銅峯雪色。因以許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寢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枝高撐天。葉大於掌。含霜聚雨。涼籟吹蕩。空堂無風。時作奇響。幾回停筆。不得下。令人心在白雲上。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略似之。樹石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豪端出入。瓊臺豔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饒秦同輦。真人間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絲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玩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隱之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
饑。可以無悶矣。

苦瓜和尚畫語錄

〔清〕釋道濟撰

〔作者小傳〕

道濟字石濤。號大滌子。又號清湘老人。晚號瞎尊者。自稱苦瓜和尚。善山水及花果蘭竹。筆意縱恣。脫盡窠臼。王麓臺嘗云。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爲第一。予與石谷皆有所未逮。其推重至此。蓋道濟逃於禪。而非正釋也。俗姓朱。名若極。著有畫語錄等書行世。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卽億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

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逆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心。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畫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於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

一知其經。卽變其權。一知其法。卽工於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矣。於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於何門戶。於何階級。於何比擬。於何效驗。於何點染。於何鞞皴。於何形勢。能使我卽古而古。卽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鐘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彊而用之。無間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躡有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巒峴。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托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鞞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甌雕鑿於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

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綑縑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綑縑。綑縑不分。是爲混沌。爾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綑縑之分。作關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綑縑。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

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重。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卽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卽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障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於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於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卻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擘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蔴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攀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卻能資峯之形勢。

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形。如天柱峯。明星蓬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鑪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於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墻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彊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彊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關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彊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彊。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卽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疏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剪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鳥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踴躍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連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四指五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卻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毓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噴岫突兀。嵐氣霧露。

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莽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灑州閭苑。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受之也。山卽海也。海卽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於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日。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暮之。不獨於冬。推之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譏。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於畫。而又顯於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

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鞞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均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於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於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躡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受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於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

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溱澗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於山。不任於水者。是猶沈於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於川上。聽於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於山。不任於水。不任於筆墨。不任於古今。不任於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者也。

雨窗漫筆

〔清〕王原祁撰

〔作者小傳〕

王原祁。時敏孫。字茂京。號麓臺。康熙庚戌進士。登第後專心畫學。山水能繼祖法。而於大癡淺絳。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之氣。盎然楮墨外。康熙朝。原祁以畫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人書畫。充佩文齋畫譜總裁官。並工詩善文。藝林稱三絕云。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賡。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布次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

到渠成。天然淡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蕩。峯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之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應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邪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悟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照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略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

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於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

設色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白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積容樹色。更須於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

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綿裏裹鐵。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僮夫氣。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麓臺畫跋

題丹思畫册做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真僞。此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贈君君一嘖。僧寮又聽鐘聲至。

做黃子久筆

爲張雨蔭作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迴別。及於此者。寒山流水。另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尙奇峭。意在富春鳥目閒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做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楛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相幅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幃。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命爲粵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訂。

煙巒秋爽做荆關

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荆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僉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做梅道人筆

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從位置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便疥

癩滿紙矣。每於梅道人。有墨豬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於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宋之三昧也。

做小米筆

爲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陰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做黃子久

爲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開。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於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擬有奪誤。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癡筆

爲毘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是。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做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於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眠。有少分相合否。

做大癡

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嶒。巨石俯瞰河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安至矣。今長黃官於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輒可以卜報最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做黃大癡長卷

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於宋。至元人搽挾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濕。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於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

以余言爲河漢耳。

做大癡

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洛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於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礪礪。以研求之思。發蒼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做梅道人

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做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腴。不入竅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於首。

做大癡九峯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於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卽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做大癡

爲顧天山作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資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真。得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圖。卽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做設色大癡

爲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

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做大癡筆意。其中妍媸。知者自能辨之。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題做大癡筆

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時繆文字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柔和。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做宋元諸大家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諸家。俱有源委。其他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暇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挖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 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寒人之髓。澗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縱。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出示丹思。以見羹牆無寐云。

題做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巨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荷葉滿深山。領略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輒做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屏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卽可以學董米也。

傲松雪大年筆意 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第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有合處。因傲松雪大年筆意。并錄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三千。竹深處處罌啼綠。輪與江南四月天。

題畫傲王叔明長卷 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峯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葱。御苑在焉。得茅茨土階之意。而仍有蓬萊閬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康熙戊子長夏題於海甸寓直

題傲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真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於華亭。於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

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收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僧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彙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於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做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武之功。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於此研求。庶幾於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做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做趙大年 推篷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於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做董巨筆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卽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噉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大癡設色秋山

與尚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韻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興朝以來。杳不可卽。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

吳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於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於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豬之謂也。己丑中秋乍霽。新涼與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於實處取氣。惟米家於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於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做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暑

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傲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墮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真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傲梅道人筆識之。

題做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於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而於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於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爲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翫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祕。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略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法鑒否。推筵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於前。并題數語。此畫始於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竣事。

做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然於筆墨之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於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境亦無多些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數學相長無倦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

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腳汗氣。於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做王叔明 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例。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做大癡設色秋山 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於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於中。因名之曰做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真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於林下水邊。沙磧木末。極閒中輒加留意。歸於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於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題做子久王叔明筆詰似其舅趙吳興。進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逸若河漢矣。題做黃鶴山樵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同里閭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題做梅道人宋元諸家。各出機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狃爲是法也。於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清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洵不虛也。題做雲林

做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家自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概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

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倦倦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於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於清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倣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耶。輪美問畫於余。余以此告之。卽寫是畫以授之。意欲於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於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倣大癡設色

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真爲主。有時而傅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於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

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鉞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

做設色倪黃

爲劉煥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於吳中少有盛名。遊於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做設色大癡

爲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余於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於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開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於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於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鑒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

知我者。余不敢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禱。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於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於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做倪黃設色小卷

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弈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於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於節奏。林泉之於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闕者五年。今復來京。弈學更進。畫理明了。不減於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做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於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

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於是右丞之氣運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弄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東莊論畫

〔清〕王 昱 撰

〔作者小傳〕

王昱，太倉人。字日初，號東莊。自稱雲槎山人。原祁族弟。喜作山水。游京師。從其兄麓臺學。盡窺宋元諸家之奧。嘗至秦中。歷華嶽關河之險。歸。其婦勸之力田。謂農者雖勞。租可自給。若畫。牽率酬應。不可待以舉火。學者貴藏其文采。何如乘田之爲得乎。人多笑其妻之迂。沈敬亭獨高其志。爲賦長篇。稱其賢云。

余性無他嗜。幼耽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傅。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能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牀。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真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

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煙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學業精進。全在乎此。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噓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遊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真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家。終無見道之日耳。翰墨中面目各別。而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句托。過接映帶。須跌宕敲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溼。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學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卽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真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真筆墨。須知此種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

煙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斯爲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共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麤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非絢爛之極。不能到此。用筆要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有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一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卽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繪事發微

〔清〕唐岱撰

〔作者小傳〕

唐岱滿洲人。字德東。號靜巖。一號默莊。工山水。與華鯤、金永熙、王敬銘、黃鼎、趙曉、溫儀、曹培源、李爲憲、同出王原祁之門。聖祖御賜畫狀元。說者謂其畫筆沈厚深穩。得力宋人居多。乾隆時祇候內廷。畫邀高宗睿題。詩載樂善堂集。

正派

畫有正派。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名世也。何謂正傳。如道統自孔孟後遞衍於廣川昌黎。至宋有周、程、張、朱。統緒大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王陽明。皆嫡嗣也。畫學亦然。派始於伏羲畫卦。以通天地之德。史皇收蟲魚卉木之形。以抒藻揚芬。筆端造化。於是始逗漏一斑矣。傳曰。畫者成教化。明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蓋精於畫者。嘗間代而一出也。唐李思訓、王維始分宗派。摩詰用渲淡。開後世法門。至董北苑則墨法全備。荆浩、關同、李成、范寬、巨然、郭熙輩。皆稱畫中聖賢。至南宋院畫。刻畫工巧。金碧焜煌。始失畫家天趣。其間如李唐、馬遠。下筆縱橫。淋漓揮灑。另開戶牖。至明戴文進、吳小仙、謝時臣皆宗之。雖得一體。究於古人背馳。非山水中正派。此亦如莊、列、申、韓諸子。雖各著書名家。可同魯論鄒孟耶。元時諸子。遙接董巨衣。

鉢。黃公望、王蒙、吳鎮、趙孟頫。皆得北苑正傳。爲元大家。高克恭、倪元鎮、曹知白、方方壺。雖稱逸品。其實一家之眷屬也。明董思白衍其法派。畫之正傳於焉未墜。我朝吳下三王繼之。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淵源有自。出入蹂躪於子久之堂。與者有年。每至下筆得意時。恆有超越其先人之歎。近日同學諸子。各具所長。探討六法。深究三昧。爲之別向其源流如此。未知將來誰拔赤幟也。

傳授

凡畫學入門。必須名師講究。指示立稿。如山之來龍起伏。陰陽向背。水之來派近遠。湍流緩急。位置穩妥。令學者得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視其筆性所近。引之入門。俟皴染純熟。心手相應。則摹倣舊畫。多臨多記。古人邱壑。融會胸中。自得六法三品之妙。落筆腕下。眼底一片空明。山高水長。氣韻生動矣。學至此。所謂有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今之學人。誤於旁蹊邪徑。專以工細爲能。敷彩眩目。一入時蹊。金陵紗終身不能自拔。豈不惜哉。昔關同事荆浩。有出藍之譽。巨然師董源。深造堂奧。開元四大家法門。李將軍子昭道。米海岳子友仁。郭河陽子若孫。皆得家傳。稱爲妙品。蓋有本也。

品質

古今畫家。無論軒冕岩穴。其人之品質必高。昔李思訓爲唐宗室。武后朝遂解組遜隱。以筆墨自適。盧鴻一徵

爲諫議大夫不受。隱嵩山作草堂圖。宋李成遊藝不仕。元吳仲圭不入城市。誅茅爲梅花庵。畫漁父圖。作漁父詞。自名煙波釣叟。倪雲林造清秘閣獨居。每寫溪山自怡。黃子久日斷炊。猶坦腹豆棚下。悠然自適。常畫虞山。此皆志節高邁。放達不羈之士。故畫入神品。塵容俗狀不得犯其筆端。職是故也。少陵詩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斯言得之矣。古人原以筆墨怡情養神。今人用之圖利。豈能得畫中之妙耶。可慨也已。

畫名

畫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者。如王右丞、李將軍、荆關、董巨、李成、范寬、郭熙輩。以畫傳人也。若地位之尊崇。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王、嘉王、南唐後主。道德之隆重。如司馬君實。學問之淵博。品望之高雅。如文與可、蘇子瞻諸公。以人傳畫也。因人傳畫者。代代有之。而因畫傳人者。每不世出。蓋以人傳者。既聰明富貴。又居豐暇豫。而位高善詩。故多以畫傳者。大略貧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擾於衣食。常不得爲。卽爲亦不能盡其力。故少。然均之皆深通其道。而後能傳道。非兼通文章書法而有之。則不能得。故甚難。畫之樹石、山寺、村墟、橋梁。如文之句法也。邱壑、位置、景物、境界。如文之章法也。其操筆伸紙。經營慘淡。大幅小方。獅子之搏兔。象文之臨題也。至於山之輪廓。樹之枝幹。用書家之中鋒。皴擦點染。分墨之彩色。用書家之真草篆隸也。

今亦有用筆純熟。似得筆墨之趣。而位置錯雜。如善書者寫無法之文。又有筆力不到。皴染不熟。而臨摹成跡。如幼童抄古文。是二者皆不能得其道。世有善文而不能善書。善書而不能善文者。而畫家必兼二家之法。而後可。然則非精於六法六要。知三品三病。筆墨妙。境界幽深。氣韻渾厚。意味脫灑。而深得其道者。不能傳古人之畫名。豈易得哉。

邱壑

畫之有山水也。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如山主靜。畫山亦要沉靜。立稿時須凝神澄慮。存想主山從何處起。布置穿插。先有成見。然後落筆。使主山來龍起伏。有環抱客山。朝揖相隨。陰陽向背。俱各分明。主峯之脅傍起者。爲分龍之脈。右聳者左舒。左結者右伸。兩山相交處。可出流泉。巒頂上宜攢簇窠叢。懸崖直壁。勢雖峻峻而宜穩妥。矯樹垂藤。懸披斜挂。山麓坡脚。須置大樹。長松三五之。或欹斜而探水。或聳直而凌雲。沙水穿插。澗澗石開。危橋漁艇。相景而作。村墟煙火。宜在藏風聚氣之所。孤亭草閣。水涯岩邊。參差間出。主山來龍不過三折。客山迤邐只用兩層。飛瀑向岡巒窄狹中陡落。山腹曠闊。須有雲烟繚繞。古塔殿脊。樹叢中微露一二。孤峯要瘦。遙瞻主山。畫遠山遠則低。近則高。但不可越出主山。以損氣勢。用一層。用兩層。視靠近山。並以有情爲妙。訣曰。岑巒辨明晦。林木須高下。以樹根之參差。分坡脚之近遠。至於煙嵐雲靄。或有或無。總在隱沒。

之間寫照。一草一木。各具結構。方成邱壑。知此中微奧者。必要虛中求實。實裏用虛。然後四時之景由我心造。山川勝概。宛然目前。學者能運用規矩之中。神明規矩之外。庶幾其得之矣。

筆法

用筆之法。在乎心使腕運。要剛中帶柔。能收能放。不爲筆使。其筆須用中鋒。中鋒之說。非謂把筆端正也。鋒者筆尖之鋒芒。能用筆鋒。則落筆圓渾不板。否則純用筆根。或刻或偏。專以扁筆取力。便至妄生圭角。昔人云。用筆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也。刻者。運筆中凝。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與物凝礙。不得流暢也。此千古不易之法。近有作畫。用退毫禿筆。謂之蒼老。不知非蒼老。是惡賴也。但能用筆鋒者。又要鍊筆。朝夕之間。明窗淨几。把筆拈弄。或畫枯枝夾葉。或畫坡脚石塊。如書家臨法帖相似。不時摹倣。樹石式樣。必使枝葉生動飄蕩。坡石磊落蒼秀。方可住手。此鍊筆之法也。學力到。心手相應。火候到。自無板刻結三病矣。用筆之要。余有說焉。存心要恭。落筆要鬆。存心不恭。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落筆不鬆。則無生動氣勢。以恭寫鬆。以鬆應恭。始得收放用筆之訣也。

墨法

用墨之法。古人未嘗不載。畫家所謂點、染、皴、擦、四謂而已。此外又有渲淡積墨之法。墨色之中。分爲六彩。何爲

六彩。黑、白、乾、溼、濃、淡，是也。六者缺一，山之氣韻不全矣。渲淡者，山之大勢皴完，而墨彩不顯，氣韻未足，則用淡墨輕筆，重疊搜之，使筆乾墨枯，仍以輕筆擦之，所謂無墨求染，積墨者，以墨水或濃或淡，層層染之，要知染中帶擦。若用兩枝筆，如染天色雲煙者，則錯矣。使淡處爲陽，染之更淡，則明亮；濃處爲陰，染之更濃，則晦暗。染之墨色帶黃，方得用墨之鏗鏘也。畫樹石一次就完，樹無蒼蔚葱茂之姿，石無堅硬蒼潤之態，徒成枯樹呆石矣。故洪谷子常嘯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畫有墨而無筆，蓋有筆而無墨者，非真無墨也，是皴染少；石之輪廓顯露，樹之枝幹枯澀，望之似乎無墨，所謂骨勝肉也；有墨而無筆者，非真無筆也，是勾石之輪廓，畫樹之幹本落筆涉輒，而烘染過度，遂至掩其筆，損其真也。觀之似乎無筆，所謂肉勝骨也。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無陰陽明暗，乾溼不備，是無蒼翠秀潤，濃淡不辨，是無凹凸遠近也。凡畫山石樹木，六字不可缺一。然用墨不可太濃，濃則失其真體，掩沒筆跡，而落於濁，亦不可太淡，淡則氣弱而怯也。須要自淡漸濃，不爲墨滯。古人云：惜墨如金，是不易用濃墨也。過與不及皆病耳。惟循乎規矩，本乎自然，養到功深，氣韻淹雅，用墨一道，備於此矣。

皴法

夫皴法須知本源來派。先要習成一家，然後皴山皴石，方能入妙。昔張僧繇作沒骨圖，是有染而無皴也。李思

訓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首重尾輕。形似丁頭。爲小斧斫皴也。王維亦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均直。形似稻穀。爲雨雪皴也。又謂之雨點皴。二人始創其法。厥派遂分。李將軍爲北宗。王右丞爲南宗。荆、關、李、范、宋諸名家。皴染多在二子之間。惟董北苑用王右丞渲淡法。下筆均直。以縱長點變爲披麻皴。巨然繼之。開元諸子法門。至南宋劉松年。畫石少得李將軍之精粕。李唐近之。夏圭馬遠一變其法。用側筆皴。以至用臥筆帶水搜。謂之帶水斧斫。訛爲北宗。實非李將軍之肖子也。又有解索皴。卷雲皴。荷葉筋之皴。古人作畫非一幅。畫中皴染亦非一格。每畫到意之所至。看山之形勢。石之式樣。少變筆意。郭河陽原用披麻。至礬頭石。用筆多旋轉似卷雲。王叔明喜用長皴。染山巒準頭用筆多灣曲似解索。趙松雪畫山。分脈絡似荷葉筋。此三家皴。皆披麻之變體也。蓋皴與染相洽。皴用乾溼。染分濃淡。山水全憑皴染得蒼潤皴皴之致。或云。多皴多染則膩滯。皴染少則薄而不厚。非也。皴染之法。仍歸於落筆。落筆輕鬆。用意閒雅。則不膩不薄也。總之。皴要毛而不滯。光而不滑。得此方入皴染之妙也。

著色

山有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著色無以像其貌。所謂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此四時之氣象也。水墨雖妙。只寫得山水精神本質。難於辨別四時。山色隨時變現。

呈露著色正爲此也。故畫春山。設色須用青綠。畫出雨餘芳草。花落江堤。或漁艇往來水涯山畔。使觀者欣欣然。畫夏山亦用青綠。或用合綠赭石。畫出綠樹濃陰。菱荷馥郁。或作雨霽山翠。嵐氣欲滴。使觀者脩脩然。畫秋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楓葉新紅。寒潭初碧。或作蕭寺凌雲漢。古道無行人景象。使觀者肅肅然。畫冬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寒水合澗。飛雪凝欄。或畫枯木寒林。千山積雪。使觀者凜凜然。四時之景能用此意寫出。四時山色儼然在楮墨之上。英英浮動矣。著色之法貴乎淡。非爲敷彩眩目。亦取氣也。青綠之色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以至赭石合綠。種種水色。亦不宜濃。濃則呆板。反損精神。用色與用墨同。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變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色之微。則山水中之裝飾無不備矣。

點苔

點苔之法。未易講也。一幅山水通體片段皴染已完。要細玩搜求。何處墨光不顯。陰凹處不深。加之以苔。有可點不可點之妙。正在意會。點之恰當。如美女簪花。不當如東施效顰。蓋點苔一法。爲助山之蒼茫。爲顯墨之精彩。非無意加增也。古畫有不點者。皆皴染入妙。石面稜層無光滑之病。墨色神彩不暗。故無所事乎苔點。苔之訣。或圓、或直、或橫。圓者筆筆皆圓。直者筆筆皆直。橫者筆筆皆橫。不可雜亂顛倒。要一順點之。用筆如蜻蜓點

水。落紙要輕。或濃或淡。有散有聚。大小相間。於山又添一番精神也。山頭石面。當點之處。微加數點。望之。逾覺風致飄逸。近有率意加點。不知當與不當。使觀者望之。如鼠糞堆積。大點者。如瓜子鋪陳几案。更有如小穀米形。工緻細點。如石之輪廓。或山頭石面。周遭點之。筆墨之趣。盡被掩沒。望之。似蟻背蟻陣。皆不知點苔之法也。不知其法。妄以點苔爲遮石面之醜。不知石之筋紋。畫就。其敗筆癰腫之病已成。逾遮而醜逾出矣。學者其微參之可也。

林木

畫林木。要知攢聚疎散。以濃陰淺深。分其近遠。用筆曲折之中。得堅硬蒼健之勢。更以墨之濃淡。分綴枝葉。自具重疊深遠之趣。老樹多屈節紐裂。有縱橫之狀。嫩樹多柔條擺蕩。有陰鬱之姿。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跡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渾。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松似龍形。環轉迴互。舒伸屈折。有凌雲之致。柳要迎風探水之態。以桃爲侶。每在池邊隄畔。近水有情。山麓雜樹。密林叢窠。當有豐茂之容。坡陀大樹。或三或五。須得蒼健高聳。枯樹枝幹。宜枒槎似鹿角。似螳螂。俱要參差。大凡樹生於石者。根拔而多露。生於土者。深培而本直。微見其根。臨水者。根長似龍之探爪。而多橫伸。其遙耕遠岫。或檜或杉。攢簇稠密。深遠不測。似有山禽野獸。迷藏穴中。平時小樹。只用點朶而成。煙靄掩映。以斷其

根。要使徑露平遠。景內更宜層層疊疊。似隱山村聚落。畫樹之形。種種不一。至於墨葉夾葉。俱要生動。枝幹停。有曲有伸。古云。樹爲山之衣。山若無樹。則無儀盛之容。蓋四時景象亦隨渲淡襯托而出。春要華盛。夏要蒼鬱。秋要凋零。冬要杼槎。此法在作者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坡石

坡石要土石相間。石須大小攢聚。山之巒頭嶺上。出土之石謂之礬頭。其稜面層疊。山麓坡脚。有大小相依相輔之形。有平大者。有尖峭者。橫臥者。直豎者。體式不可雷同。或嵯峨而楞層。或樸實而蒼潤。或臨岸而探水。或浸水而半露。沙中碎石。俱有滾滾流動之意。畫石以鼓斜取勢。要見兩面三面。而坡脚與石相連。石嵌土內。土掩石根。碎帆鱗峒。千狀萬態。石紋多端。皴法隨亦盡變。今人作畫。不知古人格法。任己意落筆。從山脚畫起。以碎石攢成大石。以大石疊壘成山。直至壘到山頭。方始住手。是所謂堆砌也。烏觀所謂雄渾崔巍者哉。畫山大病。最忌山脈不連絡。氣勢不貫串。古法布局。起稿先鈎大山之輪廓。其礬頭坡脚石塊。是隨手相襯增補耳。石乃山之骨。其體質貴乎秀潤蒼老。忌單薄枯燥。畫石之法不外此矣。

水口

夫水口者。兩山相交。亂石重疊。水從穿峽中環繞灣轉而瀉。是爲水口。巉巖峻嶺。一水如匹練。從上直垂于萬

初之下。怒濤騰沸者。瀑泉也。山麓之下。回互緩流。伏而復出。灘泥縱橫。沙脚穿插。碎石滾滾者。溪水也。若溪水瀾漫。其中則有沙汀煙渚。蘆草茸茸。鳧雁水禽。棲飛其上。小艇蕩漾其中。有水闊天空之狀。此山水家每用之。畫水口垂瀑。須從流水之兩旁皴染。使陰凹黑暗。以顯石面凸出。水向峽中流出。水口之上。垂瀑源頭。宜加苔草遮映。一派一滴。皆要活潑。似有潺湲之聲。故宋人多作波紋。有法法之態。元人但點綴碎石沙痕。有流動之形。皆得水之容貌也。今人有未見真山水面目者。輒畫波紋風浪。則板刻不舒暢。沙脚碎石。則凝礙不流動。畫瀑泉從山頂挂下。或向石面垂流。總於古人背馳。不免觀者一笑。

遠山

遠山爲近山之襯貼。要得穩妥。乃一縑畫中之眉目也。畫遠山或尖或平。染之或濃或淡。或重疊數層。或低小一層。或遠峯孤聳。或雲遮半露。古人亦有不作遠山者。爲主峯與客山得勢。諸峯羅列。不必頭上安頭故也。凡此俱在臨時相望。增添盡致。不可率意塗抹。今人以畫遠山爲易事。所見只用染法而無筆意。不知染中存意。兼有筆法。似此畫出。遠山纔有骨格。古畫中遠山或前層濃後層淡。或前層淡後層反濃者。今人不解其意。乃是夕陽日影倒射也。而遠山之大小尖圓。總要與近山相稱。不可高過主峯。使觀者望之。極目難窮。起海角天涯之思。始得遠山意味。凡信手染出。似近山之影。又兩邊排偶。峯頭對齊。皆是遠山之病。

雲煙

夫雲出自山川深谷。故石謂之雲根。又云夏雲多奇峯。是雲生自石也。石潤氣暈則雲生。初起爲嵐氣。嵐氣聚而不散。薄者爲煙。煙積而成雲。雲飄渺無定位。四時氣象於是而顯。故春雲閒逸。和而舒暢。夏雲陰鬱。濃而鬱。秋雲飄颻。浮而清明。冬雲玄冥。昏而慘淡。此辨四時之態也。凡畫須分雲煙。且雲有停雲、遊雲、暮雲。煙有輕煙、晨煙、暮煙。煙最輕者爲靄。靄浮於遠岫遙岑。靄重陰昏則成霧。霧聚則朦朧。雲煙霧靄散入天際爲日光所射。紅紫萬狀而爲霞。霞乃朝夕之氣暉也。王右丞山水訣云。閒雲切忌草樣。今人畫雲。鉤勒板刻。往往犯此病。又以雲煙遮山之邱壑不妥處。每畫來龍穿鑿背謬。以雲煙遮掩。殊不知古人雲煙取秀。雲鎖山腰。逾覺深遠。非爲遮掩設也。畫雲之訣在筆。落筆要輕浮急快。染分濃淡。或乾或潤。潤者漸漸淡去。雲脚無痕。乾者用乾筆以擦雲頭。有吞吐之勢。或勒畫停雲以銜山谷。或用遊雲飛抱遠峯。筆墨之趣。全在於此。總之。雲煙本體原屬虛無。頃刻變遷。舒卷無定。每見雲棲霞宿。瞬息化而無蹤。作者須參悟雲是轉巧而成。則思過半矣。

風雨

大塊之噫氣爲風。起於巽方。以應四時之節候。故春爲和風。則暖。夏爲薰風。則溫。秋爲金風。則涼。冬爲朔風。則寒。又有迅風、暴風、清風、微風。風雖無跡。要看雲頭雨脚。草木飛揚。造物而無阻礙者皆順也。反此則逆矣。凡畫

清風微風。樹杪柳梢搖曳多姿。畫迅風暴風。拔木偃草。山搖海沸。有疾拂千里之勢。雨隨風作。亦有急驟微細之判。然雨有迹。畫無迹。但染雲氣下降。以隨風勢。溼氣上蒸。煙霧杳冥。野水漲溢。隔岸人家在隱現出沒之間。林木枝葉離披。豐草低垂。總在微茫縹緲之中。一一點逗呈露。斯爲有得。凡畫雨景者。須知陰陽氣交。萬物潤澤。而以晦暗爲先。次看雲脚風勢。總要陰晦氣象。歷觀往迹。余爲米海岳首屈一指焉。

雪景

雪景之作。王右丞有朝川積雪。巨然有雪圖。至李營邱畫雪景。曲盡其妙。所作枯木寒林圖。深得嚴冬凜冽之狀。許道甯亦有漁莊雪霽圖。後雖有作者。各得一體。不能出營邱之範圍也。凡畫雪景。以寂寞黯淡爲主。有玄冥充塞氣象。用筆須在石之陰凹處皴染。在石面高平處留白。白卽雪也。雪壓之石。皴要收短。石根要黑暗。但染法非一次而成。須數次染之。方顯雪白石黑。其林木枝幹。以仰面留白。爲挂雪之意。松柏杉檜。俱要雪壓枝梢。或行旅踏雪。須戴氈笠。有衝寒冒雪之狀。陡壑絕壁。用棧補。樵路危橋。相接不絕。山寺人家。須靜掩柴扉。塵囂不至。雪圖之作無別訣。在能分黑白中之妙。萬壑千巖。如白玉合成。令人心膽澄徹。古人以淡墨積雪爲尙。若用粉彈雪。以白筆勾描者。品斯下矣。

村寺

凡畫山寺殿宇。宜作重簷飛梢。浮屠插雲。在高巖絕壁之處。松杉掩映。似有高僧隱士棲止其上。使觀者頓生世外之想。谷內村墟。宜有深林遮蔽。少露屋脊。樵徑斜穿。盤紆曲折而下。山麓茅店可當途。小亭踞林麓幽絕處。至兩峯狹窄之間。宜築關隘。只一路可通。磴道斷崖。須以棧補。澗水奔流。則搭危橋以通行旅。城垣惟畫古堞。煙墩或在嶺巔。峯畔山缺處。用城堞接連。望之真似人跡不到處也。或雁度寒雲。或馬嘶古道。或崇山峻嶺。陡開大陽。曠野平林。煙火攢簇。樵斧耕鋤。隱約在目。是隱遯所居也。在北地則有之。蝦房蟹舍。或採菱。或捕魚。小舟蕩漾來往濃陰之下。柳隄花塢。盡在春光駘蕩之中。水鄉人家。桔槔聲起。牛背笛聲。兩兩歸來。此耕田鑿井餘風也。在江南則有之。能畫者。品四時之景物。分南北之風俗。明乎物理。察乎人事。禽鳥之類。如黃鸝、白鷺、晚鴉、征鴻。隨時點綴。生意盎然。聊舉規模。會心不遠。有才思者。得此參悟。可用標山水之勝概云爾。

得勢

夫山有體勢。畫山水在得體勢。山之體。石爲骨。林木爲衣。草爲毛髮。水爲血脈。雲煙神彩嵐靄爲氣象。寺觀村落橋梁爲裝飾也。蓋山之體勢似人。人有行走坐臥之形。山有偏正欹斜之勢。人有四肢。山有龍脈分幹。譬之看人站立。其手足分寸骨節長短無不合體。看人坐臥。或一手伸而長。一手曲而短。非伸者長。曲者短也。不過是形勢換耳。故看山近看是如此形勢。遠數里則少換。再遠數十里則又換。逾遠逾異。移步換影之說。豈不信

哉。故看正面山如此。看側面山不同。看背面山又不同。正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正面山之形勢。側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側面山之形勢。少有不合。便成背謬。此山之移步換影之說也。如入在日光中站立。足步少移。其全身之影皆換。左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左足動移之勢。右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右足動移之勢。看山何獨不然。人之看山。遠近偏正不一。山之體貌既殊。而四時之色。風雨晦明。朝暮變態。更自不同。形勢雖不同。而山體更要入於。山有山腳、山腰、山肩、山頭。其最難入於者山頭也。畫山頭多不得一點。又少不得一點。要在入於而已。且畫山則山之峯巒樹石俱要得勢。嶺有平夷之勢。峯有峻峭之勢。巒有圓渾之勢。懸崖有危險之勢。遙岑遠岫有層疊之勢。石有稜角之勢。樹有矯顛之勢。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者可不悉哉。主山一幅中綱領也。務要崔嵬雄渾。如大君之尊也。羣峯拱揖而朝。四面輻轉。布局立稿。落筆時一得大勢。作者先自悅目暢懷。遂筆筆得趣。皴染如意。有自得之樂。故洪谷子云。意在筆先。俟機發落筆。心會神融。自然得山水之形勢也。然人心不靜。則神不全。意不純。思不竭。草草落筆。則山之大勢不得。意興索然。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勢。是畫家一大關節也。

自然

自天地一闢一闢。而萬物之成形成象。無不由氣之摩蕩自然而成。畫之作也亦然。古人之作畫也。以筆之動

而爲陽。以墨之靜而爲陰。以筆取氣爲陽。以墨生彩爲陰。體陰陽以用筆墨。故每一畫成。大而邱壑位置。小而樹石沙水。無一筆不精當。無一點不生動。是其功力純熟。以筆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畫所以稱獨絕也。然工夫至此。非巖浮之所能知。亦非旦暮之間所可造。蓋自然者。學問之化境。而力學者。又自然之根基。學者專心篤志。手畫心摹。無時無處不用其學。火候到則呼吸靈。任意所至。而筆在法中。任筆所至。而法隨意轉。至此則誠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所謂自然者非乎。語云。造化入筆端。筆端奪造化。此之謂也。

氣韻

畫山水貴乎氣韻。氣韻者。非雲煙霧靄也。是天地間之真氣。凡物無氣不生。山氣從石內發出。以晴明時望山。其蒼茫潤澤之氣。騰騰欲動。故畫山水以氣韻爲先也。謝赫所云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中原以氣韻爲先。然有氣則有韻。無氣則板呆矣。氣韻由筆墨而生。或取圓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用筆不癡不弱。是得筆之氣也。用墨要濃淡相宜。乾溼得當。不滯不枯。使石上蒼潤之氣欲吐。是得墨之氣也。不知此法。淡雅則枯澀。老健則重濁。細巧則怯弱矣。此皆不得氣韻之病也。氣韻與格法相合。格法熟。則氣韻全。古人作畫豈易哉。

臨舊

凡臨舊畫。須細閱古人名蹟。先看山之氣勢。次究格法。以用意古雅。筆精墨妙者爲尙也。而臨舊之法。雖摹古人之邱壑梗概。亦必追求其神韻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誠從古畫中多臨多記。飲食寢處與之爲一。自然神韻渾化。使蹊徑幽深。林木蔭鬱。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之歎矣。故臨古總要體裁中度。用古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邱壑蹊徑。訣曰落筆要舊。景界要新。何患不脫古人窠臼也。

讀書

畫學高深廣大。變化幽微。天時、人事、地理、物態。無不備焉。古人天資穎悟。識見宏遠。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通。斯得畫中三昧。故所著之書。字字肯綮。皆成訣要。爲後人之階梯。故學畫者。宜先讀之。如唐王右丞山水訣。荆浩山水賦。宋李成山水訣。郭熙山水訓。郭思山水論。宣和畫譜。名畫記。名畫錄。圖繪宗彝。畫苑。畫史會要。畫法大成。不下數十種。一一皆句詁字訓。朝覽夕誦。浩浩焉。洋洋焉。聰明日生。筆墨日靈矣。然而未窮其至也。欲識天地鬼神之情狀。則易不可不讀。欲識山川開闢之峙流。則書不可不讀。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象。則詩不可不讀。欲識進退周旋之節文。則禮不可不讀。欲識列國之風土。關隘之險要。則春秋不可不讀。大而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精微。則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不可不讀也。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

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焉可少哉。莊子云。知而不學。謂之視肉。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賢者。彼懶於讀書。而以空疎從事者。吾知其不能畫也。

遊覽

山水家與人物家不同。畫人物者。只畫峭壁。或畫一巖。以至單山片水。是點景而已。至山水之全景。須看真山。其重疊壓覆。以近次遠。分布高低。轉折迴繞。主賓相輔。各有照序。一山有一山之形勢。羣山有羣山之形勢也。看山者。以近看取其質。以遠看取其勢。山之體勢不一。或崔嵬。或嵯峨。或雄渾。或峭拔。或蒼潤。或明秀。皆入妙品。若能飽觀熟翫。混化胸中。皆足爲我學問之助。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里。無以作文。卽無以作畫也。誠哉是言。如五岳四鎮。太白匡廬。武當王屋。天台雁蕩。岷峨巫峽。皆天地寶藏所出。仙靈窟宅。今以几席筆墨。開欲辨其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山川鍾毓之氣。融會於中。又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謂也。古云。畫有三品。神也。妙也。能也。而三品之外。更有逸品。古人只分解三品之義。而何以造進能到三品者。則古人固有所未盡也。余謂欲到能品者。莫如勤依格法。多自作畫。欲到妙品者。莫如多臨摹古人。多讀繪事之書。欲到神品者。莫如多遊多見。而逸品者。亦須多遊。寓目最多。用筆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濃粹者。間一寓之於畫。心溯手追。熟後自臻化境。

不羈不離之中。別有一種風姿。故欲求神逸兼到。無過於遍歷名山大川。則胸襟開豁。毫無塵俗之氣。落筆自有佳境矣。

浦山論畫

〔清〕張庚撰

〔作者小傳〕

張庚。浙西秀水人。字溥三。原名燾。更名後。易溥三作浦山。用以爲號。而字曰公之千。又號瓜田逸史。晚號彌伽居士。自稱白苧桑者。雍正乙卯薦舉鴻博。一作乾隆丙辰。時年四十二歲。工書畫。肆力於詩古文。著有浦山論畫及國朝畫徵錄傳於世。說者謂其山水出入董巨子久。沈沈豐蔚。深得用墨之法。少與稼軒尙書。籀石侍郎。俱從南樓太夫人受業。

畫分南北始於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爲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於戴進。成於藍瑛。其失蓋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禿。曰拙。松江派國朝始有。蓋董文敏趙文度兩家之習。漸卽趨於纖弱甜賴矣。金陵之派有二。一類浙。一類松江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卽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羅飯牛崛起甯都。挾所能而遊省會。名動公卿。士夫學者。於是多宗之。近謂之西江派。蓋失在易而滑。閩人失之濃濁。北地失之重拙。此數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傳倣漸陵夷耳。此國初以來之大概也。其能不囿於習。而蹤古蹟。參席前賢。爲後世法者。麓臺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極其能事。終不免作家習氣。

論筆

〔清〕張庚 浦山論畫

錢香樹論作文曰。用筆須重。重則厚而古。此語深得文之三昧。余謂畫亦如是。王麓臺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我手。而又不出古法我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香樹所謂重。卽金剛杵之意也。溫紀堂亦云。我師每一下筆。腕臂皆力。觀三君之言。可得用筆之故矣。雖然。余嘗見古人真蹟。其勾勒山石輪廓。用筆細軟。亦似輕浮而嫩。然氣魄湛厚不可言。然則用筆又不獨在重矣。蓋古人之神化不可方物也。然在初學終當以重爲入門之要。

論墨

墨不論濃淡乾溼。要不帶半點煙火食氣。斯爲極致。麓臺云。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片清光。奕然動人。仙矣。豈人力所得而辨。又嘗見思翁自題畫冊亦云。我以筆墨遊戲。近來遂有董畫之目。不知此種墨法。乃是董家真面目。又草書手卷有云。人但知畫有墨氣。不知字亦有墨氣。可見文敏自信處亦只是墨。故凡用墨不必遠求古人。能得董氏之意。便超矣。

論品格

古人有云。畫要士夫氣。此言品格也。第今以論士夫氣者。惟此乾筆儉墨當之。一見設重色者。卽目之爲畫匠。此皆強作解事者。古人如王右丞、大小李將軍、王都尉、文湖州、趙令穰、趙承旨、俱以青綠見長。亦可謂之畫匠。

耶。蓋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跡。在乎意。知其意者。雖青綠泥金亦未可儕之於院體。况可目之爲匠耶。不知其意。則雖出倪入黃。猶然俗品。所謂意者若何。猶作文者當求古人立言之旨。

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爲上。發於意者次之。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疎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論性情

揚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爲非過。因益信揚子之說爲不誣。試卽有元諸家論之。大癡爲人坦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濡。在諸家最醇。梅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隋逸。刊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於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

廉潔雅尙。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於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論工夫

畫雖藝事。亦有下學上達之工夫。下學者。山石水木有當然之法。始則求其山石水木之當然。不敢率意妄作。不敢私心立異。循循乎古人規矩之中。不失毫茫。久之而得其當然之故矣。又久之而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得其所以然而化可幾焉。至於能化。則雖猶是山石水木。而識者視之。必曰藝也。進乎道矣。此上達也。今之學者。甫執筆而卽講超脫。我不知其何說也。

論入門

人之稟質。固有敏鈍之殊。然其資始資生一也。豈鈍者性命有不正者乎。惟是習氣之誤傷不淺耳。故入門之路不可不慎。一失足則習氣浸淫於骨髓。後雖悔悟。而欲盡剔之。亦難盡去。一方每有一方之習。學者生於是。長於是。所見聞不過是。古人真蹟又不得見。卽得見一二。又不肯虛心體認。而於古人之論說。復不肯靜參而默會。所以攻苦一生。而訖於無成。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虛衷集益。烏能拔俗。至若以畫爲生涯者。不過求媚於俗目。以博多金耳。亦何足與言習氣。

論取資

法固要取於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間。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於古人筆墨耳。華亭云。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卽此意也。不甯惟是。卽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啓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概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贋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營也。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左右逢源乎。

小山畫譜

〔清〕鄒一桂撰

〔作者小傳〕

鄒一桂。字原褒。號小山。又號讓卿。晚號二知老人。雍正丁未傳臚。工花卉。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淨。清古冶豔。說者謂爲南田後僅見之品。嘗作百花卷。每種賦詩一章。進呈。世宗嘉之。亦題百絕。時以爲榮。間作倪黃山水。風格雋冷。亦不亞甌香館。著有大雅堂續稿及小山畫譜等書。

卷上

昔人論畫。詳山水而略花卉。非軒彼而輕此也。花卉盛於北宋。而徐黃未能立說。故其法不傳。要之。畫以象形。取之造物。不假師傅。自臨摹家專事粉本。而生氣索然矣。今以萬物爲師。以生機爲運。見一花一萼。諦視而熟察之。以得其所。然則韻致丰采。自然生動。而造物在我矣。譬如畫人耳目口鼻鬚眉。一一俱肖。則神氣自出。未有形缺而神全者也。今之畫花卉者。苞蒂不全。奇偶不分。萌蘖不備。是何異山無來龍。水無脈絡。轉折向背。遠近高下之不分。而曰筆法高古。豈理也哉。是編以生理爲尙。而運筆次之。調脂勻粉。諸法附於後。以補前人所未及。而爲後學之津梁。覽者識其意而善用之。則藝也進於道矣。

畫有八法四知。八法之說。前人不同。今折其衷以論花卉。

一曰章法。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勢而言。幅無大小。必分賓主。一實一虛。一疎一密。一參一差。卽陰陽晝夜消息之理也。布置之法。勢如勾股。上宜空天。下宜留地。或左一右二。或上奇下偶。約以三出爲形。忌漫團散碎。兩頁平頭。叢核蝦鬚。布置得法。多不厭滿。少不嫌稀。大勢既定。一花一葉。亦有章法。圓朶非無缺處。密葉必間疎枝。無風翻葉不須多。向日背花宜在後。相向不宜面湊。轉枝切忌蛇形。石畔栽花。宜空一面。花間集鳥。必在空枝。縱有化裁。不離規矩。

二曰筆法。意在筆先。胸有成竹。而後下筆。則疾而有勢。增不得一筆。亦少不得一筆。筆筆是筆。無一率筆。筆筆非筆。俱極自然。樹石必須蟹爪。短梗則用狼毫。蟹爪狼毫筆名鈎葉鈎花。皆須頓折。分筋勒幹。迭用剛柔。花心健若虎鬚。苔點布如蟻陣。用筆則懸針、垂露、鐵鏹、浮鵝、蠶頭、鼠尾諸法。隱隱有合。蓋繪事起於象形。又書畫同源之理也。

三曰墨法。用頂煙新墨。研至八分濃淡。枯濕隨意運之。杜陵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盡之矣。忌陳墨、積墨、剩墨。生紙急起急落。花朵略入清膠。點苔踢剩。不妨帶濕。濃心淡瓣。深蒂淺苞。一定之法也。

四曰設色法。設色宜輕而不宜重。重則沁滯而不靈。膠粘而不澤。深色須加多遍。詳於染法。五采彰施。必有主

色以一色爲主。而他色附之。青紫不宜並列。黃白未可肩隨。大紅大青。偶然一二。深綠淺綠。正反異形。花可復加。葉無重筆。焦葉用赭。嫩葉加脂。花色重。則葉不宜輕。落墨深。則着色尙淡。

五曰點染法。點用單筆。染須雙管。點花以粉筆醮深色於毫端。而徐運之。自然深淺合度。染花則先鋪粉地。加以蘸水。俟其乾後。以一筆醮色染着心處。一筆以水運之。初極淡。漸次而深。染非一次。外瓣約三遍。中心必五六。則凹凸顯然。自然圓渾。用脂略入清膠。則不沁。積而完後發亮。葉大亦用染法。葉小則用點法。至下筆輕重疾徐。則巧存乎人。非筆墨所能傳也。

六曰烘暈法。白花白地。則色不顯。法在以微青烘其外。而以水筆暈之。自有以至於無。其用筆微。着迹不得。卽畫家所謂渲也。或欲畫白花。先烘其外亦得。總欲觀者但賞玉質。而不知其烘。則妙矣。又樹石禽魚水紋波級雪月霞天。亦用烘法。烘亦用水。非用火也。

七曰樹石法。樹石必有皴法。用枯濕筆隨意掃去。樹幹欲其圓渾。逢節處空白一圍。轉灣必有節。節之圓長大小不一狀。松龍鱗。柏纏身。須參活法。桐橫抹。柳斜擦。各樹不同。柔條細梗。不用雙鉤。錯節盤根。不妨臃腫。至於花間置石。必整塊玲瓏。忌零确疊砌。一卷如涵萬壑。盈尺勢若干尋。縱有頑礪。亦須三面。如出湖山。穴竅必多。隙際方生苔蘚。窪處或產石芝。而背宜清。邊腹要到。黑白盡陰陽之理。虛實顯凹凸之形。能樹石。則山水之法。

思過半矣。

八曰苔襯法。樹石佳。則不必苔。點苔不得法。則反傷樹石。法須錯綜而有隊伍。多不得。少不得。相其休勢而布列之。或圓或尖。或斜或踢。或亂或整。能使樹加圓渾。石益峻嶒。則神妙矣。地坡着草。各稱其花。早春僅可枯苔。春夏不妨叢綠。花下宜淨。蒙茸則非。春花春草。秋花秋草。各不相渾。如戟如茅。有意無意。畫家神明。全在乎此。勿以爲餘技而忽之。

四知之說。前人未發。今特標之。

一曰知天。萬物生於天。天有四時。夏秋之花皆有葉。春則梅杏桃李各不同。梅開最早。天氣尙寒。故無葉。而必有微芽。杏次之。則芽長而帶綠矣。桃李又次之。則葉已舒而尙卷曲。至海棠、梨花、牡丹、芍藥之類。已春深而葉肥。水仙本三月花。而以法植之。則正月開。故葉短。迎春與梅花同。蘭蕙宿葉不凋。其新葉亦花後方長。至禽鳥蜂蝶。各按四時。梅時無燕。菊候少蜂。冬花不宜綠地。春景勿綴秋蟲。隨時體察。按節求稱。各當其可。則造物在我。

二曰知地。天生雖一。而地各不同。庾嶺棣花。北開南謝。其顯著矣。北地風寒。百花俱晚。滇南氣暖。冬月春花。如朱藤。江南葉後方花。冀北則先花後葉。小桃、丁香、探春、翠雀、鸞枝。北方多而南方絕少。梅花、桂花、茉莉、珍珠蘭、

紫微則盛於南而靳於北。芍藥以京師爲最。菊花則吳下爲佳。湖南多木本之芙蓉。塞北無倒垂之楊柳。物以地殊。質隨氣化。生花在手。不可不知。

三曰知人。天地化育。人能贊之。凡花之入畫者。皆剪裁培植而成者也。菊非刪植。則繁衍而潦倒。蘭非服盆。則葉蔓而縱橫。嘉木奇樹。皆由剪裁。否則杈枒不成景矣。或依闌傍砌。或繞架穿籬。對節者破之。狂直者曲之。至染藥以變其色。接根以過其枝。播種早晚。則花發異形。攀折損傷。則花無神采。欲使精神滿足。當知培養功深。四曰知物。物感陰陽之氣而生。各有所偏。毗陽者花五出。枝葉必破節而奇。毗陰者花四出六出。枝葉必對節而偶。此乾道坤道之分也。草本亦有花五出而枝葉對節者。又陰陽交錯之理。木本則無。春花多粉色。陽之初也。夏花始有藍翠。陰之象也。花之苞蒂鬚心。各各不同。有有苞無蒂者。有有苞有蒂者。有有蒂無苞者。有無苞無蒂者。有有心無鬚者。有有心有鬚者。花葉不同。幹亦各異。梅不同於杏。杏不同於桃。推之物物皆然。一樹之花。千朵千樣。一花之瓣。瓣瓣不同。千葉不過數羣。縱闊宜加橫小。謂大瓣直者。宜以小瓣嵌插之。刺不加於花頂。禽豈集於棘叢。草花有方幹之不同。折枝無蜂蝶之來采。牡丹開時。不宜多生萌蘖。蠟梅放候。偶然乾葉離披。新枝方可着花。老幹從無附蔓。欲窮神而達化。必格物以致知。

各花分別

〔梅〕 白花五出。枝葉破節。冬春間卽開。得陽氣之最先者也。葉圓。蒂小。鬚密。中抽一心。無點。卽花謝後結實者。凡結實之花俱有之。人未之察耳。着梗處有微苞。開足時形扁。花時有微芽。着新枝。枝青色。老幹屈曲蚪形。墨色略帶赭色。千葉者有玉蝶、紅梅、綠萼諸品不一。

〔杏〕 花紅深淺不一色。瓣五出。兜而微縐。葉圓叢結。蒂大着梗處微苞。花瓣以曲筆肖之。芽嫩綠帶微紅。新舊枝皆赭墨色。較梅幹多歷級。老本亦能屈曲。又三妙杏。千葉重纈。蒂極大。謂三妙者。以花實仁皆妙也。

〔桃〕 有深紅淺紅白色。花五出。枝葉破節。瓣葉蒂俱尖長。鬚少。開足則紅。着梗處微有苞。嫩葉微舒。卷曲枝直。老幹亦不甚曲。枝幹皆赭墨色。

〔千葉桃〕 粉紅者深淺不一。赤者爲緋桃。白者爲碧桃。俗以千葉者爲碧桃。白者爲白碧桃。謬矣。樸杏桃俱用點法。千葉者蒂兩層十瓣。葉尖長。開在春深故也。碧桃開足。心墨所植。今不易得。柄綠而帶紅者爲多。着花處先有尖圓小葉。青色。而其嫩葉反大而微紅。又一種花葉肥大重台。梗光潤而青者。爲河南西府。若棠梨。則單瓣青蒂。葉尖。色態俱不及矣。

〔梨〕 三月盡。花開五出。色純白。心初黃。開足後赭墨色。長柄。叢生。葉嫩綠。亦有柄隨風而舞。花之流逸者也。寫此花者。必兼風月。或飛燕宿鳥。以淡墨青烘之。則花顯而雲氣亦出。其幹柔曲。老幹蒼黑。以濃淡墨畫之。不

用赭。又紅梨花開在二月間。色微紅。開時無葉。絕少韻致。

〔玉蘭〕 花大如碗。九瓣。色白而微黃。中抽一心如稔。旁鬚十數莖。紫檀色。苞二片。栗絨色。開時卽落。無蒂。樹高數丈。綠芽如豆莢對生。枝幹白色。以枯濕筆爲之。不用赭。寫此花須積粉先染微黃。而以粉傅之。

〔辛夷〕 花似玉蘭。心鬚苞俱無二。而色微紅。香不及。亦二月開。

〔水筆〕 色枝比單葉者。較柔娜。幹赭墨色。

〔小桃〕 亦有深淺紅白三色。五出而花小。枝柔弱。葉瓣蒂鬚幹俱如桃。開時微芽。此花惟北地有之。開在杏花之前。江南絕無。

〔山桃〕 深紅千葉藤本。枝蔓離披。葉葉雙出。對節開向一邊。開時葉短小。種山石上爲宜。

〔櫻桃〕 花叢發。淡紅五出。瓣有踞齒。長柄。鬚少。葉尖。枝柔曲。開時嫩葉微舒。亦帶紅色。枝葉破節。唐時宴新進士於花下。謂櫻桃宴。以此花開在二月時也。

〔李〕 三月花。五出。色白。朵小而叢發。有柄。檀心。開時微葉。枝亦破節。

〔海棠〕 三月花。五出。多層葉叢生。深紅。開足正面白。反瓣深紅。其瓣狹長而圓。末柄蒂俱紅者。爲西府海棠。唐時大內。三月開。似辛夷而內白外紫。開時有葉。葉長而闊。末尖圓。

〔丁香〕 有紫白色二種。蓓蕾甚繁。花小四出。千朵叢開。蒂甚微。開時葉已條發。葉圓淨。對節生。花後結子如丁香故名。此花盛於北地。三月盡開。

〔瑞香〕 正月開花最早。瓣四出。叢生。有紫白二色。枝葉對節。樹不甚高。開時有葉。葉尖長。花大者徑寸。丁香花小而繁。瑞香花大而疎。一在春深。皆香草也。花譜內有黃紅雜色者。余終未見。

〔貼梗海棠〕 大紅花。五出。蒂大而青色。三五叢開。開時有葉。但花葉俱着梗無柄。故名貼梗。黃心一簇。反瓣淡紅。三月開。亦有四時俱花者。結實如楸子。

〔垂絲海棠〕 粉紅色。花小叢生。瓣亦有鋸。長柄下垂如絲。開時有嫩葉微紅。以海棠接於櫻桃本上。故兩似之。三月開。樹不甚高。

〔紫荆〕 花色深紫。而小如豇豆花。微有柄。叢生極密。砌滿枝條。枝梗勁直。開時有微葉。圓而有柄。經風則搖。此花有毒。三月盡。對節生。

〔郁李〕 粉紅千葉。花開葉間。有柄。結實如櫻桃。葉尖長。微有鋸齒。樹小而枝直。集註以棠棣爲郁李者非也。詩所云棠棣者。應是海棠。非郁李也。

〔冰梅〕 三月開。如郁李而肥大。花粉色。千葉。蒂柄葉俱綠。高二三尺。枝條柔弱。北地花也。

〔綬帶〕 長條蔓生。黃花四出。瓣長而卷。綬滿於枝。下垂如帶。對節生。宜栽籬落。二月卽花。心黃兩點而已。花後舒葉。圓末而狹長。花時芽赭色。

〔迎春〕 木本對節。枝條甚繁。黃花六出。迎春而開。故名。開足後全朵脫落。開時綠芽尖簇。蒂亦六出。着梗有苞。此花宜盆供。

〔探春〕 白花細小。叢生五出。開時葉芽卷曲。微蒂微柄。略似丁香。芬芳可愛。亦北地花也。正月開。

〔鸞枝〕 花似紅梅。千葉對節。花時有葉尖小。樹不高。長條密益。三月開。亦北地花也。

〔水仙〕 以單葉者爲佳。白花六出。上如金盞。內檀心三點。根葉如蒜。中抽一稜。開四五花。花柄如萱。綠色叢處。有苞二片。尖長赭色。每剪葉不過四五。以法植之。葉短花高。香氣清微。千葉者爲玉玲瓏。香遜。

〔蘭〕 春蘭最早。正二月卽開。莖長三寸。層苞。花五瓣。三長二短。心如象鼻。紫文如貝。着裏處兩旁超起。色白。上另一青子。三角末微紅。卽花後結蓀者也。葉長條。尺餘。闊三四分。背有劍脊。經冬不凋。此花本生於深林山澤中。取貯盆盎。經年則葉短。而花高。香氣彌郁。一剪一花。間有雙花者。又有翠蘭、密蘭、紅蘭。而以素心者爲貴。其大者爲燕銜珠。香達戶外。花開月餘。采之風乾。可療心疼。又建蘭似蕙。一竦數朵。葉闊而直上。香氣襲人。又漢中蘭。亦竦生。花葉俱小。皆夏秋開。至冬蘭。則花大而不香。以開在冬月也。

〔蕙〕 花似蘭而一莖數朵。多至十餘花。以綠莖綠花者爲貴。其花破節生。一花一苞。心亦如蘭。凡蘭蕙花開。有一露珠綴於花底。忌蜂採去。則花不精神。蕙葉長至二尺餘。莖長尺餘。服盆則葉短。四月初開。

〔月月紅〕 花似薔薇。葉五出。着花處或三出。花色粉紅。每月花開。又謂月季花。又有深紅者。爲月桂。白者。爲月白。

〔紫蝴蝶〕 闊葉抽莖。幹上生枝。陸續開花。九瓣作三白。大瓣三。有紫點。中起一墻如鋸。白質而紅點。小瓣三。無點。其大瓣之上。另擎出三瓣。狹小而拳。白色紅筋。此花宜栽高處。喜日光。土墻上多有之。故又謂墻頭草。

〔花蝴蝶〕 花略小。亦九瓣。淡紫色。大瓣有黃心紫點。小瓣無。擎出狹。瓣如又一莖。十數花。三月開。

〔黃蝴蝶〕 夏秋方開。葉如羽扇。高三四尺。分枝結葉。對節開花。花樣如前。而瓣直堅厚。大小瓣俱紅點。花後結實三稜。黑子圓如藥丸。明春拋種卽出。

〔薔薇〕 叢生。青莖。多刺。長條着花。色態多般。有紅白花。深淺不一。花蕊繁。朵如杯大。葉五七出不等。而以花黃者爲上品。花大密色。必過枝乃活。一種名玉堂春。數花叢於一頂。大如錢。色嬌紅。莖無刺。一種名十姊妹。花小而五色俱備。并有花心內復生葉者。亦叢生於枝末而有刺。又夾竹梅花。白色。千朵而葉似竹。多三出。無刺。皆薔薇之別種也。又野薔薇。生於岸坡。單瓣。五出。圓而缺。香烈。取之。蒸滴爲露者是也。

〔金盞〕 草本。花金黃色。形如金盞。綠葉柔厚而長。結實如拳瓜。花陸續開。四季不絕。又謂之長春花。

〔木香〕 藤本。長條有刺。花千葉。叢開於頂。心紫墨色。花蒂如薔薇。有柄。色有黃白二種。白者貴。黃者香亦不及。又有一種雲南紅。帶紅色。此花即茶藤也。植宜高架。其葉必二。如竹葉而銳。葉初放即露。花香味甜靜。

〔繡毬〕 白花。四月開。樹高一二丈。葉肥大鋸齒。花如千朵梅。結成一毬。圓徑五六寸。開於枝末。經露下垂。風亭月榭。不可無此映帶。畫法分襠不分瓣。正面花圓。四旁側立。方能成規。

〔牡丹〕 即木芍藥。古有芍藥。而無牡丹。永嘉時始見吟咏。其花木本。高者五六尺。惟玉樓春可丈餘。花大者逕尺。小者五六寸。千葉者貴。或平頭。或起樓。色紅黃紫白俱有。并有牙色、碧色、駝色、藕色、綠色、墨色、灑金等類。葉俱九出。貼花處或三五出。苞大蒂小。而蒂瓣葉大。枝葉破節。畫法大紅大紫必用渲染。粉紅者或點筆。黃白必須積粉。花心錯落間露。黃白花赭墨點。葉梗向上。有筋。極處微芽一點。老榦挺枝。必有紅苞。其無花之榦。偶點一二。多不得。一花葉必四枝。少不得。穀雨候開。亦謂穀雨花。

〔芍藥〕 草本。四月開花。千葉。各色俱備。早晚種類不一。梗方條直。花葉多。種植者只留頂枝一二。則花朵大。葉九出。尖長彎垂。卷起中陷。邊超如桂葉。花形較牡丹更爲綽約。染花與牡丹同。鈎葉筋則順其卷勢。方梗須勒出。此花京師爲最。南方瘦弱不及也。

〔杜鵑〕 古名紅躑躅。本係蜀花。今各處皆有。高四五尺。低者一二尺。春盡方開。色硃紅。六出重台。花蒂托管。蒂甚微細。一枝數萼。先葉後花。葉尖小。枝皆對節。花瓣尖圓。殘則全朵脫落。其樹盤生。望若赤樓。枝條軟弱。以杜鵑鳴時始開。故名。又一種花大而色淡。葉亦粗。并有五色者。謂之山鵑花。黔中遍山皆是。

〔罌粟〕 草本。四月間。青莖。高二三尺。葉如蒿蒿。花大如盤。千葉者有大紅、桃紅、紫色、純白、粉紅各種。單葉者不貴。實如罌。分房。囊子數千粒如粟。其葉抱莖。生花豔麗。一本數花。初生時柔荑可食。粟可爲腐。香美。隔年八月下種。經冬成棵。以草遮霜雪。春則去之。性喜肥。其花托底四瓣。上千葉皆尖細有苞。開則脫落。

〔虞美人〕 草本。類罌粟而小。一本數花。長柄有毛。花葉下垂。開時始直。苞兩片。頂出花頭。五色俱備。葉多尖叉。形亦五出。瓶心如蓮房。鬚環其外。千葉者不見心。相傳此花出虞姬冢上。四月開。

〔玫瑰〕 花深紫。似薔薇而多刺。葉七出。肥苞開足。花扁瓣。上多白筋。黃心攢簇。香味甜美。四月開。

〔刺梅〕 有紅黃二種。花葉刺俱似玫瑰。高可三五尺。有色無香。亦四月開。

〔翠雀〕 草本。北地花也。翠色。反面紫色。五出。其一連筒。中心另有兩瓣。相並如紫絨。近筒瓣處兩孔。外白內黃。卽花心也。筒內藏蜜。有柄。一枝數朵。葉似僧鞋而小。葉如鳳仙而禿。

〔金銀花〕 藤本。蔓生。葉圓長。花四瓣。一瓣超起如豆花。鬚五莖。簇出瓣末。一本上有黃白二色。入藥。

〔三月菊〕 卽蓬蒿也。葉細碎如番菊。花如藍菊。長柄。色黃。瓣末方而微鋸。如金盞。

〔諸葛菜〕 卽蔓菁。嫩時可食。葉如薺。隔年下種。交春起臺。花紫色四瓣。叢發於頂。多至十數花。亦有旁枝生者。結子細莢如針。落地自能生發。相傳諸葛武侯行軍時布種於地。歸時乏糧。人馬皆食之。

〔草丁香〕 草本。葉尖。又如馬蘭花。五出紫色。黃心五點。緊攢一簇。有蒂有柄。略似丁香。

〔地丁香〕 野草。田塍坡岸間俱有。葉長而未圓。梗小帖地。抽莖寸餘。開紫花如豇豆而下垂。

〔黃馨〕 花小。葉尖細有柄。瓣五出。色黃。枝葉破節。夏初開。宜植籬落。

〔蒲公英〕 野草。葉端如箭鏃。下排列如齒。貼地生。起柄寸餘。花黃如菊。千葉而尖亂。冬春間向日卽開。

〔雪梅堆〕 白花多刺。千葉。帶碧色。瓣緊密。香烈。葉肥。鋸齒。七出。有苞。叢生二三尺。

〔黃棣棠〕 蔓生。花黃。千葉如毬。大如彈丸。長條千葉。開足圓滿。不見蒂。葉尖圓。有齒。宜植籬間。四月花開。

〔金雀〕 木本。高二三尺。細葉如槐。花黃像豆花。蒂柘色如首。髯如喙。一瓣反超如翅。三瓣緊抱如尾。宛如雀狀。

〔荷包牡丹〕 草本。葉似牡丹。綠嫩而小。花一枝綴十餘朵。花形如荷囊。兩角超起。中拖一心如垂帶。端有兩黑點。着枝處紅絲懸掛。纍纍可愛。其本卽當歸也。

〔纏枝牡丹〕 藤本。葉如鼓子。三出。長條蔓衍。籬落。其花粉紅色。有柄。蒂五出。玲瓏娟好。五月間開。至秋不絕。

〔朱藤〕 南北俱有。四月花開。紫色。如幢下垂。一枝百朵。有柄如絲。花葉如韞。花蒂如帽。開足一瓣翻超。中分白心黃暈。三瓣聯屬。如豆花狀。其葉如椿。長一二尺。老榦虬形。屈曲盤繞高架。花後結實如阜莢。蒂赭綠色。榦赭墨色。藤壽有數百年者。綠樹更佳。但樹必枯耳。

〔剪春羅〕 草本。四五月開。色黃紅。用硃標染。五出。瓣有齒如剪。高尺餘。葉圓而長。有尖。心短五點。青色叢生。一枝數花。花開於頂。蒂如梔子。

〔剪秋紗〕 色大紅。瓣如火燄。苞蒂心如春羅。梗赤色。葉尖狹。二花俱對節。秋紗則高可三尺。枝長葉繁。玲瓏光燄。結子與春羅同。又名漢宮秋。七月開。

〔石榴〕 五月花。色大紅。六出重臺。枝葉對節。瓣微縐而薄。曜日鮮明。黃心千葉者少。露蒂六出。紅色。狀如軍帽。葉狹長。枝間有刺。種類不一。以迸子石榴爲佳。又三台石榴。千葉極大。開足心出一葉。又開能三重。然開至三臺。則初臺乾矣。上二臺連蒂脫。下一臺結子甚大。又有黃色。粉紅。灑金。純白者。其子如松子大。色如其花。砌小碟甚佳。又線香石榴。枝柔。花小而多。樹不高。又火石榴。更小。單葉。皆花於頂。宜盆植。

〔梔子〕 白花六出。重臺者九出。瓣厚而香郁。黃心三粒。紫鬚三莖。開足則瓣如圓頂。實尖瓣也。蒂葉六七不

等。如茉莉而粗大。葉如山茶。樹高三五尺。六月開。卽西域所謂薝蔔也。葉卷如螺狀。帶綠色。

〔金錢〕 草本。大紅花。如錢盤。中心起如燭焰。未有短鬚。青蒂五出。花開葉間。午開子落。又名子午花。高一二尺。葉尖長有鋸。子類牽牛。六月開。

〔鐵線蓮〕 白花。藤本。葉三出。花開葉間。長柄千葉。托瓣如蓮。上細瓣疊抱。瓣上白絲。亦宜籬落。夏花也。

〔金絲桃〕 高一二尺。枝繁。花開五出。色黃。鬚極多。長過於瓣。中抽綠莖。枝葉對生。葉蒂尖。俱如桃花。五月間開。

〔翠梅〕 草本。叢生。高五六寸。葉圓。花青翠。五出。圓瓣黃心。蒂葉攢簇。梗微紫。有節。六月開。

〔夾竹桃〕 木本。高五六尺。枝長葉尖。頂上分枝作花。花粉紅。重臺玲瓏。白絲間出花心。葉深紅。極繁。六七月開。枝葉對節。

〔凌霄〕 蔓生綠高樹。花開樹杪。金黃色。五出。有赤點。大如葵。筒長心短。中抽綠莖。葉如牽牛。一枝十數朵。葉如麻苧。尖長有鋸。葉間有鬚如蝎虎。足附枝甚牢。結莢二三寸。

〔鹿葱〕 草本。花葉俱如萱。高二三尺。分枝對節。牙色。一出六枝。數朵。五月開。

〔木槿〕 樹高丈餘。葉尖銳。大者三出如桑。花生葉間。五出。千臺者貴。其色有紅紫黃白數種。苞蒂葉如葵。枝

條勁直。單瓣者。以之編籬。花開紫色。朝榮暮落。卽此花也。枝葉俱破節。夏秋開。

〔蜀葵〕 草本。高可盈丈。花五出。千葉者貴。色有大紅、桃紅、粉紅、純白、牙色、墨色、碧色。瓣圓鋸不一。苞蒂紫如椀。花有柄。開於葉間。結子圓砌如磨。包裹之。葉大如芙蓉而五出。鋸齒筋密。花如椀大。黃心叢穉。頂白鬚數莖。五月開。

〔錦葵〕 葉圓微有缺。花小如錢。五出。紫色。瓣上赤紋如石竹。黃心。類蜀葵而小。葉繁。叢生葉間。高四五尺。單瓣。

〔百合〕 草本。白花者爲檀香百合。一莖獨挺。高三四尺。葉葉對節。四面交生。花開於頂。六出。無苞蒂。花瓣分襠。鬚六出。末紫點橫斜。中抽青莖。反瓣及葉。有赭墨癩。花大如碗。香氣清冽。紅花者爲虎皮百合。瓣狹長。上有黑點。亦六出。開足花下垂。瓣翻卷。葉細狹尖長。心鬚與檀香略似。有色無香。

〔山丹〕 草本。亦名沃丹。似百合而小。葉狹長。花六出。大紅。鬚亦六出。瓣上無點。高尺餘。六月開。

〔茉莉〕 木本。白花九瓣。蒂亦九出。如瓜承筒。未開時如瓜槌。葉圓微尖。對節。開花枝頂。一叢四五花。心含管內。香甜靜。花小如錢。六月開。至秋則香遜矣。

〔珍珠蘭〕 此花絕不似蘭。而香酷似之。葉青黑而圓。微尖。破節。頂着花。杈枒如雞脚。故俗名雞脚蘭。其花如

小米。粒粒綴於青枝。色嫩黃。宜盆植。六月開。

〔龍爪〕 草本。形似鹿葱。花硃紅色。六出。叢聚如毯。花時葉已癡爛。俗謂之燈籠花。夏秋開。

〔虎耳〕 草本。葉圓。筋密而有毛。反葉如秋海棠。貼地牽蔓生根。叢葉中抽穗開花。色微紅。花一朵兩瓣尖長。

三小瓣。圓而細。鬚五出。白而長。末有黃點。支蔓俱有紅毛。俗名金絲荷葉。六月開。

〔岸蓮〕 草花。四月開。開野田內。葉圓而柔嫩。一枝十餘葉。花粉紅如豆花。一莖數花。環列合爲一圓。小莖長

二二三寸。俗名紅花浪浪。

〔柳穿魚〕 木本。低小葉如垂柳。花穗下垂。一枝百朵。粉色如貫魚狀。花三瓣。中紅外白。

〔都梁香〕 草花似蘭。而不馨鮮。紫色。一莖數朵。梗亦紫。葉短闊。夏初開。

〔蒲蘭〕 草花。四月開。葉如蒲花。六出。紫色。幹高二三寸。三大瓣。有黃心。三小尖。如蝴蝶而小。北人謂之馬

蘭。

〔慈菰〕 白花三出。黃心青蒂。幹高一二尺。一枝十餘朵。葉大三角。六月開。

〔金鐘〕 山花也。葉似槐。抽穗柔而下垂。花六出。形似小鐘排列。絲繫於穗。色有黃紫二種。

〔石竹〕 草本叢生。有節。葉細狹尖長。對節生。花發枝頂。五出鋸齒。色具五朵。瓣上有紋如錦。心短藍點。五蒂

含苞菜。一枝上有四五花。千葉者貴。又名洛陽花。宜盆植。

〔石菊〕 似石竹。深紅而千葉。花大而無紋。葉較肥闊。亦盞心。宜盆植。

〔萱〕 草本。大而重葉者爲鳳頭萱。葉如帶。闊寸許。環折垂地。莖高二三尺。頂分枝。着花多者至八九朵。葉長。將開時如黃鵠嘴。對節生。瓣金黃色。分心反瓣。帶青色。鬚六莖。從小瓣內竄出。中青莖一。較長無蒂。微苞單瓣者。花紅六出。葉稍狹。一種蜜色單瓣。花小。葉更紅。爲金絲萱。頗香。鬚亦六出。

〔荷〕 水華之極大者。生池澤中。卽古所謂芙蕖也。種類不一。紅白二色爲多。清明後生圓葉。初貼水如錢。漸高如蓋。色青翠。六月花開。重葉者多至百葉。惟大紅十八瓣者爲佳。花時已具蓮房。嫩黃色。鬚長寸餘。着花半白。上四分黃。末有米色橫粒。環抱花房。瓣如勺。外深紅。葉如筆。花高於葉。一葉一花。花落後。蓮房漸青垂下。子一二十粒。千葉者子少。并不實者。

〔紫薇〕 木本。七月間開。樹高丈餘。叢生花於枝末。瓣六出。縐如碎絨。心希少。蒂圓葉繁。葉圓小。色不一。紅者爲百日紅。又有藍黃粉三色。紫薇其最著者。花繁密。帶露下垂。簾幙間。嘉植也。

〔秋葵〕 草本。一名側金盞。七月開。幹丈餘。葉六七出。形如雞爪而鋸齒。花開葉間。色青黃。六出。大如盃。瓣上有絲。內紫色。中抽一心。着黃粉。末紫色。一種六出。苞大微紅。蒂尖長。綠色。此花開時下垂。結子六角。尖銳如椶

向上。又名黃葵。七月開。

〔夜來香〕 藤本。植必用架。蔓延環繞。葉長而末圓。花一叢百朵。五出。色綠微黃。蒂托管有柄。開亦下垂。日落則香氣襲人。六七月開。

〔晚香玉〕 草本。六月開。葉如蒜而尖。中抽穗作白花十餘朵。六出長筒如玉簪而小。鬚藏筒內。此花亦向晚乃香。其香酷烈。北地花也。

〔鳳仙〕 草本。秋花。高一二尺。葉對節。尖長鋸齒。花生葉間。葉如鳳首。花開兩瓣如鳳翼。心二。其一卽結子者也。色紅、紫、粉、紅、白、灑金俱備。千葉者貴。本不高。葉亦小。結子不多。俗名西洋鳳仙。

〔秋海棠〕 草本。葉尖圓鋸齒。大者如盤。紅筋密布。反面微綠。而筋全紅。逐節而上。花開四出。圓瓣。兩大兩小。黃心如小毬。有微柄。擎出花心。花枝對生。紅柄如絲。葉圓扁。有蒂如三角鈴者。有有苞無蒂者。子如豆。生於葉間。落地卽萌。明秋開花。其舊根經冬復發。花葉更肥。又有白花者。柄亦微紅。秋英婉媚。無如此花。

〔玉簪〕 白花長筒。末開如簪。瓣六出。似百合而小。一枝十餘朵。苞圓。鬚六出。末橫黃點。中一莖綠色。無點無蒂。而微有柄。葉如扇。長柄尖圓。叢生。花枝高尺餘。香清冽。一種紫色者。花葉俱小。香亦遜。俗名白鶴紫鶴。俱草本。

〔桂〕 一名木樨。樹高一二丈。枝葉對生。葉如冬青。尖長而彎角。旁超而中陷。花開葉間。四瓣黃心。二點有柄。將開則苞落。一苞數花。叢密。色正黃。香濃郁。一種色紅者爲丹桂。白者爲銀桂。金色者爲金桂。香俱遜。又有四季桂。四時俱花。結子如小青果。至藥名肉桂者。則白花如茶。非其類也。

〔雞冠〕 草本。三月布種。交夏方生。繁則芟之。可芎爲羹。長一二寸。卽宜移植階砌。高可四尺餘。一幹獨挺。葉對出。尖長有柄。至秋乃花。宛如雞帽。五色俱備。閃爍如剪絨。又如雲卷。如芝房。變態不一。佳者子少。一種紫花。高不滿尺。名壽星雞冠。不足貴也。此花至冬猶艷。經霜乃凋。

〔菊〕 今之菊。古茱萸也。具五色。種類不一。方梗缺葉。五出。花千瓣。圓者如毬。扁者如盤。苗生宿根。三月分種。四月摘頭。止留四五枝。諺曰。未種菊先插竹。使有依傍。則不柔蔓。葉多。俟其有微柄。則以針刺之。止留頂花。則瓣多而開大。無取太高。三尺餘足矣。畫法有鈎染粉絲之別。佳種開不見心。花紅者梗亦微紅。凡畫菊不宜蜂蝶。禮記曰。鞠有黃花。陶詩采菊東籬下。非今之盆植也。其花小色黃而香甚。性清和入藥。今人謂之野菊。亦先進禮樂之說耳。近復尙洋菊。而後進又爲先進矣。

〔藍菊〕 又名江西藍子。布於地。初生如菜。交秋發梗生花。黃心如錢大。長瓣排列周圍。色有紅紫白三種。近有千葉者。着心處爲五出。筒葉則先大後小。俱有尖叉。

〔僧鞋菊〕 其根卽附子。梗高三四尺。叢生。葉如艾。花開於頂。一枝數十朵。色深紫。形如僧鞋。圓瓣二尖瓣二。前一兜彎而尖。四瓣內有鬚數莖。白點。兜內藏兩鈎。含蜜。花卸後結子如小瓶。此花開於九月。經霜乃凋。明春復發。

〔萬壽菊〕 金黃色。千葉。花大如杯。開足圓滿。蒂長。葉如爪。瓣末鋸齒。葉細而尖鋸。一枝十餘出。一本數十花。光燄奪目。

〔波斯菊〕 單瓣者五出。中心如棋子大。色金紅。千葉長瓣。莖葉蒂葉與萬壽菊同。

〔老少年〕 有紅黃及間色三種。紅者名雁來紅。紅黃相間者。名十樣錦。紅者初時紫色。至秋則紅。葉心內變出黃者。初時綠色。後變黃。間色者。紅黃俱變。葉尖長。獨梗。花細砌葉間。子細黑。此以葉得名者也。

〔秋牡丹〕 草花。花葉俱似牡丹。但小耳。花紫色如杯大。黃心。

〔水木樨〕 草花。叢生。枝柔弱。葉細狹而尖長。花如豆花。黃色。淺深相間。微柄綠蒂。生於葉間。蒙茸茂密。香甜靜。

〔馬蘭〕 草花。生不擇地。紫色。如藍菊而細小。其苗可食。花時挺幹分枝。葉生枝末。葉有尖叉。亦先大後小。

〔美人蕉〕 葉大而尖如扇。層複抱梗。花叢簇幹上。尖長五出。參錯不齊。如火燄。色殊紅。近蒂處帶黃色。圓蒂。

如豆。上有黑點。結實可爲數珠。

〔牽牛〕 草本。牽藤附木。葉三出。有尖。花開葉間。有柄如鼓子。花色藍翠。五出。相連不分。瓣尖。蒂抱筒。花心三。白。藏筒內。近心處花白色。清曉開放。日高卽殷。遇陰暄則花竟日。

〔淡竹〕 草本。有節。葉抱節生如竹。花開葉間。青苞兩片如蚌蛤吐出。翠瓣二葉圓小。內有綠心如米粒。又出一莖。前有二鬚翹出。鬚末黃點如桂花。花之大不盈指面。而有如許點綴。非詳察不知。

〔決明〕 草本。紫如槐。花黃五出。葉圓叢開枝上。花後結子如豆莢。食之明目。

〔扁豆〕 藤本。緣架而上。尖圓破節。花生葉間。一稜十餘朵。色有紫白二種。白者佳。其花一瓣翻起。三瓣連屬。如藤花。但藤花下垂而豆花直上。花後成莢。種類不一。似弓袋者佳。此花人多種植。鮮能窮其狀者。昔南田作扁豆花一枝。遊棚下半月。知寫生之不易也。

〔蠶豆〕 葉厚而長。淡綠色。一枝六出。有苞抱梗。高尺餘。白花成稜。叢生葉間。翻瓣上有黑點。如瓜子大。似二而一。中分白道。蒂如扁豆而大。

〔蓼〕 草花。一名觀音柳。幹五六尺。節粗而幹細。其節卽牛膝也。葉尖長有柄。末分枝。錯落下垂。一稜花千朵。粉紅五出。有心蒂。葉細如米。面水臨溪。別饒丰韻。一種花小而白者。不足貴。

〔芙蓉〕 十月開。青梗條發。高七八尺。有紅白二種。花如千葉葵。未開時緊密。開足則反正玲瓏。葉亦如葵而光潤。綠苞青蒂。宜池沼邊。又一種名三醉芙蓉。初開時花白。次日微紅。三日大紅。樹高丈餘。破節生枝。木本不凋。楚南多有。

〔山茶〕 木本。單葉。粉紅者名楊妃山茶。破臘開。大紅者爲蜀茶。正月開。皆五瓣。黃心一簇如瓣。白鬚半寸。苞蒂數層。葉厚尖。長有稜。又重臺大紅者。名寶珠山茶。樹高。花千朵。粉色者名玉林山茶。品貴。又洋茶。五色具備。并有灑金二色者。其花平板少韻。

〔蠟梅〕 臘月開。花黃如蠟。對節生。九瓣。內一臺。紫色。黃心三點。香氣馥郁。葉尖長。花時無葉。其種有荷花、磬口、九莫、磬口者佳。狗蠅其最下者。一種素心者。花大香甚。名懷素蠟梅。出自中州。爲上品。

〔南天竹〕 抱根生。如慈竹葉尖。一枝九出。每出必三叢。披若竹。夏間開小白花。五瓣。冬結子。朱紅纍纍如珊瑚。種嘉者名獅子尾。枝重下垂。冬月霜雪間不可無此點綴。

右花一百餘種。餘未經見。及不入畫者不錄。

取用顏色

〔粉〕 上匣真杭粉。微帶碧色者。以指甲破之。其稜如鋒。此上品也。色白而無鋒者。火候過而質反粗。青色而

堅者。火候不及鉛氣未盡。皆不可用。粉好只用清膠研成團。着槌上。以水化之。卽能發亮。不可蒸淘。忌烈火烘。冬月隔宿可用。夏月宿膠不宜。

〔臘脂〕 雙料杭脂。以滾水擠出。盛碟內。文火烘乾卽可。將乾。卽取碟離火。多用幾張。分作數碟。乾後再以溫水浮出精華。而去其渣滓。則更妙。初擠不過一二。再擠顏色略差。烘之以調紫色、牙色、嫩葉苞蒂等用。至點染花頭。必用初擠。

〔花青〕 用廣青末帶葡萄者爲佳。羅篩去滓。用膠汙細。淘取其標。傾碟內。文火烘乾。夏月分碟速乾。恐膠臭也。凡烘顏色。須一人守之。時時側動。則不粘焦。

〔藤黃〕 取筆管黃。以嫩色者爲上。不用膠。着水卽化。顏色中最省力者。

〔赭石〕 以黃赤色鮮明者爲上。鐵色者爲下。取其質嫩細可磨者。搗碎乳細。沖以微膠。淘去標。用碟內焙乾。亦可成墨。

〔硃砂〕 以鏡面砂爲上。乳細取中心用。其標另收。大紅花反瓣。用好砂則竟無脚也。

〔石青〕 取佛頭青搗碎。去石屑。乳細。用膠取標。卽梅花片也。其中心爲二青。染花最佳。其下爲大青。人物大像用。

〔石綠〕 取獅頭綠。用法如石青。多取標爲用。若蜻蜓翅則無標矣。

〔雄黃雌黃〕 以膠水磨用亦可。若欲多用。須淘定。凡石色俱不可攪和用。而雄黃氣猛烈。觸粉卽變。尤宜慎之。

〔泥金〕 金有青赤二種。俱要真金。將飛金抖入碟內。以兩指蘸濃膠磨之。乾則濟以熱水。俟極細後。以滾水淘洗。提出膠而銹未去。則不能發亮。洗銹之法。以豬牙皂莢子泡水沖入。置深杯內。文火烘之。翻滾半刻後。置杯於地。而紙封其面。少頃揭開則金定而去其黑水。如此洗烘三四次。則水白而金亮矣。去水之法。用紙撚引出。擠乾復入。謂之白龍取水。若傾倒。則精華隨去矣。點筆時略用清膠。用過後仍用皂湯磨洗。則發亮如前。

〔百草霜〕 燒茅草之鍋灰。羅細。濃膠研乳。如淘定花青法。取標烘乾爲墨用。

卷下

前卷既定。又摘錄古人畫說。參以己意。而畫家源流宗派亦略可考。要之。衆妙傳心。非可言喻。豈能筆罄。覽斯集者。知搦管時不容輕落。而耳食者未許漫評。金針欲度。難與人巧。游藝之中。自有依據。明者自領之而已。外附用絹紙畫具及裝潢藏弄之法。牛毛繭絲。亦全力搏兔之意云爾。

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畫非異道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六書始於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書象。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求之以事。事不能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使畫可盡。則無事書矣。明宋濂
資源

詩畫相表裏

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揪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衆木者。自形自色。雖造化未嘗究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以彰衆目協和氣焉。而羽蟲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盛度。各不相同。上古采以爲官稱。聖人取以配象類。詩人多識於鳥獸草木。月令四時。記其榮枯語默。故善詩者。詩中有畫。善畫者。畫中有詩。然則繪事之寄與。與詩人相表裏焉。宋宣和
畫譜

畫派

漢晉以來多畫人物宮殿。唐吳道子亦工人物。至邊鸞始以花鳥著。其徒于錫、梁廣、陳庶等繼其業。五代末始有徐熙、黃筌各工花鳥。名盛一時。宋開畫苑。南北兩朝能手甚多。而皆以徐黃爲宗派。元時猶祖述之。至明而繪事一變。山水花鳥皆從簡易。而古法弁髦矣。

本朝書畫直追晉宋。且駕徐黃而上。亦見文治之隆。而黼黻休明。於茲爲盛也。

六法前後

明謝肇淛云。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道得畫中三昧。以古人之法而施之於今。何啻柄鑿。愚謂卽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爲第一。用筆次之。傳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畫成後得之。一舉筆卽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爲第一者。乃賞鑑家言。非作家法也。

畫忌六氣

一曰俗氣。如村女塗脂。二曰匠氣。工而無韻。三曰火氣。有筆杖而鋒芒太露。四曰草氣。粗率過甚。絕少文雅。五曰閨閣氣。描條軟弱。全無骨力。六曰黷黑氣。無知妄作。惡不可耐。

兩字訣

畫有兩字訣。曰活曰脫。活者生動也。用意用筆用色。一一生動。方可謂之寫生。或曰當加一潑字。不知活可以兼潑。而潑未必皆活。知潑而不知活。則墮入惡道。而有傷於大雅。若生機在我。則縱之橫之。無不如意。又何嘗不潑耶。脫者筆筆醒透。則畫與紙絹離。非筆墨跳脫之謂。跳脫仍是活意。花如欲語。禽如欲飛。石必峻嶒。樹必挺拔。觀者但見花鳥樹石。而不見紙絹。斯真脫畫矣。

士大夫畫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大夫畫。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則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王維、李成、徐熙、李伯時。皆士大夫之高尙者。所畫能與物傳神。盡其妙也。然又有關楨。要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常舉以示畫家。無不撥眉。謂此關難度。

入細通靈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也。古人之畫。細入毫髮。故能通靈入聖。今人動曰取態。謂之遊戲筆墨則可耳。以言乎畫則未也。

形似

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論詩則可。論畫則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畫。故以此自文。猶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空鉤意釣。豈在魴鯉。亦以不能奕。故作此禪語耳。又謂寫真在目與顧。肖則餘無不肖。亦非的論。唐白居易詩云。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宋郭熙亦曰。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而東坡乃以形似爲非。直謂之門外人可也。

文人畫

〔清〕鄒一桂 小山畫譜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文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大半必其人胸中有書。故畫來有書卷氣。無論寫意工緻。總不落俗。是以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歐文忠、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等。評論精高。揮翰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宋鄧椿論畫

雅俗

筆之雅俗。本於性生。亦由於學習。生而俗者不可醫。習而俗者猶可救。俗眼不識。但以顏色鮮明。繁華富貴者爲妙。而強爲知識者。又以水墨爲雅。以脂粉爲俗。二者所見略同。不知畫固有濃脂艷紛而不傷於雅。淡墨數筆而無解於俗者。此中得失。可爲知者道耳。

寫生

昔人寫生。先用心於行。榦分條分寸之間。幾多曲折。膚理縱橫。各覈名實。雖有偃仰柔勁之不同。自具迎暘承露之態。勾萌折甲。以至花葉葳蕤。脫瓣垂實。皆一氣呵成。絕無做作。今人一枝一幹。既少分別。朝榮夜舒。情性全乖。無惑乎花不附木。木不附土。剪綵欺人。生意何在。所以貴賤修促。苗裔斷延。皆可徵效。明顧凝遠畫引

生機

董其昌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

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此其徵矣。

天趣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淨几。描寫景物。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葉宛轉。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然必與會自至。方是天機活潑。若一涉應酬。則煩苦鬱塞。無味極矣。安得有畫。

結構

宋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考試法。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向酒家著筆。一史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人皆作馬上看花景。一史於落紅徑上。掃數蝴蝶飛逐馬後。又試嫩綠枝頭紅一點。人皆於花木上粧點。一史獨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果皆得中魁選。想其結構時。意象慘淡。圖成後。落落大方。推陳出新。真切而不落纖巧。乃爲結構。

定稿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也。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可見畫求其工。未有不先定稿者也。定稿之法。先以朽墨布成小景。而後放之。有未妥處。卽爲更改。梓人畫宮於

堵。卽此法也。若用成稿。亦須校其差謬損益。視幅之廣狹小大而裁定之。乃爲合式。今人不通畫道。動以成稿爲辭。毫釐千里。竟成痼疾。是可嘆也。

臨摹

臨摹卽六法中之傳模。但須得古人用意處。乃爲不誤。否則與塾童印本何異。夫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固矣。賢人之言。庸人述之而謬矣。一摹再摹。瘦者漸肥。曲者已直。摹至數十遍。全非本來面目。此皆不求生理。於畫法未明之故也。能脫手落稿。杼軸予懷者。方許臨摹。臨摹亦豈易言哉。

繪實繪虛

人有言。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以數者虛而不可以形求也。不知實者逼肖。則虛者自出。故畫北風圖則生涼。畫雲漢圖則生熱。畫水於壁則夜聞水聲。謂爲不能者。固不知畫者也。

法古

明范允臨云。學書不學晉書。終成下品。惟畫亦然。五代以前。名蹟已不可考。而宋元諸名蹟。珍賞家猶藏一二。其殘縑斷素。流落人間者。明眼亦能得之。斯畫家宗匠也。有志法古者。留意訪求。潛心摹擬。方能得其神理。今

之畫者。不見一古人真蹟。而私心自創。妄意塗抹。懸之市中。以易斗米。畫安得佳耶。

畫所

宋顧駿之嘗搆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必時景融朗。然後含毫。若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者。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墨滓。徒汗絹素。豈曰繪畫。

畫品

古之工畫者。非名公巨卿。卽高人逸士。未有品不高而能畫者。王紱於月夜聞鄰舟笛聲。訪之贈以畫竹。翌旦其人以重幣求雙幅。紱磨之。并收其前贈。今人略知飾色。便思求利。曲意徇人。其人可知。其畫可知也。又文徵仲、董文敏生前卽多膺本。或求其名款。亦姑應之。其度量有過人者。

畫鑑

自古以畫名世者。不惟其畫亦惟其人。因其人亦重其畫。見其畫如見其人。雖一時寄輿於丹青。而千載流芳於金石間。亦有名盛而珪玷者。則又爲藝林之龜鑑也。

賞識

古畫多膺本。良賈亦能辨之。視其絹色、墨蹟、圖書之新舊。宋絹極細。明絹則粗。宋元人畫多不用紙。董華亭晚

年嘗用綾。皆其閨房內所求。今亦有膺本。至於賞鑑之家。以筆墨氣韻爲主。古畫重裝。亦有失神者。而其骨力自在。至六法未諳。用筆破敗者。則尤其易見者也。

唐宋名家

元湯垢畫鑑云。唐人花鳥。邊鸞爲最。大抵精於設色。穠豔如生。其他畫者雖多。互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花卉翎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志趣高遠。畫草木蟲魚。妙入造化。非世之工畫者可及也。筌之子居寶。居寀。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其家法。至趙昌。惟以傳染爲工。骨法氣韻蔑如也。花鳥一科。當以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規式。

徐黃畫體

宋郭若虛論徐黃畫體。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此不惟各言其志。亦耳目所習得之手而應之心也。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事蜀爲待詔。筌累遷如京副使。旣歸朝。筌爲宮贊。居寀服舊職。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之桃花、鷹鷂、純白雉兔、金盆鷓鴣、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之鳧、雁、鷺、鷗、蒲藻、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崇嗣、崇矩。皆能傳授家學。蜀中則有刁

光允、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則有唐希雅。希雅之孫中祚及宿。都下則有李符、李吉之儔。皆守其派。

沒骨派

宋郭若虛畫記云。李少保端愿有圖。一面畫芍藥數本。云是聖善齊國獻穆大長公主臥房中物。或云太宗賜文和。其畫無筆墨。惟用五采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黃居采等定上品。徐崇嗣沒骨圖。後因出示兩禁。賓客蔡君謨乃題云。前世所畫。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彩。濃麗生色。肖物逼真。故趙昌輩效之。多用定本。臨摹不落筆墨。謂之沒骨派。愚謂造物賦形。本五行爲五采。本無邊墨。故名手畫像。只用赤脂檀粉烘染而成。不用墨腔。後來名手間出。學沒骨者漸失真傳。以臨摹多而裁制少也。

鋪殿折枝

徐熙於雙縑幅素上畫叢艷疊石。傍出藥苗。雜以禽鳥蜂蝶之類。位置端莊。駢羅整肅。以備宮中挂設。謂之鋪殿花。次曰裝堂花。又嘗畫折枝小幅。多瓶插對臨。寬幅寫大折枝桃花一枝。謂之滿堂春色。後有作者。鮮能出其範圍。

明人畫

〔清〕鄒一桂 小山畫譜

有明一代之畫。若沈周、王問、王穀祥、陸治、孫克弘、魯治、陳淳、周之冕等。皆能花卉。沈、王、陸又以山水名。孫則兼人物。要皆落墨淡色。寫意而不能工至。

國初惲壽平運以生機。曲盡造物之妙。所題詩句極清豔。書法得河南三昧。洵空前而絕後矣。今之學壽平者。不師其意。專事描摹。以至枝幹不分。苞蒂不備。真意盡失。而尙爲贗款以欺世。豈能當識者之目耶。

翎毛

古人花卉。必配翎毛。大而鸞、鶴、鷹、鷂、山雞、孔雀。小而鸚哥、畫眉、鸚鵡、鳩、燕雀之類。水禽則鷺、鷗、鴛、鳧、鴨、春令、魚虎之類。無不一一肖形。黃筌畫山雞於御屏時。有獻鶴者。鶴忽奮起欲攫之。鶴固健。畫亦神矣。宋李澄叟畫說。畫翎毛者。當浸潤於籠。養飛放之徒。鶯鳥間養鶯鳥者。求之寫照。依形各從其類。韓幹畫馬。廐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然則畫花卉者。須就老圃朝夕觀之。然後得其含苞吐秀。榮敷凋落之態。徒事稿本。奚益也。

草蟲

叢花密葉之際。著一二飛蟲。不惟空處不空。亦覺分外生動。宋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愈邁愈精。或問其何傳。無疑笑曰。此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時。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

傳之法哉。

畫石

宋黃休復論前輩畫太湖石。用飛白法。而以淺深墨嵌空之。獨黃居寀以筆端揅擦。文理縱橫。稜角峭硬。如虬虎將踞。厥狀非一。其畫松竹花雀。皆能變易古法。別開生面。

點苔

明唐志契論點苔。當從石縫中點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不多不少。不密不疎。古畫有橫苔直苔。并有不點苔者。必預先畫石。無一筆頽敗。故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或無妨也。近時作者。率意點擢。不顧其安否。苔豈有長於突處。不堅牢之理。以識者觀之。如鳥鼠之糞堆積。默耳。又謂山石醜處。須以苔遮掩之。愈遮愈醜。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由於此。

畫竹

竹分竿節枝葉。畫竿從梢至根。雖一一畫下。而意思貫穿。梢頭節短。漸漸長。至根又漸短。行筆平直。兩邊如界。此畫竿法也。畫節用兩筆勾出。上一筆稍彎。如仰月。其生枝處略突。下一筆承上略短。無兩頭超起。此畫節法也。枝必附節。雄竹單枝。雌竹雙枝。上節在左。則下節在右。用筆迅速。方能遒健。葉多則枝伏。葉少則枝昂。風枝

雨枝。隨時俛仰。此畫枝法也。葉須勁利。實按虛起。一抹便過。遲留不得。粗忌如桃。細忌如柳。一忌孤行。二忌兩並。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手掌。六忌蜻蜓。總須葉葉交加。疎處遙相照應。則不犯諸忌矣。轉側向背。兩打風翻。正闊偏狹。雙頭單腳。此畫葉之法也。故畫蘭用側筆。畫竹用折筆。王紱畫竹。竿瘦而葉肥。倍饒豐態。學者宜宗之。

畫松

松幹如龍鱗。然不可圓圈到底。須以橫直筆點擦破之。其節四面對生。枝老則下垂。頂銹則拳秃。葉如斂股。每葉必雙其枝。二處有筒赭色。茅松枝長葉茂。葉葉交加。剔牙松幹蒼黑。葉短。亦交叉。其葉之正面圓而叢。側面如半扇。相其枝幹而布列之。以色之淺深爲新舊。又羅漢松青幹闊葉。結子如豆。青紅各半。如梵僧趺跏狀。故名。

畫柏

畫柏亦須畫古柏。疤節疊疊。或豁腹虬形。或秃頂鷓喙。或龜蛇紐結。葉用攢點法。或五出六出。叢聚如黛。枯枝黑色無皮。有皮處如麻絲纏繞。彎環斜抱。凡畫松柏。皆欲成形。僵立如鬼。天矯如龍。藤蘿牽掛。苔蘚斑駁。根畔不宜多草。如畫折枝。則柏葉宜直筆抒寫。而葉端有赭色點。并宜柏子。至纓絡柏、刺柏、黃柏皆不入畫。

畫柳

諺云。畫人莫畫手。畫獸莫畫狗。畫樹莫畫柳。一畫便出醜。以柳之飄曳搖颺。隨風無定也。要之入畫者皆垂柳。略帶微風。梅時柳稊而已。杏時柳眼尙未全舒。桃時柳眉方展。葉長而分棵。夏則柳幔重帷。秋則柳條衰落。所謂六法通四時也。凡畫花柳。柳宜在後。則掩映好看。至顏色青黃。則隨時早晚。

梧桐

直榦橫枝。四面對節。樹老則枝下垂。綠皮無皺。橫抹數筆而已。葉如盤大。五出。長柄。花五出。結實如杓子。綴於邊。熟則皮皺。皆堪入畫。

潑墨

唐時王洽。性疎野。好酒。醺酣後以墨潑紙素。或吟或嘯。脚躡手抹。隨其形狀。爲山石雲水。倏忽造化。不見墨汚。後張僧繇亦工潑墨。嘗醉後以髮醮墨塗之。凡畫不用筆者。吹雲潑墨。水畫。以盪浮水用紙收貼火畫。點香畫紙如白描畫漆畫。繡畫。皆非正派。故不足取。

指畫

唐張璪卽以手畫。畢宏見而驚異之。或問所授。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近時高且園其佩工指畫。名指頭生手。

人物、山水、禽魚。無不生動。曾見其巨幀作海水圖。駭波立浪。雄壯若有衝激聲。上空半尺許。寫兩飛鶴。遠望之。宛然海角天涯。高本工筆畫。苦於應酬。乃變爲指畫。未有不能筆而能指者。俗手未知。握管強欲效顰。畫虎不成。災墨禍紙。令閱者汚目。豈不可笑。

西洋畫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鎔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其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

落款

畫有一定落款處。失其所。則有傷畫局。或有題。或無題。行數或長或短。或雙或單。或橫或直。上宜平頭。下不妨參差。所謂齊頭不齊腳也。如有當擡寫處。只宜平擡。或空一格。又款宜行楷。題句字略大。年月等字略小。元人畫有落款於樹石上者。亦恐傷畫局故也。凡畫以單款爲佳。傳之於後。亦加珍重。必欲爲號。須視其人何如。今人恐被攘奪。必求雙款。以不敏謝之可也。

裱畫

裝潢非筆墨家事。而俗手每敗壞筆墨。不可不慎。畫就卽裱。恐顏色脫暈。必須時久而帶法重輕。調糊厚薄。視紙絹之新舊爲程度。小幅挖嵌爲佳。書斗必須淺色。所鑲綾絹非本色亦淺色。軸則花梨、紫檀、黃楊、漆角者爲宜。玉石則太沉重。式尙古樸。勿事雕飾。絹畫則綾裱。紙畫或絹裱。卽用紙裱亦必綾邊。上下尺寸俱有一定。長短不得。古畫重裝。宜仍托底。珍賞之家。必延良工於室爲之。恐一落舖中。易去底紙。摹作贗本。則失却元神也。裝後題籤。必善書者。篆隸更妙。賞鑑圖書。亦不可少。

藏畫

裝潢得法。亦貴珍藏。盛以畫囊。置木箱內。懸之屋梁透風處。南方蒸熱。伏候宜取晒晾。以樟腦、芸香、花椒、煙葉等貯箱內。又貴時常取挂。則無霉蛀之患。焚香恐防熏黑。垂簾以避蠅污。什襲珍之。則畫不落劫。傳之十世猶新。何患其不壽乎。

鑿絹

膠鑿不得法。雖筆墨精妙。亦無所施。置一綱架。直挺二根。約長八尺。寬二寸半見方。多鑿筍穴。橫榦三根。或二三四五尺寬不等。以絹有寬狹也穿入穴內。用木楔楔緊。然後著漿。漿糊不可太熟。熟則無力。先粘上邊橫榦。次左右兩直挺。粘絹時看照絲縷正直。空下一邊懸榦數寸。漿乾之後。以小竹竿縛定絹邊。而以麻索網於下榦之上。

然後上膠。以排筆順下。不宜逆帶。膠遍。拔出木楔。自內楔出。綑緊。麻索亦抽緊。中腰反面用木榦撐直。乾後。背面亦膠。凡膠。綑絹。須天氣晴明。俟其陰乾。揭下。則潔白而光潤。

用膠

廣膠以明亮有節者爲上。膠一兩。礬三錢。謂之外加。三隔宿。先將水浸膠。明旦。火上略熱。卽化。明白礬研末。沖以溫水。烘化。用大碗二。膠礬各一。或半盃。俟溫後。沖和。合爲一盃。若滾熱。卽沖。則成塊矣。

礬紙

膠礬分量如前。紙性沁入。膠一兩。礬三錢。水須一盃半。只礬一面足矣。礬時須下有襯紙。則不破壞。如畫山水。則用風礬。以紙浮貼牆上。一兩月卽可用。愈久愈佳。

搥絹

先以水噴絹。勻遍。用白布三尺。卷作心。外包絹。不可太緊。用搥衣。槌於光石上。搥打。左手持絹。右手執槌。兩手俱要鬆活。每打一下。則左手一轉側。搥四五百。則絲扁而勻細矣。若耿絹。則自然緊細。不必搥。

畫碟

畫碟宜多。用二寸圍白地無花者。舊窰更佳。筆換亦不可少。用過卽洗淨。貯一擊盒內。北地風灰易滓。用時必

有遮膠杯亦宜磁不宜銅器。恐銅銹亦能變色也。硯臺、墨床、壓尺、介尺等。俱要潔淨。

畫筆

畫筆惟杭州八字橋張文貴家所製爲得法。其孫號思溪點花用白描。行款用狼毫。鈎筋用小狼毫。葉用小著色。翎毛蜂蝶用鬚眉。山石用蟹爪。點花心用白描秃筆。天水、煙雲、地坡、石岸用排筆。判筆用過卽洗淨。置筆筒內。粉筆、臙脂筆各不相假。餘或通用。

用水

無泉水則用冰水。或雪水。夏月天泉水。數者俱無。則用蒸滴法。以大椀覆鍋上。而取其滴露。以擠胭脂。非此不可。作畫時須水二盃。一洗筆。一調顏色。汚卽更換。

洋菊譜

有序

洋菊出乾隆年間。花具五色。圓者如球。扁者如盤。如輪。花瓣皆有筒。或短筒。或長筒。或筒未出瓣如匙。或但有筒而無瓣。丙子閏九月奉旨召入內殿。各爲之圖。定以佳名。而御題其上。裝成巨冊。入祕苑珠林。乃恭爲譜序。曰。鞠有黃花。月令載之。亦越晉室。淵明采之。五色茱萸。出自後代。統名曰菊。譜不勝載。近得洋菊。花事一變。鋸葉筒瓣。爲圓爲扁。燦如星懸。簇如針攢。如輪如蓋。如鉢如盤。超挖如匙。排插如簪。如笠斯糾。如環無端。心管五

出色態多般。或曰蒿本。人力所接。冒以洋名。實出中國。余既繪圖。賦以長篇。乃爲花譜。以備考焉。

花名三十六種

〔銀佛座〕 白花黃心。半筒瓣。末俱超。宛如佛座。葉大尖長。與金佛座皆爲上品。

〔金佛座〕 鵝黃色。綠心。筒二分尖瓣。上超。花極玲瓏。葉尖而密。圍大。

〔宮花錦〕 金黃色。外深內淡。半筒瓣。末上超。花圓滿。微心不甚顯。大徑三寸。舊名含煙鋪錦。

〔錦貝紅〕 硃紅色。反瓣黃色。開足多反抱。紅黃相間。形如毬。瓣短交叉疊亂。花不大。梗葉尖細。舊名金背紅。

〔雪羅襪〕 白花淡黃心。筒二分。闊瓣平直圓整。反瓣有紅絲。葉圓而小。舊名青山掛雪。

〔珊瑚枝〕 大紅帶紫色。黃心。四面有鬚。筒不見。瓣尖闊。葉帶紫色。

〔紫霞綃〕 粉紫色甚嬌。花大如盤。檀心凸起。筒長五分。瓣尖闊形扁。葉尖小。舊名國色天香。

〔七寶盤〕 牙色長筒。末舒瓣二分如耳挖。黃心扁如盤。葉少鋸。花徑三寸。

〔桂叢紫〕 紫色長筒。末略舒。瓣大。心徑半寸。金黃五出。筒葉嫩綠。花大而扁。瓣希少。舊名紫桂蓮。

〔千金笑〕 銀紅色。瓣闊。環抱玲瓏。心間五出。筒微黃不多露。葉尖長而窄狹。

〔蜜荷花〕 淡黃色。檀心甚小。筒瓣寸許。闊二分。皆超起。葉尖長。少鋸。

〔紫絲蓮〕 深紫色。花大如盤。黃心如棋子。二分筒瓣。末俱超起。形扁。徑三寸。梗粗。葉長。瘦如雞脚。

〔檀心暈〕 血牙色。近心牙黃。長筒。瓣末如匙。圍三寸。梗細。葉圓。

〔雪蓮臺〕 白花帶碧色。瓣末超起如蓮心。黃而小。半筒。葉肥嫩。葉細。

〔雨鵲紅〕 朱墨色。心圓小而黃。長筒。末如匙。花大如輪。葉尖長。帶赤色。梗粗。

〔絨錦心〕 淡紫色。心大。徑寸。黃金色。五出。筒瓣長。筒如綫。不出匙。參差疎落。類桂叢。紫花扁如盤。葉瘦。舊名

紫龍鬚。

〔佛手黃〕 嫩黃色。心五出。筒深黃。散亂。瓣闊彎環。葉肥澤。梗細。

〔湧金輪〕 嫩黃色。大如盤。檀心凸起。身黃瓣。長二寸。筒末出匙超上。圍六寸。肥葉。圓勁。舊名黃金針。

〔杼紗兒〕 粉色。長瓣。大徑三寸。心青黃色。瓣有出心上者。托瓣微紅。葉長。瘦如蒿。

〔錦標紅〕 朱色微筒。長瓣。開足下披。心一簇。金黃。葉肥。舊名滿心大紅。

〔月華秋〕 粉紅色。心中青。外黃。筒二寸。白瓣。裏白外紅。而尖銳如月華五采。梗細。

〔紅玉環〕 白花微紅。不見筒。瓣長闊。變環相紐如連環圓球。徑三寸。舊名玉連環。

〔昭容紫〕 深紫色。筒瓣到頭如匙。心黃而小。形扁。

〔銀絲針〕 白花青黃。心極小。瓣如針。花圓。葉細。梗弱。舊名銀針。又名銀絲蓮。花形之特異者。

〔秋月白〕 白花闊瓣。筒二分。形圓。葉團而短。舊名鵝毛飛。

〔海紅蓮〕 粉紅大心。黃色。瓣半筒。末超起如蓮臺。葉肥梗粗。花扁。徑三寸。

〔萬點紅〕 淡粉紅。長筒。末作小匙。匙內深紅。瓣疎而參錯。葉尖。梗細。舊名落紅萬點。

〔青心玉〕 白花而圓。微筒青黃。心瓣闊。微紅。梗細。葉團小。舊名青心壓玉。

〔錦麟祥〕 金紅半筒。瓣狹而長。彎繞。花圓。徑二寸。葉如蒿。舊名橘皮紅。

〔金赤蒂〕 大紅心五出。筒帶黃色。瓣闊而尖。花扁。徑二寸。葉少鋸。梗直。

〔鷺鷥管〕 粉紅闊瓣。大心淡黃白色。五出。筒如白羽。花扁。徑三寸。葉尖長。梗細。

〔朝陽素〕 淡紫色。半筒。粉心五出。心上有瓣。花大而扁。徑三寸。葉尖長。

〔金縷衣〕 嫩黃長筒。瓣末出匙。檀心圓小。青莖大。徑四寸。葉尖多鋸齒。舊名黃鶴樓。

〔紫金魚〕 玫瑰色。長筒。末作匙。心帶黃色。花扁。徑三寸。葉肥而長。梗細。

〔墜紅絲〕 銀紅色。著心處白色。長筒。瓣出半寸。青心如棋子。花大四寸餘。舊名老君眉。

〔金鳳羽〕 黃色瓣闊。半筒。葉小花開最早。又白者名銀鳳羽。

論畫絕句

〔清〕宋 犖撰

〔作者小傳〕

宋犖。商邱人。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博學嗜古。工詩詞。古文。與王漁洋齊名。精鑒賞。富收藏。所得名家名蹟。昕夕研求。遂悟畫法。水墨蘭竹亦極超妙。脫盡描頭畫角之習。真士大夫筆墨。著有論畫絕句。漫堂書畫跋。怪石贊。漫堂墨品等書行世。

原唱

秀水朱彝尊錫鬯和

眞賈何須苦辨之。邢夫人至尹能知。夜無燈火分明在。此語雖誇理未奇。余嘗云。黑夜以書畫至。摩挲而嘆之。可別眞贋。

退谷先生孫侍郎承澤許數過。高齋三雅共摩挲。偶披五石瓠中目。始恨當年未見多。侍郎以揚補之竹。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爲三雅。因以名齋。五石瓠爲劉

石瓠爲劉

棠村眞定梁相國座上見聞新。好古應知自有眞。一語殷勤忘不得。別來長歎巷無人。眞定札中語

坡於塵詰無聞言。山村小幅曾拜觀。天水宗徵對題有斷句。憶之日午忘朝餐。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

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祕傳。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餘。其遺跡祇此耳。徽宗以賜蔡京。跋云。希孟親得上筆法。故其畫之佳如此。天下事

〔詩〕 宋犖 論畫絕句

豈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茲卷賜太師。臣京展閱。深為悼惜云。

夏山待渡客爭談。未覩令余抱此慚。龍宿郊民典型在。長虹貫月自江南。皆北苑名跡。

李成關同兩巨手。少年曾見長安中。名家掩映數十輩。彷彿大海當迴風。

蟹爪樹枝鬼面石。河陽大幅太行圖。挂起淋漓元氣濕。真成驚倒倩人扶。小米自題澹湖圖云。壁張此致定寫倒。先請倩人扶著君。

密雪煙嵐留寶軸。蘇汀密雪。煙嵐欲雨二圖。惠崇僧及巨然僧。漫言筆墨尋常事。此際同參最上乘。

鐵網珊瑚鑿賞真。清河氏亦有心人。鈔來秘冊珊瑚網。耳目連朝總一新。朱存理著鐵網珊瑚。張正著清河書畫訪。江阿王著珊瑚網。

徵虜韓馬戴嵩牛。學語小兒也妄收。誰知別有句龍爽。已向公麟蹄上頭。

平生不識洪谷子。餘子丹青各有長。却訝華亭真放膽。竟從酒肆貶長康。董文敏云。余從博李頊氏見顧長康畫。直酒肆中物耳。

坡仙十指縣槌後。怪石枯槎爾許奇。涪翁句子君知不。海內文章非畫師。

二米落筆天機到。元暉得意圖雲山。元暉有雲山得意卷。畫本何處任樵取。金焦煙雨空濛間。

中丞撰述寄吳門。卞中丞永譽著畫源流費討論。今日快披消暑錄。一時雅尚又江村。高登事士奇。

南宗老筆一峯孤。貌得虞山氣韻殊。屏幃邇來樵做偏。何曾夢見富春圖。子久有富春山圖。

梅沙彌得巨公傳。竹石蕭疎也可憐。偶吟一片江南雨。清絕襄陽孟浩然。梅道人自題畫竹云。涼風起研池。葉葉秋可斂。京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

黃鶴山樵吾最許。風流不愧鷗波甥。青弁一圖文敏拜。董華誰其繼者虞山生。王

倪畫有無分雅俗。江南好事重雲林。獅子林園最烜赫。樵本猶抵雙南金。查士樞臨本最佳。

國初以來推具眼。樵下周公亮王禾中曹公濟兩侍郎。鵲華秋色看題識。更爲禾中一瓣香。曹致松雪卷云。畫似桐川圖。尊似黃庭經。此卷實傳書畫衣。

華原雪景特雄奇。筆底全將造化窺。韓碑杜句取相况。解道文人即畫師。青門部長衛曰。余曾見范寬雪圖。博大雄奇。譬之詩文。則杜之北征。韓之淮西碑

也。宋郭公詩畫繼云。畫者。文之極也。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亦多文。

畫手吳中舊擅長。衡山大雅石田蒼。解元真跡今寥落。片紙猶生琥珀光。

辛苦仇生學大李。畫時鼓吹不聞喧。見董文敏畫目怪他小册臨摹好。風致超超又宋元。

一對珍圖一洗心。箇中大是少知音。偶拈舊話成新句。風雨空窗細細吟。一貫官語余曰。骨董中竊與劍差足取。以有用也。最無用者。惟畫乎。余笑曰。公

好官。請以官驗。凡抱關擊柝。各有所司。所謂有用也。若宰相。無事職。而百官之職皆其職。如公言。則宰相最無用矣。世間衣服飲食宮室皆用之適。吾身獨畫用之適。吾心當塵埃勞中。忽得名畫。使如置身長林巨壑。心爲一洗。或對古名賢高士。則耐給起敬。豈難一藝。其用最大。願公勿輕議也。華亭天授非人力。六法何妨有未工。多少畫家三昧語。留題斷紙故麻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眼前誰涉宋元津。畫中九友王爺在。吳祭酒偉業有畫中九友歌。白首多年奉紫宸。

近世畫家專尚南宗。而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諸大家。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余未敢以爲定論也。不思

〔清〕宋榮 繪畫絕句

四七五

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子美河南黎縣人也。近日之空同大復。不皆北宗乎。中丞論畫最推北宋數大家真得

祭川先河之義。足破雙磬。予深服之。其詩之工。又無論已。士正評孫紹遠輯聲畫集。分題畫、觀畫門。而無論畫之作。竊謂杜子美鄭公粉繪曹霸丹青一絕。卽論畫之倡矣。商邱中丞於簿書堆案之日。作論畫絕句詩。纔二十六首。而古今畫家雅俗工拙高下之殊。流派之別。盡括其要。中丞鑒賞妙天下。暗中摩挲繚楮。能別僞真。余嘗叩其故。中丞笑而不言。今論畫詩出。未免以金鍼度人矣。蘇尊跋。

以詩論詩。濫觴於少陵六絕句。金源元遺山廣之爲論詩三十首。頗傳於世。明人傳相樵倣。作者愈多。畫苑一途。自唐至今。有題畫而無論畫。漫堂先生倡爲論畫絕句如千首。理矜創獲。致標新雋。譬之達摩西來。獨開禪宗矣。那得不傳。詩格疎老。故自得浣花神韻。在遺山上也。詩成命蘅點次。因題其後。長蘅跋。

和詩

阿儂舊住韭溪北。天籟閣中曾數過。記得千金紈扇冊。童時一日幾摩挲。項氏家藏千金帖有三。一爲唐人雙鉤萬歲通天帖。一爲淳化閣帖初拓本。一爲唐宋

人畫紈扇居多。

界畫樓臺瞻未豨。棘鍼花鳥亦難嫻。昔賢往往妙遊戲。不了樹枝沒骨山。狡僮紛紛僞亂真。巧勻楮墨傳灰塵。誰知神物歸藏弄。千載依然色斬新。

談藝何人公道存。每因憎愛昧昭昏。不應唐沈同時在。吳偉翻呼畫狀元。

隱君趙左僧珂雪。每替容臺應接忙。涇渭淄澠終有別。漫因題字概收藏。董文敏疲於應酬。每侍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為書款。

胥山樵叟畫亦殊。得錢多寡分精粗。少年身後休嗤點。不見長江萬里圖。項叟學謨。子京之孫。自號胥山樵。曹侍郎濟。領藩東粵。更作長江萬里圖送行。

深得古人筆法。

崔忠子陳洪人物最瓌奇。仕女天然窈窕姿。弟子描摹失師法。盡調鉛粉畫東施。

王五崇節谿山擅平遠。周郎之恒窠石亦清真。兩君人物兼臻妙。未許南人笑北人。王宛平人。周臨清人。

巨幅鸞鳳細草蟲。長留風露溼花叢。時人罕覩藕漁筆。止說王郎武揮老。王長洲人。平工。王武進人。

先子韶年寫雲壑。當時心折董尚書。後來舍弟亦能畫。可惜都無片紙儲。先母唐孺人。董文敏之甥也。文敏見先人畫。謂人曰。不出十年。可以窺吾真矣。

舍弟蘇鑒。能時畫早卒。

白下錢唐畫作林。殘山剩水樹無陰。若令此輩流傳遠。不合良工苦用心。

退翁孫侍郎承澤倦叟曹侍郎濟嗟淪沒。吳客雌黃詎可憑。妙鑒誰能別苗髮。一時難得兩中丞。謂宋公暨閩撫下公也。

余暇日創為論畫絕句如千首。理絕繩尺。意在獨解。陳後山所云晚知詩畫真有得也。竹垞先生見而好之。

走筆屬和。不撫拾畫苑剩語。第吟賞生平所見。而神理已超超元箸。近代數十年名手。皆得附之以傳。抑何

幸耶。先生平日論詩。頗不滿涪翁。今諸什大段學杜。而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昧。信大家無所不有。跋。

冬心畫跋

〔清〕金農撰

〔作者小傳〕

金農。字壽門。號冬心。別具甚多。浙江杭州人。乾隆元年丙辰。薦舉鴻博。襟懷高曠。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涉筆卽古。脫盡畫家之習。良由其所見古蹟多也。漢隸奇逸。魄力沈雄。洵卓絕古今。迥不猶人者矣。以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年七十推之。當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生。

畫竹題記序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卽以爲師。去春先生病起。目矇耳聾之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今夏四月。輕輪短櫂。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闚大雷。下浸太湖。狎洞庭。揖林屋。品第茶經。慧泉泉上。躡良常。憩招隱。復渡江。訪焦先瓜牛廬。又至廣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爲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摠根觸之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歎賞不置。命緜人鈔錄付劬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於慎。獨取乎韋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耶。

乾隆上章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自序。

〔清〕金農 冬心畫跋

畫竹題記

饑鳳非竹實不飽。予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安得爲羽儀者之食也。竹之族六十有一。而獨盛西南。曰箇、曰筱、曰簕、曰筍、曰篔簹、曰箨筴。皆可貌其幽姿者也。其他若篔簹之類。則不堪寫入毫楮矣。宋人有詠竹米詩。竹米者。竹實也。卽獲也。儋石之儲。何人見之。所以巢于阿閣者常饑也。予之常饑。又何怪乎。康熙丁亥。予讀書于先師何義門先生家。見沈貞吉隱君畫竹小幅。翳蒼之趣。如坐幽谷。其父爲孟淵處士。其子卽石田翁也。居相城里正。與溪艇。非勝流淨侶弗與遊。三世不慕緋絨。著簪韋帶。皆享耄耋大年。吳中譚往哲者。至今稱之。予追想其筆。漫然寫此。然不強合其妙耳。并題詩曰。文洋州世不復有。盟助教近已無聞。卽今坡老亦疎闊。歛袂何人知此君。

宋淳熙間。省元徐履善墨竹。得風作笑之態。時時出紙上。雍正壬子。王吏部虛舟先生攜觀梁溪聽松齋中。傳聞履殿試日。寫新篔于卷尾。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清狂殊可愛也。十餘年來。虛舟先生已歸道山。此畫無存。予養荷江上。偶作小筆。輒一動念。履之畫竹。世不恆見。視後之夏昶、文璧、姚綬之徒。幾有威鳳山鷄之喻矣。

籊籊竹竿。畫以自賞。倘逢王方平。吾欲所取贈其作垂釣之具焉。上虞江三石頭。策策之魚不少。釣旣不得。

亦不賣。此逸民中高蹈遺世之人也。今有其人。吾當友之。

先民有言曰。同能不如獨詣。又曰。衆毀不如獨賞。獨詣可求于己。獨賞罕逢其人。予於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新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眉山長帽翁。畫竹橫軸。乾隆元年九月。曾見於京師。一豪貴家。墨股筆趨。有崩雲抉石之勢。自屬奇蹟。予每落想摹寫。往來胸中。頗有得也。若魏國夫人疎篁瘦篠。真閨韓閭樛物。只合配文郎詩耳。

予自丁卯歲從江上遷居南城隅。種竹無算。日夕對之。寫其面目。若五斛黛在毫楮間。煙啼風嬉之態。頗謂得之文湖州。柯丹邱未嘗知有其人也。

五代險麋內庫紙。開軒畫竹雲舒舒。莫將蒲葦輕相比。此是楊風子草書。

古人云。怒氣畫竹。予有何怒而畫此軍中十萬夫也。胸次芒角。筆底嶢嶢。試問舌飛霹靂鼻生火者。可能亂畫一筆兩筆也。

近得一大硯。狀貌甚古。人皆以爲砧娘擣練之石也。閉門獨坐。畫長竹數竿。題以寄遠。措句用韻。不拘規矩。極詩之變。吾黨惟陳楞山、丁鈍丁、杭堇浦、陳竹町頗能賞之。四君子亦擅斯體之妙者也。詩曰。此硯一錢雖不值。此硯千金卻不易。中有海眼疑出泉。坐對常想百年前。百年前頭誰識得。此硯定爲空階擣衣石。終日摩挲我

獨忙。抱向孤松松下之高堂。畫竹不畫今畫古。湘江人愁湘雲苦。舊時騷怨渺何許。重磨輕煙掃長毫。題詩大膽氣益豪。豈屑啾啾啾聲嘈嘈。天風忽爾吹蓬蒿。抉眚側望皆汝曹。只合寄與茅山道士勞山樵。

鄴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因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

時雨夜過。春泥皆潤。曉起。碧翁忽開霽顏。玉版師奮然露頂。自林中來。白足一雙。未礙其行脚也。劉宋沈道虔。屋後生大筍。或竊之。乃笑止之曰。惜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此語頗蘊藉也。予偶畫竹。并畫進士臧臧欲欲之狀。儻逢朵頤物色人。可能從紙上搨去燒之作午食也。

前人畫竹。鈎勒之妙。不名一家。有以朱碧渲色爲之者。亦能品中高藝也。予屑險麋半挺。漫然寫意所得。在成都大慈寺灌頂院壁上。唐張立用筆之法。可以想見。

冬心先生出遊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之中。渡揚子。過淮陰。歷齊魯燕趙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之晉之秦之粵之閩。達彭蠡。遵鄂渚。汎衡湘。離江間。車之輪。舟之楫。有時晏坐一室。泊如也。傭人從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各治其事。泓穎取資。抑何多焉。卽煬窳析薪。抱甕汲水。久而忘其服勞之苦也。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

子喜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工鈔書。吳趨莊閭郎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近來先生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學畫竹。可亂先生真。嗚呼。上世賢哲之士。若寧戚將軍陳仲子灌園。公沙穆賃春。司馬相如滌器。夏馥爲治家備。申屠蟠爲漆工。闕澤備書。杜廣爲廐卒。袁宏爲富翁運租。祁嘉作都養給食。吳達行庖南霽雲爲長年操舟。陸羽龍蓋寺牧牛。程賀充眉州廳僕灑掃。此身初非有意處於卑賤而不恤也。人貴乎自立耳。自立則其執役不爲屈。不爲辱也。下至王褒之髡奴炙酒。張志和之漁童捧釣。杜甫之阿段伐木。楊伯起之阿對種蔬。雖後無所顯。然亦見用於名流。而不泯其傳也。

老而無能。詩亦嬾作。五七字句。諛人而已。可勿錄也。然平生高岸之氣尙在。嘗於畫竹滿幅時。一寫己意。林下清風。惠旣不淺。觀之者不從塵壘中求我。則得之矣。

唐宋以來。寫竹枝者不尙丹青。專用水墨。大半出於高流勝侶之筆。非畫史俗工所能也。其於堅冰積雪時。乃見此君。歲寒之盟。與梅兄松叟久而勿替也。予愛竹不啻好色。近復揮掃。往往畫以自賞。間或作易米計。然未嘗有好事者連船運租償送也。

松有時而摧爲薪。桂有時而蠹其腹。物之生也。其如戕賊何。竹族甚蕃。不天闕。不龍鍾。亭亭特立。若翠葆玉人。日夕清風出懷袖間。庾公之塵。藉之而拂去也。予與通好。輒爲寫真。此君面目。惟青城野鶴可相並亞。

凡花之發於勾芒也。自含葩以及落蒂。倏而敷榮。倏而攀斂。便生盛衰比興之感焉。暈朱調鉛。壯夫不爲也。予僻性愛竹。愛其陵霜傲雪。無朝華夕瘁之態。每聞多竹勝地。如澗川淇土者。直造竹所。不問主人。往往人見之。錯呼爲王郎。暇日則寫其貌。黟縣陳元資我不淺也。

予畫竹不畫石。石何難乎。顏色太古。雪作飛白者乃佳。若攢苔用兩點皴。不屑畫也。

畫竹宜瘦。瘦多壽。自然飽風霜耳。蒙莊十圍臃腫之木。予覺嬾對圖繪。恐客嘲竇戲。以我爲肉食相也。

一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此予二十年前題湘陰女子畫竹詩也。予近善此製。遂轉以自贈。白頭潦倒。空負青青琅玕之照眼睫也。老醜不嫁。意欲何爲。難免彼姝掩口咲之不止耳。予家書堂前後皆植竹。每於雨洗煙開時。輒爲此君寫照。一枝一葉。蓋不假何郎之粉。蕭娘之黛。作入時面目也。

僊人陳彭。冬心先生字曰幼錢。復字之曰八百。侍先生硯席。歷百二十朔晦矣。先生受二豎之撻三載。僕半散去。若風籟之解也。彭獨留。藥鑊粥鍋。晨夜無怠。四方朋交。皆謂戴逵已應災星。孰知尙在人世。今年五月。霍然而起。嘗作束皙近遊。清茗蒼弁。相隨以往。詣天聖寺。觀寺壁畫竹一堵。歸寫此幅。彭乞請收藏。噫其不好樗蒲。簸錢之戲。又不愛珠犀金玉之貴。而寶蘆中窮士之殘煤秃管。亦異已哉。

虛心高節。久而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若戕伐之。煎茶縛彗之厄。非愛護。弗能免之耳。予畫此數竿。如見所生。設百年後。紙渝墨敝。煎茶縛彗之厄。可免也。

跋道士梅沙彌寫竹一竿。極似之。不補桃花三兩枝。何須貴人題惡詩。

居無竹。食無肉。居無竹。長俗也。食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廡分種修篁七竿。適有客餉豚蹄者。予得飽肉坐竹中。居然不俗。不瘦之人矣。因磨王仲卿墨畫此紙幅。蕭蕭秋聲如灌耳。砌下甘蕉叢棘。毋妬長身君子。挺立不屈也。

野蒲出水。雛鴨唼萍。初夏新篁。已解粉籜。窺人作微笑矣。南朝官紙。滑如女兒膚。晨起寫此一竿。世無文殊。誰能見賞。香溫茶熟時。只好自看也。

唐蕭協律善墨竹。畫十五竿。贈醉吟先生。醉吟先生作長歌報之。傾倒其絕藝。逼真舉世無倫也。予遠希前良。寫此牡牡十三輩。茫茫宇宙。何處投人。一字之褒。難逢雅賞。其他可以取譽而不爲矣。

竹有祖。竹有孫。藝竹者善於養畜也。齊民要術所載。東家種植。西家收利。又非人力之能施矣。予江上舊廬。多竹。閱數世不改青瑤華。今轉徙居何氏妹葺書屋。瓦松梁苔。薄見曦景。而蒼筤一竿無有也。養畜收利之說。則託之墨卿。畫此長卷。將欲授高枕石頭之人也。

嶺谷風秋。柯亭人古。信手寫來。便是竹譜。

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商太素。居清心亭。亭下有秀竹。稜稜玉立。不羨侯家戟門也。予仿小筆數竿。以貽潛林逋客。潛林爲太素雲仍之孫。千載相望。其發光戢影。敦蠶履之節。同一軌也。

予遊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印心卽乞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尊竹者頓開生面矣。并題七字古詩曰。好遊名山扶一簾。林間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寒苦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矧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九龍山人嘗於月下隔船聞簫聲。欣然寫竹一枝相報。越日佑客奉紅氍毹一端。復請山人畫爲配。山人索取前畫裂之。其事頗爲美談。予今年四月十五夜。泊舟九龍山前。緬想高風。漫興畫此長幅。何地無月。何時無簫聲。卽佑客比比皆是。紅氍毹豈少耶。然求之今之世。萬無其人耳。言之可發一笑。

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謹。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十年前予與先後遊廣陵。相親相洽。若鷗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雨梢風籟。不學而能。廣陵故多明童。巧而黠。俟板橋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間。各持枹棧紈扇。求其笑寫一竿。板橋不敢不應其索也。若少不稱陳蠻子田頌郎意。則更畫。醉墨漬污上襟袖。不惜也。今試吏於齊東濰縣矣。便娟之徑。可添使席否。翠縷紅鬢之園。詎少滌硯按紙之人耶。吾素性愛竹。近頗

畫此亦不學而能。恨板橋不見我也。

予畫此幅墨竹。無蕭灑之姿。有顛頓之狀。大似玉川。予在揚州。羈旅所見蕭郎空宅中數竿也。予亦客居此土。如玉川子之無依。宜乎此君蒼蒼涼涼。喪其天真而無好面目也。噫。人之相遭。故然相同。物因以隨之。可怪也哉。

五月十三爲竹醉日。杜秀才從太原來。遺桑落酒一尊。予獨賞竹下。餘瀝澆之。三杯通大道矣。卽以酒和墨。漫寫直幅。竹何能飲。亦何能醉耶。淋漓欹斜。便若覩此君沈湎拍浮之態也。

曩在汪伯子巖東草堂。見張萱畫飛白竹。紙長一丈許。乾墨渴筆。枝葉皆古。儼如快雪初晴。微風不動。想作者非娟媚之姿悅人也。予縛黃羊尾毛。畫此巨幅。縱意所到。不習其能。然幽眇間小有合耳。寄與新安方密菴。密菴善別畫。千里之外。定飄然以張萱目我也。賢者樂此。不賢者又何樂哉。竹裏清風竹外塵。風吹不斷少塵生。此間乾淨無多地。只許高僧領鶴行。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楊補之。丁野堂之流。巢林畫繁枝。千花萬葉。管領冷香。儼然霜橋風雪中。西唐畫疎枝。半開繹朵。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良緣精楮。各臻其微。予此歲沈疴頓起。輒事畫竹。然無所師從。每當幽篁解籜時。乞靈於此君。李超兒墨。日供揮灑。嘗爲二友

稱賞。賞予目無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畦之外也。飲鄒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解醒。并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闌人罷酒。棋聲方散月當塔。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於人也。同乎人。則有瓦礫在後之譏矣。

昔賢畫竹。有畫於成都笮橋觀音院中。又畫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然如生。墨色淋漓。寒曩四出。令觀者雖執熱。亟思挾纊也。今人目不接古。千雲直上之狀。何能得其萬一耶。乾隆庚午六月朔日。遊石塔寺。訪吳與寄舟開士。遂在禪室寫此長幅。以充供養。眼塵心垢。都爲擲去。予之所得。蓋有宿因默契於先哲也。

風約約。雨修修。翠袖半濕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

宣城沈叟樽厓。年八十似四十歲人。雍正間會合於廣陵之紅橋。叟善畫松。龍之鱗鱗。石之衙衙。唐張璪畫法也。廣陵猗頓富家出白金一百。叟始放筆爲直幹。然不問其誰何。以宣德丈六名紙請乞也。乾隆壬戌。鮑辛甫先生領鹽運判官。招叟游杭。烏巾白褐。叟欣然來西湖。諸精藍粉壁。輒作大幅。未嘗索取三百青銅錢。予交叟居小友之次。星紀凡歷二周。每見叟破墨皴動。欲師其雙管齊下。生枝枯枿之妙。不可得也。予今年學畫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象外體物之初耳。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篪市中。相感更多歎息也。

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鄙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鱖而釣諸侯也。世人中有眼

大如車輪者。定知此意。

結夏僧屋。野人有獻瓜果者。予小嘗之。畫此墨竹相答。題詩云。不勞纖手剝蓮蓬。西域瓜漿消熱中。畫出張高士家竹。暑風卻變作清風。北郊去市已遠。若養羊牧豕。鬻薪種菜。定有游明根孫。期葛洪范宣一流人。吾將訪之。儻不得見。當再往也。

予今年又至廣陵。有于思復來之誚。所居北郭僧廬。僧廬多竹。惜有頑石。汗漑中未見其娟秀之媚幽獨也。近日風雨無事。輒作數竿。聊爲此君湔洗塵服耳。竹之生也。緣坡穿徑。絕無行次。葳蕤檀欒。若君子之在野焉。當其抽萌換紓。元功造化。誰維司之。予畫竹。一月之中。麝煤狐柱。破費凡幾許。此幅寄贈丁隱君敬身。龍泓展看。於風篁嶺下。不知車馬塵是何物也。

予入夏來。不巾不韞。這暑無方。雪車冰柱。安可得哉。畫竹一幅。以當休憩。純用焦墨。長竿大葉。葉葉皆亂。有客過而詫曰。此嬴秦戰場中折刀頭也。得毋鬼國鐵爲硬筆耶。吾爲先生聚鬼國鐵。於九洲鑄萬古愁何如。

宋程郎中堂善墨竹。爲湖州老友入室弟子。嘗登峨眉山。見菩薩竹。節外之枝。茸密如裘。輒寫其形於乾明寺壁。予用吾鄉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摹之。恍若晚風攪花。作百顛狂。卻未有落地沾泥之苦也。

吳門薄君自昆。相見廣陵。贈予東魏興和甄硯一枚。色澤若幽幽之雲吐巖壑中。琢手精奇。四周三道。墨池深

窪。真希世物。貯硯之器。是宋髹漆。紋理如牛毛。如蛇腹。亦可寶也。因試其良。畫西蜀叢竹長幅報之。題云。貽我古硯。報君新篔。此中有渭川之千畝。何用洛陽二頃之耕疆。

丹陽許濱江門。善畫窠石水仙。薄冰殘雪。時見嫣然。趙子固九十三莖畫法。江門深得之。汀洲華岳秋岳。僑居吾鄉。相對皆白首矣。嘗畫蘭草。紙卷卷有長五丈者。一炊飯頃便了能事。清而不媚。恍聞幽香散空谷中。二老每遇古林茶話。各出所製誇示。予恨不能踵其後塵也。

今年六月。予忽爾畫竹。竹亦不惡。頗爲二老歎賞於羣公間。云宋李息齋無此題記數行也。近日習家池頭風荷露蓋。世上人可不必畫。必欲潑墨塗染。只好懸諸葱肆供拾茶通者作息肩之觀也。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闕也。既不出矣。招刻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飛白者一。作黧黑者一。下有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綿谷中伏處此輩也。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楚州陸三竹民。新拜頭銜曰江湖釣魚師。予以紙上一竿贈之。直釣乃可。不可效籍人沈毒釣也。此是老夫癡想。觀者莫以爲此事耳。并題小詩。申廣其意。新婦磯頭嬾寄書。竹竿笑贈莫踟蹰。釣魚須釣一尺半。三十六鱗如抹朱。

吾杭南山之南。樵路澗道中。皆有叢竹之勝。人行其下。翠沾衣襟。今遠客廣陵。每一思之。則寫此形。并賦小詩。

託楮先生通般勤焉。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金錯刀。李重瞳兒畫竹法也。予戲筆爲之物。外服古之士。定知予有自來也。入秋雨師暴行其政。渺渺江湖。恍在戶庭。半月來。朝曦夕陽。偶見竹影。不三日而淋漓之聲。又滿耳矣。子桑之病。杜門嬾出。惟有此君知我也。寫畢乃作詩二首以寄意焉。詩曰。一番陰雨一番晴。晴卻無多雨又傾。如此秋光大欺客。攜鐙畫竹到天明。一派叢生苦竹洲。枝枝葉葉正涼秋。得風恍若作微笑。唉我無家人白頭。

古人身處貧賤。執業甚卑。若太公望賣漿孟津。老萊子緝毛楚國。嚴遵卜筮成都肆。韓康賣藥長安道上。樊宏藝漆壽。張嚴清運灰越城。步隲種瓜。江東劉實賣牛衣。高唐農家傳。昭賣歷日靈州州境。朱百年伐藁採茗於會稽山中。朱桃椎置芒屨於益州路口。以至河上。公緯蕭苑。孔氏冶鐵。雍伯販脂。濁氏胃脯。段干木僮馬。灌嬰市繪。趙歧炊餅。徐孺子磨鏡。王猛編畚。沈麟士織簾。簾叟醬翁之流。或異時通顯。名著旂常。或畢世幽潛。跡光蓬藿者也。冬心先生客廣陵五閱月。衣上塵滿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畫墨竹。欲鬻以自給。終不得。有損魯公之困而實萊蕪之餓爲可歎已。

此幅墨竹爲巢林先生作。題詩曰。去年新竹種西墻。今歲墻陰筍漸長。一日生枝三日葉。秋來便已蔽斜陽。其意未盡。又題詩曰。明歲滿林筍更稠。百千萬竿青不休。好似老夫多嘯強。雪深一丈肯低頭。予與巢林俱是鶴

髮翁矣。當時行樂。莫負景光。若豫章之木。七年而成陰。不暇畫之以奉先生也。

秋聲中。惟竹聲爲妙。雨聲苦。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溪流之聲泄。予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蕭蕭騷騷。歷歷屑屑。非苦愁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恍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自能知之。耳塞豆者。烏辨聽其妙音耳。

畫梅題記

白玉蟾善畫梅。煤枝戍削。幾類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凍蕊。不知有世上人。玉蟾本姓葛。名長庚。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又號蟾菴。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殆乎仙者也。昔年曾見其小幅。題詩亦清絕。今想像爲之。頗多合處。予初號曰冬心先生。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龍梭僊客。百二硯田富翁。心出家菴粥飯僧。可謂遙遙相契於千載矣。惜予客遊無定。日在塵埃中。羽衣一領。何時得遂冲舉也。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村棧。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梅野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爲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疎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鑒也。畫畢戲言。可發觀者一笑。

吾鄉龔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貢粉梅長卷。丁處士鈍丁家。有王冕紅梅小立幅。皆元時高流妙筆。予用二老

之法畫於一幅中。白白朱朱。但覺春光滿眉睫。開老子於此興不淺也。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寫此寄之。并自度新詞書其上。山僧送米。乞我墨池遊戲。極瘦梅花。書裏酸香撲鼻。松下寄。寄到冷漬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鬪茶器。三五溪翁。謂陳仲父。鎔巨生諸隱君也。

乾隆丙子初春。蛾眉山中精能院漏尊者遣單于阿鈍持書相訊。予作此詩答之。改月仿九里山人畫法畫此長幅。又書此詩以寄勝侶。茶熟香溫時。可多物外之賞也。蜀僧書來日之昨。先問梅花後問鶴。野梅瘦鶴各平安。只有老夫病腰脚。腰脚不利嘗閉門。閉門便是羅浮村。月夜畫梅鶴在側。鶴舞一回清人魂。畫梅乞米尋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長飢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

冒寒畫得一枝梅。卻好鄰僧送米來。寄與中山應笑我。我如飢鶴立蒼苔。

硯水生冰墨半乾。畫梅須畫晚來寒。樹無醜態香沾袖。不愛花人莫與看。

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十數。橫斜多態。相傳通仙手植。每花時必吟賞其側。今客揚州。若號寒之蟲。墮戶不出。追想風格。呵凍寫此。不失其古貌也。恨無薛家筆法。添畫鬢禿六鶴于左右耳。

畫梅須有風格。風格宜瘦不在肥耳。楊補之爲華光和尙入室弟子。其瘦處如鷺立寒汀。不欲爲人作近玩也。客窗仿擬以寄勝流。

宋蕭太虛冲元觀道士善畫墨棗。著花疎秀。別出一格。康熙丁酉舊里楊工求進士攜蕭之小立軸觀于陳楞山玉儿山房。恍若山行籬落間。各題詩一篇。後工求領二千石。典郡秦中。此畫不復再見矣。今二君皆下世。追想昔日游處。展玩寫此長幅。二君無由共賞也。不禁慨然。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敬身藏一軸。密萼繁枝。孤詣獨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雪中仿其意。當不至於望塵不及耳。

晨起用杜道士小龍精墨爲梅兄寫照。東鄰滿坐管絃鬧。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花開後不開門。

野梅如棘滿紅津。別有風光不愛春。畫畢自看還自惜。問花到底贈何人。

畫棗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疎枝。皆是世上不食煙火人。予畫此幅。居然不疎不繁之間。觀者疑我丁塾堂一流。儼如在江路酸香之中也。

雀查查。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眼。是雪是梅花。

乾隆元年應舉至都門。與徐亮直翰林過張司寇宅。司寇出觀趙王孫墨棗小立幅。冷香清豔。展視撩人。夫似予緇塵澆素衣也。今二老仙去。予亦衰頽。追寫寒葩。不覺黯黯自失。恨不令二老見我橫枝滿幅。含毫作簡參。

詩句。一題其上也。

宋釋氏澤禪師善畫梅花。嘗云。用心四十年。纔能作花圈少圓耳。元趙子固亦云。濃墨點椒。大是難事。可見古人不苟。敗煤秃管。豈肯輕易落于紙上耶。予畫梅率意爲之。每當一圈一點處。深領此語之妙。以示吾門諸弟子也。

吾家有恥春亭。因自稱爲恥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十本。每當天寒作雪。凍萼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今僑居邗上。結想江頭。漫寫橫斜小幅。未知亭中窺人明月。比舊如何。須於清夢去時問之。

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近日全疎我。折一枝兒寄與誰。

橫斜梅影古牆西。八九分花開已齊。偏是東風多狡獪。亂吹亂落亂沾泥。

客窗偶見緋梅半樹。用玉樓人口脂畫之。彼姝曉妝。毋惱老奴竊其香。而損其一點紅也。不覺失笑。水邊林下兩三株。瘦影看來有若無。白白朱朱數不盡。是花鬚。

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此予五年前爲華亭沈君沃田畫梅花帳子句也。時沈君方納姬金屋。有詩紀事。朋儕多豔稱之。今予用胭脂蝶黛寫此小幅。復書前詞。家有明珠十斛之人者。贈之何如。

以詩爲贊游吾門者。有二士焉。羅生聘。項生均。皆習體物之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

二生盛年耽吟勿輟。無日不追隨杖履。執業相親也。二生見予畫。又復學之。聘放膽作大幹。極橫斜之妙。均小心作瘦枝。盡蕭閒之能。可謂冰雪聰明。異乎流俗之趨向也。今均袖紙一番。請予畫暗香疎影圖。因其所欲而畫之。天空如洗。鷺立寒汀。可比擬也。

恥春翁畫整梅。無數花枝顛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啼香弄影。不見有人來。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瀨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回錯認雪飛時。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居山樓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辭風雪爲梅花。

楊補之甥湯叔雅。宋開禧間與弟叔用皆工墨。各出新意。謂之倒暈花枝。時有茅進士汝元。亦擅名當世。叔雅畫梅。曾見之於吾鄉梁少師鄉林家。不愧逃禪叟。而叔用及汝元之疎枝瘦萼。未嘗覩也。今予追想叔雅之筆。寫此一幅。泠泠落落。大似深山絕粒人。觀者當惜其緇屨滿素衣也。

古牋一番。畫江路野梅。題詩其上。裝成小立軸。奉寄巢林先生。尋煤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且山店。戲拈凍筆頭。未畫意先有。枝繁花瓣繁。空香欲拈手。愛仿丁野堂。萬玉紛滿紙。謝卻金帛求。笑寄古居士。

居士嘗斷炊。噤瘁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倒影。

畫馬題記

乾隆十五年。在吳門謝林村宅見隋朝胡瓌番馬圖。骨格雄偉。與鶩駘有異。後邵陽褚峻自九嶼山來。攜示石刻昭陵六馬。慘澹中有古氣。非趙王孫三世之用筆也。客窗漫爾畫之。風髮霧鬣。寫其不受羈縲。控御者何從而顧之哉。日前無杜二郎。咄咄神駿。不敢妄求今之詩人品題也。

唐賢畫馬。世不多見。元趙魏公名蹟尙在人間。諸儲藏家皆是粉黛長卷。馬之羣五五十。自八至百。或柳陰晚浴。或花底滾塵。芳草斜陽中。交嘶相嚙之狀。騏驎驊騮。未有貌及獨行萬里者。予畫非專師。愛其神駿。偶然圖之。昂首空闊。伯樂罕逢。笑題一詩。以寫老懷。詩曰。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

凍雨初晴。僧階之苔。絕鮮客履。因坐庭陰。畫此匹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乃於尺幅見之。馬乎馬乎。舉體無千金之裝。皮相者何能估價也。擲筆一咲。

馬知人意亦回頭。唐韋諷句也。予笑而測之。狹邪者得非張公子杜舍人一流耶。晴窗無事。畫此春驄。行行芳草。且少留之。衣香鬢影。或從生綃中出也。并賦小詩。花間酒幔水滄樓。嘶處隨郎郊外遊。一自玉人春信杳。夕

陽西下不回頭。

寫此老驥。尙有壯心。營之於人。不無日暮途窮之歎。世間罷鼠者視之。蹠蹠然同一傷感乎。又題一詩。聊以解嘲。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羊一例看。

予摹唐人畫馬。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雄俊。別開生面。而圍夫冰雪在鬚。寒磔之態。亦復翫饜。朔颯怒號。展軸看之。恍然置身古骨刺之地也。畫畢復題數行。以告世之愛馬者。

騶嘶掣影耳生風。曉日曛曛正照東。誰把傾城與傾國。翠娥紅袖換花驄。
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

古之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鬣。許鄙相腕投。伏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各有所能。未若伯樂具相之全者也。設有良驥。不但伯樂難逢。要求各有所能者亦未易得也。予用曹韓畫法畫此一匹。所謂若滅若沒之形。今之世。何人妙解而識之哉。畫畢爲之慨然。

馬尾搖風春日暄。花前花後杏花繁。愛他蹠蹠京城裏。騎過吾家兩狀元。昔貴遊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誦之殊多豔羨也。狀元何足重。三年便出一個。讀書人個個皆能爲之。其所以異者。要在平生事業不朽耳。吾家第弟擢巍科後。著作之編盈尺矣。無愧榜頭名也。今於畫馬乃戲及之。非爲馬幸也。託疑秀才。

毋嗟老夫誇張門庭。

秃筆掃驂臨。韋侯畫馬之妙也。其紅韉復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會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毫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縑中摹得之。每逢上巳湔羣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昔聞有良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絳衣。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以爲伯樂知己也。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卽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間也。

世傳韓幹畫馬。一日有人詣門。自稱冥使。請馬爲坐騎。公乃畫馬一匹。焚之。後於寢室見前冥使來謝云。關山迢遞。賴公無跋涉之苦矣。其感召遂若是乎。今予寫此。頗亦通靈。安得有求之者入夢而相告也。

予年來畫馬。馬皆丈餘。雄偉獨大。赤喙黑身。耳如批竹。尾若擁篲。所謂驥裏者是也。驥裏者神馬也。其種出東骨利國。一日行千里。日食須海上龍芻。非沙州飼以茨菴。瓜州飼以藿草。西蜀飼以稗草。安北飼以沙蓬根。鹹可比。惟周官所載古天子十二閑中有之。當時曹韓圖寫者殆近是歟。

畫佛題記序

〔清〕金農 冬心畫跋

子初畫竹。以竹爲師。繼又畫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畫佛題記一卷。計二十七篇。語多放誕。不可以考工氏繩尺擬之也。廣陵執業門人羅聘爲子編次之。懼子八十衰翁。恐後失傳。乃請吾友杭堇浦太史序予文。并刊藏朱草詩林。其用心亦良苦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七月七日。前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漫述。

畫佛題記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凶暴之徒。未嘗不畏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熾光菩薩像。梁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虔畫佇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泰寺畫阿育王像。史道碩畫五天羅漢像。尉遲跋質那婆羅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光澤寺畫樂音菩薩像。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降靈文殊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佛像。翟琰畫釋迦佛像。李果奴畫無量壽佛像。王維畫孔雀明王像。韓幹畫須菩提像。周昉畫如意輪菩薩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王菩薩變像。范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壽寺畫寶頭盧變相。張騰文殊閣下畫報身如來像。後梁朱繇畫香花佛像。跋異福光寺畫自在觀音像。後晉王仁壽畫彌勒下生像。南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杜

子壞畫侍香菩薩像。杜觀龜畫歡喜國佛像。釋貫休畫應夢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妙聲如來像。富玫畫白衣觀音像。宋石恪畫藥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明菩薩像。武洞清畫智積菩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像。勾龍爽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帶觀音像。關同畫龍窠佛像。董源畫定光佛像。黃居寀畫著色觀音像。梁楷畫化城行化佛像。趙廣畫妙光林中披髮觀音像。趙伯駒畫拘那含牟尼佛像。釋智什畫白描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得見。惟於著錄中想慕而已。余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念種種不生。此身雖屬穢濁。然日治清齋。每當平旦。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盡莊嚴。尙不叛乎昔賢遺法也。世多善男子。願一一品之。永充供養云。

十五年前。曾爲援鵝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刻之叢木。精裝千本。喜施天下名勝禪林。與伐那婆斯尊宿貝葉之書爭光也。卽外域遐方。若朝鮮。若日本。若暹羅。若琉球。若安南諸國。以及小瓊島。大西洋。皆附海舶遠行。散布之地。無不知中華有心出家菴粥飯僧之柔翰矣。今年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奉者。鋟摹上石。一如寫經之流傳云。

龍眠居士中歲畫馬。墮入惡趣。幾乎此身變爲滾塵矣。後遂毀去。轉而畫佛。懺悔前因。年來予畫馬。四蹄隻影。見於夢寐間。殊多惘惘。從此不復寫衰草斜陽。酸嘶之狀也。近奉空王。自稱心出家菴粥飯僧。工寫諸佛。墨池

龍樹常現智慧雲。是日朝曦照戶。冬氣益清。但覺煩惱一瞬頓釋。因作香林大自在菩薩端正相。以寄長齋之人。上池水須汲供之。

上世慧業文人奉佛者。若何點。周顒之流。然未能斷葷血而節情慾。當時故有周妻何肉之諺也。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畜一癡妾。又復遣去。今客遊廣陵。寄食僧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爲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祿。但願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門前山色耳。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菩提。若貝多羅。若伊那提。若寶相。人間亦未易覩耳。予畫菩薩妙相。奇柯異葉。以狀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現在方寸也。古云。世無文殊。誰能相賞。予聞斯語。爲之興歎。五代釋貫休。天福間蜀主賜紫衣。號禪月大師。其畫羅漢。皆從夢中所見。予年十三四時。逢上元節。隨先處士過長明寺。觀其真形十六軸。隆鼻朶頤。龐眉大目。各盡意態。雖古縑如漆。而精爽突出尺許。實通神之筆也。後爲彭城李公奪之。送入西湖聖因寺供養。秀州汪君乾隆八年重裝。予書籤題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視也。今予亦畫羅漢諸佛。若有宿因。因憶往歲舊事。漫記於此云。

古佛頌。頌曰。七池無狂花。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導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婦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

樂。若傳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度衆生。能令荆棘柔輓。沙磔成光明。

芭蕉。佛家稱之爲樹。以喻己身要常保堅固也。予於綠天林中。畫古佛一軀。坐藉忍草。耳寂音聞。子城賓頭盧。變相。髣髴似之。合十敬禮者。當具香花作供。五濁不污。自生善心。

予年踰七十。乃我佛如來最小之弟也。唐賈島詩云。得句先呈佛。其奉西方聖人可知矣。予近畫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諸像。亦必施入金繩界地中。以充養。爲善之樂。與衆共之。

有客贈我古紙一番。因而畫之。客曰。先生畫突過虎頭矣。何渾噩之氣滿紙也。若縣之香林中。豈止得錢百萬耶。相對一笑。

王右丞室中。惟繡牀經案而已。掃地焚香。日飯名僧數輩。暇則寫佛。其辟支佛圖。曾見於揚州北柳巷。涂洛水軒。後聞歸馬氏嶰谷。今不知果在玲瓏山館耶。近予畫沙門妙相。兼畫貝多一株。無垢之葉。非復世間所有功德。雲縷縷然護之。合十指爪拜而奉者。龐居士其人乎。

閉門飽太常齋。畫佛一軀。奇境俱別。佛之上下左右。草木華滋。而含和氣。香林異品。一一寫之。我佛通徹解悟。以廣長舌演諸妙言。山中頑石爲之點頭。信然信然。

舊傳願常侍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圖。觀者千人。得錢百萬。施留寺中。抑何盛歟。今予寫長壽佛像於浮玉。

山禪堂。不受一文。意欲乞我佛髻內寶珠。藏入無縫塔。其許我乎。

釋迦成道日。心出家菴粥飯。僧汲菩薩泉。新沐指爪。以雪山牛頭香熏之。執筆敬寫長壽佛一軀於無憂林中。與四大天下善男子永充供養云。

晨起熏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坐樹下。其樹周匝枝葉莊嚴。真化城中寶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非今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復演說八十字題卷首云。菩提樹有淨妙音。三株兩株青惜惜。此是佛家無憂林。佛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澡。大地諸光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花香雨遍。能令尋常百回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富攷吳越時人。所畫白衣觀音。世代遠。不可得見。予結想爲之。上下左右復畫五色雲縷縷不絕。真化城中。細縑之氣也。客過觀而興歎曰。先生畫法。全是六朝神品。唐宋間無此奇古。唐宋以後何暇論哉。予乃答曰。二十年前曾在龍泓居士家。視陸探微佛像。故竊其用筆之妙也。客去。予取其言書於卷軸之上云。

余畫諸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十散聖。別一手蹟。自出己意。非顧陸謝張之流。觀者不可以筆墨求之。諦視再四。古氣渾噩。足千百年。恍如龍門山中石刻圖像也。金陵方外友德公曰。居士此畫。直是丹青家鼻祖。開後來多少宗支。余聞斯言。掀髯大笑。

自寫真題記

古來寫真。在晉則有顧愷之爲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爲漢肅傳神。唐王維爲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亭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放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山華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真。張大同寫山谷老人真。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爲寫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大中年間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爲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遠寄鄉之老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尙不改山林氣象也。

宋時有三朵花。後仙去。能自寫真。東坡先生作詩贈之。予今年七十三歲矣。顧影多慨然之思。因亦自寫壽道士小像於尺幅中。筆意疏簡。勿飾丹青。枯藤一枝。不失白頭老夫故態也。舉付廣陵羅聘。聘學詩於予。稱入室弟子。又愛畫。初仿予江路野梅。繼又學予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聰明。無毫末之外焉。聘年正富。異日舟履遠遊。遇佳山水。見非常人。聞予名。欲識予者。當出以示之。知予尙在人間也。

宋白玉蟾善畫梅。予嘗用其法作橫斜瘦枝。玉蟾自寫真。予亦自圖形貌。不求同其同。而相契合於同也。寫畢以寄朱君二亭。二亭居江都市上。日坐肆中。與魚鹽屠沽雜處。雖劇忙。必手一冊書也。深夜閉門。三更燈火。猶琅琅誦讀之聲不輟。予目之爲南濠都少卿。平素與予往返最密。禮敬弗倦。今攜予小像。縣之別舍。知非漠然

視我也。其地喧騰。答通穢雜。又何礙哉。

宋蜀僧元籛。以傳神受知於太宗。一時簞下王公大夫。爭求其筆。太宗嘗曰。可能自寫形貌乎。元籛遂寫沙門側面小影。上嘉獎之。河東柳開爲之贊。予亦自寫昔邪居士半身像。但不能做阿師看人顏色弄粉墨耳。圖畢以寄龍興寺蒲長老。長老春秋八十八矣。神明勿衰。聞齒重生。髮轉黑。舉如嬰兒。真鷄足山前古尊宿也。予今年七十有三。尙客廣陵未歸。爲僧之願未償。寄示此軸者。要道眼觀我骨相。是佛家子弟乎。禪林野狐乎。不覺掀髯失笑。

自寫百二硯田富翁小像畢。喑喑申言之。富翁者田舍郎之美稱也。觀予骨相貧窶。安得有此謂乎。賴家傳一硯。終身筆耘墨耨。又遊食四方。歲收不薄。硯亦遂多。一而十。十而百有二矣。乃笑顧曰。不啻洛陽二頃也。署號百二硯田富翁。宜哉。吾鄉張氏子。有先世良田在吳興。每歲畜牛四十蹄代耕。當秋成。望望然黃雲如覆車。不三十年鬻於他人。何豐腴之不久長耶。今將是軸寄與吳處士於河洛。處士開門教授鄉里。躬親硯田。所獲相較爲何如。吾并欲以富翁之名轉贈處士也。

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捐世。服緦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櫻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予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近板橋解組。予復

出遊。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爲寫真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湖州。乞畫一枝洗我滿面塵土可乎。舊傳王右軍嘗臨鏡自寫真。不特其書翰爲古今絕藝也。予臨池清暇。亦復自寫面壁圖。作物外之想焉。山顛水涘。若有人招。支公一鶴。可從我遊乎。此幅宜贈酒霞上禪室松開士。懸經龕中。定有識我者。指曰。此心出家。盥粥飯僧。

項生均。初以爲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一日將詩代贊。執弟子之禮遊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爲詩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擢而高出一頭也。近學予畫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時爲予作暗香疏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勾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秃管也。嗟乎。前年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共結詩畫之緣也。衰曠放廢。竊有樂焉。世間富貴利達。何暇問哉。因自寫小像付之。要使其知予冷癢之吟。寒葩之寄。是業之所見。得其人矣。

天地之大。出門何從。隻鶴可隨。孤藤可策。單舫可乘。片雲可憩。若百尺之桐。愛其生也不雙。秀澤之山。望之則巋然特然而一也。人之無偶。有異乎衆物焉。予因自寫枯梅菴主獨立圖。當覓寡諧者寄贈之。嗚呼。寡諧者豈易覓哉。予匹影失羣。悵悵惘惘。不知有誰。想世之瞽者。暗者。聾者。瘖者。癡者。癩者。禿簡者。毀面者。癩者。癩者。拘繫者。褻縮者。此中疑有寡諧者在也。

二十四畫品

〔清〕黃 鉞 撰

〔作者小傳〕

黃鉞當塗人。字左田。一字左君。乾隆庚戌進士。善山水。所作層疊。不使人一覽而盡。深得其鄉蕭尺木遺韻。晚年專師麓臺。筆更蒼厚。嘗爲嘉善顧桐圃畫阿庭柯圖。仿石谷南田兩家。意致清逸。洵爲士大夫高格。無作家習氣。兼善花卉。尤長畫梅。著有畫友錄。及畫品等書行世。

昔者畫績之事。備於百工。兩漢以還。精於學士。謝赫最。並有書傳。俱稱畫品。於時山水猶未分宗。止及像人肖物。鉞塗抹餘閒。乃仿司空表聖之例。著畫品二十有四篇。專言林壑理趣。管蠡之見。曾未得其二三。後有作者。爲其前驅可耳。

氣韻

六法之難。氣韻爲最。意居筆先。妙在畫外。如音棲絃。如煙成鶴。天風冷冷。水波濺濺。體物周流。無小無大。讀萬卷書。庶幾心會。

神妙

雲蒸龍變。春交樹花。造化在我。心耶手耶。驅役衆美。不名一家。工似工意。爾衆無諱。偶然得之。夫何可加。學徒皓首。茫無津涯。

高古

卽之不得。思之不至。寓目得心。旋取旋棄。緡金袖書。搨石鼓字。古雪四山。充塞無地。羲皇上人。或知其意。旣無能名。誰洩其祕。

蒼潤

妙法旣臻。菁華日振。氣厚則蒼。神和乃潤。不豐而腴。不刻而儻。山雨灑衣。空翠黏鬢。介乎跡象。尙非精進。如松之陰。匠心斯印。

沈雄

目極萬里。心游大荒。魄力破地。天爲之昂。括之無遺。恢之彌張。名將臨敵。駿馬勒轡。詩曰魏武。書曰眞卿。雖不能至。夫亦可方。

沖和

暮春晚霽。頽霞日消。風雨虛鐸。籟過洞簫。三爵油油。毋備其糴。舉之可見。求之已遙。得非力致。失因意驕。如彼

五味。其法維調。

澹遠

白雲在空。好風不收。瑤琴罷揮。寒漪細流。偶爾坐對。嘯歌悠悠。墨簡以靜。若疾乍瘳。望之心移。卽之銷憂。於詩爲陶。於時爲秋。

樸拙

大巧若拙。歸樸返真。草衣卉服。如三代人。相遇殊野。相言彌親。寧顯於晦。寄心於身。譬彼冬嚴。乃和於春。知雄守雌。聚精會神。

超脫

腕有古人。機無留停。意越高妙。縱其性靈。峨峨天宮。巖巖仙扃。置身空虛。誰爲戶庭。遇物自肖。設象自形。縱意恣肆。如塵冥冥。

奇闢

造境無難。驅毫維艱。猶之理徑。繁蕪用刪。苦思內歛。幽况外頒。極其神妙。天爲破壑。洞天清闕。蓬壺幽閒。以手扣扉。善然啓關。

縱橫

積法成弊。舍法大好。匪夷所思。勢不可了。曰一筆耕。况一筆掃。天地古今。出之懷抱。游戲拾得。終不可保。是真宰。而敢草草。

淋漓

風馳雨驟。不可求思。蒼蒼茫茫。我攝得之。興盡而返。貪則神疲。毋使墨飽。而令筆饑。酒香勃鬱。書味華滋。此時一揮。樂不可支。

荒寒

邊幅不修。精采無既。麤服亂頭。有名士氣。野水縱橫。亂山荒蔚。兼葭蒼蒼。白露晞未。洗其鉛華。卓爾名貴。佳茗留甘。諫果回味。

清曠

皓月高臺。清光大來。眠琴在膝。飛香滿懷。沖霄之鶴。映水之梅。意所未設。筆爲之開。可以藥俗。可以增才。局促瑟縮。胡爲也哉。

性靈

耳目既飫。心手有喜。天倪所動。妙不能已。自本自根。亦經亦史。淺闕若成。深探匪止。聽其自然。法爲之死。譬之詩歌。滄浪孺子。

圓渾

盤以喻地。笠以寫天。萬象遠視。遇方成圓。書亦造化。理無二焉。圓斯氣裕。渾則神全。和光熙融。物華娟妍。欲造蒼潤。斯途其先。

幽邃

山不在高。惟深則幽。林不在茂。惟健乃修。毋理不足。而境是求。毋貌有餘。而筆不遒。息之深深。體之休休。脫有未得。擴之以游。

明淨

虛亭枕流。荷花當秋。紫蘂的的。碧潭悠悠。美人明裝。載橈蘭舟。目送心豔。神留於幽。淨與花競。明爭水浮。施朱傅粉。徒招衆羞。

健拔

劍拔弩張。書家所謂。縱筆快意。畫亦不妙。體足用充。神警骨峭。軒然而來。憑虛長嘯。大往固難。細入尤要。頰上

三毫。裴楷乃笑。

簡潔

厚不因多。薄不因少。旨哉斯言。朗若天曉。務簡先繁。欲潔去小。人方辭費。我一筆了。喻妙於微。游物之表。夫誰則之。不鳴之鳥。

精謹

石建奏事。書馬誤四。謹則有餘。精則未至。了然於胸。殫神竭智。富於千篇。貧於一字。慎之思之。然後位置。使寸管中有千古寄。

雋爽

如逢真人。雲中依稀。如相駿馬。毛骨權奇。未盡諦視。先生光輝。氣偕韻出。理將妙歸。名花午放。彩鸞朝飛。一涉想像。皆成滯機。

空靈

栩栩欲動。落落不羣。空兮靈兮。元氣網緼。骨疎神密。外合中分。自饒韻致。非關煙雲。香銷爐中。不火而薰。鷄鳴桑顛。清揚遠聞。

韶秀

間架是立。韶秀始基。如濟墨海。此爲之涯。媚因韶誤。嫩爲秀歧。但抱妍骨。休僧面媵。有如豔女。有如佳兒。非不可愛。大雅其嘒。

松壺畫憶

〔清〕錢 杜撰

〔作者小傳〕

錢杜。初名楸。字叔枚。更名杜。字叔美。號松壺。署曰松壺小隱。又稱壺公。一稱己居士。性閒曠。瀟灑拔俗。好遊。足迹幾遍天下。工詩。宗岑章。善書畫。書摹諸虞。山水仿衡山。花卉法南田。人物士女靡不精雅。說者謂其山水嘗寢饋於令穰。松雪山樵諸大家。神與之合。間爲金碧雲山。尤妍雅絕俗。耕煙所謂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者。庶幾近之。畫媒師趙彝齋。幽冷鍊散。香氣從十指間出。可與冬心兩峯並駕齊驅。所著松壺畫憶。畫藝深得畫中三昧云。

卷上

余少時居南湖上。門無雜賓。齋中收藏甚富。暇則恣意探討。日與古人晤對。興到下筆。頗不爲時習所染。中年奔走四方。浮名纏縛。所經之地。乞筆墨者盈集。牽率酬次。故寄興時絕少。六十後老且嫻。手僵目眇。畏近筆硯。每憶昔年東塗西抹。或與古人有相合處。以及從收藏家觀唐宋元明諸家真迹。有所得。卽筆之於紙。久之成帙。名曰畫憶。後之覽者。當知古法不可失。習俗不可染。於究心是道者。宜少有裨益焉。至南北兩宗之源。山水皴染之法。則前人已詳言之矣。道光庚寅仲冬雪窗松壺居士識。

作畫必明窗淨几。筆墨精良。胸無塵滓。然後下筆。胸次默憶古名人山水。一樹一石。如在腕下。則興趣勃然。定是佳構。

山水以樹始。昔人樹訣已備言之。下筆須留意。筆筆要轉折。心手並運。久之純熟。自然一樹成。必有可觀。趙文度常云。樹無他法。只要枝幹得勢。則全幅振起。惲南田與石谷論畫書曰。僕苦寫樹。發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筆。便有戒心也。可見前人作畫慎始如此。

右丞畫訣。有石分三面之說。分則全在皴擦鉤勒。皴法又有簡有煩。煩簡中又有家數。如大癡善破。皴法可簡可煩。雲林似簡而煩。山樵似煩而簡。要之披麻。折帶。解索等皴。總宜鬆而活。反是則謬矣。至北宗之大小斧劈。亦不離鬆活兩字也。

作山巒須分層次皴之。山峯須起伏映帶。深厚有情。或間以碎石。或隔以雲氣。大約始用潤筆。繼用燥鋒。則自然有鬱然蒼渾之氣。

皴大小巒頭。先將匡骨鉤定。靜看良久。自然有落筆處。先澹後濃。先潤後燥。再加渲染。不患不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爲。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疏散爲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以爲法。

更有一種粗枝大葉。及米家煙嵐杳靄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長。其中屋宇離落。當以羊豪秃穎中鋒提筆寫之。

意態自別。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眉目。衣褶細如蛛絲。疏逸之趣。溢於楮墨。唐六如則師宋人。衣褶用筆如鐵綫。亦妙。要之。衣褶愈簡愈妙。總以士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趙松雪松下老子圖。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極煩。石極簡。藤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帶與冠履極煩。卽此可悟參錯之道。

前人畫譜無佳者。蓋山水一道。變態萬千。尋常畫史。尙不能傳其情狀。况付之市井梓工乎。嘗與朱山人野雲言。畫之中可付梨棗者。惟人物鳥獸屋宇舟車。以及几榻器盟等。宜各就所見唐宋元明諸家山水中所有。一摹出之。分別門類。匯爲一書。庶幾留古人之規式。爲後學之津梁。野雲欣然。於是廣搜博采。共相臨摹。兩年而成十二卷。卽離落一門。自唐以下得七十餘種。他可類推。欲梓行。以工鉅未果。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點苔一法。古人於山石交互處。界限未清。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亂。用以掩其迹。故落以少爲貴。若李希古全不作苔點。爲北宗超然傑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澆。又不必一例觀也。趙文敏之細攢點。文衡山全師之。用之青綠山石甚宜。水墨者亦深秀可喜。

設色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綠澹赭。不可移易也。

大癡山樵多赭色。雲林則水墨多。然余舊藏癡瓊浦城春色。乃大青綠。舟車人物並似北宋人。真不可思議。設大青綠。落墨時皴法須簡。留青綠地位。若澹赭。則煩簡皆宜。

青綠染色只可兩次。多則色滯。勿爲前人所誤。

凡山石用青綠渲染層次。多則輪廓與石理不能刻露。近於晦滯矣。所以古人有鈎金法。正爲此也。鈎金創於小李將軍。繼之者燕文貴、趙伯駒、劉松年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爲之。然終非山水上品。至趙令穰、張伯雨、陳惟允後之沈啓南、文衡山。皆以澹見長。其靈活處似覺轉勝前人。惟吳興趙氏家法。青綠盡其妙。蓋天姿旣勝。兼有士氣。固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於是道參究三十年。始有所得。然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南田用澹青綠。風致蕭散似趙大年。勝石谷多矣。用赭色及汁綠。總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爛之氣。

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處。或用汁綠澹澹加染一層。此大癡法也。

唐子畏每以汁綠和墨染山石。亦秀潤可愛。

赭色虞山破龍洞中者第一。青綠兩色以滇中永昌爲最。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鍼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顛作海岳庵圖。松計百餘樹。用鼠鬚筆剔鍼。鍼凡數十萬。細辨之無一敗筆。所以古人筆墨貴氣足神完。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鉤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趙大年之人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鍼。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樹之攢點。八九筆十餘筆不等。須禿穎中鋒攢聚而點之。詳度淡積爲樹。不獨得勢。亦且鬆秀見筆。倘設色以汁綠再點一次。更濃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陸叔平錢叔寶皆能爲之。

空鉤葉。各家所作不同。總須靜穆古雅。如設色空鉤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著色。亦趙法也。

小山樹種數不一。有細攢點。有剔松鍼。有橫點。有細橫。畫細攢點及松鍼。並宜青綠山水中。橫點宜赭山。細橫畫是秋景。只宜加赭。蓋山樹所以閒山石峯巒。使深厚而分層次。雲氣中略露尖頂。則倍靈活有致。黃鶴翁與吳仲圭以澹墨大點。加以焦墨。沈鬱蒼渾之極。高房山亦閒有之。

李希古山石不點苔。只以焦墨剔細草。此亦分清山石之一法。

作遠山須慎重相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青綠山水之遠山宜澹墨。赭色之遠山宜青。亦有純墨山水而用青赭兩種遠山者。江貫道時有之。

山水中如佛塔經幢。以及人家窳突水碓機杼魚罾。當於唐宋名人畫中摘取。時時臨撫。務使純熟存於胸中。以上諸物雖小道。然必佐以書卷之味乃佳。

山水中馬牛雖寫意。然必使神氣宛肖。而有筆意乃妙。他若鶴鹿雞犬。皆備點綴。總須於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房屋文衡山最精。皆自趙吳興得來。而吳興則全自唐人畫中醞釀而出。

園亭中湖石須靈瘦。凹處皴之。凸處染之。只澹墨石青赭色三種。交互處以細草分之。

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煙。山水之要。寧空無實。

寫雲運筆須圓。用筆宜斷。多縈洄。交互處或再以澹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飛動之意。自然筆勢靈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瀑泉甚難。大癡老人亦以爲不易作。須兩邊山石參差錯落。天然湊合而成爲妙。略有牽強。便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設水閣橋梁。皆藉可藏拙。此爲初學者言之耳。

畫水勢欲速。筆欲緩。腕欲運。意欲安。大旨如此。水有湖、河、江、海、溪、澗、瀑、泉之別。湖宜平遠。河宜蒼莽。江宜空曠。海宜雄渾。溪澗宜幽曲。瀑泉宜奔放。勿論何種水。下筆總宜佐以書卷之味方免俗。

網巾水趙大年最佳。其後文五峯可以接武。其法貴腕力長而勻。筆勢輾而活。

郭忠恕畫清濟貫濁河圖。一筆貫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長筆。大抵筆墨相接處泯然無痕耳。此卽畫水之法。米家煙樹山巒。仍是細皴層次分明。然後以大闊點點之。點時能讓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積墨破墨方得真境。蓋積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顛山水何嘗一片模糊哉。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玩。使谿逕及用筆用墨用意皆存於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然邱壑結構亦自精警。不妨采取用之。

雲林惜墨如金。蓋用筆輕鬆。燥鋒多。潤筆少。以皴擦勝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雲煙。迂翁又何嘗頃刻離是法哉。特不肯用溼筆重筆耳。學者當細味之。

作書貴中鋒。作畫亦然。雲林折帶皴皆中鋒也。惟至明之啓禎間。側鋒盛行。蓋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癡披麻皴苔多橫點。碎石處不過七八點。巒上四五點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兩種。其一世所傳解索皴。一用澹墨鉤石骨。純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絕無餘地。望之鬱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筆岸然不顧俗眼。宜乎倪元鎮有扛鼎之譽也。

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爲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余謂元明以來。善變者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嘗與蓬心蘭墅論之。

畫中寫月最能引人入勝。全在渲染襯貼得神耳。如秋蟲聲。何能繪寫。只在空階細草。風樹疏籬。加以渲染得宜。則自然有月。自然有蟲聲盈耳也。他可類推。學者當深思之。

作巨幀與作小幅無異。便無怯嫩散漫之病。

陳眉公云。磨墨如病夫。執筆如壯士。此是畫前要訣。杜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是皴擦渲染時要訣。

世俗論畫。皆以設色爲易事。豈知渲染之難。如兼金入鑪。重加煅鍊。火候稍差。前功盡棄。

子昂嘗謂錢舜舉曰。如何爲士夫畫。舜舉曰。隸法耳。隸者有異於描。故書畫皆曰寫。本無二也。

南田翁云。明時畫多宗右丞北苑二家。蓋取其高深渾厚。極古人盤礴氣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則得之矣。否則極意相似。未免爲畫家傭耳。

宋人寫樹。千曲百折。惟北苑爲長勁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糾。至元時大癡仲圭。一變爲簡率。愈簡愈佳。

畫以山水爲上。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師吳道子。作衣褶有古厚之致。子畏師宋人。衣褶如鐵綫。衡山師元人。衣褶柔細如髮。三君皆具士氣。洵足傳世。若吳小仙、張平子輩。劍拔弩張。墮入魔道。學者勿爲所誤。

文待詔畫法師趙松雪及樸花齋道人而靈秀之氣出自腕下。往往有出範圍之作。後之人欲瓣香停雲。須先領會其清超靜穆之神韻。然後邱壑位置自然合格。漸脫渣滓而留清虛。則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鉤勒上取形似。終屬參死句漢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寫生有水墨一種。如皴國澹妝。洗盡脂粉。此可悟用墨如設色之法。

停雲諸弟子。陸叔平得其秀峭。錢叔寶得其蒼潤。居商谷得其簡潔。然僅工敷色。若文氏水墨一種。似皆未能

入室。後之欲師停雲者。當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宿案停雲弟子尚有臨子傳師道。余曾見其長卷。畫筆蒼秀。頗有筆力。不在陳白陽錢叔寶下也。

有明一代畫史。自嘉隆以前。皆謹守繩尺。不肯少縱。筆墨都有渾厚之致。過萬曆以後。腕下漸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運會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趙文度時爲香光捉刀。其生秀處能自成一家。顧仲方仿山樵蒼厚沈細。幾能亂真。此二君皆吳淞派中之矯矯者。

畫上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若詩跋繁蕪。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爲愈也。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寒具油。祇可憎耳。

畫之款識。唐人只小字藏樹根石罅。大約書不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楷一綫。無書兩

行者。惟東坡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雲林。不獨跋兼以詩。往往有百餘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

落款有一定地位。畫黏壁上細視之。則自然有題跋賦詩之處。惟行款臨時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難。明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固佳。然隔百餘年膠脫而色澤黯澹矣。與其舊也寧新。近時所製皆麤劣不可用。惟金冬心以小華道人墨春之使細。重加膠更製。曰五百斤油。最佳。近亦漸少。不得已擇其輕細者用之。真畫史之苦心也。

印章最忌兩方作對。畫角印須施之山石實處。

唐宋皆無印章。至元時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趙松雪最精。只數方耳。畫上亦不常用。雲林尙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時停雲館爲三橋所鐫。董華亭一昌字朱文印。是漢銅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橋筆。餘皆劣。蓋名下諸君。究心於此者絕無僅有耳。

卷下

米元章滬南耕翠圖。是師法右丞。樓館樹石並極細秀。規格亦嚴整。蓋世傳米氏雲山者。亦海岳庵之一種耳。世但謂潑墨模糊爲米家宗派。不亦僥乎。此幀余見之滇中陸氏。主人僮父也。以爲非真迹。竟令埋沒於蠻煙。

瘴雨中惜哉。

吾浙武林城外有園。水木之勝。冠於西城。園中有亭。壁上爲米海岳所畫。主人大不解事。以其色澤黯澹。推而仆之。倩人另作。此事才四十年。至今傳以爲笑。頗老何辜。屢遭殘虐。附書志恨。

余在滇中。與永豐寺僧怡公頗往還。一日至寺中西齋。堂壁上懸畫。細辨之爲王安石作。卽張丑清河書畫舫所載天香雲岫是也。其上雲林生五言古一章。與所載合。畫之上增一平西親王之寶。知曾爲吳逆所藏。圖中桂樹皆細攢點。草堂三楹。主人意態閒適。旁一童子煎茶。後爲層巒。皴法是北宋人本色。極蒼渾秀潤。雲林書逾雅可喜。余以二十千易得之。裝池未竟。爲人豪奪去。至今邱壑如在目前。瑄案此亦見庚子銷夏記。退谷謂倪題不佳。恐是僞作。殆北地別有一股本歟。

庭寤案。六研齋筆記謂。石邊字乃模糊而以筆潤補。意是王安道所傳。安道作華山十二圖。其柯坪一幀正類此。况荆公生平作字草草。類極忙事。豈時作此細謹筆墨耶。

生平所見唐人真迹。在山右平陽城隍廟觀吳道子地獄變相。樓閣雲彩皆蠶筆。人物衣褶如篆籀。如狂草。奇怪怪。不能見其筆墨痕迹。與滇中永昌石刻大士像筆意正復相似。都中貫休羅漢。不獨佛象。卽一樹一石莫不奇古。金陵崇效寺唐無名氏丈六觀世音。紙厚如牛革。長及三丈。其寫衣褶皆一筆尋丈。不知當時如何落墨也。秦州分司姚晉涵家觀唐人子母牛圖卷。子是生絹所畫。山石只粗筆略皴。石畔寫意秋林兩三叢。母牛在卷尾。回首顧盼。子半奔赴。情態宛然。後宋元人跋極多。皆佳。揚州吳杜村處觀王右丞江干雪霽圖卷。山

石皴法用披麻。秀而沈厚。樹則寫意而工。枯林中閒以夾葉。江口一松。古藤垂其上。獨精細。色澤已剝落。惟草屋中一短榻。硃色如故。後宋元諸跋甚妙。在西安莊白民明府處觀。章偃巨幅藤花。古柏一株。天矯拳屈。古藤纏其上。千花萬葉。尋丈之紙。絕無餘地。並細鉤密染。而交互穿插。非神工鬼斧不能辦也。畫左絹邊上有宋道君御書希世之寶。及蔡元長小行楷跋。右絹邊下有趙文敏一跋云。少陵詩中但言其畫松擅長。不知寫生之神妙如此。長夏同兒子雍至清遠堂。得觀是幀。不覺驚拜。欲捉筆借臨。相對終日。無由知涯岸。薄暮歸來。如徒手之出龍藏也。文敏傾倒至此。可知其筆墨迴絕千古矣。又唐人山水粉本二幅亦奇。在太倉畢礪飛家。見陸探微風雨出墊園長卷。樓閣層臺。並極細秀。臺上數人負手而觀。才二分許。頗有意態。臺外野田皆黃花。田之外。山巒如墨。雲氣吞吐。老樹飛動。煙靄四合。一蛟騰雲而上。水氣醞之。奇作也。又有展子虔臨小李將軍明皇幸蜀圖。青綠山水。人物如豆。僅尺幅。若寬有餘地。亦可悟邱壑位置之精。展爲高齊時人。又石恪鍾馗嫁妹圖。雖工而少士氣。與夏珪馬遠相似。石亦五代人。

瑄案。貫休羅漢。宣師明因寺僧紫柏有入夢之異。各系以贊。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瑄又案。展在李前幾二百年。安得反臨李畫。此必有誤。

思訓卒於開元初。則并非思訓筆矣。當是李道昭。

予在袁浦。湖州閔君道生攜周昉佛象。一紅衣僧。頂出圓光。現韋陀尊者相。筆甚古秀。款只兩字。落紙背。馬和之院習中之翹楚。其鹵風圖及松陰撥阮。用筆灑脫。頗具士氣。非畫院諸人所及。

余舊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山石蒼秀。煙水空濛。一葉小舟。搖漾大際。東坡詩所謂漁舟一葉江吞天者。觀者如身坐蓬牕。有乘風破浪之想。是本與賈秋壑家玉版十三行爲時相所藏。籍沒次日。將以進御。不復能借摹一本矣。

李伯時有東郊瘦馬圖。甚奇。令觀者有世無伯樂之感。

宋人能畫者多。如溫公、潞公、鄭公、范文正、包孝肅。至王介甫、蔡元長、賈悅生諸人。亦並精六法。國初南翔陸家收藏甚富。諸名士如朱竹垞輩爲之品論。宋時羣公所作。盡收入讀畫閣中。百餘年來。半皆散失。惜予未得窺

全豹耳。

案朱文公有石刻白寫象。

司馬溫公獨樂園圖。僅尺許小幀。石牆一區。背山臨水。門外竹逕曲折。園中山堂。左右作

空鉤。兩桐樹覆之。一曲池。橫以略約。水亭畔花木陰翳。皆攢點。加以汁綠。堂之後。山峯作小斧劈。而帶疏逸之意。焦墨作苔點。中加以粉。唐人法也。筆極細挺沈厚。古致藹然。想見其人。

文與可寫竹。東坡極傾倒。石門吳氏藏秋風一葉圖。巨幅。絹已毀。置竹筒中。須慎重取玩。竹根自左角上起。竹鞭拗折成圈。幹斜出至右角下。中出細枝四五寸。枝上一葉向左。微帶風勢。似無地可以增減。斯謂神乎其技。余家藏東坡枯木竹石巨幀。用筆豪宕。秀色可餐。款識□□四年。東坡居士爲兒子過寫。蓋晚年筆也。懸聽事上。鄭楓人太守見之叫絕。再拜攜之而去。

米顛人物有黃帝鑄劍圖。筆意自謂過李伯時。腕下柔而勁。如綿裏鍼也。

劉松嵐先生藏宋人無名氏巨幀。山石皴法似右丞。樹木葱鬱似北苑。半用燥鋒成之。盛夏望之蒼然。疑寒翠落人襟袂也。余定爲江貫道作。

嘉定明府吳槃齋得董源山水巨冊四十幀。借觀匝月。卽非真筆。要亦宋元名手所爲。其結構渾淪。設色古樸。而石上苔不過六七點。大者如豆。小者如椒。卽此已非尋常庸手所能辦。

李營邱山水小卷。高僅六寸。長二尺餘。是澄心紙本。首作古松五株。根下碎石拖沙。松半隱小舟。上一衣白者。翹首而望。舟以外皆作波瀾細紋。以澹墨青渲染微月。畫尾只秋雁兩行而已。其神韻之妙。未可言語形容也。此爲畫賈吳修亭攜來。索值昂。爲有力者所得。

許道寧雖北宗。而有秀峭之格。非馬遠諸人所能比擬。嘗見劍門飛雪一幀。峯石摸之有稜。上有吳仲圭一跋。書甚妙。

元房山高尙書師米氏雲山法。而加以色澤。并有用青綠者。在四大家之外別具一格。吳興亦傾倒。歎爲逸品。常題其畫云。最愛尙書山水。絕與畫史離羣。何似高懷如許。會看匡廬曉雲。是幀舊藏余家。澹青綠設色。煙林杳靄。山勢如湧出。以澹石綠爲地。加以墨點。再加汁綠蓋之。更以赭色鉤經絡分之。屋宇人物亦古拙可愛。

房山又有越城夜月圖卷。先以焦墨作樹。皆大攢點。後以澹墨爲陂塘樓宇及舟楫睥睨等物。遠處一塔。反以焦墨爲之。水光嵐影。遙相映帶。仙乎仙乎。真非馳逐名利場者窺其萬一。自題云。至元戊辰秋。試李廷珪墨。迂公畫家藏凡三幀。其一澱湖秋曉圖。爲塘栖宋茗香所贈。其一爲龍門茶屋圖。卽世傳龍門僧者。其一爲顧阿瑛寫像。俗言雲林不喜作人物。余所藏三幀皆有之。古名家無所不能。又豈世俗能窺測擬議哉。

雲林青綠山水。世所罕觀。予以四十金於毘陵蔣氏購得此幀。山石仍是折帶短皴。松杉翳翳。閒以夾葉。其中舟車屋宇。寸人豆馬。以及巒嶺溪光。空翠層疊。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自題其上曰。浦城春色。送以中教授之閩中。并賦一詩。七閩巒翠合。山勢浦城高。青靄浮蒼壁。晴曛醉碧桃。吟猿傳木客。飛瀑亂松濤。夢入千山裏。雲霄一羽毛。詩書畫可稱三絕。

陽羨陳定生藏雲林十萬圖。後歸長興朱氏。毘陵畢蕉麓爲余會摹一冊。後又見南田翁所臨本。雖結構略同。而風神似遠勝蕉麓。余嘗言凡究心六法者。蒼渾則關乎學力。靈秀則本乎天姿。至厚薄則連會使然。假使見雲林原本。其精神意思。必又駕南田之上。區區一藝。推而言之。安有盡境哉。

趙文敏雙松平遠圖。青綠細鉤染。東絹堅潔如玉。長僅三尺餘。寬才六寸。下爲平岡。雙松離立。一朱衣人扶杖而登。筆意靜穆。真無一豪塵俗侵其筆端。在小月波館相對終日。有三宿索靖碑下。磨塗不忍去之意。

汪暹雲出吳興鵲華秋色長卷共賞。紙本如新。鵲華三峯。靄然天際。以澹青綠烘染。其下漁莊蟹舍。參錯於洲渚林麓之間。紅葉夕陽。皆渲染而出。蘆葦作雙鉤。而不設色。澹遠空靈。洵飛仙筆也。是日再觀。更鶴山樵菊莊高隱卷子。卷首作七松。兩夾葉樹。山石皴法如篆籀。蒼古縱逸可愛。中草堂一區。前後皆作窗檻。一人擁書坐榻上。擬下竹籬繞之。籬外秋菊數畦。卷尾作秋林一叢。澹墨大點。雜以紅葉。遠處溪水作急流勢。其後自書兩跋。當是此君得心應手之作。

桂未谷以所藏松雪翁畫前後赤壁卷子相示。並屬臨副本。前赤壁設大青綠。全仿小李將軍。筆意生動。其中寫山寫江寫樹寫月寫舟。舟中寫東坡寫吹簫客寫童子寫舟子。人物僅三四分。而神完氣足。絹盈丈。寫波紋勻圓流走。幾無少隙。宋人中無此簡潔之筆。後赤壁澹設色。起自雪堂。寒林疏柳。坡外江流與山月相吞吐。石壁下二客倚蓬坐。天際孤鶴掠舟西去。坡公在山頂作劃然長嘯狀。夜氣蒼莽。江煙欲浮。極追摹之能事。是卷未谷攜歸後不復再見。如漁郎出桃源矣。

天池石壁圖。元時諸大家各有一幀。非大癡所獨創。余見數本。當以松雪翁爲最。癡翁本不可得見矣。

管道昇紫竹庵圖。爲臨川李氏所藏。用筆細秀。一庵之外。皆新篁。間以靈石。庵中一僧一經卷而已。古穆淵靜之致可掬。

黃大癡浮嵐暖翠巨幀。在畢礪飛家見之。赭色中間以澹青綠。松杉雜樹。蒼翳掩映。樹下碎石。皴法皆作丫字形。根脚以澹墨略皴染。再塗赭墨。大巒並大披麻皴。以青綠澹染巒頭。佛閣掩映。雲煙變滅。勢欲飛動。在元人中沈秀蒼渾。真能籠罩一代者矣。常傳癡翁晚年仙去。觀此種筆墨。令人有餐霞御風之想。

大癡富春山圖有二本。其一爲富春大嶺圖。一爲富春山居圖。大嶺圖未見。山居圖卽吳明卿所藏。病劇欲以爲殉。家人自火中奪出者。卷首有焦灼痕。雖微瑕。亦藝林佳話也。余曾見於太倉陸時化聽松閣中。屬蓬心太守爲摹一卷。久爲好事者擢去。如雲煙過眼矣。

又見赤城仙瀑圖立幀。自云。瀑勢奔瀉。惟水口最難寫。是圖至噴珠濺沫之處。無意成之。頗與荆關有相合處。叔明見之。定亦下拜。觀是畫是跋。想見其解衣磅礴。掀髯落筆時也。

黃鶴山樵長夏山居巨幀。吳杜村所藏。紙本。潔白如新。作長松三株。高可尺五。翠色垂蔭。其一爲古藤所纏。高處作夾葉。藤本夭矯拳屈。古拙之意可愛。松左作夾葉大點雜樹五株。蒼翳陰鬱。涼意灑如。樹下瓦屋四五椽。門外櫻棚一架。兩人相對品泉。傍有童子蹲踞扇火爐於蕉林下。屋後小室。軒窗洞開。一高髻女郎。手弄機杼。人物長寸餘。略具眉目。殊有靜逸之致。石墻短籬。萬竹繞之。竹後山峯插天。瀑泉左右並注。溪水細鉤。極奔放動盪。潺潺如有聲。主巒在左。皴用解索。而閒有斧劈。用筆甚奇。目中睹山樵畫爲第一。

趙令穰風趣似松雪翁。而用筆薄弱不耐多皴。然秀逸之氣撲人眉宇。足稱逸品。嘗見其柳塘漁唱小幀。寫柳葉如松鍼。蒲葦皆雙鉤夾葉。春水綠波。遠山白鷺。一舟蕩漾空濛。煙靄中。絕似江南暮春風景。青綠亦澹雅可愛。

六年又有江南春圖。亦是逸品中之最上乘。

趙善長鶴離山房圖。古桐一株。澹墨闊葉。燥潤筆半皴染爲之。寒翠欲滴。間以長松古柏靈石紫蕉。草堂三間。其中位置楚楚。榻上一紅衣人。眉目秀逸。左圖右史。一童抱琴侍。階下雙鶴。地坡苔皆作巨點。堂後竹林之外。更間桃李雜花。花外遠峯掩映。略具小披麻皴法。苔亦極簡。皆染以澹赭墨青。惟桃李花甚穠豔也。

曾見趙仲穆碧浪湖夜游圖。全是承旨家法。其靜穆處少遜耳。

徐幼文風神俊逸。意態超遠。在四家之外。能別具規格。不爲繩矩所縛。真卓然自立者。曼生藏其弁山煙樹長卷。卷首作攢點小樹六七叢。長石橋逶迤相接。橋之上二人扶杖偶語。一人荷衣囊以從。過橋村落數十家。雜以煙樹。炊煙出籬落叢篁間。屋後山峯確犖。松逕沼迴。野寺隱山麓。寺旁萬樹閒。一僧坐草龕入定。山盡處小溪澗透。板橋曲折。架亂石鱗。菰蒲掩映。天外雁陣作盤旋勢。卷尾遠峯起伏。更點小樹。空濛杳靄。有欲盡不盡之妙。余欲借摹一本。以事未果。因記其梗概。庶使後之學者。知良工結構之苦心焉。

崇明朱子大炳虎以徐幼文東峯草堂圖小幀見貽。紙頗生澀。而用墨奇妙。全作米氏雲山。蒼潤秀逸。可稱逸品。上有李賓之行書一絕句。亦工。

馮輔韶藏徐幼文蜀山行旅小冊一幀。是藏金紙。山峯作斧劈。石壁樹皆倒垂。石棧迂折。一叟騎驢。後一荷擔者。神意生動。左角有項子京跋。小楷極工。自題仿李營邱者。

徐幼文秋蟲月榭小卷。極精澹。設色對之灑然。如秋聲在几案間也。

曹知白道場秋興巨幀。疏樹七株。山坡乾筆細皴。皆披麻帶斧劈。一舟三人。載菊歸棹。湖勢稍曲。右作陂塘土垣。臨水短籬。籬下菊畦高下。矮屋兩楹。別有一亭。有人倚闌坐。意甚閒雅。屋後長松秀竹。竹下長橋通左叢樹。山石間亦有村落。主山亦燥鋒。皴擦細密。嵐氣沈厚而有韻。全幅整嚴。可謂能事。

吳仲圭在元人中別樹一幟。明之沈啓南文徵仲皆宗之。余在京師於友人齋中見其風壑雲泉一巨幀。樹與山石並椒點。水閣三楹。用筆如畫鐵。石田翁萬不及也。閣中二人偶語。地礪若棋枰。信手寫之。與界畫等。閣上流泉拂簷角而下。全幅皆焦墨。氣韻奇古。似北宋以前手筆。

唐子華松塢品茶小幀。疏散幽淨。逸品中之上乘也。古松二株。一俯一仰。松鍼極秀挺。松下三人坐譚。一童子理茶具。坡石平偃。石上皆雙鉤菖蒲。遠山略烘雲氣。令觀者胸次五斗塵一時都盡。上海李筍鄉所藏書畫。以

此爲最。

袁簡齋丈藏唐棊古藤書屋一幀。甚精。老柏上盤古藤。陰森下垂。瓦屋三間。中供養佛象鐘磬各物。左間琴書几榻。位置清雅。右間兩人相對坐。一蓬頭奴侍屋後。有窗稍露奇石秀竹。意態幽閒。在筆墨之外。

方方壺善爲米氏雲山。余家舊藏大小三卷。以臨米虎兒楚山清曉小卷爲最。又在金陵沈氏見其玉壺精舍一幀。皴法披麻。而邱壑奇幻。惜紙半損污。

陸天游刻谿秋興小卷。寫湖天曠遠之景。頗得神韻。自題云是師法荆浩。其用筆用墨之意。真得驪龍領下珠矣。

柯博士工書。其畫傳世甚少。劉松嵐觀察藏其青綠山水一幀。筆致醇靜。士氣盎然。戊子長夏。招過小青琅玕館。相對竟日。與松嵐各賦一詩。

舊藏丹邱生岳陽煙樹長卷。筆意似松雪翁。其起結位置設色。滲遠靈秀之意。溢於楮外。卷首作小樹。細攢點並夾葉。外爲疏柳一行。城雉隱見樹後。樹外一樓臨湖。丹甍朱檻。勢極高聳。樓下小屋十數家。屋外桅檣林立。沙岸湖波。作網巾紋。近岸雜以蒲葦細草。君山數峯。遙相掩映。峯下亦作攢點。雜以雲氣。遠帆如豆。出沒煙際。卷尾雜樹。上露廟脊。萬鴉盤旋如夕陽時候也。後此爲人易去。

張伯雨下筆幽秀絕塵。無一豪凡俗之氣。張子芸所藏松溪載鶴小幀。設澹青綠。松杉高蔭。澹翠如滴。松下一舟。有白衣高冠人坐蓬下。舟前蹲蓬頭奚奴。煎茶搖扇。舟尾兩搖櫓人。後一鶴籠。以朱標寫之。甚細。石壁上倒垂一松。古藤繞之。遠峯隱見雲氣中。全師右丞。非斲輪妙手。詎能臻此。右角有雲林一詩。

在吳趨友人齋中見。句曲外史秋林憶舊圖。紅葉滿林。兩人倚湖石對話。牆陰薜荔垂蔭。園亭景也。其設色淺澹入微。愈淺澹而愈深沉。良工經營。苦心至此。無餘憾矣。

張伯雨晴雪莊圖小卷。全以右丞爲宗。設色甚精湛。疏籬曲折。籬外萬竹罨靄。籬門一高巾朱衣人扶杖入曲逕。夾以寒枝數重。皆用粉細點。中間靈石。逕盡草堂。凡三層。位置殊妙。堂中人擁火鑪觀書。几榻羅列。次層樓上有兒女倚闌。樓下室邃。能深。盆蘭供几。寫意而已。三層則庖福之屬。甚精備。堂前巨池。旁有古松垂蔭。松後又爲香雪一叢。花外土牆繞之。牆外並叢篁枯木。極寫寒意。是卷驚心動魄。風格超絕。迥出右丞規格之外。故詳記之。

伯雨爲嬾瓚作清閼閣圖。不設色。用筆絕似迂翁。極簡潔。在虞山邵氏齋中見之。

舊藏朱澤民蕉陰清簟圖。雖小幀而饒清遠之致。長夏對之。炎暑退避三舍矣。紙本亦精潔。

王元章萬香春霽巨幀。枝幹作三層。皆用焦墨寫之。花蕊並圓活。空處以澹墨漬出。絹素雖舊。精采逼人。殊可

寶也。

南昌萬氏所藏趙子固水仙。用水墨澹染。葉長幾盈尺。花朵秀媚無匹。窗下展讀。忘乎在圖畫中。此奇妙之作。即使松雪翁命筆。終須讓阿連出一頭地。況他人耶。

南昌萬廉山藏春殿水嬉圖橫卷。絹本長逕丈。不設色。工麗細密。神韻俱備。款細字書石柱上。至大元年内臣王振鵬謹繪。後有鄧文原解縉兩跋。

馬文璧山水蒼秀。師營邱。于鄂山所藏溪山煙艇。雖僅尺幅。而秀潤古雅之致令人百讀不厭。此六法之外士氣爲貴也。全幅不設色。獨舟中一人衣飾以粉。甚妙。

鐵嶺于氏藏劉伯溫寫梅一幀。似工細而不爲繩尺所拘。其妙處非專門名家。而一花一蕊。並秀色可餐。殊可珍賞。于氏欲鈎泐上石。乞余臨撫。恐僅得形似耳。瑄案姜二酉無聲詩史載。曲阿孫氏藏青田獨川圖。然則不獨花卉。兼工山水也。

杜葦秋林高士圖立幀。高樹三株。枝柯皆細皴。全作夾葉。樹下靈石一區。以澹赭渲染。石畔一紅衣道士坐蒲團上。不點苔。微剔細草。雖文伯仁之簡潔。不能及也。上自題一詩。又石田翁一絕。書亦工妙。

杜懼男丹臺春曉小橫卷。清蒼超脫。猶是元人標格。皴用披麻。兼以解索。臺下萬松。勢欲動搖。礪泉榮繞松逕。諸峯交互煙雲中。純以澹墨渲染。靈氣奕奕。如董巨再出。

劉完庵畫山水。功力甚深。師樸花道人而能脫去畦町。余所見蜀岡秋旅卷子。煙巒明滅。閣道縈紆。沈厚秀逸之致。令觀者心悸目眩。不知其首尾落筆處也。惜相隔四十年。邱壑谿逕不能全記。僅想像大略耳。

袁蘭村處藏完菴巨册八幀。册中山樹之變幻。林木之蕭瑟。人物屋宇之古雅工穩。非近代凡手所能窺見萬一。

客南陽。在參軍許堅吾齋中觀王孟端巴江夜泊長幅。下作古松五株。山石作披麻皴。極險峭確犖之勢。其下舟檣林立。江流湍急。江上石壁層立。萬樹掩映。皆作夾葉。第四層始爲主峯。純以焦墨鉤剔。澹墨渲染。苔略點而已。觀覽竟日。欲搦管臨摹。不覺目眇腕僵。咄嗟相對。不復更能伸紙落墨。想見古人結構之妙。不令人窺見藩籬也。

婁江陸氏聽松閣中。高季迪作東坡小象。紙極生澀。衣褶僅數筆。冠履亦寫意。而書卷之味盎然。

又有九龍山人寫秋聲賦立幀。澹設色。意態靜秀。似趙鷗波。令觀者不忍釋手。上小楷秋聲賦一篇。亦極精。

杜瓊作晚香堂圖。坡上秋林兩叢。皆夾葉。枝柯極糾結穿插之妙。林中閒以高松三株。寫松鍼極疏秀。樹後隱石墻一區。門內復隔以疏籬。繞籬又作秋樹一重。籬門內皆菊畦。中爲草堂。一紅衣人凭几鼓琴。堂中書几茶甌。位置楚楚。堂後短墻外修竹罍籬。全幅並澹色。空靈超遠。逸品也。

丙子仲春渡江。過白下沈氏廡齋。觀沈啓南韓錦衣園林巨册六幘。用筆細秀無匹。想見此老胸襟空曠。學力深邃。宜乎文唐二君低首降心也。此六幘設色極濃麗。而無炫爛之病。行筆極細密。而無纖弱之習。具唐人古雅渾脫之能。無宋元深硬浮囂之氣。可謂衆妙畢臻者矣。沈君得之丹徒蔣氏。蔣得之吾浙姚氏。輾轉流傳。余得以婆娑竟月。不獨心目炳然。而吾儕進取。深有藉於斯册。殊足忻幸。瑄案。江村銷夏錄載此册。定爲早年精勁之筆。

在維揚吳杜村處見石田翁仿古册四十頁。每頁若有未竟之處。蓋其生平所見之粉本也。其中荆關董巨房山鷗波諸君。一一皆得其神髓。妙在粉本。不甚經意。故尤覺神完氣足耳。

杜村又藏啓南翁夜游熨斗柄橫卷。長僅四尺。而有千萬頃之勢。宣紙極生澀。而用筆極細潤。較韓錦衣園林册又一變格。可謂筆參造化矣。開卷湖波渺然。蘆汀交互。崇山峻嶺。山樹數叢。樹後一逕盤旋萬松中。山巒皆細披麻皴。峯頂三人仰首望月。坡陀漸殺。坡下屋宇山寺。雜以攢點。屋前後曲港縈繞。萬荷杳靄。意態無盡。皴法細密。兼以蒼莽沉渾。極其靈妙。而於卷首左下角下以墨青染遠山一角。亦奇格也。先生自題云。嘉靖壬子六月。偕徵仲子畏泛舟太湖。夜登莫釐峯頂。月中松露如雨。寒意逼人。此身疑欲羽化而去。歸舟次日。各爲一圖。以紀勝游。卷後僅附子畏一圖。徵仲本已遺失。惜非完璧矣。

瑄案錢氏疑年錄。石田卒於正德四年己巳。六如卒於嘉靖二年癸未。若壬子則嘉靖三十一年也。此跋年代或是

松翁錯記。若作宏治壬子。文唐二君時猶年少。於事庶合。又考之志乘。東山無熨斗柄之名。惟具區志云。熨斗厓在馬跡山。石田所游當在此耳。

嘗在滇中購得白石翁蕭寺探梅巨幀。左右並粗枝巨榦。蕭寂有寒意。花下一鶴前導。一幅巾深衣人。童子攜酒具隨之。石墻自右至左。寺門一僧出迎客。墻後寒林微帶殘雪。林中微露殿角。林木屋宇用蠶筆。人物獨細鉤。眉目楚楚。左角七言古一首。詩與書皆妙。

舊見石田翁山水甚夥。大青綠仿右丞。終南草堂長卷爲虞山瞿氏所藏。又寫生巨冊廿四頁。婁江畢氏物。並佳絕。

桂未谷有啓南擊硯圖。紙本。長四尺。闊尺許。中作大石几。列鐘鼎書卷各物。几後靈石一區。蕉蔭濃映。兩人相對坐。童子捧劍侍。人物極古雅生動。上自題長歌並小跋甚工。

未谷又藏有竹莊八十自壽圖橫卷。大設色。堂上一衣白老人坐錦榻。傍列八姬。人各捧樂器。庭中靈鶴怪石。松竹罨籥。工細而有古韻。左角匏庵徵仲小詩甚精。卷後諸弟子詩三十餘章。

余家舊藏文待詔畫不止百幀。今散失如雲煙過眼矣。其至精者尙憶及一二。姑記於此。其一靈岩山圖小橫卷。高僅四寸。長幾二丈。用筆之妙。設色之精。小楷長跋云。凡歷十三寒暑而成。頗得摩詰輞川圖三昧。蓋得意作也。其一雪霽捕魚卷。亦是摹右丞者。其一松風巒翠巨幀。純用焦墨鉤勒。皴擦是仿范華原。神采逼人。其一仿元人山水花鳥冊三十六頁。真能引人入勝。以上諸作。少時竝臨仿數過。歲月久更。邱壑不復能想象矣。

又有白衣士女。及終南進士擊鞠圖。並古妙。

畢礪飛家藏衡翁秋園話月圖。小幀。紙本。澹設色。左作高梧一株。襯以秋樹二株。三人就地坐飲。一童子執壺倚樹立。短籬之外。皆作枯林。而以澹墨路點。再以汁綠罩之。宛如岩桂在風露中迷離光景也。上自題三律。逸品中之至上乘也。

劉松嵐處觀待詔仿劉松年夏木書堂圖。堂前雙桐垂蔭。桐下一澗水甚湍急。堂屋似界畫而非界畫。曲廊洞房。細辨之層次帖妥。無一敗筆。屋後高松大柏。閒以蕉竹。盛夏對之。寒冽之氣生肌膚也。

秋桑老屋圖。僅尺幅。衡翁晚年快心之作也。純以篆籀法寫之。老桑輪囷屈曲。屋中一叟凭几讀書。桑下靈石瘦削。土墻斜繞。秋草滿逕。望之真仲蔚廬也。此種筆墨。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焚香再拜觀之。

余家舊藏文休承品茶圖。澹青綠設色。人物並開眉目。松石雲巒。古澹無匹。其筆墨簡潔高雅之致。真能繼停雲家法。左角自題一絕。行款甚工妙。

文休承盆中菖蒲小幀。紙本。上自書小楷菖蒲賦一篇。精妙絕倫。

南翔陸氏藏文伯仁驪山弔古圖。余所見五峯畫此爲第一。紙本。長四尺九寸。闊二尺餘。樹石不設色。石門上層樓極細密。敷丹碧甚濃麗。門下有兩騎繫樹間。入門長廊曲折。循礪而上。山半一坡上。作一正面屋。極奇。傍

列一小屋。跨礪中。安水車。蓋所謂華清池也。漸上皆松逕。石闌逶迤。松頂佛閣。四面簷角相向。再上則煙巒隱見。神韻生動。真奇作也。

蔣伯生藏文五峯南湖春曉。澹青綠設色。下作長松數株。松下瓦屋數楹。矮籬透之。屋中一人觀書。傍籬天桃秀竹。閒雅之致。令人神游其中。以上湖勢綿渺。皆畫細網巾紋。上爲陂塘。山石桃柳甚深杳。一村煙火相望。上爲二峯。雲影巒翠。空濛罨靄。蓋全仿右丞輞川圖神韻。伯生珍若琪璧。已攜歸江南矣。

余在山右曾購得五峯居士仿山樵一幀。用筆蒼渾。絕非平時格局。蓋古人靈心妙腕。未有不能變化者。其不能變化者。終竟胸中少邱壑耳。

唐子畏師李希古而能擺脫院習。其功力之深厚。與停雲館相伯仲也。余家藏子畏摹古二十幀巨冊。匯唐宋元之精華。無一筆一墨一邱一壑不自古人肺腑中來。至敷色之古雅。又非尋常畫史所能夢見。絹素完好。良足愛翫。余曾窗下臨撫數過。邇時不知散失何所。而粉本尙存篋中。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時一摩挲。猶堪慰藉也。

遲雲廷尉所藏唐解元川上圖。紙本。作秋樹兩株。樹下一人牽驢過橋。驢若嘯強不受羈勒者。板橋下水流碎石中。潺潺如有聲。過橋陂逕确犖。遠樹一層。皆作攢點。上爲大耕。極冥濛杳靄。峯左澹墨渲染。微月。用筆生秀。

鬆快。真得希古神韻。

子畏五十自壽圖。紙本巨幅。秋梧一樹。下一人唐巾深衣。清而理。坐盤石上。兩童一抱琴一執茶具。對面夾葉大濃樹三株。樹下皆作菊畦。畦之外長籬縈繞。外萬竹插天。上全以澹墨微染。筆勢生動。自題長律一章。

劉松嵐藏六如居士寒谿訪舊圖。亦紙本。山石皴法是師郭河陽。巖隴層疊。峯勢高峻。秋林夾逕中。一策蹇人。偃僂驢背。山半草屋數椽。屋前後皆槎枒古木。蕭寂之況。森然逼人。山巒皴法極簡。獨苔以焦墨大點。若不經意者。而全局飛動。居士素不甚作苔。是幀獨以苔勝。此卽變化筆墨之一端。又見迦葉說經圖大幀。山石樹木及人物衣褶全法展子虔。設色極精古。

陸包山山水有兩種皴法。而以小斧劈爲最。秀潤蒼渾皆備。不愧停雲高足弟子也。舊藏赤城松瀑一幀。下爲萬松。極挺秀。三人在松逕中負手仰面觀瀑。左右山厓奔峭。中橫石梁。紺殿經幢。高出雲際。寺後數峯。俯仰蒼靄中。空翠如滴。其皴法純用斧劈。而無劍拔弩張之勢。所以爲工。

包山玉蘭山房圖。古榦屈曲。花片細密。靈石齋座。位置精雅可愛。秀色奪目。絕似衡翁設色小景。

錢叔寶畫蒼古勝於包山。家藏廬山仙梵圖。澹設色。仿黃鶴山樵。而樹法皆攢點。則停雲館本色。是幀購自吳中。未經裝池。三百餘年收藏得所。尤不易有也。

陳白陽以寫生擅長。金堅齋藏其澱湖漁戲圖小幀。生澀宣紙。作米家潑墨。極有書卷之味。

居商谷筆致秀雅可喜。余見其黃岡竹樓卷。亦以生澀宣紙。作工細青綠。甚有意味。起用赭墨拖沙。作竹林一帶。層次清遠。上爲山岡。下竹樓三楹。樓中一高巾鶴筆。著焚香讀易。兩奚奴樓下理茶具。長江吞吐。微波接天。風帆沙鳥。出沒煙雲杳靄中。卷尾浮巒聳翠。林竹隱見。神韻自佳。左角自書竹樓記。細楷極精謹。宛然文氏手筆也。

吳杜村藏仇十洲餞春圖小幀。皴法精簡。敷采極清潤可觀。積點及夾葉濃樹數株。樹下山堂虛敞。中坐五人。堂左湖石幽峭玲瓏。如有棱角。下臨巨池。焦墨作小樹。落花四圍。大有幽致。花底一板橋。一人倚闌而立。有惜別之態。堂左短籬下兩人掃地。牆外則秀竹娟淨。如初解箨者。紙本亦完好。生平不甚喜仇作。惟是幀至今猶在胸臆間。

姚公綬拙政園山茶圖小卷。山茶花一樹。以沒骨法寫之。葉以汁綠和墨細點。花以朱標和胭脂漬出。幹則純用赭墨。高闊與花相對。中一紗帽青袍者倚檻看花。山石亦用澹赭汁綠皴染。不復鉤勒石骨。韻致極佳。蓋能以士氣勝也。

莫雲卿菱湖秋艇小幀。是仿高房山而少變其格。殘柳長堤。溪橋荻港。湖菱以澹墨微點。加以汁綠。采菱船上。

紅妝粉面。畫漿清歌。皆極寫意。遠岸霜林。其上晴嵐白鳥。殊有遠韻。不啻趙令穰一幅江南春也。

予不喜薰香光畫。以其有筆墨而無邱壑。又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潤縱逸。實自北苑大癡醞釀而出。未可忽也。舊藏其金牋一幀。蓋寫右丞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句意。用筆用墨極酣暢淋漓之致。宜爲精鑒者所珍。

吾家緝齋藏文敏青綠仿古八幀。其中有仿惠崇白雲紅樹一頁。用色極厚重。絕非向時筆墨。風致甚佳。

楊龍友縱逸可觀。余所見谿山寒意。乃法郭河陽。極規矩準繩者。樹爲蟹爪。山用礬頭。所難者士氣耳。龍友兼而有之。宜吳祭酒引爲畫中九友也。

吳梅村鴛湖圖小幀。在婁東陸氏處。桃源圖在呢雨亭將軍處。皆極工細。鐵嶺于氏藏其秋林釣艇一幀。澹遠有韻。當推逸品。

藍田叔畫少士氣。見輒生厭。然偶見其生紙上寫水墨大千象。筆墨甚妙。蓮瓣一葉。上坐披髮大士。全幅並粗筆作水紋。未可以畫備目之。

石濤師下筆古雅。設色超逸。每成一幀。輒與古人相合。蓋功力之深。非與唐宋諸家神會心領烏克臻此。王太常云。大江之南。無出石師右者。可謂推許之至矣。余舊見其清明上河圖。自云師張擇端。頗得神似。而用筆之細秀古拙。當在擇端上。又摹宋刻絲一卷。最奇。起作樓閣。既爲海濤。空際二鶴。尾作旭日一輪。巨如椀。皆一筆

寫成。正如天孫雲錦。光華璀璨。非人間機杼所可髣髴者。是卷爲陳曼生藏。攜歸浙中矣。
袁蘭村藏大滌子金陵八景。甚工。松嵐藏武夷圖長卷亦妙。又見仿古四冊。其人物一冊。古致可愛。擬摹其至精者一二幀。以事瑣未果。

石溪上人。筆墨與石濤相伯仲。其臨文徵仲山水。不獨形似。兼能得其神韻。余曾見其仿文氏數幀。並如太史腕下跳躍而出。雖精於鑒賞者不能辨也。鐵嶺于氏藏其仿山樵巨幀。蒼渾淋漓。驚心駭目。特過於求縱橫之氣。未免近獷。後之摹仿是幀者。當取其長而略其短。庶幾得之。

范華原山水一幀。山爲披麻。石骨刻露。寒林掩映。茅舍短籬。逕路曲折。迴互清楚。點苔叢雜。間以小枯枝。自然渾成。足爲師法。

黃鶴翁畫。余所見三十餘幀。以秋林策蹇、長夏山居、松風琴趣爲最上神品。尤奇者梅花巨幀。幾二丈。高八尺。樹露根。輪囷崛強。以篆籀法寫之。枝幹皆細皴。花大如拳。古氣蒼莽。元明諸家跋凡十七。

人物畫法

〔清〕沈宗騫撰

〔作者小傳〕

沈宗騫。烏程人。字熙遠。號芥舟。因居烏程研山灣。又號研灣老圃。工書畫。山水人物傳神。無不精妙。有神品之目。

學作人物。最忌早欲調脂抹粉。蓋畫以骨格爲主。骨格只須以筆墨寫出。筆墨有神。則未設色之前。天然有一種應得之色。隱現於衣裳環珮之間。因而附之。自然深淺得宜。神采煥發。若入手便講設色。勢必分心於塗抹。以務炫燿。不識畫理者。見其五采鮮麗。使已侈口交稱。任意索取。遂令酬應馳騁之心。不可自止。於是驅遣神思。無非務外。而鞭迫向裏之功。日已疎矣。久之而自顧無奇。漸成退悔。亦已晚矣。可不慎歟。蓋初學時。天資縱好。而識見未能卓定。且速成之心。人所不免。因此墮廢者。十恆有九。故先論及。以爲首懲。

部位

初學作人物。若全依影摹舊本。習以爲常。將終身不得其道。法當先將古人名蹟。細細玩味。如頭面部位。須分三停五眼。周身骨格。要從衣外看出。何處是肩。何處是肘。何處是腰膝。正立見腹。側立見背及臀。衣有寬緊長短之別。勢有文武動靜之異。向骨骼部位。總無二致。作衣紋時。須知此一筆是寫其肩。則一身之正側俯仰。及

兩手之或上或下。皆於此定。肩既定矣。次及於手。後及於袖口。袖口之上。要知下此一筆是寫其臂灣。又一筆是寫其肋。則自肩及手之筋絡。亦於此定。次及其腹。則體之肥瘦。勢之偏正定焉。後及其兩足。或屈或伸。或開或並。先從腰下落一筆。再接下一筆。是寫其膝。其望者。其立而俯者。膝當隆起。若仰而立者。不必見膝也。凡此皆骨骼之隱於衣中。而於作衣紋時隨筆瀉出者。此但言其一定之理。至於衣紋筆法。須從古畫求之。能因上說而尋繹焉。則頭頭是道矣。

定向

既知安頓部位骨骼。務須留心落墨用筆之道。夫行住坐立。向背顧盼。皆有自然之態。當以筆直取。若極不費力。而能無不中緊者。乃爲得之矣。

凡圖中安頓布置一切之物。固是人物家所不可少。須要識筆筆相生。物物相需道理。何謂筆筆相生。如畫人。因眉目之定所向。而五官之部位生之。因頭面之定所向。而肢體之坐立生之。作衣紋亦須因緊要處先落一筆。而聯絡襯貼之筆生之。

布景

布景如作樹。須因幹而生枝。因枝而生葉。作石須因匡廓而生間破之筆。因間破而生皴擦之筆。以及竹木掩

映。苔草點綴。無不有一生氣相生之勢。爲之既熟。則流利活潑之機。自能隨筆而出矣。何爲物物相需。如作密樹。須虛氣以形其蒼鬱。作閒雲。須雜木以形其巽巖。是雲與樹之相需也。屋宇多橫筆。掩之者須透直之長林。樹枝多直筆。間之者須橫斜之石坡。是橫與直之相需也。至於烘託之妙。則有處與無處相需。而煙靄之致以明。交接之間。此物與彼物相需。而穿插之處。乃顯繁亂者。濃淡相需。條理得以井然。蕭疎者。遠近相需。而境界得以曠闊。其命題之不可缺者。雖不常作之物。當一一還他。但要位置得宜。而不傷大雅。或露要處而隱其全。或借以點明而藏其蹟。如寫帘於林端。則知有酒家。作僧於路口。則識其有禪舍。要令一幅之中。無非相生相需之道。加以剪裁合度。添補得宜。令鑑賞者遠看近看。皆無不稱。方稱佳作。

作人物布景成局。全藉布疎密。疎者要安頓有致。雖略施樹石。有清虛瀟灑之意。而不嫌空鬆。少綴花草。有雅靜幽閒之趣。而不爲岑寂。一邱一壑。一几一榻。全是性靈所寄。令見者動高懷。興遠思。是謂少許勝人之多許。密者須要層層掩映。縱極濃陰。叠翠。略無空處。而清趣自存。極往來曲折。不可臆計。而條理愈顯。葱翠盈前。無非氣韻。菁菁滿目。盡是文章。乍見足駭人耳目。細玩更怡人情。密而至此。方無逼塞氣悶之感。畫人物輔佐。首須樹石。而次者界劃。花草之屬。又其次也。但樹法種類不一。須曲直偃仰之合宜。位置多方。要掩映穿插之有致。橫枝秀出。直榦凌霄。則其筆宜直挺而爽。老影婆娑。虬枝屈曲。則其筆宜拆而蒼。細柳新蒲。

不失飄揚之度。蒼松翠柏。具有斑駁之觀。春樹拂和風。老幹與新枝相映。秋林披玉露。丹楓與翠竹交輝。蔽日沉沉。一片綠雲葱鬱。疑空颯颯。幾枝瘦影蕭疎。老樹壓低簷。論其年幾忘甲子。蒼崖橫落澗。擬其狀不啻龍蛇。高呈骨相之奇。葉以風霜而盡脫。遠作迷離之態。色以煙雨而如昏。梅須瘦而清。相對者詩人詞客。竹欲疎而韻。宜稱者逸士佳人。凡此形容。皆筆墨所出。各得其神。則作樹之道。其庶幾矣。至於石法。既無一定之形。復非一家之筆。或宜峭而嶮。有森然欲搏之奇。或當秀而靈。著莫測神工之巧。可凭以案。供坐臥於園林。彼列如屏。侍留題於騷雅。映琅玕之戛玉。間直者皴必多平。伴拏攫之撐空。配奇者筆須蒼渾。遠而望之。既層疊而又峻。峭近而察之。已皴瘦而還兼漏透。蒼苔碧蘚。疑蹲鸞臥虎之驚人。竹映花遮。儼翳袖飄裾之可意。臨水濱而特立。如招問字之船。當細徑而橫施。故曲登山之屐。至若湖山佳麗。礪磴奇觀。襯飛瀑於懸崖。巉稜峻削。映清流於淺瀾。高下參差。石之靈者。出自天成。惟筆墨乃能奪之。可知筆墨之巧。亦有出而不窮之妙。在作者胸中之所蘊。而作者胸中之所蘊。又在乎平日見聞之廣。學力之深。臨時揮灑。隨觸隨發。一圖屢作。各不相襲。則能事畢矣。故欲作人物補景。必當先究樹石。而漸及其他。

用意

布置景物及用筆。意思皆當合題中氣象。如讌會。則有忻悅之情。離別。則有愁慘之感。寫聖賢仙佛。令瞻者動

肅穆之誠。寫忠孝仁慈。令對者發性情之感。山林肥遯。須瀟灑而巒閑。鐘鼎賢豪。須雅麗而典則。副閨房美女。雖奇石高亦呈嫵媚。稱恬退幽人。縱散樗亂石亦具清靈。方外清流。但覺煙霞徧體。才華文士。可知廓廓雄姿。農圃呈時世之昇平。原野識湖山之敢浪。飛仙本不可見。宜恍惚而飄揚。鬼物原無所憑。且奇變而詭譎。以及綺園歌舞。極穠華美麗之觀。獵騎飛騰。窮罄控縱送之態。靡不各盡其致。道子龍眠。卓越千古。亦不外是也。布景中點綴。如古玩等物。須位置得宜。款式古雅。而不宜多。多則類於骨董肆。反傷雅道。至於閒花小草。補綴於樹根石隙。以助清幽之趣。尤不可少。但巖壑之姿。玉堂之品。閨房之玩。籬落之風。其所點綴。則又自有分別存乎其間。

點苔勒草。最關全局氣韻。非可漫爲增損。所謂苔者。施於石之巖嵌巔頂。及樹之老幹與糾結之處。藉以明顯界限。而蒼然之致以出。其依理而密點者。乃草耳。不得與苔相混。若地坡細草。或點或勒。借以破地坡之平衍。而映出人物衣紋。更使明白。且氣運萋迷。尤可助通幅之神。但疎密濃淡多寡之數。須臨時斟酌。非落墨布局時所能豫定也。點苔爲通局之眉目。寫草是通局之鬚髮。眉目鬚髮之間。已自炯炯。則不待徧見其五官百骸。而識其非凡品矣。

指頭畫說

〔清〕高 秉 撰

〔作者小傳〕 不詳。玩其語氣。當係高其佩之姪孫。

恪勤公八齡學畫。遇稿輒撫。積十餘年。盈二簞。弱冠卽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夢一老人引至土室。四壁皆畫。理法無不具備。而室中空空。不能撫仿。惟水一盃。爰以指蘸而習之。覺而大喜。奈得於心而不能應之於筆。輒復悶悶。偶憶土室中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大略。盡得其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職此遂廢筆焉。曾鐫一印章云。畫從夢授。夢自心成。中年畫推篷冊十二頁。自題此意於首幅。伯兄惠疇藏寶家畫。中以此冊爲第一神品。先嚴題文良公所藏桃花鴛鴦通景圍屏。有五言長古詩一首。記述其事。用指廢筆者。以筆所難到處。指能傳其神。而指所到處。筆勿能及也。筆多工細。指多寫意。然非筆畫工細之極。指畫不能善寫其意。秉嘗題公筆畫有句云。筆繪嘗爲指繪掩。須指知筆互相因。公於唐宋元明國朝諸大家中鑽研探討。集其大成。復將諸大家之用意用法。盡歸於指。故稱獨步。惜不多作筆畫。曾鐫一章云。偶然用筆。是以世人未能盡知。而筆爲指掩。然尺紙寸縑。傳於後世。識者當奉爲拱璧。是揜而終不揜也。秀水張浦山撰國朝畫徵錄。記公一則曰。高且園善指頭畫。畫人物花木魚龍鳥獸。天姿超邁。奇情逸趣。信手而得。四方重之。余曾見扇上筆畫散仙數

種尤妙。有如王初平叱石成羊。作舞石一攢。或已成爲羊而起立者。或將成而未起者。或半成而未離爲石者。神采熠熠。風趣橫生。他如龍虎等。亦各極其態。世人祇稱其指墨。而不知筆墨之佳也。人既重其指墨。加以年老便於揮灑。遂不復用筆。故流傳者少。官刑部侍郎。公素喜作散仙。指墨筆畫俱夥。頗難各形其妙。浦山以譬語達之。煞是解人。謂畫徵錄益信拚之不終拚也。

求畫者無虛日。積紙約四五十番。輒先一日磨墨。自己至酉成之。約計月二次可百幅。歲可千餘幅。自弱冠至七旬。不下五六萬幅。千古莫能與京。而足迹將徧天下。故海內無弗知而重者。興來時或畫扇三五柄。或手卷一二軸。或竟全冊。或三五頁。此又在大幅之外者。合而計之。更不知凡幾矣。曩未一一登記。

指畫過多。必須倩人烘染。昔官遊兩浙時。延請華亭陸日爲鴨。邗上袁文濤江。虎林沈禹門。皆能自豎一幟者。以公之指墨草靨。而用三君秀筆妙染。且當壯盛之年。每一畫出。如天神仙。非煙火食者所能望見。繼延華亭陸遜萬青。丹徒吳欽序。雖不可與君同日語。然尙能領略大意。後官司寇。二君南歸。則不得其人矣。晚年所作。較遜少壯一籌者。苦無人助。而又無暇自染也。惟冊箠手卷三種。從未假手於人。雖有三君。亦弗能代染。公生平所畫。以絹本親筆烘染者。與冊箠手卷爲神品。舊紙指墨不加烘染者。與凡水墨冊箠手卷爲逸品。非人力可學而至。世人不能多見神品逸品。無怪皆謂指畫可學。而畫者蜂起矣。

唐宋元明諸家畫法。皆以下爲主。上爲客。近主遠客。在下近處作樹石屋宇。在上遠處作峯巒沙岸。大家名家。皆不能逃此範圍。致有陰起陽收。陽起陰收之說。尖刻輩以作畫亦講風水謂之。惟公數萬指畫筆畫中。竟無一出此者。凡所作皆生平經歷山川真境。故邱壑無或雷同。箇中人徒歎難及。門外漢惟詫奇異。數十年中。絕無一人勘透此關。而畫者靦顏語人曰。高公我師也。其誰欺邪。

畫極小人物花鳥。無名指小指互用足矣。大幅必是兩指同用。世人以一指撫做大幅。故雖鐵硯磨穿。斷難得彷彿。若畫鈎雲流水。則三指並用。故頭緒似亂而實清。無板滯之病。省修飾之煩。秉所藏小冊風竹。則兼用大指向外撇之。神哉神哉。

畫家極重筆墨。而渲染亦未可忽。公之染法。極變化莫測。等一樹石。而形色氣韻迥殊。等一雲水。而淺深態度各異。如人之面目聲音。無一不同。無一相同。斯之謂人。公之染法如是。斯謂之畫。設色不難於鮮豔而難於深厚。所尤不易得者。惟舊氣耳。公染法多得力於吳仲圭。無論鮮豔深厚。俱有舊氣。設色亦有工緻寫意之分。寫意可以意到筆不到。花青、赭石、紅黃、青綠俱不礙稍豔。隨意點染。但得神味機趣足矣。工緻則淺深濃淡。毫髮不苟。斯爲合作。公染山水。配合諸色。往往令人難辨。故迥異乎人。

指畫生紙難於工細。故巨幅僅用披麻荷葉。大小斧劈等皴。惟神明於其間爾。而樹無夾葉。至冊筵絹素。則無

體不備。有工細之極。望之不似指墨者。細玩之則色色皆非毛穎所能辨也。

筆須有法有力。法如起上轉折頓挫。弗矯揉造作。而活潑靈妙。乃佳。孫過庭書譜。後幅似樂章之舞。跳脫飛舞。腕底風生。無毫髮不合矩度。運筆作畫。亦當如是。故謂畫家必不可不知書法也。公運指如寫字。或如隸楷。或如行草。世尠知者。多觀水墨之作。則當束手矣。

臙脂宜淡。公重用之。彌舊。赭不宜赤。公累用之。彌雅。至以青綠加於重墨之上。彌雋永。硃粉施於金筵。彌幽秀。而以濃墨筆畫密竹。不分輕重。彌見蕭疏。此尤前古所未敢者也。

墨須用至五色。而運化無痕。斯爲妙手。指墨之無痕處。尤本於自然。故能出筆一頭地也。公有印章云。不過求無筆墨痕。

指甲不宜長。長則有礙於指。亦不宜禿。禿則無助於指。公每先作細畫人物花鳥。利有甲也。數幅後甲漸禿。畫潑墨山水及屏障巨幅。人物龍虎。而乘指甲將禿未禿時用點。數寸許人。目則肉爲目。而甲爲眶。或肉爲目。而甲爲睫。二目初點。全神已備。鼻承目。口承鼻。面承目。鼻口猶之。詩文如是起。必應如是承。句句相承。筆筆相生。雖有定法。而非死法。故萬千詩文。無一首雷同。萬千法書。無一字雷同。指畫面目亦如是矣。嘗有印章云。傳神寫照在甲肉相半間。

畫人以萬計矣。以面無一同。面不同奇矣。而氣色無一同者。乃龍虎之面。亦百十各異。此詩文家參活法。欲語
差雷同意也。

畫有以簡淡爲貴者。右丞雲林是也。有以工豔爲貴者。大小李將軍十洲是也。有以厚爲貴者。荆關董巨仲圭
子久是也。有以奇爲貴者。八大山人是也。公指畫清奇濃淡無所不有。而其神味尤在指墨之外。

昔人云。枝分四面。是但謂花木爾。公畫羣仙。八駿。游魚。飛鳥。花木。皆有八面。顧眄無迹。若非有意爲之。乃潮頭
亦有八面。凡畫潮頭者。率皆左有兩分。及上起而下翻。則能事畢矣。公乃畫正面下垂而上卷者。非特畫家未
見及此。卽日對真蹟而亦未之覺也。

筆墨之事。天姿篤學力深。而胸襟尤要闊大。東坡渡海詩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具此胸襟。而
足其才智。技必過人。公目空千古。氣雄萬夫。而年近七秩。猶懸眼鏡臨撫古人。何患不驚世邪。秉嘗謂公畫落
墨有神氣。渲染有元氣。其天資。學力。胸襟。缺一者不足與言指畫。秉四十餘年來見公指畫鍾進士像。不下二
百餘本。或武像。有喜。怒。威。善。壯。老之分。有似仙佛。有如鬼怪者。衣褶有鈎勒潑墨之別。有寬袍罩細甲者。有寥
寥數筆者。有鈎勒潑墨者。且有潑硃者。神奇變幻。不可端倪。列數軸於一堂。如出數手。無惑乎世人之生疑也。
每歲五月五日午初刻。畫硃砂鍾進士像數幅。候午正刻點晴。先嚴珍藏數幅。應人請者過半。僅餘三幅。秉兄

弟五人分之。穠弟未得。端然叩頭向余乞去。余悵悶十載。如嬰痼疾。庚寅仲秋。始購得一幅於琉璃廠。硃睛內復加極小墨點。此又一法。千百中不一二遺也。

公繪女像觀音。是福德像。其慈悲心。不得謂之神。不得謂之僊。不得謂之美人。令人見而起敬。蓋公繪時卽存卽心卽佛念也。佛心繪佛。誠然佛矣。世人以利心繪之。人以利購之。或以勢取之。晨夕禮拜而曰佛能救度我。降我福。消我災。有是理乎。指畫翠僊宮娥。信手塗抹。粗照亂頭。愈形其美。甚有眉目不清。口鼻相連。有似嫫母者。然風神體格窈窕端莊。自有別趣。其故難言。

公畫龍。雖獨開生面。與僧繇所繪有別。究悵未及前人。康熙乙未年。由京口買舟赴永甯觀察任。一日陰雲蔽天。霖雨將沛。公忽動念。畫龍惟遵編簡所載。兼用藍本。非爲神龍寫照。爰泊舟虔禱。願得一見真容。濃雲頓開。龍首畢現。有角有耳。而無所謂無礙者。睛光閃爍。未敢久視。然已瞻仰大略。嗣後所畫。都無無礙矣。是以五旬前後。所畫各別。非自相矛盾也。家藏前此畫者。僅一橫幅。餘皆後此所畫。世人未詳其故。有疑此真彼膺者。彼真此膺者。殊不知真膺不在無礙之有無也。神龍變化莫測。公畫神龍亦變化莫測。只可意會。難以言傳。今之贗公畫者。尙未敢唐突及此也。

虎之威力。全在前身。故頭大肩闊。腰跨較細。公畫虎乃前後身相等。腿且粗而短。嘗曰。畫虎之工。頗能以得形。

似見長。而不若吾虎之威也。乘童時竊聞此言。四十餘年來留心體驗。誠然誠然。世人乃有謂公乘醉以頭畫虎者。且曰曾畫於舍下。言之者恬不爲怪。而信之者頗衆。俱不知是何肺腑。

獅不易見。畫家以意爲之。長毛大尾。殊非本相。公會爲獅寫生。足以爲法。乘敬撫一式附於後。

畫中難以得神者。蘭蕙爲最。葉須有法有力。不宜少加潤色。不宜稍爲增減。指墨斷難施於新紙。故公蘭蕙曾無巨幅。以其難佳。不強爲也。遇冊箋每每畫之。乘半生所見亦百十。無一同者。蘭尤難於蕙。八大山人每畫一二花於本盛磁器中。不著一葉。長於用巧矣。然余得其小冊。僅寫一花二葉。古峭絕倫。有如詠終南殘雪四語。意可謂力大於身。惜我公未及見此。見之必愛玩不忍釋也。噫。不知此蘭何時再逢知己。用無名指肚。蘸墨點梅瓣。未放半者。墨稍濃。全放者稍淡。信指點去。每有中空宛然一黑圈者。不加鬚蒂。而得梅之全神。神乎指矣。亦間有設臙脂而加鬚蒂者。亦有加鬚而無蒂者。同此一法。而每幅神韻變化。各又不同。

巨幅枯柳。用兩指急掃。或重或輕。或濃或淡。任其自然。但不得增減一絲爾。小幅枯柳新柳。則專用指甲。其急如風。其細如髮。其健如剛。其銳如鉞。銀鈎鐵畫。遠弗逮也。是豈筆之所能爲者。此更難於蘭蕙。故只宜畫於佳冊細絹。不可多得。余見近今用指者。動畫垂柳。滿紙長條。令人生長。真所謂古人不及今人膽。

畫叢樹各有家數。出枝發幹。穿插位置。各抒性靈。獨標格式。有迥相懸殊者。有大同小異者。後人習之。一望而

知其所本。此畫家所極重。非有八大山人。才識未容野戰也。我公指畫筆畫叢樹。俱從江山茂林中得來。絕勿規倣前人。故無步趨痕迹。而得邱壑真趣。如古人但以廐馬爲師。不以畫馬爲法。卽此亦自我化故之一端也。點綴山樹。古人率用橫點。以墨色之燥溼濃淡分遠近淺深。小叢密竹。用焦墨點之。或用渴筆一順撇之。所謂寫意而已。公亦無一出此者。此皆若行文惟陳言務去之卓識也。

細苔用無名指小指雙點。饒有生枝枯枝之趣。攢三聚五。何其拘執。大叢苔棘。則三指連用。並以指背搨之。淺深濃淡。渾然天成。自有鬱葱之致。樹葉亦用此法。

指頭蘸色。暈墨作沒骨花鳥。幽豔古雅。已稱獨絕。復寫人物。用赭石塗面。不事鉤勒。而生氣逼人。尤奪造化。昔人論書云。作字須有古。摹古須有我。書家三昧。盡此二語。余謂繪事亦然。然筆難倣指。指難倣筆。公以指墨倣宋元十二家山水花鳥於一冊。用墨迥殊。神氣一一酷肖。是將古大家理法融會於心。而天資高邁絕倫。始能神妙如此。是冊先嚴贈乘業師馮夢堂先生。可謂得所矣。又臨董文敏山水小幅。現存先三十五石堂叔處。古大家多善用筆。惟文敏尤善用墨。百餘年來。墨暈猶覺潤溼。公臨本已四十餘年。墨且似未乾也。

指倣諸家難矣。公乃用焦墨作李龍眠法。倘龍眠復起。必悔未用指。儉堂所藏一人攜筇立椿下。雅有詠歸於沂風味。文紋枝幹。指法墨痕如玉筋篆文。誠至寶也。乘藏白描一軸。每於心曠神怡時。縣以敬對。樂忘寢食。然

只敢與不知者見。而不敢與知者言也。

撫古書畫。妙在不似。寫照可弗似乎。以筆寫之。似已難矣。指能似乎。公以指墨爲盧大司馬舜徒寫一立照。長等身。舜徒喜欲狂。謂公曰。神乎技矣。進於道矣。又爲先外叔祖劉公寫一坐照。龐眉長髯。盡人皆識。幼未及一見顏色。聞諸舅父行。咸謂逼真。盧公乏嗣。照今不知所歸。然世人得之。亦不知爲誰何也。外叔祖照。後人亦不甚矜貴。秉因公題有數十言。不忍聽其流傳他姓。謹寶藏焉。或謂余曰。是不過仿佛其大略爾。如謂能傳其神。恐無是理。余曰。萬物之有情者。必皆有神。花木之無情者。亦各有神。公繪無情有情之物。盡得其神。豈繪其時相見之至戚良友。而反不能傳其神乎。公嘗有手卽是筆印章。朱白各一。指能寫。拳可書額。曾爲某相國書勺庭二字。後以指書高。名詩拳書五字。不數十年。先石堂叔以一金得之。今猶存焉。

公嘗畫六寸許小虎。無耳。且斑文亦在有無間。而威風凜凜。今爲穉弟寶藏。又畫側面策蹇翁。先畫一_也。鼻加以口耳鬚額。而無眉目。宛如浩然尋詩。呼之欲語。神來之候。動觸天機。蘭亭醉筆。可一而不能再也。然未見此真蹟者。當必河漢斯言。

志士騷人。喜怒哀樂形於詩文。讀之者可想見其人。公旣形之於詩矣。復每每形之於畫。有時如顏魯公法書。凌茗柯黃陶庵時執。忠義正直之氣。露於毫端。有時如古詩十九首。及陶靖節詩。妙在語言之外。有如太白蜀

道難遠別離等篇。豪邁高超。不可一世。有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回樂峯前諸詠。淒楚雋永。百讀不厭。亦偶於含飴弄孫時。戲寫人間未畫之品。及一二罕見之物。解頤釋悶。又嘗畫說到人情劍欲鳴。與不重生男重生女。則有傲岸不凡氣概。又冊中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作。試問千古畫師。如寫此題。從何下手。公於雍正己酉年奉命入大內。作文許絹本。工筆橫幅。天空海闊圖。長江萬里圖。民安物阜圖。幸攜稿歸。秉得敬存其二。又作絹本長幅圖。未合上意。持歸傅家。秉得日拜對。生平一大幸也。

公用印章於書畫。必與書畫中意相合。如臨古帖。用不敢有己見。非我所能爲者。顧於所遇。玩味古人等章。畫鍾像用神來。虎用滿紙腥風。樹石用得樹皮石面之真。魚用躍如。偶畫癡聾暗啞及犬豕等物。則用一時游戲。或一味胡塗等類。餘多做此。市人不知此意。亂用閒章於贗本。已屢可笑。甚至以乾坤一草亭。一片冰心在玉壺等章。擅加於真蹟空處。好事者某。以徑八寸子孫永祿章印於公畫正中。豈不大可哀也。夫神來章方長各一具。白文。多用於鍾進士洛神幅上。然如花竹小品之極得意者。亦偶用之。秉所藏小冊中。有風竹二枝。在公生平墨竹中居最。卽文蘇復生。亦不能過。真所謂神來者矣。

古人有落款於畫幅背面樹石間者。蓋緣畫中有不可多著字蹟之理也。近世忽之。公落款常書二三字於上角。或書於實處。或加年月書數字於側邊。皆與畫意洽和。而不可增損移易。或用一私印。或加一二閒章。亦與

畫理大有關合。落單款。書姓。或書且道人三字。長款間亦書姓。一時游戲之作。或書古狂二字。中年以前。冊筵手卷中。偶書韋三兩字。不多見也。號下書指頭畫。指頭生活字樣者。則用名號印。或加一二閒章。落單款者。必用指頭畫。指頭生活。指頭蘸墨等章。款與印章亦弗重複。

公畫多不書題。如寫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僅書寫唐人句四字。彌覺味長。千百中偶有一二書題者。蓋不得已。應俗子之請爾。

用墨設色。宜輕宜淡。忌重忌濃。輕淡則清而秀。濃重則濁而俗。奈指畫紙本。只宜濃墨重用。一或破水。則穿透矣。故不能輕而淡也。墨氣既濃且重。則設色亦如之。過於輕淡。則不相稱。然濃且重。未見其濁而俗何也。腕底指下有書卷氣於其間也。如米家父子畫。愈重而愈覺其潤澤。做之則濁且俗矣。絹本冊筵。墨中俱可破水。故墨氣極輕而淡。而設色亦如之。故紙本與絹本冊筵。如出兩手。况皆親筆渲染。故尤不同。然輕且淡。未見其薄而弱何也。指下畫中具有神氣元氣於其間也。如倪雲林畫。愈淡而愈覺秀雅。做之則薄且弱矣。撫公畫可以絹撫絹。紙撫紙。以紙撫絹。不能如其輕且淡。以絹撫紙。不可如其重且濃。或曰。以紙撫絹。誠不能如其輕且淡矣。以絹撫紙。何不可如其重且濃邪。何勿稍輕而淡之乎。秉曰。絹如紙本。重且濃。則俗不可醫。若易其重且濃。稍輕而淡之。則神氣盡失。且致不成畫矣。故撫公指畫。淡者不可濃。重者不可輕。推而至於燥溼。粗細。長短。闊

狹。一一如之。難以稍參己見。甚而至於隨意信手。偶致尺寸短度。微有未合者。若稍以己見正之。合則合矣。而神氣失之遠矣。反遜其未合者之爲美也。用數十年苦功。見清奇濃淡。數十百種。臨撫參悟。始知公畫之所以神。否則斷難夢見。可輕學邪。可輕議邪。紙本亦不無輕而淡者。惟用焦墨水墨於舊紙則可。凡此多不設色。所謂逸品者是也。

有以宣紙求畫者。公如其式。易以時紙。卻其紙曰。吾畫粗品也。過費時紙。心已難安。何忍塗此佳品。有以礬紙求畫者。亦如其式。易以生紙。故平生指畫。無一宣紙礬紙者。一時機到神來。欲作一二畫。案頭適無他紙。而輿不可遇。遂權用礬紙成之。而氣韻亦宛如生紙之作。然此偶爾事也。若謂礬紙可作指畫。則大謬矣。至每歲重午。畫硃砂鍾馗像。則惟用礬紙。紙盡而有餘。輿或權用生紙足之。然生紙行硃頗不易。故亦偶然。

公畫凡三變。少壯時以機趣風神勝。多蕭疏靈妙之作。中年以神韻力量勝。或簡淡古拙。或淋漓痛快。或冷雋閒遠。或沈著幽黯。千變萬化。愈出愈奇。晚年以理法勝。深厚渾穆。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書畫皆然。公年過六旬。在京師。一日薄暮。至友人新居。甫到階除。隱隱然堂上懸一舊畫。曰。此劉松年所製妙品。奈何爲梁燕所污也。次日友人送畫求鑒定。兼求代爲製潢。無款亦無題跋。揭視絹背。樹身有松年二字。衆皆駭爲神奇。公曰。昔有馬醫。見病脚馬。知爲韓幹所畫。後果驗其言。係幹所設色者。馬醫之於畫師。相去遠矣。尙能通靈如是。况

吾目觀古人之妙蹟邪。是未足奇也。又有以倪迂山水求鑒別者。公且疑且信。蓋其筆墨可信。一峯可疑。縣對三日。拍案叫絕。曰此峯非作家不能。其過人處正在此。弗易及也。公究心此藝。至是已五十年矣。於前人猶鄭重如是。淺賞者其可遽以藻鑒自命。漫加毀譽邪。

天潢以下至士庶人。無不索求指畫。有求斯應。至杖國之年。猶無少倦怠。嘗示後輩曰。凡索吾畫者。吾卽應之。案上曾無宿紙。而五十餘年中。未嘗特作一畫贈人。凡向爾輩購索者。亦當有以應之。而毋以充禮物。蓋繪事非文集法書比也。

公中年小楷學鍾王。風神閒遠。氣味醇厚。榜書可敵朱文公家香泉太守。自謂勿及。世人鮮知之者。蓋因指畫名重一時也。

公生於忠烈公江西建昌郡守任所。七齡隨游延慶寺。見老衲故寮間。方丈曰。履何在。曰牀下。問衲曰。笥中問杖。曰牀頭。公執老衲扇臥觀。淚下。衆皆心知非常人矣。將出山門。方丈拊公背摩公頂曰。本再來人。頃覺太露爾。公會鐫一章曰延慶寺老衲後身。

指畫在文中如班馬。詩中如李杜。字中如鍾王。圖章中如秦漢官私印。世之習此四藝者。疇能企及萬一。夫此四藝成式具在。猶不易學。指畫安能多備粉本。故謂此斷不必作。

先伯敬一諱璫。四十年未離膝下。凡公所作數萬幀冊。悉識稿於腹笥。是以邱壑可以不謀而成。惟運指未神。暈墨未化。而石之皴擦。樹之枝幹。人之衣紋。鳥之翎羽。與章法之位置。皆稍繁於公。雅似襄陽喬梓之異而同。而異也。惜性懶不多作。秉僅藏一斗方二箠而已。咸黨中所得者。咸僞公款。以欺以漁利。遂至難見一幀。戊午己未年間。在果邱所作絹本中幅甚夥。今已流人。或傳人間。惜俱未落款。好事者率皆加以公款。竟無能辨之者矣。

李諱世倬。字天章。一字天濤。號毅齋。官副憲。兼都統致仕。曾任太常。人稱太常焉。作畫殆無虛日。巨幅小品。賦色暈墨無不精妙。亦稱能品。惟其層巒疊嶂。青綠金碧。雖極炫爛穠豔。而氣韻弗厚。蓋如其人。未可強也。晚年喜用指墨作人物花鳥小品。以焦墨細擦。頗得重輕淺深之致。至潑墨屏障。及鉤勒而不假皴擦者。則非其所長。而亦不輕作。善藏拙也。學指畫者惟太常得指法之一端。如王孟章柳祖述淵明。但各得其一體爾。外此皆未夢見。

書家云。小字宜疏。大字宜密。秉以此悟指畫。大幅法嚴理密。位置穩妥。不可更易毫髮。此書大字法也。冊箋僅尺許爾。開展舒徐。饒有海闊天空之勢。令人玩味不盡。此書小字法也。闕里孔潛夫諱傳焯。長於製硯。嘗曰小硯一池墨。足書一。二大幅。始稱製硯良工。若大硯。墨不敷寫一聯。豈不屈其石乎。此可悟畫之小中見大。尺幅

具千里之法。公生平未屈片紙。

公用指用墨用色。固已神妙難測。然千載後英才崛起。或能習得一體。即可名世。至用意之超脫。氣味之醇厚。魄力之雄壯。恐難仿佛萬一。蓋公襟懷器量。迥異尋常。是以技藝出類拔萃。猶之右軍人品甚高。故其書法入神。學者當於此等大處着眼。毋徒規規於筆法墨氣間。則得之矣。

太白及東坡詩。不免有率意淺露處。少陵詩。不免有粗率累重處。要無一首落小家數。公偶畫番漢蠻童。及母歲諸俗物。亦覺大雅不羣。知此始可與言詩畫。

畫有主客疏密。有明暗虛實。空處卽其虛也。不可妄加字蹟以礙畫理。指畫與古大家名家畫皆然。倪迂文董畫。多有自題數十百言者。皆於作繪時預存題跋地位也。而畫有以機趣勝。不拘理法者。其花木之枝葉。人物之衣紋筋骨尺寸。不必定合矩度。如天籟自鳴。非比尋常絲竹之音。若加以高人妙詠法書。則愈多愈妙。此又當別論。可爲知者道也。

論書畫者夥矣。多言理法。言筆墨。言家數。亦有言氣味、氣韻、氣勢、氣魄者。而少言及靜之一字也。書畫至於成就。必有靜氣。方爲神品。昔人論詩文有言歛氣於骨者。歛氣於骨。則乾坤清氣可得而自靜矣。古大家書畫中。靜者亦不可多得。公中年小行楷漸近自然。每多靜氣。六句以後。指畫皆係俗手渲染。非特其氣不靜。且火氣

而兼霸氣。致令雅人厭玩。因名重未敢雌黃。而門外漢又皆疑以爲贗。如係親筆渲染。則靜氣肅然。俗子見之。又卻步厭觀矣。可見墨骨固難。而設色亦大不易。若殫畢生精力。不能時有氣靜之作。則亦難傳。傳亦能久也。

賜硯齋題畫偶錄

〔清〕戴熙撰

〔作者小傳〕

戴熙。錢塘人。字醇士。號檢庵。又號蕤溪。又號松屏。自稱井東居士。又鹿牀居士。道光壬辰翰林。官至刑部侍郎。後引疾歸。殉咸豐庚申郡難。謚文節。詩書畫並臻絕詣。嘗入直帝齋。屢邀宸賞。山水師法耕煙。木石小品停勻妥貼。花草人物。無一不佳。著有習苦齋畫絮及題畫偶錄行世。

竹易於密而難於疎。惟板橋能密亦能疎。此專師其疎處。

夏太常銀鈎鍊畫。一時之傑。時人爲語曰。太常一個竹。西涼十錠金。余家有其畫。偶一效之。

臨水一梢。亭亭自動。掀篷悵望。不減天寒翠袖也。

月下承影。非但求其筆妙。尤當領其墨妙。造化之才。無所不有。醇士口能言之。手不能寫之。奈何奈何。

前人謂喜氣畫蘭。怒氣畫竹。余專以喜氣畫竹。又自具一種面貌也。

微風報秋。修竹自語。下有幽人。與竹爲侶。若聞竹語。屬我寫汝。寫竟問竹。竹笑而許。

竹遇雨則垂之著地。若靡靡者之所爲。願大節挺挺。斷不可屈。世之太剛而折者。尙其以竹爲師。

僕嘗謂客曰。天下惟竹節飲。客曰何也。余曰。五月十三日爲竹醉。一年祇醉一日。非節飲而何。客起而對曰。吾師乎。吾師乎。

山石犖确。村路逶迤。荒陂無人。空林自響。推蓬悵望。不知身在晚煙深處也。舟過南安作。

憚東園之柳輕。華東園之柳重。皆攝柳之神。此作擬憚。草草數筆。未盡其妙。

羣山鬱蒼。羣木蒼蔚。空亭翼然。吐納雲氣。楡奩銘。

程松圓作畫。知己論心。流連詩酒。弄筆輒佳。王公大人造門求請。則逡巡而退。蓋其胸次高澹。不耐爲人作奴。故所傳真跡。皆乏畫史習氣。偶仿其筆。漫題於上。以誌慨慕云爾。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余今又在春山外。悵望平蕪。惟有漫天細雨。飛絮落花而已。

綺岸無人。長江不語。荒林古刹。獨鳥盤空。薄暮峭帆。使人意豁。意在秦淮。山塘。若耶谿。鴛鴦湖之間。

翠雨漫天。綠陰鋪地。安得六尺黃琉璃。臥其影下。

竹節至根則密。所以能干霄蔽日。無所依著而不折者。其根固也。不求其本。而務其末。不類於轉蓬者幾何。風雨將至。窗外諸竹皆有奮迅之勢。迨雲消日出。竹乃欣欣然有喜色矣。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

涼風泌秋。雙竿自戛。如有人語出深林間。寥寥往從。不識其處。歸而寫此。擲筆惘然。重陰壓水。暗綠迷天。尺幅中常有朝霧晚煙滃鬱之狀。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花菴有此妙諦。餘子不逮也。

余辛卯歲曾爲沈朗亭畫雙桂。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是歲秋榜發。朗亭名在第二。同人以爲畫識。余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畫蟾宮第二枝之句。轉瞬十年。朗亭已三秉使節矣。余畫不足傳。當藉人以傳也。辛丑中秋。藻垣大兄又以素筵索畫。漫作月桂圖。作竟忽憶舊。輒志於左。世間一舉一動。無非因緣。此畫此題。當不偶然耳。

用揮南田華東園兩家筆意。簾隙中當有畏春寒不出戶庭者。卻不思寂寞了露井桃花也。洞庭波兮木葉下。余未至洞庭而畫洞庭。得洞庭之意而已。遊洞庭者。正當作如是觀。

秋葉臨風紅撲菽。新篁照水綠娉婷。

溪居清夏。王耕煙筆意高古。林壑幽邃。能使人情移畫中。興發塵表。

古桂幽篁。與奇石相間。蕭森秀爽。不減深山巖壑中也。

雲山不始於米氏。亦北苑一種也。膠柱鼓瑟。未足言畫。

垢道人潤含春雨。乾裂秋風。得倪迂吮筆之妙。可謂善於用渴者矣。

湖水著天處。有二三漁舸往來出沒。心竊羨其空曠。天門煙雨。曉起望天門諸峯。與煙雲混合爲一。恐其化去。捉筆寫出。

小輞川莊石臺。能收取湖天清曠之趣。漫寫其意。

舊見檀園西冷橋圖。數數效之。近住招賢寺。門外卽西冷也。朝暉夕霏中。別有會意。遂變舊格。

池上古樹。日夕相對。戲爲寫照。

多寶峯一角。翦燭聽鴻。率爾操管。

西風蕭瑟。林影參差。小立籬根。使人肌骨俱爽。時史作秋樹多用疎林。余以密林寫之。覺葉葉梢梢。別饒秋意。接天帆影。去何之。酒醒日暮。送客下樓遲。離緒化爲江上柳。被東風攪作萬千絲。

雲捲濤驅。石橫水恣。巖壑之奇。造物之戲。余昔過龍湫潭。頓悟六如之旨。觀者當求無相之相。斯得耳。妙圓子。小窗雨過。日嫩風柔。池上紅梅。細蕾欲綻。吮毫蘸墨。漫寫是圖。香雪模糊。頗似清淺水邊昏黃月上也。

物有定形。石無定形。有形者有似。無形者無似。無似何畫。畫其神耳。

郭士整理盆石。予弗能也。偶寫於畫。文待詔云。我之齋堂。每於印上起造。醇士盆玩亦於腕下運也。只有一株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二語頗有名理。

峭骨聳蒼黝。幽竅孕青葱。

蛭柯輪困。瘦石明瑩。間以幽篁。各擅其勝。

東坡畫蟹。南宮畫鯉。皆工緻詣極。而二公或以赭汁作畫。固知此道不當以一格拘也。平時過雨。仿趙大年清曠超遠。從無筆墨處求之。

前年曉過徐州。尋黃鶴樓故址。親見煙銷日出。山鑿水鱗。滿目河山。斯人不作。拈毫漫寫。曷勝倦倦。四山吮雨。萬木沈煙。少陵所謂元氣淋漓者。惟梅沙彌能當之。餘子不逮也。

煙江夜月。萬頃蘆花。領其趣者。惟寶鴻數點而已。擬惠崇。

柳陰繫艇。於閒冷中領空曠之趣。殊勝千巖萬壑也。

此余二十四歲作。幼年好弄。歲暮輟學。率事兒嬉。是册聊嘗鑿冰搏雪之戲。非以云畫也。滋伯見而極愛。累贈名章。余慙且感。因以奉貽。越二十年。滋伯出一册索題。裝池極精。余不知是何名筆。正襟危而取觀焉。開視不覺失驚。滋伯愛主人愛及其烏。誠可風矣。攜置書案。消暑誦詠。彼時造意構境。亦自可味。宜滋伯之久而弗棄。

也。獨題字蛇蚓不可辨識耳。近年草率酬應之畫。或不能如此精到。書法似稍稍進矣。滋伯試觀此書。較前何如。自題畫雪八景冊。一借宗密雪。仿叔明彈雪。二昨歲除夕至湖上會祝此景。三水痕雲層瘦影寒。牕隔人在梅花深處。分明看模糊。一有恨憑誰說。倚徧欄干月。莫怕春寒。還向樓頭去弄長笛。四山陰獨泛。五廣庭積素。六昨夜牕前聞折竹。曉來蠟屐到溪亭。七關山雪霽。仿范華源。八寒江欲雪圖。甲申十二月醇士寫。

青山不語。空亭無人。西風滿林。時作吟嘯。幽絕處正恐索解人不得。擬李晞古。

效雲氣施墨。而無墨處卻成雲氣。此中大有參悟。

竹聲錚錚。泉聲琤琤。耳非有聞。聽於無聲。

雲林寥寥數筆。盡取南北宗之精華而遺其糟粕。此作從北宗參入。與雲林貌離而神合。

東坡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皆堅瘦。倚翠生畫品似之。後人專使重筆。一味曠悍。以爲效彼。奚啻去而萬里。

六橋煙雨。此圖體會香光南田兩家寫之。尙不負家山風景否。故鄉有此好湖山。貪戀京華未肯還。卻道相思不相見。替人圖畫作消閒。

峯巒深厚。草木華滋。卽是大癡門徑。不必以迹象求也。

蟠天際地之思。驅雲走濤之筆。乘風破浪之興。洞心駭目之觀。往往於閒靜中偶一遇之。萬頃滄波。迂老十萬

圖之一。耕煙所擬是如此。

茆亭煙樹。香光仿北苑瀟湘圖有此意。所謂霧景也。

竹非草非木。非花非果。獨具天地靈和秀挺之氣。可謂自出機杼。不傍門戶者矣。

皴以厲品。厚以積學。時雨將至。先知先覺。

大海洪濤漏。天河匹練橫。無風常自動。不雨亦秋聲。

雲林自謂得荆關遺意。實則荆關本意與雲林各自不同。所謂古人似我也。熙此畫似略有雲林遺意。

詩古文詞耳學也。書畫目學也。近人作畫。先構圖名。執筆繙目。猶以鼻飲。以眉語。子梅屬予製圖。爲隨意作山

水小幀。不立圖名。子楛當賞諸語言文字之外。

楊龍友喜以渴筆作米畫。其法蓋從方方壺出。此楮不生不熟。可渴可潤。戲仿其意。殆如己退筆寫蘭亭序。因

其勢而順導之者也。

佳楮能引畫興。與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此之謂矣。

畫如草書。不可匆匆求也。靜觀久視。當自來耳。

有意於畫。筆墨每去尋畫。無意於畫。畫自來尋筆墨。蓋有意不如無意之妙耳。

吳聞太常仙蝶。好與士大夫遊。或數千里訪其人。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年。熙以少馬偕張少宰番直南齋。率四三日宿澄懷園。四三日歸宣武城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仿書。突見牕上一蝶。黃質黑章。四跖古樸。類枯葉。羽稔穆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仙蝶。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仙蝶四跖。驗之良是。蝶立紙牕。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蝶果仙乎。今乃知來意。輒取筆爲寫影。略具藁。卽入署。歸蝶尙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悟所寫未肖。復細撫形色。及剝落處。一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蝶乃有去志。爲穴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墻而逝。賃此宅幾二載。未見一蜚。是蝶來半日許。院中來三蝶。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過我曰。去冬在李鐵眉學士家見仙蝶。昨日住海淀。蝶忽來訪。回翔久之。去。照詢其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筆。兩見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仙客。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遊殊愛才。人間幻夢耳。此相豈真哉。予旣寫蝶仙小影。且記其事。玉泉見而笑曰。仙亦索畫耶。無怪人矣。復成是圖。雲林得味外味。故着筆不多。意思愈遠。

陰陰沉沉。若風雨雜遝而驟至。縹縹緲緲。若雲煙吞吐於太空。巨師神趣。叔明蓋得之矣。

筆墨在境象之外。氣韻又在筆墨之外。然則境象筆墨之外。當別有畫在。醇卿深於六法。其爲我參之。

松舊葉初青。新葉已發。故詩人詠松。不僅曰茂。而必曰承。體物之精。千古無二。

夜夢有人持春水二七律索和。第一首領聯用伊字韻。其人曰。此韻難押。予應聲曰。兩岸蒹葭作溯伊。醒而記此。漫題畫上。

宵分人靜。風起水湧。長林蕭蕭。如作人語。聆之者。惟一九涼月而已。荒寒幽杳之中。大有生趣在。

春山如美人。夏山如猛將。秋山如高士。冬山如老衲。各不相襲。各不相勝。

數寸之楮。作山寺浮圖。要使其高插天。此如須彌芥子。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刹那頃。有八萬四千過去未來。彼夏蟲安可語冰。

胡亭以舊楮索畫。戲作八葉請鑒。予畫爛設色。此楮不適於墨。假色以助其韻。遂無不設色者。而畫思卽從色生。譬如雁踏雪泥。蟲蝕木葉。因雪而顯。藉葉以成者也。

畫橋碧陰。宋畫有簡於元者。巨師作柳。止一拂而意已足。畫無定法。但取攝神耳。

大癡青溪碧嶂圖。石師檢校石渠書畫。親從真蹟對臨一本。此本流落人間。厚重縝密。幽深無際。石師平生力量盡於是矣。長安市上李暮笛聲。却是廣寒宮霓裳羽衣第三拍也。未可以尋常曲調視之。此紙略窺藩籬。未能盡其趣耳。

東坡在試院以硃筆畫竹。見者曰。世豈有朱竹耶。坡曰。世豈有墨竹耶。善鑒者。固當賞識於驪黃之外。

古人最重畫沙。謂山之坡脚。氣象厚薄所系。皴法簡處。要令不可加。山得勢。石開面。則不可加矣。

南田富春山卷。深厚處略似米虎兒積墨。

苗山之岑。虬柯千尋。凝髓漂槎。結構鋪陰。雲蟠霧鬱。磊落蕭林。孕以黝骨。發爲豪吟。廳殿銅鑄。琅琅鐵琴。晉林唐關。庶幾朋簪。

檀欒大竹挺千尋。難得雙竿聚一林。休問孰高還孰下。此君个个是虛心。

夢裏模糊記。將身化綠筠。起看牕上影。却是夢中身。綠霧迷天暗。蒼煙幕野平。瀟湘今夜雨。應有佩環聲。兀兀常離俗。超超迥出羣。一生惟尙直。不覺已千雲。

裊裊垂楊斂細雨。茸茸淺草蘸寒煙。不識是煙還是雨。耐人尋味是春山。牆陰隙地淨無埃。擬覓琅玕此處栽。栽爾未能姑畫爾。清光先上筆尖來。

煙月迷漫夜。秋燈閃爍時。幽人讀書處。疎影見枝枝。

細響敲紗榻。輕陰覆石牀。月寒風露重。清夢落瀟湘。

板橋意最闊。吉金氣亦豪。兩君取神似。俱是九方皋。

似雨霏幽徑。如雲接遠嵐。不栽蕉數尺。也勝綠天菴。

昨夜西風起。蕭蕭到五更。此君窗外笑。笑我太淒清。
雨後龍孫長。風前鳳尾搖。心虛根柢固。指定日干霄。

繞翠圍嵐出薊州。歸帆直指大江秋。離人却怨津門柳。萬縷千絲不繫舟。
竹如長爪郎君立。石似平頭奴子隨。可有錦囊佳句否。攬身天外正尋詩。
瑟瑟煙波闊。蕭蕭風葉枯。寒牕鴻雁到。秋思滿江湖。

傍巖溪路兩三曲。綠磴煙林千萬重。負手偶從橋上立。四圍雲氣盪吾胸。
腰肢瘦小髮髻鬢。乍見梢頭綠意含。屈指未過風廿四。畫眉纔仿月初三。輕於試乳呢喃燕。弱比思眠瑟瑟蠶。
堪笑城西倦遊客。聽鷗昨已飽雙柑。

聞說山峯高插天。是中往往著飛仙。白雲嬾過前山去。且在山腰一晌眠。
早起到陂塘。歸來每夕陽。得魚不自飽。辛苦爲誰忙。

獵獵霜風厲。冥冥雲路永。日出蒼煙開。寒塘下秋影。
春山睡未足。宿雲曉不收。微陽射煙樹。隱見空中樓。樓上披裘公。落落無所求。素書亦嬾讀。臥聽雙鳴鳩。
寒日下峯巔。西風起林杪。野亭時一來。秋空數歸鳥。

幾日秋風起。江鄉似畫圖。季鷹歸未得。卽此是蓴鱸。

秋風起。白雲飛。木葉凋。雁南歸。懷之子。聞叩扉。謂當是。而更非。夙昔約。違復違。歲云暮。將何依。

空山足春雨。緋桃開丹杏。花發不逢人。自照溪中影。

千里長江浪影拋。布帆葉葉曉風捎。一天秋意無人領。止有寒鴉說樹梢。

巖谷春回得氣先。梅清松古竹便娟。賞心樂事閒佳釀。斟酌輕寒薄暖天。

雪牕小坐撥爐灰。對月開缸飲一杯。忽見滿階枯樹影。蒼然吹上楮毫來。

獨自住雲凹。關地誅茅。前溪來往盪輕舸。溪路交叉人不識。一樹天桃。

乘興訪神交。少方皋。一重楊柳一重橋。落日碧煙何處是。春水迢迢。

皓潔明深院。團欒挂密林。三郎歸去後。煙月夜沉沉。

落落長松瘦幹蟠。風欺雪壓半摧殘。而今蜷曲知無用。留與空山伴歲寒。

負笈從房君。載酒問揚子。挾册追大儒。往哲多有此。陳君嗜古籍。兼之慕奇士。遂命千里駕。所至輒倒屣。屬我

寫爲圖。將以播遐邇。君何不見訪。探袖出此紙。而介南屏衲。悟敲門索不已。豈我非君友。腹笥儉經史。落落畫

者流。不足當訪矣。想君誦此詩。投袂奮然起。要從爐水外。直趨城市裏。非敢效遂薦。亦豈請隗始。故賺子猷舟。

枉過安道里。相逢乃一笑。欲觀君書耳。蓮汀陳丈屬書載書訪友圖。鳴南屏悟公寄來。且以金剛經石刻潤筆。畫後戲題餘紙。以發大噱。鹿牀居士戴熙記。

山靜居論畫

〔清〕方薰撰

〔作者小傳〕

方薰字蘭士。號蘭坻。亦號懶儒。石門布衣。畫筆秀挺。花草娟潔明淨。皴有餘研。又善古文。所著山靜居論畫二卷。竟委窮源。極有根柢。乾隆元年丙辰生。嘉慶四年己未卒。年六十有四。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壽多文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嘆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迺畫之大凡耳。故談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槩。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

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氣韻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嶂猶濕。是卽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氣韻。世每尠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淹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廁。便謂走入內室。

荆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卽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俗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書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熟而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書畫。僕所謂熟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畫時。如何胸次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旣畫時。如何經營慘淡。如何縱橫揮洒。如何撥墨設色。必神會心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澹。久視神明者。爲上乘。有入眼似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絲畫。諦視之再。乃三宿不去。庸眼自莫

辨。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便是吳生王宰蜀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謂摩詰詩中有畫。未免一邱一壑耳。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晁以道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

歐陽子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繡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現凹凸之勢。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線絹。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設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

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亦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疏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縵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少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邱壑。落筆自然神速。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邱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邱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似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卽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離法度。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僥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緻。鹵莽不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尙形似。須活語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可裳。履不可屨。亭不可堂。牖不可戶。此物理所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尙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

時多高自位置。敝履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怪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與時移異。良工苦心。消息造化。渲染烘托。得之古法。概可廢乎。張詢繪三時風景。子久寫屢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爲之。非漫然涉筆而能神妙也。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日摹仿。與古人全無相涉。摹仿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擯落筌蹄。方窮至理。

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涉筆高妙。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筆無法。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紫翠。靄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樹頭坡脚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妙。五者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爲之。亦不能妙。書

譜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不能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疏密。點筆密於上。必疏於下。疏於左。必密於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樹滿林。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雖好。只一面。畫樹虛實之。四面有形勢。

凡寫樹。無論遠近大小。兩邊交接處。用筆模糊不得。交接處。用筆神彩精統。自分彼此。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相宜而已。昔柘湖僧出畫樹一卷。自一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謂此死法矣。卽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形勢既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

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墨氣和澤有神。妙自生動。

黃思翁云。畫樹。必使株幹自上至下。處處曲折。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灑落處。用筆時。在收放得宜。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蟹爪。李成范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邱畫樹法。多瀆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淒然生陰。倪迂負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沱。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疏通之。意爲林木塞實。不疏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疏密之勢。山溪邨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畫柳不論疏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秘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幹。發株出幹。不宜勻整。要虛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幹。隨幹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尙。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皴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墨爽朗爲妙。不難於刻畫分明也。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之。濕處乾處。隨勢取象。爲雲爲煙。在有無之間。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之鈎勒。鈎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用意鈎勒。皴法次之。鈎勒之法。一頓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橢角之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鈎勒而不設皴者。

邱壑之妙。鈎勒之妙也。無邱壑。則不得鈎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疏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未足。蘆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擘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麻、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入手必自麻皮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間作鈎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卽此意。

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着。溼筆。宜爽

朗。燥筆。宜潤澤。

即六要中無
盡求染之意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有虛實。涉筆有稠密。實落處有取勢。虛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縣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爲之。僕見黃鶴山樵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氣勢貫串。有奇古疏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參悟三十年。乃得其妙。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不可忽之也。會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耶。筆之所之意。以爲雲則雲矣。意以爲水則水矣。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卻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

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懸絕處。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疏點密點。尖點圓點。橫點豎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卽山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制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宜有所本。卽隨意爲圖。思有不凡之格。甯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甯寒乞而不得有市井相。

眉目鼻孔。用筆虛實取法。實如錐劃刃勒。虛如雲影水痕。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

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卻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道子悟筆法於裴將軍舞劍。宜其雄鶩古今。畫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羲之。皆以平正爲法者也。

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高、米、倪、黃、吳、王、文、沈之支流。人猶相識。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之派。卽不能識。甚

而荆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不可爲元明家法嗣。而詆呵遠宗爲不類者。

近代學元四家者。猶有通家之誼。一遇別宗支屬。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

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嘗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畫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於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鏑。有霸悍之氣。若卽若離。毋拘繩墨。有俗惡之目。

運筆蕭灑。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辨得一種是蕭灑。一種是習氣。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謬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皋。又不獨畫梅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生動。否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而通幅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不可不知。

裁事必藉與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罷。時或憾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摠其懷。以寄其意。不爲無補。程邈造棘於獄中。史公著書於蠶室。此又其大者也。

陳衍云。大癡論畫。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輒熟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而且喜之。

自大癡拈出。大是妙諦。余謂不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晚境宜之。

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云。每視人畫。多信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翁與董巨。磨墨敗管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陋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韓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己之所造也深矣。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真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來。方是真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汗。沙黃日薄。一望瀰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澎湃聲。發紙上。旁觀朱王者。移時色沮。以手指曰。前年舟過幾危此處。畏途逼人。無那太似。相與稱嘆。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異乎詩境。詩題中不關主意者。一二字點過。畫圖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啞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詩文有真僞。書畫亦有真僞。不可不知。真者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槩括蹊徑。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尙奇。此南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無迫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鹵莽求筆之謂。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畫時聞先公於執友間緒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如法。便無依樣葫蘆之病。又曰。古人造一藝。必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塞天性。能名於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雲林大癡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褚登善字。皆洗空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藝林鼎足。

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免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僕嘗曰。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着筆墨。覺矜才使氣。一輩未免有慚德。

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曰。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不知雲林模關範董。煞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面目。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遊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攜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蘊於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癡翁性本霞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游。辭世後。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卽囊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蓋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鎚錘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工。其畫高峯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操一藝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梅花庵主書畫。蘄志於古。不爲習尙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閭。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之門。雀羅無問。妻孥視其坎壤。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太俗。後百年。吾名噪藝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梅花和尚。墨名儒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環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宜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黃鶴山樵。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於鷗波。早歲精工點染。酷似其舅。晚能一變蹊徑。以董巨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興一席。

嘗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汨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毫而不倦。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前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旣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雖鷗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大半爲贗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嘗謂。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真詮。遺毫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尙有典型也。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髯、王友石輩。筆墨不變元格。至沈雁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邁。開沈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並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無假乎外。凡有所作。實力虛神。渾然有餘。故僕以爲學石田。先須養其氣。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資於書卷。故法北宗者多作家面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

張夢晉風流醞藉。子畏流輩。筆法妍雅。亦姊妹間耳。

衡山太史書畫。瓣香松雪。筆法到格。駸駸乎入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清和閒適之趣。別敞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詣。用意之作。實可奪伯駒龍眠之席。

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臥雪煎茶諸圖。類皆蕭疏簡遠。以意涉筆。置之唐沈畫中。幾莫能辨。何嘗專事雕績。世惟少所見耳。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麓臺。平生惟嗜子久渾淪墨法。亦謂仇氏自有沈着痛快處。

唐居士楮畫。涉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宋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翁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隄柳數條。遠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機。而不涉畫家蹊徑。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宗家。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剝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沈文間。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回者。

吾浙自蘇齋、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懶、墨林。皆是正法眼藏。筆墨竅元鑿妙。不愧前人。

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揮道生邊幅稍窘。然亦足以馳

驚二子間。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獷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白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顛之風。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董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庵。陳章侯、崔子中皆出羣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僻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物外。他畫少見。章侯山水花卉。類有平淡天然之作。點染得元人遺意。僻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古雋。高越流輩。曾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填墨瓦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庵、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俗。眞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蓋筆墨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敗者。此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宗設教宇內。法嗣藩衍。至今不變宗風。

西廬麓臺。皆辦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真。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劫不壞也。

士氣作家一格。麓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盃。故工力寢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嶂。尋丈計者。石谷揮灑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麓臺。曰太熟。舉二瞻畫問之。曰太生。張徵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瞻之畫。不可熟。熟則便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卽爲麓臺械柙。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獨邵村方氏。獅峯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揮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脫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青溪、松圓、風人、半千年、少尺木諸老。寄意毫素。不爲法縛。不爲法脫。教外別傳。是爲逸品。

姜鶴澗一邱一壑。有迂客之迂。陳玉几半蕊疏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攄胸臆耳。

寫生捨徐黃非所爲法。山水去董巨豈得爲宗。南沙涉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揮灑經營。能擺脫麓

臺之坯塹。稼軒主人於其間。復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畫法不二妙。無盡義焉。

僕學畫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心焉。然力殫神

疲。則同其所造。而未得古人掉臂游行之爲樂也。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梅道人。煙雲杳渺。點散如菽粒。墨漉漉若欲滴者。

董思翁每以書法傲吳興。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興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鵲。所謂石如飛白竹

如籀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未嘗漫然揚抑也。

高尚書筆法嚴重。巒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峯巒插空。林木離立。形勢八面生動。

房山法自米氏。其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二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隔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罅濃墨漬之。林杪露

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爲之。近山墨尤濃。潭淪壯偉。遠山幾疊。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綠襯樹。及皴點處。

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瓠印。左旁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臆首。董思白行書雲起樓圖。左右邊錄跋曰。元章爲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鑑者也。後有朱象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大行書。芾岷江還。舟次海應寺。國詳老友過談。舟間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草爲之。不在工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插一仰枝。松疏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兩峯。破網皴法。淋漓墨瀋。意仿巨然。掩其款書。幾無可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於京師龍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圃林居圖六幀。有疏有密。不祇一格。筆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廓。暑氣甚熾。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已淹留。久。如聞成此詩。小冊呈甘白。以寓笑樂耳。觀此冊。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爲雲林者。尙在門外也。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檜柏幹。却爲小潭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溪。溪坳架草閣。

一人憑欄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真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覽巨印。

營邱羣峯積雪小絹本。筆極細密。林巒屋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籠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粟。又大幅雪圖。筆蹤較麤圓。神氣磊落。上隔水有董思翁題。

郭熙山水兩巨幅。用筆酣嬉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筇其間。覺謾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冬花盒論畫

〔清〕奚岡撰

〔作者小傳〕

奚岡。字鐵生。號蒙泉外史。新安籍。錢塘人。工書善詩。花卉得南田翁遺意。蘭竹尤極超好。古隸筆意秀逸。高出流輩。篆刻圖章。與丁鉞、丁黃、小松齊名。乾隆十一年丙寅生。嘉慶八年癸亥卒。年五十有八。

董文敏做巨然一幀。筆思蒼渾。蓋從北苑瀟湘秋山行旅二圖得來。此老氣象大。宜其腕間變幻莫測。余嘗云。追董巨當以思翁入想。擬子久。須向煙客究討。此亦由宋人學書。從楊少師以到魯公地步也。

山南論畫

〔清〕王學浩撰

〔作者小傳〕

王學浩。字孟養。號樹畦。崑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孝廉。畫法倪黃。魄力極大。又善詩書。所著山南論畫數則。立論精當。趨向極高。

作畫第一論筆墨。古人云。乾濕互用。麤細折中。筆之謂也。用筆有工處。有亂頭粗服處。至正鋒側峯。各有家數。倪高士黃大癡。俱用側鋒。及山樵仲圭。俱用正峯。然用側者亦間用正。用正者亦間用側。所謂意外巧妙也。用墨之法。忽乾忽濕。忽濃忽淡。有特然一下處。有漸漸漬成處。有澹蕩虛無處。有沉浸濃郁處。兼此五者。自然能具五色矣。凡畫初起時須論筆。收拾時須論墨。古人所謂大膽落筆。細心收拾也。

王耕煙云。有人問如何是士大夫畫。曰。只一寫字盡之。此語最爲中肯。字要寫。不要描。畫亦如之。一入描畫。便爲俗工矣。

張浦山云。凡畫須毛。毛字從來論畫所未及。作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口。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疊堆砌之病矣。董宗伯云。畫須四面生來。不可一邊

生去是也。雨窗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燭。遇古人真蹟。以我之所得。向上研求。看其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安放若何。出入若何。偏閃若何。必與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照合矣。摹畫之法。此論最確。山之輪廓。先定其劈破圜圖處。次看全幅之勢。主峯多正。旁峯多偏。正峯須留脊。旁峯須向背。意到筆隨。不能預定。惟善學者會之耳。

畫石之法。方者用折。圓者用鉤。順其勢也。

畫中設色。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若使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必至如塗塗附矣。點苔最難。須從空墜下。絕去筆迹。卻與擢不同。擢者。秃筆直下。點者。尖筆側下。擢之無迹。筆爲之。點之無迹。用筆者爲之也。嘗見黃鶴山樵江山漁父圖。其點苔處。麤細大小。無一可尋筆迹。真得從空墜下之法。及細閱耕煙麓臺之作。俱未空行絕迹。然後知此法之不傳矣。

董宗伯云。畫以造化爲師。唐六如云。畫當爲山水傳神。談何容易。何論前代。

本朝各家。卽元季四家。亦只是筆精墨妙。未能爲山水傳神也。余家所藏北苑平湖垂釣圖。遮幾近之。

青綠一道。王耕煙嘗自謂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此爲深於甘苦之言。就余所見。唐之小李將軍。宋之王晉卿。畫。覺耕煙之作。猶遜一籌。蓋小李之青綠。作千年計。晉卿亦可六七百年。若石谷。亦可三四百年。此其別也。

沒骨法始於唐楊升。董文敏常效其峒關蒲雪圖卷。余病其少古意。後於毘陵華氏見其雪中待渡圖。真是匪夷所思。文敏所做。特用其畫法耳。仍是文敏本色。非楊升後塵也。

學畫淺說

〔清〕王 槩 撰

〔作者小傳〕

王槩。初名甸。字安節。山水學顧半千。善作大幅。及松石等。雄決以取勢。蒼健或過。而沖和不足也。人物亦精。世傳芥子園畫傳。是其手筆。

世之論畫者。或尙繁。或尙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筴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籜籬。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紉。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清〕王槩 學畫淺說

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傳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摸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一忌布置拍密。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脈。四忌水無源流。五忌境無莽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石只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僵僂。十忌樓閣錯雜。十一忌滄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三品

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

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前人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迺先逸品而後及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若逸品。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哉。若失於謹細。則無非媚世容悅。而為畫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駒。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浩、關同、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深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人摩挲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脩。蜀則諸葛亮。亮帝南縣。蜀以化俗。晉則嵇康、王羲之、王廙。書畫皆為。逸少師。王獻之、溫嶠。宋則遠公。有江淮。名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禪放。二牛。圖對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

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爲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爲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轍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固有膽。而不變者亦有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體。自成一
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觀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鬃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別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幹。淡以銑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衰同澤之曰
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捺。以筆頭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
去謂之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縑素本色。縑拂以淡水。而成煙光。全無筆墨蹤跡曰染。露筆墨蹤跡
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色。但以焦墨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滲落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
壁曰甍。甍間甍下曰巖。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平坦曰坂。
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卽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凡畫有用畫筆之大小蟹爪者。點花染筆者。畫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秃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做關同。不用正峯。乃更秀潤。關同實正峯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搦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昞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擘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扶桐美人。卽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歧致。不甯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卽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銜盡斂。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繪金牋金箋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繪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謂舊墨留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畫樹不用更重。榦瘦枝脆。卽爲寒林。再用淡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

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於中矣。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峯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闊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畫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卽淺薄。

王叔明畫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意阻。那得取重於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峯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卻於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亦水、畫箋中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

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甯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學者其慎旃。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脣齒。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雞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尙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唇樓。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瞻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卽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而。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卽以畫論。則研丹搥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峯巒會青。樹披翠蜀。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車前。定爲秋晚。豈非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功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淺絳色防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尚矣。黃公望皴做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笨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煤花片一種。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凡正面用青綠者。背面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石綠〕 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用蝦蟆背者佳。青綠加膠。必待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即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於內。以損青綠之色。謂之出膠。若出不盡。則次回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硃砂〕 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正砂。

〔雄黃〕 揀上號通明雞冠黃。研細。水飛用之。但金上忌用。金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傅粉〕 研粉。必須手指。以鉛經人氣。則鉛氣易耗也。張心齋曰。近見畫人面者。竟不用粉。以製赭石。雖經久不變色。惜製赭石法。不肯傳人耳。

〔調脂〕 須用福建胭脂。張心齋曰。杭州胭脂邊甚佳。

〔藤黃〕 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內。畫枝幹更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爲上。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凡製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蓋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膠宿矣。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深秋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於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逾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歌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奇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爲是。

煉礫

凡顏色礫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糞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保不裂。

洗粉

凡畫上用粉處微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卽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卽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爲妙也。

鑿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輕鑿水刷之。卽好畫矣。如好金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鑿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桐陰論畫

〔清〕秦祖永撰

〔作者小傳〕

秦祖永。無錫人。字逸芬。號楞煙外史。工詩古文辭。善畫。而於六法力深研究。山水以西廬爲宗。筆墨超脫。氣味淳厚。說者謂其鎔鑄關、荆、董、巨、倪、黃、吳、王諸大家。臨撫之作。幾至亂真。著有桐陰論畫及畫訣二種。足爲後學津梁。

初學作畫。先講執筆。其法與學書同。能提得筆起。自然運腕不滯。可以悟合古法矣。

作畫最忌濕筆。鋒芒全爲墨華淹漬。便不能著力矣。去濕之法。莫如用乾。取其易於著力。可以運用從心。大癡老人鬆字訣。惟能用乾筆。庶可參究也。

作畫切忌重濁。耕煙翁云。氣愈清則愈厚。此語最爲中肯。

用筆要沈著。沈著則筆不浮。又要虛靈。虛靈則筆不板。解此用筆。自有逐漸改觀之效。

運筆鋒須要取逆勢。不可順拖。今之館閣書。皆順拖也。旣無生氣。又見稚弱。須知郢匠運斤。有成風之妙者。不外乎能取逆勢也。書畫用筆。正復相似。可以參觀。

畫境當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乃爲真筆墨。方能爲山水傳神。

麓臺云。筆鋒須若觸透紙背者。則骨幹堅凝。皴擦處須多用乾筆。然後以墨水暈之。則厚而有神。初學用筆。能時時體此意。自然筆墨融化。漸臻妙境。真後學換骨金丹也。

董思翁云。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化境矣。作畫亦然。

用筆須要活潑潑地。隨形取象。在有意無意間。畫成自然機趣。天然脫盡筆墨痕迹。方是功夫到境。

用墨須要隨濃隨淡。可燥可溼。一氣成之。自然生氣遠出。此卽董巨妙用也。願與識者共參之。

用筆當如春蠶吐絲。全憑筆鋒皴擦而成。初見甚平易。諦觀六法彙備。此所謂成如容易卻艱辛也。元人妙處。純乎如此。所以能化宋人刻劃之迹。而卓絕千古也。

作畫先從樹起。此一定之法。畫樹身要筆筆轉折。不可信筆。信筆直筆也。董思翁云。尺樹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言正宜領會。

畫樹身不可板刻。處處要意到筆不到。畫成倍覺靈活。

董思翁云。畫山俱要有凹凸之形。余謂畫樹亦要有凹凸之形。或左凹右凸。或右凹左凸。畫成自有勁挺之容。乃合樹之體勢。起手左一筆爲分。著末右一筆爲合。處處皆以凸凹二字參之。則畫樹身自迎刃而解矣。

畫樹枝。向左樹自上而下。向右樹自下而上。神而明之。自然收往咸宜。至發枝之應疎應密。在臨時審取形勢。

成之。不必執滯。

香山翁云。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爲逸。學者會得此旨。自然擯落筌蹄。方窮至理。

畫樹先從枯樹起。用筆要八面出鋒。方能面面生枝。自無窒礙。惟耕煙翁深得營邱之妙。最爲擅勝。

董思翁云。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此畫樹祕訣。學者當細心參之。

布樹要有串插。或三樹一叢。或五樹一叢不等。要有偃。有仰。有遠。有近。有高。有低。方顯離奇之致。不可失之平實。此章法中最爲緊要。如布樹失勢。通輻便不振矣。

古語云。畫人莫畫手。畫樹莫畫柳。柳之難畫可知矣。李長蘅云。胸中先不著畫柳想。畫成樹身。隨意鈎下數筆。便得其妙。此言差可體會。

點葉一叢。樹葉子不得雷同。須要有濃。有淡。有疎。有密。有縱。有橫。何謂縱橫。下墜葉縱也。大混點橫也。介字點縱之類。別松針橫之類。不縱不橫。夾葉圓圈子。梅花鼠足點是也。餘可類推。畫成樹後。應用若何點配搭。在臨時斟酌之。不可忽略。

古語云。石分三面。癡翁以爲或在上。或在左側。皆可爲面。此由全體而分三面也。余以爲一石之中。亦有三面。如

先鈎一石。僅有一面。左皴數筆。右皴數筆。便分三面。皴處凹。爲陰。凸處不施皴。係日月所照臨。爲陽。此顯而易見也。大癡老人畫石。每有中分兩筆。宛似叉形。是爲鼻準。卽此所以分三面也。全體可以類推。

畫石貴鬆活。其法不外乎大間小。小間大。運用時全要審向背定形勢。不必拘局死法。運筆須知柔而有逸氣。自無板刻之病。落筆宜淡。可改可救。畫成再以焦墨醒之。自有鬆靈活潑之致。畫石鈎皴。亦不可太刻露。須要與皴法融洽分明。否則塊塊壘壘。亦不好看。畫路逕須要曲折。有隱有顯。有斜有正。有高有低。方見邱壑靈奇。不同尋常位置。

畫山石。落筆便須堅重。乃能精氣凝結。

畫山。鈎勒要活潑隨意。不可板滯。處處取滿勢。畫成自然筆墨開張。不同小家伎倆。

峯巒須要有俯視一切之概。左右顧盼。上下迴抱。罅不盡致。則樹石倍覺靈活。所難者。鈎山頭左右分合兩筆耳。癡翁云。折搭轉換。山脈皆順。真畫山妙諦。學者宜細心參之。余以爲畫樹畫石。均不外乎此四字也。

樹頭橫點小樹。切忌排成一片。須要參差錯落。濃淡疎密。望之自然葱鬱。而有靈氣。

筆要巧拙互用。巧則靈變。拙則渾古。合而參之。落筆自無輕佻瀾濁之病矣。構局須靜對紙素。胸中先定一章法。始能意在筆先。然後隨意布置。游行自在。當疎者疎。當密者密。從四邊照顧而成。必能脫去町畦。超然塵外。

耕煙翁云。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真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之識。學者尤當默契其旨。

皴法要柔軟而有融和恬靜之致。如運筆太鬆。未能沈厚。以淡筆細細擦之。收拾時再以澹墨汁重疊渲之。則不患不厚矣。

點苔最難。宜有意無意。凝神靜氣點之。胸中默存法度。落筆又不可爲法度所拘。功夫到精熟時。自得從空墜下之妙。畫亦有無苔者。如鈎皴山石俱好。點苔以簡爲貴。惟癡翁一種橫點。蒼蒼莽莽。愈多而愈不厭。翫。

山水之要。甯空無實。故章法位置。總要靈氣往來。不可窒塞。大約左虛右實。右虛左實。布景一定之法。至變化錯綜。各隨人心得耳。

董思翁云。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卽章法。位置中變化錯綜之法。作畫之訣盡之矣。山谷老人云。凡書畫當觀韻。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馳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應弦。伯時嘆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意差堪神會。人但知墨中有氣韻。而不知氣韻卽在筆中。雲林生云。畫寫胸中逸氣耳。此語差堪領會。作畫能沈著鬆靈。則不患無韻矣。何事墨之渲染爲哉。

畫中靜氣最難。骨法顯露則不靜。筆意躁動則不靜。全要脫盡縱橫習氣。無半點暄熱態。自有一種融和閒逸。

之趣。浮動邱壑間。正非可以躁心從事也。畫中理氣二字。最須參透。有理方可與言氣。有氣無理。非真氣也。有理無氣。非真理也。理與氣會。理與情謀。理與事符。理與性現。方能撥落筌蹄。都成妙境。

作畫貴鬆。固盡人而知之矣。然須於沈著痛快中透出。乃始生動活潑。與倪黃同鼻孔出氣。否則鬆懈之鬆。非真鬆也。乾嘉時名家。往往坐此病。學者能刻意摹古。於筆墨中庶有會心處。

畫不可嫩。亦不可不嫩。畫不可不老。亦不可過老。此中最要體認。惟蒼老中能饒秀嫩之致。乃庶得之。觀前代本朝各家。係蒼老者居多。於嫩之一字。均未領會。不知入門之始。筆力稚弱。宜求蒼老。故不可嫩。至成功以後。如務爲蒼老。不失之板禿。卽失之霸悍。有何生趣哉。如煙客耕煙兩大家。雖各極其妙。而煙客尤神韻天然。脫盡作家習氣者。其妙處正在嫩也。觀耕煙晚年之作。非不極其老到。一種神逸天然之致。已遠不逮煙客矣。吾故曰。煙客之嫩。正煙客之不可及也。石谷之老。正石谷之猶未至也。

古稱吳道子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筆墨之難。概可想見。近代董思翁足稱有筆有墨。荆關畫筆之帶渴者也。渴而以潤出之。董巨畫墨之近濕者也。濕而以枯化之。卽有筆有墨。

畫沙全要筆力。勢則縱橫馳騁。卻有氣靜神閒。絕無劍拔弩張之態。方爲合法。

山水中橋梁斷不可少。地之絕處。藉此通塗。可以引人入勝。又爲通幅氣脈所關。最爲畫中妙用。至石橋板橋。

須審地之所宜。不可漫用。

點作人物。要脫盡塵俗之狀。有林泉清逸之氣。雖寥寥數筆。亦能傳神。

皴法惟披麻爲極純正。易於著筆。又不壞手。可以專宗。積久純熟。卽折帶、荷葉、卷雲、解索等皴。無不可變化也。作畫須要師古人。博覽諸家。然後專宗一、二家。臨摹觀翫。熟習之久。自能另出手眼。不爲前人蹊徑所拘。古人意在筆先之妙。學者從有筆墨處求法度。從無筆墨處求神理。更從無筆無墨處參法度。從有筆有墨處參神理。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麓臺云。不師古如夜行無燭。便無入路。故學必以臨古爲先。

又云。臨畫不如看畫。最爲篤論。臨畫往往拘局形迹。不能灑脫。看畫凡愜心之處。熟於胸中。自能運於腕下。久之自與古人照合矣。

看畫尤須辨得雅俗。有一種畫。雖工實俗。習氣最不可沾染。

癡翁畫僅見一幀。細秀沈古。滿紙靈光。始知奉常翁來路。雲林畫有兩幀。一幀上題斷橋無覆板。臥柳自生枝者。尤極超逸。煙客麓臺於倪黃兩家。均煞費苦心。各得其妙。

梅道人見一巨幀。墨汁淋漓。古厚之氣。撲人眉宇。文沈畫所從出也。當代王廉州時倣之。愜心之作。頗能神似。

麓臺則但師其意耳。

黃鶴山樵見一小卷。沈古超逸。全是化工靈氣。不可以迹象求之。時時懸想。筆墨漸有入處。惜如漁父出桃源。徑途不可復識矣。

九龍山人筆墨神逸。魄力沈雄。學者可以開拓心胸。增長骨力。且筆墨外另有一種超塵拔俗之概。人品高潔。可想見焉。

姚雲東蒼古靜逸。元氣渾淪。山石皴擦。筆墨雖簡。卻氣足神完。自然沈厚。殆亦研精於董巨。得其神髓者也。吾儕當瓣香奉之。

杜東原邱壑恬靜。一切縱橫馳騁之習。擺脫淨盡。

劉完庵筆意渾厚。格律謹嚴。純乎元人風度。

莫雲卿氣味深醇。設色古雅。尤饒韻致。

博大沈雄如石田翁。須學其氣魄。古秀峭勁如唐子長。須學其骨力。筆墨超逸如董文敏。須學其秀潤。凡此皆足爲我之師資也。

時常臨摹觀翫。必專宗奉常翁。此老筆墨極純正。畫律又極精細。無筆不從癡翁神韻中出。其用筆在著力不

著力之間。尤較諸家有異。諸家筆鋒多靠實取神。此老筆鋒皆憑虛取神。獨得六法之祕。爲諸家所莫及。鈎勒皴擦。一點一拂。脫盡縱橫習氣。於蒼潤中更能饒秀嫩之致。尤爲諸家所絕無者。真畫品中最上乘也。

廉州與煙客齊驅。筆墨亦相近。特運筆鋒較奉常稍實耳。然兩家宗法已足並傳千古矣。

石谷六法到家。處處筋節。畫學之能。當代無出其右。然筆法過於刻露。每易傷韻。故石谷畫往往有無韻者。學之稍不留神。每易生病。余昔藏長方冊六幀。均樞元人真蹟。係三十餘歲所作。骨格神韻。無美不臻。晚年所不逮也。師長捨短。學者貴自審焉。

麓臺山石。妙如雲氣騰溢。模糊蒼鬱。一望無際。真高出諸家上。用筆均極隨意。絕無拘牽束縛之態。惟稍有霸悍之氣。未能若煙客之沖和自在也。學者能得其意。一切塵俗蹊徑。自掃除淨盡矣。

南田翁天資超妙。落墨獨具靈巧秀逸之趣。爲當代第一。學之正不易也。

吳漁山魄力極大。落墨兀傲不羣。山石皴擦。頗極渾古。點苔及橫點小樹用意。又與諸家不同。愜心之作。深得唐子畏神髓。尤能擺脫其北宗窠臼。真善於學古者也。學者最宜取法。

吳梅邨畫。較之六大家筆法似未到家。然一種嫩逸之致。真能釋躁平矜。高出諸家之上。學者須領取其神趣。不可輕忽。

方邵邨用筆蒼渾。設色沈古。更饒士氣。作家習擺脫淨盡。學者能領取其神趣。塵俗之氣。自無從繞其筆端矣。其餘明季各家。以及國初諸老。均各有所長。不勝枚舉。只要隨人取法。以廣我師資。自然無美不臻。

初入門。須求鬆秀。然後再加以沈著研鍊之功。則筆墨方能古厚。可無薄弱之病矣。

世人作畫。但求蒼老。自謂功夫已到。豈知畫至蒼老。便無機趣矣。全要以渾融真逸之氣化之。方能骨格內含。神采外溢。於古人始有入處。須知但求蒼老者。終在門外也。

畫中雲水最難。耕煙翁深得唐宋大家本原。頗可取法。

細別竹畫之最有逸趣。南田石谷漁山三家。均各擅長。然各有一種瀟灑之致。絕不相同。南田以逸勝。石谷以能勝。漁山以神勝。三家均可取法。耕煙翁云。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學者當細心參之。青綠設色。貴有逸氣。方不板滯。石谷青綠色。色到家。頗盡其妙。真從靜悟得來。可以師法。惟逸韻不足。終不免爲識者所譏耳。

淡設色亦要用筆法。與皴染一般。方能顯筆墨之妙處。如隨意塗染。漫無法紀。必至紅綠火氣。可惜可厭。麓臺云。墨不礙色。色不礙墨。乃能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真極設色之妙者也。學者當時時參之。

畫中小景。頗有風趣。柳汀竹嶼茅舍漁舟。種種景色。真有引人入勝之妙。北宋趙大年最爲擅長。前人皆宗法。

之。當代惟耕煙翁頗盡其妙。惜晚年筆鋒拙禿。便無逸趣。學者師其意。慎勿襲其迹。舟車器皿。及一切雜作。耕煙散人最爲精妙。可以師法。

畫後染遠山最非易事。昔人有先用朽筆朽定。然後落筆。亦慎重之意也。大要審機取勢。自然通幅生動。前人有言。大膽落筆。細心收拾。深得畫家妙用。落筆時專論筆。收拾時兼論墨。凡皴之不足者渲之。石之未醒者提之。山坳樹隙之未融者重疊而幹量之。然後筆墨渾化。無美不臻。此真良工苦心。非苟焉已也。畫能如是。安得不取重於鑒賞家哉。

【三二·九·初】

歷代論畫名著彙編

實價國幣二百元

外埠運費另加

編者 沈子丞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9
341111

41

